鉄馬金戈(新派脱俗湖海恩仇錄) 馬騰・著

一柄純金打造的金戈,一隻栩栩如生的鉄馬,竟然 與一處傳說中的寶庫牽連起來,引得江湖武林中那些財 迷心竅的人四處追尋,欲得到金戈鉄馬……兩位年輕高 手莫名其妙地捲入漩渦中,一位女孩子不惜以身作餌, 幾位黑道煞星爲寶而亡,過程緊張刺激……



第25年 革新號

編者話 巨型小說今期選刊一部新派脫俗湖海 恩仇錄故事L鐵馬金戈],由馬騰執 墨。內容叙述一羣財迷心竅的武林人物,為了發現 一柄純金打造的金戈和一隻栩栩如生的鐵馬出現江 湖,視爲奇寶,展開角逐追尋,因而掀起了不少巨 波駭浪,過程更涉及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秘密,說 來累贅,還是請各位讀者參閱今期本刊第三頁吧。

L 魔與道] 及 L 無敵劍] 兩個連載中篇故事,今期同時終結。前者故事把 L 正邪]、 L 魔道] 二

者之分野剖析詳盡,發人深省,值得一讀。至於 無敵劍〕之年靑俠士劉稼,他的一段戴天仇也由自 己親手報却了,可堪告慰。正是し天網恢恢,疏而 不漏〕。下期我們刊出高阜先生一個簇新中篇故事 : し鷹飛江南〕,敬請留意。

**

西門丁下期又有新作刊出,湖海驚魂錄之上水晶宮],詭異恐怖,驚心動魄。講述一個青年刀客出關赴生死約,途遇一隊送葬隊伍,當他走近時,棺材裡突然滲出一串血珠……欲知其詳,敬希購閱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鐵馬金戈(巨型新派脫俗俠義小說)

一羣財迷心竅的武林人物,為了一柄純金打造的金戈和一隻栩栩如生的鐵馬,竟然四出追尋,大動干戈,究其原因,竟是·····斯

主編:羅斌執行編輯:鄭重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蕩	魔 2	傘(兩期完俠義恩仇故事)◀上▶				
	鐵傘施絕招		仇家赴黃泉…———凌	霄	生	4	0
周	3	渝(古代軍事家軼事趣聞)石		冲	5	2
雨	É	師 (搜神新記)成		業	5	6
狼	牙殺冰川	魙 (國際間諜科學戰實錄)羅	唐	納	5	9

出版者:武 俠 世 界 出 版 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所

夾情中篇傳奇故事

IFI.	T' And	143	可 以 事		
天			□黎明剿匪 □傳奇故事)		
	捧杯談	隱事	避仇出外遊	王 -	- 龍68
覇	王過	關 (奇俠司馬洛故事)		
	巧妙殲	殺商	人 喪胆·····	馮	嘉76
無	敵	劍(俠情中篇故事) ◀續完▶		
	兩番施援手		得報戴天仇	金	童84
五	毒天	羅(俠義傳奇故事)		
	圍攻黃	金谷	誤中毒烟陣	黃	鷹93
金	劍	令(俠情中篇故事)		
	松濤動	刀劍	邪正互爭持	東	方 玉 9 9
魔	與	道(俠義奇情故事) ◀續完▶		
	作法多	自斃	魔道終分清	西	9 丁 107

逸 125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09.00 一年港幣 \$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128,00 一年港幣 \$ 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82,00 一年港幣 \$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號

台灣總經銷·寶哈 出版 社 台灣總經銷·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 - 年52期NT. \$1400 半年26期NT. \$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伏也太

第25年

第 9 期

(總號 1245) 1959年 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 每册港幣四元 · H. K. \$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環域小說靈名家 電週新書多婆祭



各大書店超級市塲均有售

薛策勇今年剛滿三十二歲,祖籍山東令到薛策勇忍不住停下脚步來。 一陣陣喊殺聲隔着一座山頭傳了過來

太原府,乃是太原世家一品刀薛暮聖的獨

個外號 當超過乃父。 的境界,不出五年,其在刀法上的造詣 馬痴說,他的刀法已臻乃父一品刀薛暮聖 賞到他與霸刀一較高下的刀法名家刀魂司 人在他刀下討得了好去,江湖上送了他一 十九歲出道,至今一十三年,還未有 所謂虎父無犬子, 勇刀,據曾經於五年前偶爾觀 薛策勇没有辱没家

,其在刀上的造詣,已被武林中公認爲第 刀魂司馬痴一生醉心於刀法上的修鍊

> 錯,那就是說,薛策勇乃是武林中最有前 ,以他在刀法上的精深造詣,眼光當不會還是第一個被他讚許的年青一輩中的刀手 途的一位年青刀手。 一人,而他生平甚少讚許一個人,薛策勇

法埋首苦研精練,如今,他已卓然成爲一詞後,反而更加競競業業,對於祖傳的刀 相反,他謙虛踏實,聽了司馬痴的讚許之 許之詞,不過他不是一個輕浮驕狂的人, 薛策勇自然也聽聞司馬痴對自己的讚

生來就具有比別人強烈的好奇心,那陣陣烈得多,而薛策勇不但是個江湖人,而且 江湖中人的好奇心可說比平常的人強

山頭。 能稱之爲山崗,故此薛策勇很快便掠上了

的口中發出來的,大概是以壯聲威吧批人馬列陣對峙着,吶喊聲正是從那 薛策勇由於是掩在一棵樹後, 一片平 地上,有如兩軍對壘般,

的雙方也没有機會發現他。有暴露出身形,但就算暴露相信下面對峙

起,再不猶豫,身形一轉,朝着山頭躍掠吶喊殺伐之聲不斷傳來,令到他好奇心大

吶喊聲正是從那些人 一眼便看到那面 所以没

薛策勇打量着下面對峙的兩批人, 因爲對峙的雙方皆全神貫注着對方

對峙的兩批人中,左面的人數較多,現那些人没有一個是他認識的。

全部穿灰色勁裝,

位刀法大家。

,嚴格點說起來,只

右面那批人的人數就比對方少多了 人,在氣勢上自然不及對方

只有當中特別扎眼的八個人,穿的是錦緞

長的金戈一 全部穿青色勁裝,只有三個人是例外。 勇相仿,却手執一柄金光燦然,足有丈一 黑色的長衫, 名錦袍人,左右兩人年紀在四十 那三個人亦是在當中,遙對左面那八 只有當中一人例外,穿的是鐵 但已東了起來,年紀與薛策

那一柄金戈,有如一位統軍大將,也像 降的天神 這人生得軒昂豪邁,氣字不凡,

惺相惜之感,自然對他多看兩 薛策勇一眼望到那人,便生出一種惺 眼

那一方,以排山倒海之勢, 的那一方應該絲毫不考慮地衝殺向人少的 雙方的人數這樣懸殊, 照道理, 將對方擊潰才 人多

吶喊聲蓋過了對方, 只是在虛張聲勢,就是不發動攻勢。 薛策勇看得有點奇怪了,不明白人多 但人多的那方盡管氣勢很盛, 但却像有所顧忌一樣 發出:

是忌憚手執金戈的那條漢子 這時候他的好奇心越來越大, 但他很快就猜到了 左面那批人可能 反正又

的那方到底忌憚什麽

没有什麽急事在身, 何不看個明 白

的人立時靜下 上下的歪鼻漢子驀然揮了一下手,那面 左面那八名錦袍人當中 一名年約五

吶喊聲一歇,本來是殺聲震天的,這 對面那批人亦隨即不再吶喊。

那些人的心跳聲。 時却靜得像九幽地府一樣,幾乎可以聽到

觀看。 薛策勇受了感染,也不由屏息着向下

「呔,夏侯仲豪,你到底交不交出金

他内功不弱。 同時在心裏感到有點奇怪,難道雙方這樣 戈?」那歪鼻子氣足聲宏,聞其聲已知道 薛策勇不由移目望向那歪鼻錦袍人,

劍拔弩張,就是爲了那天神般的漢子手上

少兵器也是用金來打造的,若說左面那批 的金戈? ,武林中豈不是永無寧日,每時每刻皆有 人是爲了奪取那柄金戈而大動干戈,那麽 金戈雖然價值不菲,但武林中人有不

那手執金戈的漢子就是夏侯仲豪。 **厮殺了**? 動衆,將某家等攔截住,某家還以爲與閣 閣下原來是爲了某家手中這柄金戈而勞師 有什麽過節,現在總算明白了。」原來 手執金戈那天神般的漢子朗聲道:一

地找生活去了 物飲跡了很多,不少從關外流竄到關內各 如仇,自他出道以來,關外一帶的黑道人 在關外允稱第一人,此人性情豪爽,嫉惡 幼承一位隱世之異人的傳授,其一身本領 是關外第一條好漢,由於天生神力,加上 薛策勇這時也省起了,這夏侯仲豪乃

出道兩年之後的一戰 夏侯仲豪震動關外的一戰,乃是在他

V 4

新派脱俗

湖海恩仇錄

V 5

九座寨子順着山勢而建,最頂也是最大的 九里寨名符其實,足有九里那樣長

座寨子的人數不下千人,聲勢異常浩大 而每一座寨子皆由一位寨主把手,九

怪連黑道上不少有名的人物,也畏懼他們 威最厲害,這兩人皆有萬夫難擋之勇,難 ,尤以總寨主人熊孟霸,二寨主怒金剛洪 九位寨主更是黑道上名聲响亮的煞星

黑道之勢,當時關外白道中勢力最大的盤 龍莊,也不敢惹他們 九里寨由於勢力浩大,隱隱然有領袖

那大概是初生之犢不畏虎吧 但出道只不過兩年的夏侯仲豪却敢

人匹馬,手執丈二長戟,獨闖白山九里 那是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夏侯仲豪

(那時候夏侯仲豪用的不是金戈,而

九里寨的囉嘍說,可用動驚魄心、山崩地 時候,天巳全黑下來,而雪也更大了。 那一戰之激烈,據後來一些四散逃離 他闖寨的時候天才亮,但到他下 山的

陷八個字來形容。

不復存在 但九位寨主也全都喪生在他長戟之下 夏侯仲豪下山時全身披血,長戟斷折 那一戰之後,九里寨從此土崩瓦解, 0

而夏侯仲豪自那一戰之後,聲名大噪

威鎭關外,奠定了他的地位

×

然意外地遇上了。 薛策勇是一代豪傑,對於像夏侯仲豪

子錦袍人厲喝 却不怕你,這裏可不是關外!」那歪鼻 他不由又將目光移到夏侯仲豪身上 「夏仲侯豪,你雖然稱雄關外,但咱

爲何還不動手?乾耗這許多時候!」 夏侯仲豪陡地豪笑起來。「那麽閣下

的原因了 子錦袍人那面人多勢衆,却遲遲不敢動手 薛策勇聽到這裏,恍然明白爲何歪鼻

忌憚得很。 那大概是口中說不怕夏侯仲豪,實則

麽?別忘了,你是一位大俠!」 忍心爲了一柄金戈,而令到手下慘遭戳殺 上天有好生之德,不欲大開殺戒,你難道 嘿嘿冷笑道:「老夫遲遲不動手, 歪鼻子錦袍人看樣子是那批人的頭子 是體

不知手底下功夫如何 這歪鼻子錦袍人的口舌倒很犀利 ,只

何要勞師動衆,搶奪那柄金戈。 奇異之處,也因此想不透歪鼻子那伙人爲 由 認眞地打量起夏侯仲豪手上那柄金戈來 但他左看右看,也看不出那柄金戈有何 薛策勇聽了那歪鼻子錦袍人的話,不

的 價值,只要看下去,一定可以弄明白 這就引起了他更大的興趣。 不過,他認爲那柄金戈必有值得搶奪

的 強盗,偏偏將自己說成菩薩心腸的善長「閣下說得倒好聽,明明是攔途截刦

> 夏侯仲豪的詞鋒也不弱 仁翁,某家還未聽過這樣荒謬的道理。」

夏侯仲豪目注那歪鼻子錦袍人。

對峙了這樣久,敢情歪鼻子錦袍人那批人 馬竟是半路殺出來的一批神秘人物

說。

眼前的歪鼻子錦袍人就是。 斷魂毛仁這個名號,他是聽聞久矣,原來

其人的,只怕没有幾個。 林中不知曉其人的只怕少之又少,但見過 提起鬼手斷魂毛仁這號人物,江湖武

武林人,見過他的人也不多。 現,而這人行踪詭秘,就算是大理境內的 帶出没,之前没有人見過他在中原一帶出 原因是毛仁這號人物一向只在大理

的段正清也奈何不了他。 縱横大理境内的,連當年有大理第一高手

而令到他名聲也傳到中原武林之內

也不禁暗自喝采。

「某家還未請教閣下大名,是何來歷

薛策勇不由暗自好笑起來,原來雙方 「老夫毛仁。」那歪鼻子錦袍人傲然

薛策勇一聽,心頭跳動了一下,鬼手

他是憑着一套「鬼手百毒斷魂掌法

是因爲在十年前,中原武林中素負盛名的 上了這位鬼手斷魂毛仁,兩人一言不合之滄州大豪錢百夫因事到大理一行,却遭遇

。據事後目擊的人說,若論武功,錢、毛百毒斷魂掌法,錢百夫只有含恨喪命大理 法著稱的,但結果虎形獅像拳法不敵鬼手 當然有他的本事,他是以一套虎形獅像拳 ,動起手來。 錢百夫能够在中原武林中享有盛名

> ,但却臉泛黑藍之氣,只不過霎眼間,便,但錢百夫也挨了毛仁一掌。只退了一步退數步,口噴鮮血,可見錢百夫拳勁之烈錢百夫擊中毛仁左肩胸一拳,將之擊得連 兩人應該在伯仲之間,兩人激鬥到最後, 七竅流血而亡!

原武林,無人不知 亡,而來不及將毒迫出或封閉在某一處。 一種非常劇烈的異毒,否則,以錢百夫的 一身修爲,又怎會中掌之後,立時毒發身 就是那一戰,令到毛仁的大名哄傳中 好明顯,毛仁雙掌蘊有劇毒,而且是

爲夏侯仲豪他們担心起來 一兇人鬼手百毒斷魂掌之後,不禁有點醉策勇知道了歪鼻子錦袍人就是大理

某家了!」 大理的鬼手斷魂,怪不得敢公然攔途截刦 光閃了閃,豪笑一聲道。 自然對他關心,關心則自不免有點緊張 薛策勇旣然對夏侯仲豪有惺惺相惜之意 聲雖然也很响亮,但能否是毛仁的敵手? 真功夫,他的名又怎會大?夏侯仲豪的名 ,它的影子不會很大很長,一個人若没有 夏侯仲豪顯然也聽聞過毛仁其人,目 所謂人的名,樹的影,一棵細小的樹 原來是兇名震

難道就是爲某家手上這柄金戈?」 一頓接又道:一閣下千里迢迢來到中

情,揚一揚手中的金戈道··「這柄金戈雖 不會無端白事,迢迢千里趕來殺你吧?」 ,可說天南地北,更談不上過節,老夫斷 夏侯仲豪不由露出一抹困惑訝異的表 毛仁嘿嘿笑道:「老夫與你素未謀面

於令到閣下這樣的人物起圖謀之心吧?」然是用黄金打造的,價值不菲,但也不至

毛仁陰冷地道:「夏侯仲豪,你少裝

?某家說你在放狗屁! 夏侯仲豪不由怒道:「某家裝什麽蒜

•「夏侯仲豪,是你放屁還是老夫放屁? 毛仁臉色遽變了一下 ,目中兇光暴射

夏侯仲豪吸了 裝得眞像一 口氣, 冷靜地道:

算某家裝蒜好了,你可否加以說明?」 毛仁鼻孔裏哼了一聲, 道:「你這柄

金戈得自何人之手? 夏侯仲豪却没有立刻囘答,反問道

「你這樣問是什麽意思?

可以知道毛仁爲何要搶奪那柄金戈的原因 不由凝神傾聽起來 原上的薛策勇聽到這裏,知道就快

老夫只知道你手中的那柄金戈,是你最近 毛仁假笑一聲道:「没有什麽意思

某家得到這柄金戈,不到三個月。」 頓一頓又接道:•「某家素來坦蕩,也 夏侯仲豪點點頭道。 「閣下說得不錯

俱亡; 悉敵,誰也佔不到優勢,故此拚了個兩敗屍體在生前曾經互相拚殺過,大概是功力十三具屍體,經某家察看,看出那十三具 作了兵器,順便也將那十三具屍體埋葬了 拾到的,當時這柄金戈棄置的附近,躺了 這柄金戈是某家三個月前,在賀蘭山脚下 没有什麽事不可以對人言的,告訴你吧, 所以某家不知道這柄金戈的主人到 某家見這柄金戈甚爲稱手,便取來

誰

夏侯仲豪說完,便急不及待地道:「那十毛仁一直眼也不眨一下地聽着,待到 三具屍體你應該有認識的吧?」

其餘的一個也不認識了。」 淵,還有三人分別是黑豹關寧,飛馬丁躍 某家認出了一位外號人稱鐵手無情的赫連 青臉煞嚴羽年,某家就只認出這四人 夏侯仲豪不假思索地道。「有 ,其中

馬丁躍死後棄置在地上的!」 ·」毛仁道··「金戈是飛

地問 「你怎麽知道?」夏侯仲豪雙目條睜

了得,老夫發現他欲將金戈帶返中原,便躍那小子輕易就找到了,那小子的輕功眞 在死前將之藏在什麽地方,但却給飛馬丁的時間也找不到這柄金戈,真不知那老鬼 了老夫,返囘中原,老夫一直追入中原,欲將他截下,那知丁躍鬼得很,竟然抛甩 世高人葉遁的成名兵器,老夫窮二十多年 却怎也找不到他的踪影,原來却在賀蘭 字字說:「你可知道,你手上這柄金戈 本屬大理國一位業已去世三十六年的隱 「因爲老夫在半年前,看到飛馬丁躍 柄金戈,從大理返囘中原!」毛仁 Ш

高手葉遁是你的師祖或是師父吧?」 定要得到這柄金戈?你不會說那位大理 夏侯仲豪目光一亮,問道:「你爲何

不配做老夫師父,你休要口舌輕薄!」 毛仁厲聲道: 「恁那老鬼的身手, 還

前輩的傳人,這金戈可說是無主之物 夏侯仲豪冷笑道:「你旣不是那位葉」做老夫師父,你付呀」

> 家將它交給你? 得到它,誰就可以擁有它,你憑什麽要某

由是真的,只怕其中另有内情,這令到 在外,所以要取囘它, 大理之物,老夫爲了大理之珍物不至流失人理之物,老夫爲了大理國民,而這金戈是 去脈終於明瞭了,但他不以爲毛仁說的理 薛策勇聽到這裏,對那柄金戈的來龍 將之帶返大理 他

只怕另有原因吧?」 皇的理由,冷冷一笑道··「說得倒好聽, 夏侯仲豪根本就不相信毛仁這冠冕堂

的好奇心更濃了

楚,你到底交不交出來?」 毛仁臉色一變,狠聲道。一話日說清

只是你却不是,故此某家不會交給你!」 夏侯仲豪朗然說。 可以隨時交還給這柄金戈的眞正繼承人, 一這柄金戈本就不是某家之物,某家

對其人更加心儀,而且動了若萬一雙方 山頂上的薛策勇聽得不由暗喝一聲采

」毛仁看來仍不想動武。 戈,而忍心眼看着一**場血濺**五步的拚殺? 動起手時,他决定助夏侯仲豪一臂之力。 「難道你爲了一柄不屬於你所有的金

不敢動手,可能是没有必勝的把握。 上觀看的薛策勇就猜到,毛仁之所以遲遲 那並不表示他是個仁慈的人,在山頂

龍不遑多讓,足見他不是一般的高手可比 萬馬中取曹軍上將首級如探囊取物的趙子 而能全身而還,與當年大戰長坂坡,千軍 勇戰千軍,連斃九位身手高強的黑道高手 了夏侯仲豪敢單人匹馬獨闖白山九里寨, 毛仁雖然佔了人數上的優勢,但別忘

> 將夏侯仲豪放在心上? ,毛仁雖然兇名震大理,又焉敢自大到不

生離這裏! 便你怎樣說,今日你若不交出金戈,休想 目中兇光暴射,毛仁兇厲地道。「隨

氣力來動手?」 懼色。「狐狸終於露出尾巴了,何不留些 「哈哈,」夏侯仲豪朗笑一聲,了無

「殺!」 此刻毛仁再也忍不住了,厲喝一聲:

「殺」聲中,身形颼地一掠,撲向夏

他那批手下亦吶喊一聲,潮水一樣撲

侯仲豪。

了過去。

點緊張地望着下面爆發的激戰。 也不再將身形隱藏,從樹後轉了出來,有 薛策勇在山頂上一看雙方動上手了

嗅不到有花香什麽的,這股香氣突然飄來 悚然一驚— , 豈不是有點古怪? 子驀然嗅到一股如蘭似麝的暗香,他不由 就在他從樹後轉出來钓刹那, -他在此待了這好一會,全然 他的鼻

道了 被人戳了一指,眼前一黑,便什麽也不知 惜在他念頭還未轉過的刹那,他的腰上巳 他雖然警覺性很高,反應也很快,可

利,那是一種大理境內常見的那種像初五面雖然人多勢衆,而且用的兵器也頗爲鋒山脚下的激戰眞是一觸即發,毛仁方 奈夏侯仲豪方面雖然人少,但個個皆是由 眉月一樣的彎刀,而且個個悍勇兇**殘**,怎 夏侯仲豪一手訓練了五年的手下, 每一個

法詭奇迅猛,而且利於遠攻,雙方一接觸的身手皆不俗,而且用的是七尺鐵戟,戟

V 7 夏侯仲豪那方面立刻就佔了上風 而站在夏侯仲豪左右的兩位錦衣人也

有五 號鬼斧, 非省油燈,在關外,他們的名氣也很响亮 兩人皆是夏侯仲豪的生死之交。 個名熊武,外號神刀王,擅使一柄足 尺長的斬馬長刀;另一個蓋天雄,外 擅使兩柄足有六十四斤重的大板

手底下 的,俱是大理國内横行一時的黑道人物 毛仁方面那幾位錦袍人也不是好相與 自然不弱。

這七名黑道高手中的四人雙戰熊武蓋 只能够打成平手

說, 抵擋住那百數名褐衣漢子的進攻, 人來纒住那三名錦袍人,其餘的則全力 另三名則殺入夏侯仲豪的手下中,這 還能够支持下去。 尚幸他們皆是訓練有素的,立刻分出 那羣藍衣漢子就有點抵擋不住了。 暫時來

被毛仁纒住了,一時間脫身不得。 夏侯仲豪自然也看到 一切 ,無奈他已

侯仲豪的上身各大要害! 毛仁確實不是浪得虛名之輩,一出手 七八掌, 刹時間掌影飛舞, 罩向夏

毛仁 豪早就知道毛仁的雙掌蘊有異毒, 金光閃耀中 掌風絲絲中,挾着腥羶之味,夏侯仲 閃退出丈外,接一 以横掃千軍之勢, 掃擊向 聲沉喝 故此不

地翻躍起來,金戈從他身下掃過,他却身 不敢以一雙內掌封擋對方的金戈,身形陡 毛仁亦不敢撄其鋒銳,而根本上他就

的頭肩。 形再一翻,一掌疾拍而下,拍向夏侯仲豪

驀地一挫,金戈順着掃空之勢,斜戳而起 戳向毛仁的腰脅! 毛仁怪叫一聲, 夏侯仲豪道: 「果然有兩下子,身形 身形硬生生一擰,

恰好瞪在戈桿上,身形箭一樣横掠出去。 堪避過那金光燦然的戈尖, 夏侯仲豪叱喝一聲,身形横裏標出 左脚横蹬而出

追撲向毛仁。 毛仁 一掠三丈,飄墜落地時乘機雙掌

巳七孔流出藍藍黑黑的血,臉色黑藍一片漢子立時慘叫出聲,飛掠出丈外,落地時 連發,拍在兩名藍衣漢子的身上,那兩條 動也不動了。

鬼手百毒斷魂掌,確實歹毒異常!

全力抗拒他的手下浪潮似撲攻的藍衣人 身形一 毛仁一掌擊殺兩名藍衣人,厲嘯一聲 閃,雙掌飛舞,拍向另外三名正

了進去! 中掌斃命的藍衣人所露出來的間隙,突破 對方的防守,殺聲震天中, 而這時有一批褐衣人,已乘着那兩名 從那缺口突

防守被突破,立時陣脚亂了 那些藍衣人人數本就少於對方,如今

的吼喝, 却就在這時驀地响起一聲獅吼熊哮般 這 一聲吼喝將喊殺聲皆蓋過了

地上! 叫哀嚎聲接連响起 突破對方防守的褐衣人像冰雪投爐般, 但見金光縱橫揮舞,上下閃擊,那些 ,紛紛濺血飛摔撲跌在 慘

神振奮,將亂了的陣脚穩下來。 那些藍衣人一見,立時歡呼一聲,精

的毒掌之下, 才穩住的陣脚又亂了

不像被砍割的樹草般,慘叫倒地。 披靡,那些褐衣人在他金戈所現之處,莫 仲豪有如天神下降般,金戈揮舞閃擊, 入了那些褐衣漢子中,

向毛仁進攻着。 多人却已將毛仁圍了起來,配合得很好地 有十個還繼着三名錦袍人拚殺,餘下的十

右突,怪吼連聲,就是突不出去 間却奈何不了那些藍衣漢子, 兀自在左衝

黑道第一兇人圍住了。 另三面的則長戟猛戳疾刺,牽制住毛仁, 的合擊之術,竟然將這位縱橫大理國内的 的藍衣人又乘機衝上攻擊,這種配合巧妙 令到他不得不轉而應付那些攻擊, 們在毛仁衝向左邊時,左邊的立時退下 雙毒掌無法發揮威力,擊不到他們,而他 味遠攻而不讓毛仁接近,這就令到毛仁那 長處,配合着以長戟刺戳砍掃向毛仁,一 而退下

腿外側劃出 一道血口, 令到他掛了 彩。

三十 中衝殺不已,他金戈所到之處,血濺屍横 十多人,算起來差不多傷亡了一半。 那些褐衣人被他這一衝殺,起碼死了二 加上先前進攻藍衣人時又傷去了

那些褐衣人雖然兇悍狠勇,

只是,又有三名藍衣漢子倒斃在毛仁

而那些藍衣人雖然只剩下二十多人 「弟兄們,全力圍住那老賊!」夏侯 如虎入羊羣,所向 殺

毛仁雖然掌法詭奇幻變歹毒 但一時

原來那十多名藍衣人很會利用自己的

更有甚者, 一名藍衣人還在毛仁的右

那一邊的夏侯仲豪繼續在那些褐衣人

仲豪比起來實在差得太遠了,雖然悍不畏 但與夏侯

> 又死了七八人,終於,他們心寒了,發死,但是依然阻擋不住夏侯仲豪的衝殺 聲喊,四散奔逃開去!

殺那些放棄抗拒逃命的褐衣人。 衣人四散逃開去,他真不知追殺那一個才豪一時間不知怎樣應付才好,因爲那些褐 好,何况,以他的身份,也不好意思去追 那些褐衣人這一着, 確實令到夏侯仲

向發出慘叫的地方!

但仍在激鬥的幾撥人却令到他立刻撲

故此他刹時間怔住了

的那十多名藍衣漢子發出的 毛仁在衝突不出的情形下 發出慘叫的地方原來是將毛仁圍起來 ,就像瘋了

且還不時露出破綻。 一樣,有如一頭困獸,兀自衝突不已 名藍衣漢子覷準了毛仁露出的破綻 * 並

,一戟疾向他脅下搠去!

機會了 是讓對方那些人貪功冒進,他就有反擊的出的破綻,皆是他故意露出來的,目的就 那知道這却是毛仁的詭計,那幾次露

仁的脅下 毛仁的脅下 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 那名藍衣漢子滿以爲那一戟準能搠中 刺過! ,那知却搠了個空,戟尖從毛 他也立時省悟

猛然一挾,硬生生將鐵戟挾住,一任那藍人踩中了,又焉能讓其走脫?張起的手臂 到上了當,立時全力往囘將鐵戟抽囘! 毛仁旣然是全心佈下的陷阱,旣然有

衣漢子 那藍衣漢子不可謂不機警 拚盡全力, 也抽不脫! ,應變不可

謂不快

得及有所反應時,已一噗一站的鐵戟却驀然倒射而囘,戟好他上當的,他才鬆手,那柄 倒 插入他的胸脅中 ,他才鬆手,那柄挾在毛仁脅下他遇上的是毛仁,而且是有心讓一抽不脫,他立刻鬆手後退。 戟柄在他還未來 地 一下急响

那 藍衣人惨叫一聲, 整個人竟被震飛

此另外 這一切只不過發生在此一瞬眼間,故

死去的 而毛仁在以戟柄倒撞入那藍衣人胸脅 同伴 那些藍衣人根本來不及出手搶救那

碼有五的刹那 有五六桥鐡载以亳厘之差,從他身底下刹那,整個人陡地疾向後翻了起來,起 個 空

柄向地上一點,藉力翻掠出去。手中鐵戟 力擲向一個挺戟追刺向他的藍衣人! 藍衣人胸脅上的鐵戟, 毛仁藉着身形倒翻之勢,拔出了揷在 怪叫聲中, 以戟

避,但奈何那柄鐵戟去勢實在太快了,快 子雖然眼看到電射而來的鐵戟,亦急急閃 慘叫聲中,曳着一溜血雨飛摔在地上。 亦被鐵戟上強勁的勁道撞飛出二丈過外, 便奪地射入他的胸腹中,透體而出, 到不是那藍衣漢子這種身手的人可以閃避 鐵戟比離弦激矢還要勁疾,那藍衣漢 毛仁這一擲之力,足足運上了七成勁 的,所以他的身形才閃動,那柄鐵戟 而他

不免魄動心驚,驚怔了一下 面,但在眼見同伴死得這樣慘烈,仍藍衣人雖然勇猛,也經歷過很多慘烈

V 8

這正好給與毛仁下手的機會,這種機

時七孔流血而亡! 他身形掠過的刹那, 雙掌横劈直拍中,又有兩名藍衣人在

過來的藍衣人。 的圍困中,他立刻像餓虎一 毛仁連斃四人, 餓虎一樣,撲向追撲

之氣,毒發身亡! 逃不過死亡的厄運,身形旋撲出七八尺外 了胸腹要害,只是左臂挨了一掌,但依然 臉上挨了一掌,右邊的一個閃得快,避過 人的鐵戟之間欺到兩人身前,左面的一個 毛仁,驀覺眼前一花,毛仁巳電閃般從兩 ,忽然仆倒在地上,七孔流血,臉泛黑藍 首當其衝的兩名藍衣人鐵戟並未刺中

向毛仁的左右脅胸腹! 悍不畏死,暴嘯聲中,五根鐵戟一齊急刺 剩下來的五名藍衣人雖然心驚,但仍然 這一瞬間,毛仁接連殺了六名藍衣人

被他全數攫在雙手中 揮舞,待到他停下來時,那五根鐵戟竟然 「找死!」毛仁厲喝一聲,雙手一陣

力倒抽! 法?臉色俱不由一 那五名藍衣人幾會見過這樣奇詭的手 變,同時暴喝一聲, 奮

向前一送一鬆! 「去!」毛仁的雙手就在那刹那雙手

向後飛跌出去。 手 ,並乘勢向前一送,俱不由立脚不住 那五名藍衣漢子料不到毛仁竟然會鬆

出丈外,在地上打滾的藍衣人。 笑一聲,身形一閃掠前,撲向那五名飛跌 毛仁的目的正是要對方五人如此,厲

若是讓毛仁撲到那五人之前,那五人

肯定會死在毛仁的掌下

起來,脫手將鐵戟擲向毛仁。 仁飛撲過來,那人咬着牙,也顧不了掙 那五人雖然跌滾在地上,仍然瞥到毛 扎

不至於在地上挨打! 戟可以射中毛仁,他只是想將毛仁的身形 一下,那他們就有機會從地上躍起來, 在他的意識中,他根本就不以爲那一

仆掠的身形自不免亦窒了一窒! 只是隨手一撥,就將鐵戟撥歪開去,但他 擲出的那一戟果然射不中毛仁,毛仁

頸 驀然從側面閃射而至,直射向毛仁的頭 這一窒, 一道金燦燦的金光有如烈陽照耀一樣 那五人就挽囘了一命。

凜 前傾仆出去! 身形藉着向前撲掠之勢,身形猝然向 毛仁陡覺頭側銳風激襲而至,心頭一

後頭皮一凉,緊接着是火辣辣般痛,怪叫 聲,身形半擰,一掌斜拍而出! 颯一响,饒是毛仁反應迅捷,驀覺頭

但他那一掌却拍了個空。

夏侯仲豪一 怕不有丈半長?故此,他那一掌焉能擊到 侯仲豪的金戈却足有丈二長, 因爲他的手只有兩尺多三尺長,而夏 加上手臂

對穿! 己一手訓練出來,與自己出生入死的手下 弟兄竟然折損了一半有多,不由睚 怒發如雷,恨不得一戈將毛仁搠個透明 横裏殺到的確是夏侯仲豪,他眼見自 毗欲裂

夏侯仲豪, 毛仁一掌拍空,本就不以爲能够擊中 他只是想嚇阻

> 那知他却一時間忘了前面那五名藍衣人 那五名藍衣人在毛仁身形前傾的 刹那

挺掌猛刺向毛仁! 巳各自從地上挺躍起來, 悶聲不响地

忙抓住,身形斜衝而起! 嚇得他出了一身冷汗,厲吼一聲,雙手急 道銳風急襲而至,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 待到毛仁一掌拍空, 才驀然驚覺到數

身形亦變成了倒豎之勢 竟然有三桿鐵戟被他攫住,而他騰起的 急刺而至的鐵戟竟在他一陣急抓之下

了一 個血洞來。 但另一桿鐵戟仍然在他的大腿上戮出

鬆手飛退開去! 般,就在毛仁抓住三桿鐵戟的刹那 就在毛仁抓住三桿鐵戟的刹那,一齊那三名鐵戟被抓住的藍衣人像有默契

動作的 他們這樣做,仍是配合着夏侯仲豪的

招三式,暴刺向毛仁的左右胸及腹部 而夏侯仲豪的金戈恰好向上斜刺而出 空中的身形便驟然失去支撑,疾向下沉 那三名藍衣人鬆手後退,毛仁倒豎在 0

毛仁那一墜 ,變成墜向夏侯仲豪的戈

毛仁這一驚驚得他魄散魂飛,發出一

毛仁封擋住 聲怪吼,左右手抓住的鐵戟交錯急封! ,夏侯仲豪那剛猛奇詭的 可 豪那剛猛奇詭的一招三式,竟被叮叮」三下急激的脆响連續响起

地奪隙而入,飛刺向毛仁的咽喉! 响了一聲旱雷,被封擋住的金戈竟然神奇 夏侯仲豪却倏地大喝一聲 ,有如平地

毛仁這

,身形硬生生扭錯開半尺左右。 的 分深淺的血口 喉要害,但頸側皮膚又被劃開

V 9

手血,痛得他直吸氣 毛仁簡直是亡魂皆冒 一滾挺扎起來,伸手一摸頸側,摸了 身形滾墜在地

隨之停頓下來, 雙凜厲的目光直視向毛仁身側那 夏侯仲豪却忽然停下來, 隨着夏侯仲豪的停止,所有的拚鬥皆 一齊望向夏侯仲豪望過去 **"側那面!**

地扭轉頭向側面望過去。 但他在瞥到衆人的表情時, 毛仁原本準備與夏侯仲豪拚命的了 不由感到奇怪

的

方向

這 不獨是他, 一看,他的臉色忽然變得很難看 夏侯仲豪他們的臉色早就

也不知在什麽時候, 人 口那 面 忽然出

這批人爲數不多

位紅粉嬌娥 個個蜂腰梟臀,柳眉粉臉, 這七個人皆穿一 柳眉粉臉,却原來是七一身窄窄的翠綠勁裝,多,只有七個人。

一三的姑娘,七人中數她年紀最大,其餘 人皆只有二十上下年紀。 這七位姑娘皆腰佩長劍,粉臉罩煞 這七位嬌娥領頭的一位是位年約二十

將山口那面堵住了

中迸出這四個字 夏侯仲豪終於從齒縫

> 「哈哈,想不到螳螂捕蟬,黄雀在後而令到夏侯仲豪忽該變了臉色的。 也就是由於這七位姑娘的這個外號

不大自然 毛仁的臉色變得更難看, 語聲也有點

」紅粉七煞中那位年紀最大的臉罩寒霜,來撒野,難道你以爲中原武林没有能人? 逼視着毛仁

湖中,七位年紀輕輕的姑娘在江湖上闖蕩地們可怕的地方,在那弱肉強食的險惡江处令人感到可怕的外號,可想而知,自有了令人感到可怕的外號,可想而知,自有別看輕了這七位年紀輕輕的姑娘,她別看輕了這七位年紀輕輕的姑娘,她 林 若不是有其眞本領,只怕早就給那些武 「大鱷」吞噬了

受到她們無情的懲罸——血濺屍橫,故此黑白道上的朋友欲想打她們的主意,皆遭手,皆斬盡殺絕,不留活口,曾經有不少之意行事,黑白兩道皆不賣帳,每與人動一 受到她們 ,得了「紅粉七煞」這個名號

是一個毫無心機之人,他實在不想在這傷大理的,他自然就聽聞紅粉七煞的大名。 於理的,他自然就聽聞紅粉七煞的大名。 能很關注,而中原武林人亦有不少因事到 態很關注,而中原武林人亦有不少因事到

個大敵。 變成兩面

> 連命也丢在這裏一 受敵,那時, 只怕他不但金戈得不到手

將屬於敝國之物奪囘, 娘言重了, 到中原行走,自 地道:「老夫雖然是化外之人, 帶囘大理罷了。」

郑近四十人,經他一手訓練出空隙,迅速坩埚河. 迅速地掃視了一下自己那面的情形 夏侯仲豪却乘毛仁與紅粉七煞對答的

長刀之下,死伏艮參一子工工他們的新馬那兩個圍攻他的錦袍人亦死在他們的新馬 傷了兩處,血濕衣衫,看來傷得不輕,但衣漢子,這時候死剩不到十人,熊武身上 衣漢子,這時候死剩不到十

在地上,雙眼大睁,瞳孔定定地望着天,之是不會動了。而蓋天雄亦一身是血,躺躺在地上不知是昏過去還是一命嗚呼,總另一個錦袍人則被他連肩帶臂卸了下來, 不用說也是死了 柄板斧撒在地上,斧刃上染滿了 柄板斧就嵌在一名錦袍人的後腦勺內,桁板斧撒在地上,斧刃上染滿了鮮血,有但蓋天雄没有熊武那樣幸運,他那兩

形態異常狼狽的錦袍人。 但他們也撂倒了兩個錦袍人 ,只死剩五人, 至於圍攻另三名錦衣人的 有四個身上 ,只剩下一名 一還受了 -名藍衣漢 傷

令到他怒火高燒 不禁痛心不已,尤其是蓋天雄力戰而死

意再作打算的情形下,你 1形下,他决定先弄清楚. **矩紅粉七煞的來** ,在目前這**險**惡

所以他忍下了那口氣 老夫焉敢來中原撒野,不過欲 有老夫可持之道, 這位姑然是化外之人, 但既然敢 氣不 軟不硬

來的藍

夏侯仲豪見自己方面折損 得這樣慘重

客氣?你要取囘什麽物件? 嬌笑道:「閣下幾時轉了性,說話這樣 紅粉七刹的大姊名蘇紅鳳,俏目一瞪

是物主了?」 此人手中的金戈,此乃本是大理之物。」 伸手指夏侯仲豪手上那柄金戈道:「就是 蘇紅鳳道:「這是說,那柄金戈你不 毛仁的口氣,強忍着, 打了個哈哈

毛仁點了點頭道:「但老夫乃大理國

道你是大理一國之主?」 蘇紅鳳截斷毛仁的話 ,冷冷道…

大理之主,急急道:「妳胡說什麽?」 毛仁就算大胆,也不敢狂妄到自認爲

可以擁有它,這是干古不易的道理,只有然不是你的,那麽,誰人得到它,誰人都 真正擁有那柄金戈的人,才有權取囘它 内所有的財物皆是你的不成?這柄金戈旣 你旣不是大理一國之主,就算是,難道國 蘇紅鳳嬌笑連聲道:「這不就是了?

這樣輕的姑娘用 樣老奸巨滑之人, 蘇紅鳳這話倒是說得很 話 「吃」住了。 想不到却被 有道理,毛仁 一個年紀

總之老夫有權奪囘那柄金戈!」 怒之下 一時間,毛仁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不由兇性大發,惡狠狠地道: 羞

強詞奪理,強盜本色! 蘇紅鳳不由 「嗤」地笑道: 「簡直是

着這突然殺出來的紅粉七煞到底打的什麽 夏侯仲豪一直在旁冷眼旁觀着,思忖 心想靜觀事態的發展 ,何况

說 紅粉七煞與毛仁針鋒相對,對他這方面來 可說是有利無害的 0

頭存心架樑,只管划下道來!」 你怎樣說,老夫也要奪囘那柄金戈,臭丫 毛仁目中兇光閃射,厲聲道:「隨便

你鬼手斷魂, 蘇紅鳳俏臉一沉,寒聲道: 咱們可不怕!」 「別人怕

厲吼一聲,雙掌一錯, 毛仁一聽,眞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鬼魅般飛拍向蘇紅

的上身。 蘇紅鳳「哼」了一聲,大概也知道毛

形一閃,很輕靈地閃過了毛仁的雙掌! 仁的雙掌蘊有異毒,沾觸不得,所以她身

蘇紅鳳! 雙掌飛舞, (掌飛舞,一片掌影如影隨形般追罩向毛仁「嘿」地悶喝了一聲,身形飛旋

片飛單過來的掌影! 生地站住了。 蘇紅鳳這一次却没有閃避,竟然俏生 一雙俏目甚至看也不看那大

機更熾,心裏暗喝一聲:「找死!」雙掌 自己看在眼内的狂態,不由怒火中燒,殺 加急拍落蘇紅鳳的前胸。 毛仁看到蘇紅鳳這樣托大, 一副不將

般疾截而至! 但兩道飛虹一樣的劍光却橫裏像剪刀 蘇紅鳳依然没有動。

至的劍光,不由 毛仁眼看得手, 暗吃一驚,

一驚,雙掌硬生生向一眼瞥到横裏飛射而

擊中蘇紅鳳,雙手已被那兩道交錯飛來的 劍光絞斷了 他若是不縮臂收掌,只怕他不一定能

「雙飛虹!」毛仁脫口叫出

毛仁面前,這兩人正是紅粉七煞中的兩煞 雙劍絞空,兩條嬌俏的人影亦橫擋在 毛仁的腰脅腿膝!

毛仁這時的臉色已變得很凝重,而且

位藍衣姑娘爲黃白兩女掠陣

別監視着那些驚魂未定的褐衣人,剩下一

這兩人在紅粉七煞中,年歲僅次於蘇紅鳳 身份地位也是。 身穿黄衣,叫黄菊, 穿白衣,叶白霜,

在紅粉七煞中,其身份地位是以年歲

兩女的足踝。

的大小來排行的。 黄菊又比白霜年紀稍大,地位自然在

呼一聲,雙雙騰躍起來。

虹 白霜之上,當下她一撇咀, 到你這化外兇人, 也識得咱們這招 說道: 『雙飛 「想不

驚疑地道:「妳們到底是什麽人?」 毛仁這刹那臉色變幻不定,語聲有點

外一種稱呼?」 是江湖上人稱紅粉七煞的麽?難道還有另 黄菊裝出詫異的樣子道。「咱們不就

以他不得不縮手急墮落地。

兩女亦飛燕一樣翻掠在地上,長劍再

身形靈捷地驀然一翻,長劍急削而下

一次也像早就料到般,拔起的

毛仁若不縮手,肯定被削斷雙手,所

抓向兩女足踝!

貼地掠出的身形陡地挺拔起來,

雙手依然

毛仁却像早就料到兩女有此一着般

疾拍向黄菊白霜兩人 毛仁却没有囘答黄菊的話 ,陡地雙掌

展開

,殺向毛仁

掌奇招殺着迭出,與兩女劇戰起來

毛仁悶聲不响,身形直欺向兩女,雙

一直冷眼旁觀的夏侯仲豪看到兩女竟 一時間,旁觀的人看不出誰佔上風

少人閃避封擋不了他這兩掌 速及奇詭上,當得上武林罕見 別小看了他這兩掌,這兩掌無論在迅 ,相信有不

封擋住了 但黄菊白霜却將他這迅疾奇詭的兩掌

刺向毛仁的掌心一 身形微閃中,雙劍以驚虹般一展,飛

身 掌 拍出了十 眼般,準確無誤地刺向他實實在在的那一 難測,但黄菊白霜兩女的長劍竟然像具慧 ,錯開雙掌,改拍向黃菊白霜的腰脅! 毛仁雙掌拍出,看似一掌, 令到毛仁再一次吃驚不已,急忙滑旋 八掌,十八掌中虛實互有 則實一共 ,令

輕靈曼妙地飄閃開去,長劍 黄菊白霜兩女鼻子裏哼出 一迴 迴,反撤向

年人,而另外又有位穿綠衣黑衣的姑娘分欺掠向那位死剩下來、身上受傷的錦袍中

這時候,已經又有一位穿紫衣的姑娘

兩女的劍鋒,說險眞是險到極,驀地身形 殺機瀰佈,身形倏地向後一挫,堪堪閃過 伏,幾乎是貼地掠出,雙手鬼爪般抓向 兩女不虞毛仁行動這樣快捷,齊齊嬌 逕向夏侯仲豪走過去。 凌四射的目光直視着輕靈地走過來的 射的目光直視着輕靈地走過來的蘇紅夏侯仲豪不由深吸了一口氣,一雙威 至於那位紅粉七煞之首的蘇紅鳳,則 蘇紅鳳也在瞟着夏侯仲豪。

咀角唇邊

意 含着一抹淺淺的笑意,看不出只有絲毫敵

夏侯仲豪的身旁,他那死剩的九名手下 而熊武亦強撑着手提斬馬長刀, 但夏侯仲豪仍是暗自戒備着 下亦

豪面前八尺外停下來,居然向夏侯仲豪施 一字排開,緊執鐵戟,虎視眈眈! 蘇紅鳳却視如不見,含笑走到夏侯仲 : 「夏侯兄果然神武非凡

了一禮,嬌聲道 小妹今日一見 別人這樣有禮貌,自己總不成綳着臉 ,足慰生平。」

愧不敢當,請教姑娘貴姓芳名?」 臉容,抱拳一禮道·「姑娘過獎了, 得神武粗暴,實則內涵極深,當下放寬了 那太没有氣度了,夏侯仲豪外表雖然生 蘇紅鳳脆聲道。 「有勞夏侯兄動問

夏侯仲豪忙再抱拳道。「原來是紅粉

實在很不協調 邊鬥得兇險萬分的毛仁及黄白兩女的情形 兩人這樣文質彬彬地一問一答,與那

屬,而視之爲手足兄弟般,只是那些手下

名手下及身受重傷的生死之交熊武担心

他就没把那些手下視爲從

,輕生死,但却重情義,他是爲死剩的九宜,還會吃虧,但他是個頂天立地的豪傑

萬一與紅粉七煞衝突起來,只怕佔不到便 暗暗心驚不巳,自忖自己這面傷亡慘重 然與毛仁鬥得難分難解,有攻有守,不由

雖然知道

,但格於名份,

不敢有所逾越。

的關係,那位錦袍人交手不到十招,巳星那位錦袍人動上了手,可能是由於受了傷 而這時那位穿紫衣的卓紫君姑娘已與

V10

象環生,看樣子支持不了多久敗象,被那位叫卓紫君的紫衣 ,被那位叫卓紫君的紫衣姑娘逼得險

了上風,黄白兩位姑娘雖然還未落敗,但 ,身手確實有過人之處,這時候已然佔 而毛仁不愧是縱橫大理境內的第一兇

加以援手,那可能表示黄白兩女雖然勝不 毛仁,但短時間內也不會落敗。 在一旁掠陣的藍衣姑娘仍然沒有上前

光却在打量着夏侯仲豪手上那柄金燦燦的 蘇紅鳳依然含着那抹淺淺的笑意, 目

鳳突然問 戈的主意的, 「夏侯兄,若是小妹亦是來打這柄金 你不會感到驚奇吧?」蘇紅

家早就想到了,所以一點也不驚奇。」 蘇紅鳳妙目一轉。「小妹來這裏的目 夏侯仲豪却一點也不吃驚地道。「某

夏侯兄你一個不利的消息。」 的,不但欲得到這柄金戈,順便也來告知

道·「蘇姑娘可否說出來?」 夏侯仲豪心頭一跳,但却神色不動地

過誰來,這柄金戈雖然原本就不是某家的了一聲道:「某家頂天立地,從來沒有怕了一聲道:「某家頂天立地,從來沒有怕不走出這山口之後,便無一刻安寧了!」 道爭奪的東西,而你現在也可以說成了衆 手上這柄金戈,已變成江湖武林中黑白兩 有它,除非此戈的真正主人來向某家索取 但某家旣然無意中得到它,那就有權擁 「當然可以,」蘇紅鳳脆聲道:「你

> 奪取此戈!」 同此戈,否則,任誰也休想從某家的手中

只是揀幾個名氣响亮的說給你聽。」 萬壽堡主……小妹一時也記不了那樣多, 炎火,金槍大俠顧汝秋,關中萬壽堡的楊 百歲老狐香百里,江南霹靂堂霹靂神君蔣 黑白兩道知名人物計有 漢,小妹佩服。」蘇紅鳳臉色一整,道: 一鎚定江山龍雲山,武夷雙妖赫連昆仲, 「但夏侯兄別忘了,志在必得這柄金戈的 「夏侯兄果然不愧豪俠本色,錚錚鐵 ·狼山大寨寨主

敵吧? 但總不至於自大到與黑白兩道的人物爲 頓一頓接道。「夏侯兄雖然神武非凡

况…… 何應付得了?這確是使他感到担憂的 ······若那些人一批接着一批找上他,他如 色數變,那不是表示他怕了那些人,而是 夏侯仲豪聽了那一連串名字,不由臉 ,何

這些手下呢?」 信可以應付黑白兩道的人物而有餘,但你 替他說了出來。「以夏侯兄一身功力, 蘇紅鳳像猜透了夏侯仲豪的心事般 相

在滴血 話像尖針一樣刺向夏侯仲豪的心,令到他 這位生死之交因你而被殺害?」蘇紅鳳的 了這柄偶爾得來的金戈,而折損淨盡?你 蘇紅鳳這一說 「你難道忍心一手訓練出來的手下爲 ,可謂說中他的顧慮。

久久一聲不出。 夏侯仲豪這刹那的臉色變得很難看

震得夏侯仲豪與熊武及幾名手下心頭猛震 驀地, 一聲慘厲的吼叫聲倏然响起

了一下,霍然循聲望過去。

去。 一抹笑意,亦往發出吼叫聲的方向望了過

後的地上,也染濕了一大片。 袍人,這時已倒在地上,胸腹間穿了個大 血洞,正突突地噴湧出大股大股鮮血,背 發出吼叫的是與卓紫君打鬥的那名錦

吧?」蘇紅鳳笑盈盈地望着夏侯仲豪。 這位熊兄遭到像那位朋友一樣的慘酷下塲

是在恫嚇某家?」 夏侯仲豪霍地變色怒道。「蘇姑娘這

做。一 息怒,小妹絕没有這個意思,小妹只是提 <u>___</u> 醒夏侯兄,借鑑一下,好好考慮應該怎樣 地叫了一聲,急忙分辯道:「夏侯兄請 令到蘇紅鳳不由吃驚地退了一步,「啃

也是想某家將這柄金戈交給你,是麽?」 沉聲說道:「別繞彎子了,說來說去, 夏侯仲豪威態一歛,深深地吸了口氣 「固所願,不敢請耳。」蘇紅鳳直認

妳……」 沉緩地說道:「某家可以將這柄金戈交給

兄說的可是真的?」 就答應將金戈交給她,驚喜地道:「夏侯 蘇紅鳳料不到夏侯仲豪竟會這樣輕易

夏侯仲豪居然也没有動怒翻臉,語聲

熊武這時忍不住開聲了 「仲豪,你……」一直没有出過聲的 裂開來

蘇紅鳳却很鎭定,甚至咀角又露出了

桌紫君仗劍嬌喘着,劍鋒染滿了血。 「夏侯兄,你大概不會忍心讓手下及

夏侯仲豪說話時那種威凜懾人的神態

不諱。

話咽囘肚子中。 小弟明白你的意思,請你忍耐一下。」 熊武深看了夏侯仲豪一眼,將下邊的 但却給夏侯仲豪搖搖手截道:「熊兄

也很激動,但却強忍着没有表露出來。 有他的理由 了解頗深,知道他將金戈交給對方,必定 他們與態武一樣,對夏侯仲豪的爲人 那九名手下在聽到夏侯仲豪的話後,

有一個條件! 下截話來。「蘇姑娘,某家向來一言九鼎 ,說出去的話,從不收囘,不過,某家却 果然,夏侯仲豪說出他被熊武截停的

什麽條件?夏侯兄請說 蘇紅鳳一聽,怔了一下 ,急聲道:

絕對不是由於它本身是黃金打造這樣 戈旣然引起那樣多的武林同道垂涎 ,某家就是想知道那秘密!」 ,一定有其吸引那些武林同道搶奪的秘密 夏侯仲豪深注着蘇紅 鳳道。 一這 簡單 相信 金

一會,才說道:「若是小妹不說呢?」 蘇紅鳳聽完夏侯仲豪的話,沉默了好 「那就寧爲玉碎,不作瓦全!」 夏侯

仲豪斬釘截鐵地說。 ,半晌才道:「小妹若將其中奧秘說了出 蘇紅鳳的臉色變了一 又沉默下來

來,夏侯兄到時只怕會反悔了! 夏侯仲豪瞋目道:「某家若言出不踐

山石上,那塊堅硬的山石竟然被他踏得碎 有如此石! 說話中抬脚力踏在地上一塊半尺厚的

「夏侯兄好深厚的功力!」 蘇紅鳳目

柄金戈上的秘密說給你聽。露佩服之色,接吁口氣道: 氣道:一小妹就將這

二金戈變成了六尺。「姑娘說完之後,這距離的地上,只是那樣隨隨便便一插,丈設完將那柄金戈揷在他與蘇紅鳳之間同等 柄金戈就歸你們所有了 「某家洗耳恭聽,請說。 」夏侯仲豪

寶藏的鑰匙。 價值不菲的兵器,同時亦是一柄開啓一吸口氣,緩緩道:「這柄金戈不單是一 蘇紅鳳聽了,俏目中閃起一抹喜色。 處 柄

存的九名手下揮揮手。

有 .這足可以令人動心的秘密之後,仍然没夏侯仲豪臉上毫無表情地聽着,在聽 一絲變化。

但誰也没有出聲,只是靜靜地聽下去。 倒是熊武那九名藍衣人表情起了變化

這柄金戈只是開啓那寶庫的鑰匙之一,還學抄錄成書,一併埋藏在一處山腹中,而的天下奇珍異寶,神兵利器,及他一生所前一位武林異人窮一生之精力,將搜尋到 娓娓說下去:「相傳那實藏乃是百二十年他毫不爲所動,不由暗中放心不少,於是 是咱們所說的秘密範圍之內,所以小妹不 至於那另一柄鑰匙是何種形式,因爲這不 要配合另一條鑰匙,才能打開寶庫之門, 想說出來,想必夏侯兄不會反對吧?」 蘇紅鳳深深地瞟了夏侯仲豪一眼,見

點頭没有作聲。 夏侯仲豪臉上仍然没有一絲表情,點

在那位葉痴的手上,再後來又落在飛馬丁 打造出來的,却不知怎地流落到大理,落 「至於這柄金戈,乃是那位異人一手

,那就是

一個謎了

V12

,又流落囘中原。」蘇紅這柄金戈本就是中原之物 文,當然,也沒有離過夏侯仲豪的臉。 有離開過那柄在夕陽下顯得特別燦耀的 也没有離過夏侯仲豪的臉 陽下顯得特別燦耀的金」蘇紅鳳的目光一直没原之物,也許是天意吧

武道:「熊兄, 這柄金戈妳可以取去了。 氣,抱拳向蘇紅鳳一拱,道:「蘇姑娘夏侯仲豪聽完之後,長長地吐了一 ··「熊兄,咱們走!」說話中朝那殘接着也不看那柄金戈一眼,扭頭對熊 , 0

夏侯仲豪却連頭也没有囘,與熊武帶・「夏侯兄果信人也,小妹由衷敬佩。」由生出一絲敬意,朝夏侯仲豪深施一禮道 秘密後竟然不顧一眼,說走就走,心裏不聽了這個足以誘人什麽事也可以做出來的聽了這個足以誘人什麽事也可以做出來的

氣,有點躇躊滿志地走上前,一手執着深,發出誘人的眩目之光,蘇紅鳳深吸一口夕陽在山頭上斜射下來,射在金戈上 手上用三成勁道· 插入地的金戈,[插入地的金戈,口中輕喝一聲:「起!」氣,有點躇躊滿志地走上前,一手執着深 這時夏侯仲豪熊武一衆人等已走近山上用三成勁道,那柄金戈便脫土而出。入地的金戈,口口車里

白霜兩 只怕脫身不得! 得左支右絀,相信若再這樣 處於劣勢,而且身上亦多了 旁掠陣的藍衣姑娘石蕊,與及卓紫君。這時候與毛仁激鬥的已不單止是黄菊 毛仁在四女的聯手合擊之下 一道傷痕, -去,毛仁 巳完全 顯

由看了

,經過毛仁與黄白兩女打鬥的地方

而另外黑綠兩女則仗劍站在 旁掠陣

手上的長劍沾滿了血

姑娘殺了,紅粉七煞果然心狠手辣,名不了身穿褐衣的屍體,大概是給那綠黑兩位,這時候却一個也不見了,而地上則佈滿再看一下那些先前還活着的褐衣漢子 虚傳。姑娘殺了

的 嬌叱喝聲 山口,耳中還聽到劇鬥中的四女與毛仁 匆匆看了兩眼,夏侯仲豪一行人奔出

不見了影踪 轉眼間 ,夏侯仲豪熊武一行人巳走得

說,就是無法擊斃四女。的雙掌根本沾觸不到四女的身體,換句話輕捷,閃掠飄躍於他的掌影之外,令到他 而且掌上蘊有奇毒,但畢竟乃是血肉之掌感到難以應付,雖則他的掌法奇詭毒辣, 不敢與劍鋒硬碰,而四女仗着身法靈妙 毛仁在四女的聯手合擊之下,越來越 門掠飄躍於他的掌影之外,

不來, 下他一個人時,他更是驚怒交迸。 劍路向他綿密地作出攻擊, 這一次他是栽定的了,若還苦鬥下去 四女却配合着身形,長劍以刁鑽靈戀 越打越是心驚,特別是在瞥到只剩 令到他應付

裏。他雖然兇暴殘忍,對自己却仁慈得很,只怕他會像那些手下一樣,永遠留在這 來,四柄劍以毫厘之差,從他脚底下刺了一齊往他身上刺來,他却驀地衝天拔了起 眼見勢色不對,他决定溜了 他一連施了兩招險着,誘四女的長劍 既然决定了 ,走,他立刻就行動起來。

個風車大翻身 毛仁拔起的身形墓

個空。

形接連幾個翻掠,是地在空中翻掠出去 在空中翻掠出去,掠出三丈過外,接身 急掠出去。

向毛仁, 中,幾乎是同時騰身拔起,長劍斬削急刺 仁的身形。 四女一劍刺空,反應也很快,嬌叱聲 但就是差那麽一點了,追不上毛

不住對方。 將毛仁截下來,但也慢了那麽一點點而截 毛仁想溜了,雙足一頓,縱掠過去,企圖 姑娘陸萍一眼瞥到毛仁騰拔起來,也知道 旁掠陣的黑衣姑娘李黑妞及綠衣

且竟是栽在女流之輩的手下,這事若傳揚 他自出道以來,還未試過這樣狼狽的,而 他眞是恨得牙癢癢地 出去,他實在無臉見人,對於紅粉七煞, 毛仁一下子脫了困,心頭滋味百般,

不捨,但就是只差那麽兩三尺,始終追不四女當然想將毛仁截下來,故此緊追 上

形便急掠前去,其速度已到極限,瞥到四毛仁接連翻掠出去,脚尖才沾地,身 向後一揚! 形半擰,口中疾喝一聲:「照打! 女仍然緊追不捨,不由心寒不巳,驀地身 一右手

淬有劇毒,在這樣近的距離之下,很難閃器,而毛仁以毒掌馳名江湖,打出的暗器 四女這一鷩非同小可,也顧不了追截毛仁 避得了,若是讓暗器射中,只怕活不了, 動作,以爲毛仁在情急之下, ,急掠的身形驀然一伏,長劍展舞開來。 緊追不捨的四女眼看耳聽毛仁的喝聲 打出 一把暗

劍鋒與暗器的碰擊聲 (與暗器的碰擊聲,四女不由大奇起來但却没有聽到暗器掠空聲,也聽不到

阻,他已飛掠向山口,拋離四女足有五六 達到了,四女被那子虛烏有的「暗器」一 企圖阻遏一下四女的窮追,他這一個目的 ?只不過是毛仁在情急之下的虛張聲勢, ,身形一長,看清楚了,那裏有什麽暗器

眨眼間追近了三丈有多。 四女嬌叱連聲中,盡展身形,飛掠向

次他頭也不回地揚手向後一抖,同時喝一毛仁扭頭一瞥,不由臉色微變,這一

候,她們不由胆破魂飛,驚叫連聲中,各待到她們發覺一片黑點激射過來的時 不理會,身形絲毫不停,追掠前去。 四女以爲毛仁只是故技重施,故此毫 但她們這一次却上了個大當。

老夫斷魂黑砂的厲害吧!」身形巳飛掠出老夫斷魂黑砂的厲害吧!」身形巳飛掠出 自閃掠翻躍揮劍,顯得很狼狽 毛仁厲笑聲中:「臭丫頭們,且噹噹

鍊,故此不到最危急關頭,毛仁是不會輕 毒暗器,因爲這種含有劇毒的黑砂極難採 斷魂黑砂乃是毛仁護身救命的一種歹

中,立時身亡! 女之中,只怕有人會閃避封擋不及而被射 敢大量撒出,只是撒出十數顆,否則,四 尚幸他由於太珍視這種救命黑砂,不

出一身冷汗,有點手忙脚亂。 迅密,將那十數顆黑砂擊落避過,但已驚 總算四女身法靈捷,反應又快,劍勢

没在山口左邊的亂石樹後,四女身形一動 待到四女驚魂稍定,毛仁的身形巳閃

欲再追,但却給蘇紅鳳喝止了。

遲! 前, 他若是不知死活,再找上咱們,再殺他不 戈,如今旣已得手,暫且放過那老匹夫, 咱們這次的任務志不在殺人,而在這柄金 有點志得意滿地說道:「各位妹子 蘇紅鳳手執那柄金戈,飛掠到四女身

不欲久留。 於這種境地,也有點心寒,渾身不自在, 地獄一樣,饒是紅粉七煞心狠手辣,置身 黯,襯上那滿地的死屍,陰凄凄地有點像 暮時分,山谷內暮色特別濃,顯得一片沉 這時候夕陽已隱没在山頭下 巳是薄

掠向山口。 蘇紅鳳揮一下手,「咱們走!」當先

後,急掠向山口。 其他六女亦展開身形,隨在蘇紅鳳之

只留下那一地的屍體,像屠塲也像地獄! 刹那間,山谷内一個活人也没有了

色相引誘 骨奪鐵 馬

然是赤裸裸地躺在床上的,這一驚,眞是 非同小可。 床上。而第二個感覺就是,他發覺自己竟 就是感到自己置身在一張非常柔軟舒適的 薛策勇恢復知覺的時候,第一個感覺

的那位姑娘。

候,他的身上是穿着整齊的! 因爲他明明記得,他在昏暈過去的時

舒適的床就忽然變成了一張針床, 舒適的床就忽然變成了一張針床,整個人上在他發覺自己全身赤裸之後,光滑柔軟 像觸電也像床上有針刺他般 一事實

> 住,並且拚命地往身上扯,直扯到脖子上 緊緊地將那張差點從他身上滑落的錦被抓 ,只露出一顆腦袋。 但立刻,他又重重地摔囘床上,雙手

得他臉色漲紅,有點無地自容的感覺。 ,一位俏生生的姑娘正含笑站在床邊,羞 他本是睜開的雙眼在跌囘床上時又緊

緊地閉上了

。」耳邊傳來那姑娘嬌柔甜膩的語聲。 他是有點蓋於看到那姑娘 「薛公子,原來你早醒了,該起床了

溶化 這種語聲,膩得足可以將一個男子漢

娘。

方來的,何來發熱?雙眼不由又望向那姑

搐了一下。但是他還是張開了眼睛。 顫 老是閉着眼睛可不是辦法,旣然已置

身於此,總要弄清楚地方,才好應付。

體, 臉上不由又一熱。 那 薛策勇想到剛才自己在床上彈起來的那刹 ,不知道姑娘有没有瞥到自己光着的身

竟然伸手來摸薛策勇的臉。

二歲,但却還未成家,也未與女子接觸過 薛策勇雖然年紀也不輕了,足有三十

他在彈起來的刹那,雙眼也睁了開來

,像被毒蛇噬了一口般,一顆心不由抽但薜策勇聽在耳中,却不由打了個冷

就連自己躺的這張大床也是非常之華麗 巳置身在一間佈置得非常華麗的房間内 眼光一轉,他終於看清楚了站在床邊 張開雙眼之後,薛策勇立刻發覺自己

那姑娘正含着一臉的笑容在看着他

望着她,不由笑意更濃,上身向前一探, 那姑娘却落落大方,見薛策勇張開眼

> 地道:「姑娘,妳……妳想幹甚麽?」 浪,但就是未經歷過這種温柔陣仗,嚇得 他急不迭將頭滑落在軟枕的另一邊,羞急 ,雖則他生性豪邁爽朗,也經歷過大風大

麻昏兩穴,失去了知覺被弄到這尷尬的地來。暗忖,自己明明是被人在那山上點了 摸摸你的額頭,看你的熱度退了没有。」 的玉手,笑說:「薛公子,小妹只不過想 由「噗嗤」嬌笑出聲,收囘那只春葱也似 薛策勇不禁被她的話弄得有點糊塗起 那少女見薛策勇那種羞急的樣子,不

好,小妹只好將祖傳的清心丹餵公子你吃 睡了足足一夜一日,嚇得小妹不知如何是 公子,你大概不知道吧,你全身發熱,昏那姑娘又輕笑了一聲,脆聲道:「薛 心才放下。」 下兩顆,你身上的燒果然退了,小妹一顆

顆心不由「砰」地劇跳了一下 西子捧心一樣,嬌媚入骨,薛策勇看得 說完竟伸手撫了撫胸口,那模樣就像

直是一派胡言!」

亞是一派胡言!」

亞是一派胡言!」

一夜一天,簡明被妳猝然出手點倒, 他立刻將目光移開,吸攝心神,同時

小妹就不知道了,總之小妹將你救囘這裏 昏睡了一日一夜的?這就有點奇怪了?」 那姑娘嬌婉地道。「薛公子,這一點

表面却淡淡地說道。一我怎會無端端

玩甚麽花樣!」口裏却忽然間道: 時,你是昏迷過去,全身發燙的。」 薛策勇在心裏暗哼一聲。「且看你在 「在下

失禮得很,還未請教姑娘芳名。」

少女嫣然道:「小妹樂慧。」

起,一張臉蓋得火辣辣般熱。 自己身上寸縷皆無,欲欠身行禮, 「原來是樂姑娘。」薛策勇差點忘了 猛然省

有, 一請問樂姑娘,這裏是甚麽地方?」 樂慧却視若無睹,一點忸怩之態也没 樂慧抿咀一笑道:「這裏是小妹的家 薛策勇却避而不談這個問題,問道: 「嘻」地笑了一聲道:「薛公子太見 稱小妹樂慧不是親切得多嗎?」

。怎麽?不滿意?」 薛策勇急道:「在下得姑娘悉心照顧

怎樣認得在下的?」 姑娘從未照過面,更不可能認識,姑娘是 ,怎會不滿意?多謝還來不及。」 語聲一頓續道: 「是了 ,在下相信與

那柄佩刀 小妹確實不認識你,只是却認出薛公子的 樂慧抬手掠一下鬢邊的髮絲,道: 碎玉刀!」

碎玉刀的相信没有幾人。 認識薛策勇的人不在少數,但没有聽聞過 成名兵双,相信江湖武林中,不曾見過或 碎玉刀確是薛策勇的佩刀,亦是他的

其刀身像玉,也像冷月,故此名之爲碎玉一弘冷月,其鋒利足以斷金切玉,但由於 武林七大寶刀之一,刀身晶瑩如玉, 碎玉刀不但是薛家祖傳的寶刀 有人稱之爲冷月刀

自從薛策勇出道江湖以來,碎玉刀便 ,亦是 亦像

> 的 所以樂慧說是從碎玉刀認出他的身份 一點也不感到驚奇。

姑娘賜囘在下衣服,在下好辭別姑娘。」 「姑娘相救之德,在下没齒不忘,請

來。 點頭。「小妹這就去將薛公子的衣衫拿過此有點蓋不可仰,她倒是毫不留難地就點 大概她想到薛策勇那赤裸的壯實軀體,故樂慧的臉上這時没來由地羞紅起來,

跚地走出了房間 說完深深地瞟了薛策勇一眼,蓮步跚

外 不向他提出要求,就放他離開, 不由怔住了,怔怔地望着樂慧消失在房門 ,依然没有將目光收囘。 薛策勇倒是想不到樂慧毫不留難。也 一時間他

薛策勇不由困惱地想着。 「到底這位樂姑娘安的是什麽心?」

定,她就是將我點倒的人。」薛策勇腦中 思潮泉湧,提出一個又一個的疑問。 「她斷不會一點目的也没有,我敢肯

將他的思緒打斷了。 不容他想下去,一陣輕俏細碎的脚步

副杯筷,一樽酒。 三碟香氣四溢,嬝嬝冒着熱氣的小菜, 整齊齊地叠放着他的衣衫,另一邊却放了 來,手上捧着一個大托盤,托盤的左邊整 薛策勇目光一轉,看到樂慧已跚跚走 兩

圓桌前,將托盤放下來,然後拿起那叠衣笑盈盈地說着,走到房間當中那張精緻的 順便塡一下肚子。」樂慧一踏入房中,便 了一定很餓了。小妹特地備了這三樣小菜「薛公子,你一日一夜未進飲食,肚 ,美酒一樽,權作爲與公了餞行,公子也

勇不由精神

一振

,用力嗅吸了兩下

似的小口

一股清冽芳香的酒氣撲鼻而來,薛策

眼,轉身邊行邊說:「薛公子請穿衣。」 衫,送到床前放下,嬌俏地睨了薛策勇一 一逕走出房外,並且順手將房門關起

衣或不離房,那就尷尬了,如今看到樂慧 緊張起來,他一直担心樂慧會動手帮他穿 見樂慧將衣服捧入來,便

,滋味無窮,他每一次喝酒,最多三杯即他雖嗜酒,却不濫喝,所謂淺嚐即止 就可以分辨出那是上等美酒,那是劣酒 種偏嗜,而他的鼻子也很靈,只要一嗅

薛策勇雖不是劉伶,

但却對美酒有一

原來是樂慧將樽中美酒分別倒在兩隻

於是順手佩在腰上。 將衣衫往身上穿,草草將衣衫穿着停當, 進來,他猛地從床上跳落地,急手急脚地 出房,才放心地吁了口氣。 才發覺樂慧將他的碎玉刀也一併帶了來 恐防樂慧在房外不耐煩久等而匆匆闖

啄啄」地敲了兩下門, 穿好衣衫了麽?小妹進來了。」 也幸虧他穿得快, 揚聲道·「薛公子 樂慧就在這時候一

而是在喝水,一種苦水。

酒喝多了

,就會感到不是在喝酒

,就不是享受,而是受苦了

喝酒本來就是一種享受,但若是濫喝

感到平淡乏味,

有「不外如是」的感覺;

烈奇特,若是對着一個美女看久了, 瞥的印象,特別深刻,那種感受也特利強

就會

他認爲喝酒就像看美女一樣,驚鴻一

子上,亦將杯筷分別放好。 巳推門進來,媚眼一閃,瞟了一眼顯得有 桌邊,動手將托盤上的三碟小茶擺放在桌 點狼狽的薛策勇,抿咀一笑,嬝嬝地走向 薛策勇在樂慧將餸菜送入來時,鼻子 她眞是說進來就進來,語聲未落,她

那三碟餸菜一古腦兒吞落肚子中。 感到有點虛軟無力,直吞口水,恨不得將 嗅到那陣香氣,立時感到飢腸轆轆,人也 他雖然很肚餓,但却不想在此久留 這時候他眞是不知如何才好了。

得難受。 是一番好意爲他送行,再說 在情在理,他又不好意思推辭。畢竟人家 萬一有意料不到的事發生了 ,他也實在餓 ,那怎辦?但

> 慧的對面坐下來 勇招呼。 薛策勇遲疑了一下 「薛公子, 請過來坐。」樂慧朝薛策 行了過去,在樂

般一笑。 樂慧亦坐了下來, 朝薛策勇春花開放

又嗅吸了兩下。 那一陣陣誘人的酒香令到薛策勇不由

葱也似的雙手,將面前的那杯酒捧起來。 餞行。」樂慧妙目一瞟秋波流轉,伸出春 薛策勇在這情形之下, 「薛公子, 小妹敬你一杯,就當與你 亦不由自主地

杯 樂慧展阻一 笑,將整杯酒傾向櫻桃也

捧起酒杯。「在下借花敬佛,也敬姑娘一

V14 没有離開過他一刻,可以說碎玉刀就是薛 策勇,薛策勇就是碎玉刀,

人刀巳合爲

麽懷疑也没有了. 物,如今眼見樂禁 物,如今眼見樂慧將整杯酒傾入口中,什手脚,但憑他的經驗却嗅不出酒中下了藥薛策勇本來還有點担心樂慧在酒中下 入口

「病艶。 「本酒下肚,樂慧的俏臉飛起一片配 一杯酒下肚,樂慧的俏臉飛起一片配 一杯酒下肚,樂慧的俏臉飛起一片配 一杯酒下肚,樂

喉肚中 那杯酒 而是含在一 入口 □ , 中, 薛策勇却没有立即吞落 再慢慢地 啜」落

齒頰留香 請問這是何酒?」 「好酒! 那實在是難得一嚐的美酒 _ 薛策勇由衷地說: 吞下 男由衷地説・「姑娘」 ,入口 香 娘

之人。」 之人。」 有十年的香玉露酒,薛公子果然是個識酒嬌憨迷人。「薛公子,這是小妹窖藏了足樂慧臉上酡紅更甚,紅白相映,分外

不愧酒中佳釀,這種酒產自何地?」却就是没有品嚐過這種酒,由衷地道品嚐,他也算品嚐過天下各種美酒的 「香玉露」這種酒薛策勇還是第一次 没有品嚐過這種酒,由衷地道。

子請喝。 道。 樂慧先替薛策勇斟了一滿杯酒 「這香玉露乃是小妹祖傳家釀。薛公 ,才答

前此也未曾品嚐過。」 姑娘家釀,怪不得在下未聽過這種酒名 薛策勇 「哦」了 聲 ,道: 「原來是

「薛公子請用菜。」樂慧說着拿起牙 說完不由自主拿起酒杯淺啜了 口口 0

> 去。 箸,挾起一箸菜,送到薛策勇面前的碗中

自己來吧。」說着又淺啜了一口 薛策勇連聲道: 一有勞姑娘了 酒 ,在下

樂慧再挾起一箸菜,優雅地送入口中

咀嚼起來。

不下 去了,邊喝邊吃起來。 那些菜餚非常可 薛策勇於是亦挾起碗中的菜吃起來 口。薛策勇再也矜持

酒 一樣。 輕笑脆語, 眼波流轉, 樂慧也陪着薛策勇吃, 像要滴出水來 但却没有再喝

一共喝了 薛策勇不知不覺問,巳喝完了杯中酒 兩杯

忽然熾熱起來,定定地注視着樂慧。 而他的眼光在喝完第二杯酒之後, 却

起來。 **廖火在燃燒,燒得他渾身像蟲行蟻咬般** 他全身也感到一陣燥熱,心中像有 癢

他對面的 人,而他亦更加興奮起來……後來,坐在 這時在他的眼中,樂慧變得非常之可 樂慧已被他擁在懷中…

陣空虛疲 妙境界中回復過來的時候, 薛策勇從狂熱得有如暴風驟雨般的 倦,全身像脱了力般。 身心皆感到 美

夢一般的 策勇終於囘到現實中來。 那種美妙的感覺, |回味一下那像夢境般的美妙情境,在那他閉着的雙眼也不願睜開來,他想盡 一個人畢竟不可能永遠在夢境之中, 境界中, 能永遠在夢境之中,薛是他從來没有感受過的 他飘然如在九天之上,

令到他囘到現實的是因爲他的手動了

他 一下,却觸到一具滑膩温熱的軀體,嚇得 差一點没有從床上跳起來。 他急急張開眼來,發現自己躺在床上

仍然是那間佈置華麗的房間,擺他不由迷惑不解地四下打量起來。

喝酒吃菜……如今怎會躺在床上,身上寸的大床,但他却記得很清楚,自己明明將的大床,但他却記得很清楚,自己明明將也是他會經躺過的那張柔軟舒適即称筷,一樽巳喝剩大半的美酒,躺着的電腦,一樓已喝剩大半的美酒,躺着的 縷皆無?

的女體!

薛策勇却像見到蛇蝎一樣, 忍不住發

小貓一樣偎入他的懷中

姑娘!

啓,吐出嬌柔的語聲道·「勇哥哥,你醒一個鐵人溶化的柔情蜜意,誘人的唇櫻輕手就要摟向薛策勇,雙眼中滿是足可以將那一聲驚叫驚醒了,張關雙眼,嬌慵地伸 樂慧大概是睡過去了的, 却

,因爲他要閃避樂慧那條摟向他的粉嫩玉 薛策勇這一次真的從床上跌落地上了

,擺在正

具滑腻温軟的軀體,竟然是一個全身赤裸最要命的還是,他發覺他觸摸到的那

敢想像下去,被把與一位裸 這 「嚶寧」聲中,那具裸體翻轉過來, 一位裸女躺在一張床上, 一驚眞是非同 也震驚得他不知 小可 自己竟然赤裸 如何是好 他實在不

床上跌落地上。出一聲驚呼,身 身形向外一縮,差點没有從

躺在床上的裸女, 竟然就是那位樂慧

被薛策勇

才没有跌得全身發痛。幸好他在身體重重跌落地上的刹那,幸好他在身體重重跌落地上的刹那, 樂慧却臉色一 變,全身蜷縮起來,

掩起來 手緊緊地掩在胸前 ,將身上緊要的地方遮愛,全身蜷縮起來,雙

材又那樣好看・這樣光着身體,無論是任對於像她這樣美麗的女孩子來說,身 姿勢,更加誘 對於像她這樣美麗的女孩子來說, 但她却忘了她仍是全身赤裸的,那種 人

地道··「這……這……怎會……這……樣力的裸體,一臉又驚又怒之色,不知所措但薛策勇却竟然不欣賞這具充滿誘惑 何一種姿態,也是相當誘人的

的…… 「你……

話了?」 什麽?你自己……做的 ?你自己……做的事,竟 竟然說這樣

說着哭泣得更加厲害

雷, 吸了口氣,他努力鎮定下下。 薛策勇一聽, 就 如在頭頂 一陣發黑 一發黑。 記

地自容。 到他自己剛才做了 ,什麽事, 他感到有點 來,也明

那張圓桌。 好地坐在那裏喝着酒的 那樣的?咱們不是…… 嗎?」 他伸手指

竟然想不認,你以爲我是什麽人?淫娃?臉上,尖聲道:「姓薛的,你自己做的事坐了起來,尖尖的手指幾乎戳在薛策勇的樂慧驀地止住了哭泣,而且猛地挺身 還是配不起你的賤女人?虧你還是

走,你滾,我不想再見到你!」 江湖武林中名頭响亮的大俠客大豪傑,你

峙的雙乳, , 量 眩 將目光移開,才能令到自己保持清醒。 ,薛策勇也不例外,吸口氣,甩甩頭 樂慧這一直起身來,那羊脂白玉般聳 輕顫着, 任是誰看了 也會爲之

忙脚亂地穿起來,I 嘶聲叫起來,一邊 定在酒菜中下了藥!」薛策勇 一邊伸手從地上抓起衣衫手

妳

想怎樣?」

必有妳的目的,咱們打開天窻說亮話

終於,他嘆口氣道:「

我知道妳這樣

將我身上的衣服撕扯下來……要了我的身點也没有迫你,而你,是你將我抱上床,」下藥,也是你心甘情願吃喝下去的,我一 自身上甩下來,並且還挺了一下隆起的胸 上的錦被檢起來, ,冷笑一 樂慧却毫不害羞地一扭腰將那張錦被 你……你不是人! 聲道·「就算是我在酒菜中下 披在樂慧赤裸的身上。同時也没忘記將掉到地

嬌俏之態,十足一只母老虎! 撒起潑來的樂慧, 那裏還有半絲柔媚

被她那番話嚇得窒住了 薛策勇不是被她的潑態嚇住了, 而是

他那裏還有 與她幹出那苟且之事, 雖則說樂慧用 臉在江湖上行走 一種卑劣的手段令到 但這事若說出去, ,畢竟這是有 他

理 時間 他想不出話來駁斥樂慧的歪

走呀,爲甚麽還不走。 **憚了,嗓子尖得刺人耳鼓。** 論個公道 樂慧見薛策勇無言以對 ,令到你身敗名裂一 我會 到江湖武林中 南策勇・你 薛策勇

一個最卑鄙的色慾圈套,他也只有認薛策勇最怕的就是這一點,明知道那

了 武林人最重名節,他現在已陷了入去

百了 那就只好聽她擺佈了 若是能够狠得下心殺了 她,倒是一了

竟自己與她有合體之緣,此情此景之下 只怕不是那輕麼易殺得了 但問題是,看她那有恃無恐的樣子 她 ,何况,畢

下來歇一歇再說吧。」 自 頰,急忙扯起身邊的錦被 己赤身露體,竟然羞赧地垂下頭,紅飛雙 却若隱若現,更加誘惑。「薛公子, 知配不上你,不敢有甚麽奢求,你且坐 樂慧一聽,妙目一轉 9 , 「薛公子,小妹 像是才發現自

是我能力所及,或是不違背道義的事,話少說,你到底想怎樣,只管說出來, 答應盡力爲你去辦。」 薛策勇却深具戒心地別轉頭道: 我若廢

間屋 不惜以身 很 樂慧不會是爲了錢而色誘他的 以身相誘,令他跌落陷阱,不過他也錢,那麽,就一定是有事求他辦,才的佈置,就不像是窮措大,旣然不是 薛策勇之所以這樣說, 事先將話說明 是因爲他看出 ,只看她這

時那 開

也不瞬地望着薛策勇,咀邊泛起一抹詭譎件被人搶去的物件。」樂慧一雙勾魂眼瞬再拐彎子了,小妹只想你能够替我奪囘一再拐彎子了,小妹只想你能够替我奪囘一解來,只是在薛策勇的眼中,已没有初見開來,只是在薛策勇的眼中,已没有初見 件被人搶去的物件 也不瞬地 再拐彎子了,

的笑 意

不耐煩 悔適才的 是甚麽物件,請你 可惜薛 地說, 許諾。 件,請你一一說明白好麽?」他許諾。「到底是怎麽一囘事。那辭策勇看不到,否則,他一定後 依然將頭別

瞥到他的

臉貌,而我也被那把暗器迫落囘

月圓之夜,那竊賊這一

轉身,在月下被我

地面

我認出就是人稱『一劍西來』常士

樂慧吁了口氣;道: 薛策勇悶聲不响,

·「那竊賊竟然被

聽她繼續說下去

薛策勇聽了

,神情震動了一下,

眼色

變,脫口道:「妳没有認錯人?

了,但小妹當時却没有**花**眼樂慧苦笑道:「起初小妹也!

, 認

器,才後來再能

而嘆氣,眞是表情十足。

皺皺眉頭道:•「那竊賊你查到是誰麽?」 也是這樣子與人說話的 樂慧有點不悦地道:「薛大俠 薛策勇靜靜地聽着,見她不說下去 ,你平

薛策勇不屑地道:一就算我是吧,

樣子聽不清楚 樂慧不由氣結地翻翻眼 「不怎麽樣,小妹只是怕由氣結地翻翻眼,想發作 你這

樣子應該聽得很清楚了。 轉過來。 薛策勇從鼻子裏哼出 定定地望着樂慧 0 -聲,但却將頭 聲

薛策勇却冷然說道。 口氣,說道。 「你難道這樣恨

設? 「妳到底說是不

的那刹那, 那竊賊爲了止阻我追他,在我掠上屋面 那竊賊却巳掠上屋面,我亦跟着掠上去樂慧又嘆了口氣。「我驚覺時追出去 扭轉身朝我打出一把暗器!

> 「正是一劍西來常士 的銀劍?」薛策勇又脫口 「那兩顆暗器難道是 問 兩柄只有兩寸長 逸的獨門暗器奪

敢確定是他!」在地上檢拾到二顆射落在地上的暗器,

走妳那只鐵馬?」薛策勇有點大惑不解「以常士逸在黑道上的名氣,怎會命銀劍!」樂慧肯定地點點頭。 樂慧肯定地點點 恐不解。

她是裝出來的,也未免裝得太像了。那只鐵馬?」樂慧亦是一臉惑然之色,若說它珍貴,只不過是祖傳之物,而且手工說它珍貴,只不過是祖傳之物,而且手工說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人物,没有一百也有九十,他的獨門暗器會地動山搖的人物,在西北黑道上,他穩然成爲黑道霸主,但他却沒有開山立寨,然成爲黑道霸主,但他却沒有開山立寨,然成爲黑道霸主,但他却沒有開山立寨,然成爲黑道霸主,但他却沒有開山立寨,然成爲黑道霸主,但他却沒有開山立寨,在正道以來,死在他劍下的黑白兩道成名 他出道 着一 只是獨來獨往, 然成爲黑道霸主,但他却没有開會地動山搖的人物,在西北黑道 人物,没有一百也有九十,他的獨門

着,很多成名的武林人物皆死在他這一不可是從來沒有人能够破解得了他這一招,乃是整套劍法中威力最大的一招殺着 殺着之下,故此被稱爲 由於他那劍法中有一 招名「天魔西來

像一位屢試不第的中年秀才!他絕不像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黑道梟雄,只人也因此吃了他這個虧,總之,憑外表, 正身份的人,皆以為也是因此時 也因此吃了他這個虧,總之,憑外表,身份的人,皆以爲他是個讀書人,很多 常士逸的年紀大約四十五歲上下,着之下,故此被稱爲一劍西來! 亚

中州鏢局以來未曾失過 次却栽在常士逸手上,招牌也給砸了。-州鏢局以來未曾失過一趟鏢,想不到這

件刦案差一點令到中州鏢局破產關門,亦統京官全家也無一活口,宦囊十五萬両黄体京官全家也無一活口,宦囊十五萬両黄金白銀悉數被刦,没有留下一両一錢,這金白銀悉數被刦,没有留下一两一錢, 僅次於烏天鵬,同行還有六位鏢師,十三」燕子北,乃是烏天鵬的同門師弟,身手那一次護鏢的是副總鏢頭「衝天雄鷹 槍震九州烏天鵬在驚怒之下,親自出動 銀鞭鐵

> 位 最後不了了之 說真的 ,以常士逸在黑道上的身份地

偷的 那麽,問題就出在那只鐵馬之上了 勾當,那眞是大大地有失他的身份 根本不屑降格去做宵小 樂慧却言之鑿鑿,看來也不會是假 ,作那鼠摸狗

的 只是案頭一件擺設品·而是另有其價值 薛策勇本就是個頭腦精明的人,這 鐵馬不是像樂慧所說的那樣 但他依然想到很

樂慧像恐怕薛策勇不相 信 他所說的 銀

多問

次雖然不慎跌落陷阱中

小妹那晚檢到的就是這銀劍! 劍來,遞給薛策勇。「呶,你拿去看看伸手從散亂的髮髻中,摸出一把短短的

满,打造得頗爲精緻,入手很沉,大約不身寬約六分,兩面却有一道約一分寬約槽如看之下這柄銀劍長只一寸九分,劍薛策勇接過來,托在掌中端看起來。 一些金屬

此若被射中,傷口隨之入風,令到傷勢更這種暗器由於劍身上有一道槽溝,故鑄煉出來,這確實是常士逸的獨門暗器。是用純銀打造的,可是混上另外一些金屬 嚴重,確是此若被射中 ,確是一種歹毒的暗器。做射中,傷口隨之入風, 一道槽溝,故

薛 策勇,咀角含着一絲嘲弄的笑意 「唏,你是不是後悔了薛策勇看着掌上銀劍, ?」樂慧盯着 悶聲不出 0

囘 話來套我 · 套我,我薛某人話出如山,收也收薛策勇目光一凝,沉聲道·· 「妳別 1,收也收不

樣大的犧牲 竟然爲了一隻只作擺設的鐵馬,不惜一一頓,接道:「只是我想不明白 ,雖則那是祖 傳的 ,但與一個不用白,妳

> 自己也應該心中有數!」 女孩子的清白來說,孰輕孰重?我不說你

怨地,情意綿綿地說道:「那當然比不上 小妹之所以將……將清白……交給… 那是小妹實……在喜歡…

透了, 那模樣旣可 連那截粉搓般的頸脖也染上了嫣 憐又惹人憐愛 ,不但 一張臉紅 紅

雖則眼前的人與他曾春風一度,又凄楚惹 人憐,他却視而不見 只是薛策勇已對樂慧的觀感改 9 無動於衷 變了

向比別人清醒! 到自己以後身敗名裂, ,薛策勇的頭腦一不能自拔的境地

陣,

才問·「若是我奪到那只鐵馬

,怎樣

薛策勇鋒刀一樣的目光盯了樂慧好一

小妹答應你。」

薛策勇故意迴避開那敏感得令人動心的問 ,直接地問 鐵馬?

從此之後一刀兩斷, 只爲她奪囘那只鐵馬 傳之物 只是一件擺設品 也不管鐵馬是否真的 9 希望以後別再碰上這 抑或是另有 別的 什麽也 如她所說 不管

擲向薛策勇!

「接着你的刀!」

子不敢用的手段, 紀輕輕的女孩子, 樂慧抬 起來頂多不到二十 能够用這種大多數女孩

策勇皺了 下眉頭,緩緩說道:

樂慧越說,頭越垂低

葛!

薛策勇的語聲有如金鐵擲地,

過,妳不認識我

我也不認識妳,

兩無瓜

顯示

出他的决心

才點點頭道

樂慧眼也不眨地看上了薛策勇好一會

是不想陷得太深,陷入不能自拔的那不表示他是個鐵石心腸的人

巳决定了, 不管那只鐵馬是否是她

麽也没有說,大步向房門外走去。

薛策勇深深地看了樂慧一眼,

然後什

樂慧這刹那的表現變得很複雜,

咬着

突然扭身從枕下摸出一把帶鞘長刀

後,小妹自會找你拿取。」 笑容道:「你不用交給我,

樂慧眼珠轉了一下,

露出一抹古怪的

你奪囘鐵馬之

起頭來, 來,用力地點了點頭,道,那就未免有點可怕了。 道

這一點我答應你,但是也要答應我一個條 樂慧目中閃過一抹異光,詫聲道:

樂慧的表情一下子變了 變得幽幽怨 應我,妳我之間發生過的事就當沒有發生,我都不理會,但這件事了之後,妳要答傳之物,還是妳利用我來奪取到那只鐵馬「總之我不理會妳那隻鐵馬是否妳組 你要我答應你什麽條件?」

「妳是否想我爲妳尋囘那只

小妹就是要你爲我將那隻馬搶

策勇,陡地尖聲狂笑起來 被的樂慧,怔怔地看着消失在房間外的 個赤裸着身驅披着錦

那樣握在手中,大步走出了房間

伸臂,便接住了飛擲過來的碎玉刀,就脚步没有停下來,薛策勇猛然扭轉身

同,可見他此刻的心緒實在很亂。

薛策勇竟然連隨身携帶的兵刃也忘了 原來是薛策勇的成名兵刃碎玉刀!

前夢 ,頭腦有點渾渾噩噩地,信步沿街往走在街上的薛策勇,恍如發了一塲噩

住從心底嘆出 甩腦袋, 氣。 他終於清醒過來,忍不

做一件不是自己願意去做的事。 孩子佈下的色慾陷阱中,令到他不得不去 想不到却陰溝裏翻船,跌落在一個 聲譽也日隆,從未遭遇過重大 可不是麽,他自出道以來 公的挫折, 一帆風順 年輕女

好奇地横眼瞟瞟他, 引得走過他身旁的路人以爲他發神經 急急脚走過。

他不自禁苦笑出聲

着樂慧那俏麗的臉龐, 怕的蛇蝎 對於那一 他却毫不爲意,腦海中只是 9 夕風流,他雖然感受到前所 令到他不自禁打了個寒噤 但瞬息間却變幻爲 一直盤旋

因爲那幾乎令到他身敗名裂。 未有的美好意境,但他却一點也不留戀 9

武林敗類 土逸乃黑道人物,而他亦久欲有一會此人是出於無奈——受到威脅,小半是因爲常他之所以答應替樂慧奪囘鐵馬,大半 義 囘鐵馬,也爲江湖除害, 之心,這正好乘此機會, 更重要的就是,這樣做根本不違背道 損他的名聲 ,殺之不枉 ,常士逸是黑道梟雄 將之除去,旣奪 謂一舉兩得!

也没有信心穩勝常士逸, 運氣 但常士逸可不是省油燈 一切仍要看自己 策勇自問

迎面走來的 一羣人。

一臂之力,在那不知名的山谷中與毛仁對不是別人,正是薛策勇欲結識,並欲助其 峙的夏侯仲豪及他那班手下 這羣人人數有十一個,領頭的一個 ,神態威武,年紀與薛策勇相仿 身

武, 戟,傍着他身邊的是身上包扎了兩處的熊柄金燦燦的金戈,只是執着一柄普通的鐵 身後緊隨的是九名藍衣漢子 只不過現在夏侯仲豪的手上没有了那 夏侯仲豪也看到薛策勇了 見他眼 113

不眨地望着自己,不由也好奇地多看對方

吸引人之處,加上那種惺惺相惜心理 人一見如故是毫不出奇的事。 兩人是年輕一輩中的豪傑人物, 兩人的目光立時被對方吸引了 自

中的 道:「這位想必就是威鎭關外,人稱鐵戟於是急行兩步,上前抱拳向夏侯仲豪一拱 侯的夏侯仲豪兄了 又久欲結交,自然不會錯過這個機會, 煩惱暫時拋開,他旣然認得夏侯仲豪薛策勇在看到夏侯仲豪之後,巳將心 1_

脚 名號,顯然曾經見過自己,遂亦忙抱拳道面生得很,從未見過,對方却道出自己的 中便生好感,及至薛策勇說出他的名號 便生好感,及至薛策勇說出他的名號,步,只覺此人氣宇不凡,堂堂一表,心 由有點驚異地打量了薛策勇兩眼,但却 請教兄台高姓大名! 「某家正是夏侯仲豪,不敢當兄台謬讚 夏侯仲豪早在薛策勇走上前來已停下

夏侯仲豪 薛策勇答道: 一聽 「在下薛策勇。 目閃異光 ,動容道

> 原來是有勇刀之稱的薛兄 當面不識尊容。」 ,恕某家眼拙

兄台,快慰平生! 台的大名在下是如雷貫耳,今日有幸得遇 夏侯仲豪急接道。 薛策勇忙道::「夏侯兄那裏話來, 一某家亦久欲拜識 兄

薛兄 令到很多進城出城的人不免要繞過他們他們這一站在城門口前,阻住了道路(兄,一了某家心願,當浮一大白!」 ,只因遠處關外 ,想不到今日却得遇

兩杯?」 侯仲豪聚一 不自在,薛策勇横豎暫時無事, 而行,自不免亦看他們兩眼,令到他們很 夏侯兄若没有急事, 聚,於是順着對方的口 何不找個地方去喝 口氣道:

怎樣? 來時看到那邊有 機會,忙道 夏侯仲豪當然不 。 「固所願 **酒旗,就到那邊喝兩杯** 所願,不敢請耳,某家 不會錯過這個結交的好

點頭道 邊 薛策勇順着望過去,果然看到半箭遠 9 有一角酒旗在迎風招展, 夏侯仲豪說着轉身朝後面指 一悉聽兄台尊 逐高興地點 的

夏侯仲豪道: 「那麽 薛兄 咱 們

薛策勇含笑點點頭

某家差點忘了爲你們介紹,這一位乃是某拍了一下自己的腦袋,豪笑道:「薛兄,夏侯仲豪像猛省起身邊的熊武一樣, 家生死之交熊武兄。」

朝熊武抱拳道 薛策勇也聽過神刀王熊武的大名 「原來是熊兄當面 ,在當

> 日有幸得識薛兄, 德何能?倒是薛兄的大名,如雷貫耳. 熊武忙亦抱拳朝薛策勇道: 足慰生平。 貫耳・今「熊某何

寒暄過後 行人走向半箭外那家酒

易找 潔 我到一副好座頭 「哈値客人不多」 家雖然設在路邊, 多, 夏侯仲豪一行人很容 但 却頗爲寬敞 整

夏侯仲豪薛策勇熊武一桌,以看到人來人往的路上情形。 這副座頭靠着開向路邊的窓下 坐着

見聞, 客套一翻,接下來說些 衣人分據兩桌, 頗爲投機,眞有札見恨晚之慨 要了酒菜後,三人邊喝邊 那九名藍

所謂酒逢知己千杯少,旣然相見雖然不是上好的美酒,但也不 策勇也破例喝了 七八杯酒 但也不難入口 恨晚

幹,巳喝了 夏侯仲豪與熊武皆是豪飲之人,酒 十三四杯

呢? 道 :- 「薛兄,你怎會一眼就認出某家的又喝了一杯酒,夏侯仲豪終於忍不住

面 大概不相信,小弟曾經在日前見過兄台薛策勇哈哈一笑道。一說出來夏侯

家怎會見不到薛兄? 豪不由睜大眼詫聲道:「那某

窺見過兄台,所以兄台見不到小弟。 薛策勇追:「說起來, 小弟應該說是

某家? 夏侯仲豪急聲追。 薛策勇追 一就在日前兄台與那位大 「薛兄在那裏窺見

不知不覺間

9

他已走出了城門口

,他的脚步停了下來,雙眼望着

山頭上。」理第一兇人鬼手斷魂毛仁對峙的谷地那座

這一說,夏侯仲豪才恍然明白過來

看到兄台及毛仁在對峙着,也有幸見識到喊殺聲,好奇之下,小弟便登上山頭,窺弟恰好經過山脚下,却聽到隔山傳來一陣的好經過山脚下,却聽到隔山傳來一陣以解釋道:「說起來,那是小弟一時好奇 兄台尊容。 「哦」了一聲。 薛策勇恐怕夏 所誤會

I策勇苦笑追。「小弟只知道毛仁那夏侯仲豪臉上没有一絲不豫之色。 這樣說來,薛兄是看到也知 道一切

後來雙方混戰起來, 便不知道了。 臂之力, 柄金戈乃是大理之物,兄台嚴詞拒絕, 賊欲奪取兄台手 薛策勇苦笑追" 忽然間却失去了知覺,以後的 上那柄金戈, 小弟正欲下去助兄台 並說什麽

薛策勇乃是個心胸坦蕩的人,將他看 遍。

「薛兄 了?」夏侯仲豪動容道 人,一定不是簡單人物! 那你是被人出其不意 「能够將 ,幾乎

兄台是否被毛仁奪去了那柄金戈?」 待會小弟再說給兄台聽,激戰到後來, 薛策勇很不是滋味地苦笑一聲,一口 中酒,澀聲道:「那人確實不簡單

「薛兄猜錯了,奪去金戈的另有其人 武忍不住插咀說。

老傢伙還要厲害了? 詫聲道・「那奪走金戈的人一定比毛に那 哦! 」薛策勇吃驚地轉望着熊武

緩地說。「看來是比毛仁厲害,因爲她們不是

「難道夏侯兄說的是紅粉七煞?」

柄金戈是仲豪自願交給她們的 「當今江湖武林中 熊武嘀咕道 「熊某剛才說錯了 除了 她們,還有

令人感驚奇了 夏侯仲豪的名頭身手,斷不至於怕了她們 雖說紅粉七煞是七位不好惹的雌兒,但以 ,但却將金戈雙手奉送給她們,這就不由 這又令到薛策勇驚奇得睜大了眼睛,

可置信地問。 「真的?」薛策勇望着夏侯仲豪,不

是某家雙手將那柄金戈送給她們 「是真的。 」夏侯仲豪肯定地說, 的

「那夏侯兄一定有你的理由。」薛策

堅不放棄,豈不是成了衆矢之的,江湖上人物也凹出搜尋搶奪那柄金戈,某家若是仁,江湖武林中黑白兩道不少有頭有面的 粉七煞之首的蘇紅鳳說,不單是她們與毛人對它感到興趣,欲搶奪它,而且,據紅根本就不是某家之物,忽然却有這樣多的 「不錯,」夏侯仲豪道:「那柄金戈勇頭腦精靈,立刻就想到其中必有原因。 爭逐追殺的對象?某家自問還没有那種與 的秘密,於是,某家在權衡輕重利害之後 多人欲得到那柄金戈,必然有其不爲人知 天下羣雄爲敵的能力,而又想到旣然這樣 ,决定用那柄金戈交換那個秘密。

白了 薛策勇聽了夏侯仲豪那番話,恍然明 夏侯仲豪之所以雙手將金戈奉送給紅

精明,處事之得體 粉七煞的原因,不禁暗暗佩服對方之頭腦

聽的秘密說出來。 價值!」夏侯仲豪一口氣將蘇紅鳳說給他 「原來那柄金戈果然有其值得搶奪的

送出去,免得燙傷了自己。 怪不得那樣多人欲得到它了,轉換是小弟 來那柄金戈竟然是開啓一處寶藏的鑰匙 也會像夏侯兄你一樣,將那燙手的山芋 薛策勇聽了之後, 吁口長氣道:

興遄飛,學杯邀飲。 薛兄,咱們浮三大白!」夏侯仲豪忽然意 「哈哈,想不到英雄所見略同,來

薛策勇也不由豪氣勃發,學杯一仰而

三人連仰三大杯

有出聲 可否說出來,看某家能否爲你分憂! 恕某家唐突,薛兄好像有什麽煩憂一樣 薛策勇的臉色刹那變了變,一時間没

不知如何啓齒。」 兄,非是小弟不欲說,實是小弟一時間 一定有難言之隱,有點後悔自己的孟浪 有說過那番話吧!」夏侯仲豪看出薛策勇

策勇,靜待他說下去。 夏侯仲豪與熊武皆神情專注地望着薛

維。「夏侯兄,小弟告人是母,神態頗爲複。」薛策勇悔恨地嘆了一聲,神態頗爲複。」薛策勇悔恨地嘆了一聲,神態頗爲複

一見如故,小弟斷不會將這件事隨便說

薛策勇,那是一 夏侯仲豪一 雙湛然明銳的目光直視着

有保留,在說時,他一連狂喝了數杯酒 將他被點到後的遭遇說了出來, 怕的女孩子……」薛策勇幾乎是呻吟般, 原來是一位美麗的女孩子,但却是 而夏侯仲豪也没有阻止他。 數杯酒, 一位可

說出來,夏侯仲豪與熊武眞不敢相信。 若不是親耳聽到從薛策勇這樣的人的口中 己的清白,脅迫一個男人爲她做這件事, 容不已,這簡直是匪夷所思之事, 孩子爲了奪囘一件物件,竟然不惜犧牲自

薛兄

但薛策勇却一咬牙,毅然道:「夏侯 「薛兄若不方便說,就當某家方才没

要從小弟在那山頭上被人猝然出手點倒說 接嘆口氣說道:「說起來,這件事還

「夏侯兄,熊兄,那點倒小弟的人,勇,那是一種了解與敬重的目光。

-已,這簡直是匪夷所思之事,一個女熊武夏侯仲豪一邊聽,一邊也爲之動

長長地吐了口氣,薛策勇又一口喝了

薛兄你的遭遇更就匪夷所思,令人驚詫難 所做的事大悖常理、有點不可置信,那麼 夏侯仲豪感慨地道:「若說某家日前

各位可曾聽聞過江湖武林中有這樣一位姑 說出來的,熊某眞不敢相信這是眞的!」 熊武也道:「若非這是出諸薛兄的口 口悶酒・薛策勇抬 眼說道:

「某家倒未聽聞過有一位叫樂慧這樣的 夏侯仲豪凝眸想了 一下,搖搖頭道: 女

熊武也道:「熊某也未會聽聞過。」 一兩位也可會聽聞過關乎一 隻鐵馬的

薛策勇又問。

傳聞?」 隻鐵馬的傳聞。」夏侯仲豪再次搖頭 「很抱歉,某家從來没有聽說過關於 0

熊武也跟着搖搖頭。

出來。」 是一只祖傳的鐵馬所能比擬,只怕這件事 情透着古怪,那隻鐵馬也不是一件平常的 豈會自貶身份去竊取一只價值平常的鐵馬 你試想想,以常土逸在黑道上的身份,又 ,再聯想一下那位姑娘所作的犧牲,又豈 品,而是另有其不爲人知的價值,薛兄, 不像那位樂慧姑娘所說的,只是一件擺設 「不過,依某家看來,那隻鐵馬可能 夏侯仲豪一口氣將自己的想法說

不盡不實!」

不盡不實!」 認爲這件事不像樂慧所說的那樣,那隻鐵 「夏侯兄,小弟與你的想法相同,也 也也

熊武插口問。 她從常土逸的手上將那隻鐵馬搶囘來?」 「薛兄,那你準備怎樣辦?真的去爲

她的陷阱,並以之脅迫小弟,但小弟旣然 應承了她,又豈可反悔?失信於一位女子 硬着頭皮去做了 走?小弟雖明知這件事不尋常, ,豈不是無行又無信?如何再在江湖上行 • 「她雖然用那種卑汚的手段令小弟跌落 「大丈夫言出必行!」薛策勇慨然道 小弟不想成爲一個無行 但也只有

夏侯仲豪聽了薛策勇這番話,不禁擊 「薛兄眞乃人中豪傑,某家交定了

你這位朋友!

起敬, 熊武聽了薛策勇那番話,亦不由肅然 欽佩不巳。

緊緊執着夏侯仲豪的雙手 朋友,小弟雖死無憾矣!」薛策勇激動地 「能够交上像夏侯兄這樣肝胆相照的

相緊緊地握着。 夏侯仲豪亦反手執住薛策勇雙手,互

這兩位年輕一輩中最傑出的高手,

就

三大杯酒 熊武在旁見了,不由高興得一連喝了樣開始了他們肝胆相照的友情。

管吩咐。」薛策勇誠摯地望着夏侯仲豪。 不知有什麽事,若是用得着小弟的,只 一是了,夏侯兄這次從關外來到中原

後, 中各地的各門大派,順便請敎切磋一下,相瞞,某家這一次入關,是想見識一下關 某家於願已足。」 原意了,能够交上薛兄你這樣一位朋友 增廣自己的見聞閱歷,但經過日前那件事 某家巳打消了向各大門派請教切磋的

今深切體會這句話的深意了。」 古人說,得一知己,死無憾矣,小弟如 薛策勇聽了,不由激聲道: 「夏侯兄

理會那柄金戈的事了?」 一頓接又道:「夏侯兄,你真的不再

不想捲入這種是非漩渦中,將一條命掉在有能力得到,某家自忖没有這種能力,也 皆夢寐以求的武功秘笈,但問題是你有没 何况是一處寶藏,內裏還有每一位同道 「天下間相信没有多少人臨財不苟的

> 那一處寶藏,又或是那一個在興風作 侯仲豪頓一頓續道。「不過,某家對這件 唯恐武林不亂,而乘機混水摸魚! 奪賣風潮却感到興趣,想看看是否真的有 關內,所以某家對那寶藏不感興趣。」 浪 夏

忽然沸騰相傳,只怕其中有什麽陰謀在內事從來没有人說過有這一處寶藏,如今却 說不定會引起一塲武林浩刦!」 熊武接口道。「仲豪說得不錯,這件

兩位共同行止,查看這件事是否有人在背一份子,自然不能袖手旁觀,小弟决定與 後興風作浪,爲害武林!」 「兩位眞是所見不同凡俗,小弟身爲武林 薛策勇聽得聳然動容,推閱而起道:

逸奪囘那隻鐵馬麽?」夏侯仲豪間道。 「小弟當然先去找常士逸奪囘鐵馬 「薛兄,你不是要去找一劍西來常士

夏侯仲豪伸手一拍薛策勇的肩頭。「斷,這件事對小弟來說,是越快越好!」 順便見識一下這位黑道上鼎鼎大名的煞星 妨,不如就與薛兄你先去找那位常士逸, 薛兄,横豎某家等無事在身, 將它交給樂慧姑娘,將這件事從此一刀兩 ,薛兄你不會反對吧?」 到那裏也不

没有把握嬴得了 小弟真是求之不得,說實在的,小弟真還 一能得兩位一同與小弟去找那位常士逸, 薛策勇怔了一下,接喜動顏色地道: 他, 兩位正好給小弟助陣

有聽聞過勇刀的大名,誰不知薛兄乃是年「哈哈,薛兄你太謙了,武林中誰没 常士逸在薛兄的刀下走不過二十招!」 輕一輩中卓然有成的刀法大家,只怕那 熊位

> 兄台見笑了。 這幾招雕蟲小技,只怕施展出來,被兩位 薛策勇忙謙遜道:「熊兄過獎,小弟

武豎起姆指說

0

起程去找常士逸怎樣?」 · 「咱們今日就進城中暫住一宵,明天再 夏侯仲豪却伸頭望一眼窗外 ,然後道

巳晚,進城歇息一宵最好不過。 分,逐點點頭道:「夏侯兄說得是,天色 薛策勇望一眼窻外,天色巳是入暮時

賬出店,朝城中走去。 熊武自然没有異議,於是一行人便結

駐馬鎮上 龍虎 争門

在空中盤旋,尋找着地上的死屍! 到距玉門關大約一百里不到的駐馬鎮。 外,就是一片黄沙,朔風凜冽。只有兀鷹 謂西出陽關無故人,確實,出了玉門關之 玉門關乃是西出塞外的重鎭邊城,所 五日之後,夏侯仲豪薛策勇一行人來

所以倒也繁盛,大街上頗爲熱鬧 駐馬鎭乃是西出玉門關必經的鎭甸

中來。 悦來老棧的客棧開了幾間房間,各自洗去 一身塵土,換上乾淨衣服,然後來到店堂 夏侯仲豪薛策勇一行人在鎭上一家叫

這時候恰好是吃晌午飯的時份

頭,分別坐了下來 地方吃喝了,乾脆就在店堂中找了幾副 ,夏侯仲豪薛策勇一行人也懶得出去找 恰好這家悦來老棧在店堂中開設了食 座

夏侯仲豪薛策勇熊武自然坐在一副座

所以他們 要了 也不說什麽,埋頭吃喝 幾樣酒菜,由於肚子實在太餓 起來

心打量着店外大街上的 直待酒足飯飽之後, 夏侯仲豪等人才

追逐的對象,所說紅粉七煞在黄河上游的的手上之後,她們已經成爲武林黑白兩道 紅粉七煞中的五煞突圍而出,走脫了手,他自己也危危乎受了傷,最後還 乎雙方激戰起來,結果紅粉七煞變成了五九爪神龍郭長河親率二十高手追上,於是 金戈的傳聞,那柄金戈自從落在紅粉七煞 柄金戈也没有落在郭長河的手中 處荒僻的江岸邊,被黃河十八寨總寨主 ,而九爪神龍郭長河也折損了 路上走來,他們聽到了不少有 走脫了,那是後還是讓

瘋了 定要將紅粉五煞 而自那一次遭遇之後,郭長河突然像 樣, |紅粉五煞自經過江邊一役之後,却||粉五煞)||翻搜出來,奪取金戈。 動了十八寨的 (巳死了兩煞 8. 故以後稱

頭蒼蠅一樣 **湖武林黑白兩道人物却仍然像没中消失了般,失去了踪跡。**

這都是夏侯仲豪一行 人沿途聽到的

物的搜尋追殺了!而要四處奔竄,逃避那些黑白煞,不然,只怕他們不會走得 是暗自 這些傳聞也懶得理會 他們於急着要找到常士逸 四處奔竄,逃避那些黑白兩道武林人不然,只怕他們不會走得這樣自在,自慶幸自己將那柄金戈逯給了紅粉七自慶幸自己將那柄金戈邊給了紅粉七 所以對於

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就是這個

道 勇有點感慨地說 追 怕紅粉七煞也應付不了黑白兩道的搜尋「夏侯兄,照沿途聽到的傳聞看來, 將那燙手山芋送了出去。」 點感慨地說。「還是夏侯兄有識遠見,最後仍然保不住那柄金戈。」薛策

一樣,亦是武林黑白兩道爭奪之物!」一樣,亦是武林黑白兩道爭奪之物!」是作對了,省去一身麻煩。」是他 是作對了,省去一身麻煩。」夏侯仲豪笑份能力,也不欲作非份之想,看來這一次「薛兄過獎了,某家只是自問没有那

一薛兄, 你得到的消息確没有錯?」

鎭熊 武將話題轉了, 「常士逸肯定在這駐馬

策勇壓低聲音道。 「小弟的消息來

不錯,價錢這樣貴的一個消息,若是假的又焉會是假的?」夏侯仲豪說得倒是一點 條人命,這樣昻貴的價格買囘來的消息,假,要知道一千両黃金在關外巳可以買五 源 以欺騙得了的!家一品刀薛暮聖的公子勇刀薛策勇豈是可 那出賣消息的人大概不想活了,太原世 ,要知道一千両黄金在關外巳可以買五一千両黄金才得到這個消息,應該不會「這一點某家倒絕對相信,薛兄花費 「這一點某家倒絕對相信,薛兄花費絕對可靠,這一點小弟可以保證。」

夏侯兄,咱們幾時去找他?」薛策

夏侯仲豪快 事不

> 直向鎭南頭走去。 於是一行人結了帳,走出悦來客棧

起的 内擺滿了各種前朝歷代的古玩花瓶及奇珍鎭南頭有一家規模很大的古董店,店 菲,也不是這個鎭上的普通人家可以買得 異器之類的物品,相信每一件的價值皆不

太好了。 那麽,這家古玩店的生意,應該不會

這家古玩店的生意清淡得很。 没有一個顧客上門也是常有的事,總之,而事實上也不太好,甚至於一個月也

古玩店了。 樣高的, 玩店不是開門做生意的,那有價錢標得這 但今日 甚至鎭上的人皆在私下議論,這家古 却有三名外地來的客人光顧這家 簡直是獅子大開口,鬼才光顧它

古玩店的舖面最大了 在鎮南頭那一帶的店舖中,要數那家

是被那些價錢嚇得望而却步了 流,獨獨是這家古玩店冷冷清清,大概 別的店舖雖然舖面狹小些,但却人客

了那家古玩店的金漆招牌 離開老遠,夏侯、薛、熊三人就看到 -集珍軒。

們是早就知道的了 這家古玩店原來叫集珍軒,這一點他

眼, 三人來到集珍軒前,先打量了舖面兩 店舖內原本負手抱胸站了四名店伙打 才一齊擧步走進去。

扮的漢子,年紀最大的約四十餘,最輕的 只有二十多歲,均穿天靑長衫,千層布鞋

出來・「三位公子請進!」一見三人進店,急忙露出一臉假笑,迎 來:「三位公子請進

飛揚,神采逼人。 就是長得一表人材,這一打扮,更加意氣 級長衫,打扮成富家公子的模樣,三人本

擺手,走進了店舖內。三人自不免要擺出架子來, ,隨着那四人躬身 鼻子裏

地毡一比,自不免有點自慚形穢!怪不得等閒人不敢進來了——與那名貴的地,很舒服,這店舖的氣派倒是很堂皇,斯國運來的猩紅地毡,踩在上面柔柔軟軟 店舖的地上,竟然舖上了 厚厚的從波

雙鬥鷄眼的店伙招呼三 「三位公子請坐。」其中一名生就一 人坐下

厚的錦緞,三人就在那圓桌旁坐了下來。 桌,四張錦櫈,圓桌與錦櫈竟然也舖上厚 分別擺放在三人的面前。「三位公子請 那名年紀最輕的伙計巳捧來三杯香茗 就在店堂的正中, 擺了一張楠木大圓

用茶。」 繞花極品,單是這三只茶杯就價值不菲。 茶杯竟然是景德鎮官窰造出來的泰藍

古玩價錢特別貴的原因了 三人至此也就明白了,爲何集珍軒的

清香,及至喝了一口 店舖可以比擬的。 這種裝璜,這種招呼,又豈是一般的 5,及至喝了一口,更是齒頰芳香,連三人揭開杯蓋,未喝已嗅到一種沁鼻

茶也是極品雨前龍井 在四面架子上的各式各樣的珍奇古玩來 三人互相看了一眼,流目打量着放置

珠比起來,真是小巫大巫之比了。 過拿出來把玩觀賞一兩次,與眼前這顆珍 細的珍珠,母親將之珍藏起來,一年只不

名貴的,只管開聲,那,件件珍品,若三

「三位公子請隨便觀賞,小店貨品琳

若三位公子心目中想選購

小的立刻進去捧幾件

出來讓三位鑑賞。」

龍珠, 三位鑑賞清楚。」 「這是一顆千百年來罕見獨有的千年起來,眞是小忍了!」

三人忙定定地鑑賞起來

那店伙又將第三個錦盒打開來。

人巳感到 體發出一種墨黑的毫光,盒蓋才打開, 第三個錦盒內盛着一隻墨玉蟾蜍, 一股寒氣侵襲過來。 通

上,

聽到鐵門開關聲,跟着,

那店伙雙手捧着 過了好一會,

復

開啓鐵門的响聲,

個錦緞包裹出來,極爲小心地放在圓桌

將包裹打開,現出三個錦盒來。

件稀世之珍,讓在下開一下眼界。」

店伙答應一聲,急急走入裏進,三

薛策勇含笑道。•「那就煩勞兄台揀幾

視着三人。 聞過這件異寳之名吧?」那店伙拿眼睛掃 一這乃是冰玉寒蟾,三位想來可能聽

尺見方的錦盒,三人目前一花,定睛看清

心翼翼地打開當中一個約一

却原來是一件用彩玉精雕出來的雙

策勇脫口說 「果然是冰玉寒蟾,稀世之寳!」

冰玉寒蟾也可以化解,若是隨身帶着它,的療毒聖品,無論是任何絕毒之物,這隻 可說萬毒不侵! 提起冰玉寒蟾,乃是武林人夢寐以求

位看看這玉色,

這雙鳳,就知道不是凡品

指點給三人看。

三人仔細看去,那塊彩玉確實不是凡

那伙計小心地將那件雙鳳含珠拿出來

陳後主寵妃張麗華最喜愛的一件珍玩,三

鳳含珠。

「三位公子

,這件雙鳳含珠乃是六朝

移注在其上 林異寶的大名,不由亦目光一亮,將目光 夏侯仲豪熊武兩人也曾聽聞過這件武

竟

眼,小店歡迎三位買下。 隻冰玉寒蟾之外,那兩件三位若是看得上 「三位公子,這三件珍品中,除了這

曹 玩的 賣那隻冰玉寒蟾,可就找到借題發作的理 其實,他們三人根本就不是來選購古 ,那只是個藉口 9 如今聽那店伙說不

然不賣,拿出來幹麽?」 熊武瞪着眼,拍一下桌,瞪眼道。 「哼哼,你是怕 咱們出不起錢是麽? 旣

> ,小的在三位公子進店時,就看出三位非興,急不迭陪笑道:「小的絕没有這意思興,急不迭陪笑道:「小的絕没有這意思 富則貴,只是……這隻冰玉寒蟾乃是敝東 子不會以爲敝店只是尋常的店舖……」 出來給三位公子鑑賞, 主珍藏之物,留作把玩應急之用 乃是想令到三位公 ,小的 拿

攫在手中 熊武說時一手將那個盛着冰玉寒蟾的錦盒 這一來,那店伙可變了臉了 寒聲道

喜歡這隻冰玉寒蟾,你到底賣是不賣?」

「媽的,管你尋常不尋常,老子就是

願賣的物品?」 「這位公子怎能這樣無理,強買人家不

熊武只是冷笑不已。

飛」了出去,直飛向一個人高的大花瓶不知怎地,那雙鳳含珠竟然從他的手中 上,瓶碎玉裂!分飛開來! 一嘩朗」一聲,那只雙鳳含珠直砸在花瓶 夏侯仲豪却伸手拿起那件雙鳳含珠

?」夏侯仲豪裝出一臉驚詫之色。 來,飛了出去,莫不成雕得太逼真,活了 「咦,這件雙鳳含珠怎地忽然活了過

呼出聲,猛地撲向那被砸碎的花瓶那邊 雙手竟然震顫起來 檢起那件業已砸碎破裂的彩玉雙飛鳳 那位店伙却變得臉無血色了, 失聲驚

, 將門口堵封起來 的三名店伙亦是一臉驚怒之色 · 大概是不讓三人離開

响起 响起一聲冰冷的語聲。 靠近内進牆角的一張高大的櫃枱後,「三位看來不是來買貨的吧?」驀地

> 太高所以看不到,也就不以爲意,這時聞高的櫃枱,但却看不到櫃枱內有人,由於三人雖然在入店時就看到那張大半人 一齊扭頭望過去

普 只高出那櫃枱一個頭, 通人的大半身高 櫃枱後冒起一顆腦袋, · 换言之,那人只有 脑袋,那人顯然也就

招風大耳,相貌怪異滑稽,旣像一個頑童 像南瓜般大的大腦袋,頭上光光地,只有 一撮頭髮,臉皮像橘子皮般,粗粗的眉, 一撮頭髮,臉皮像橘子皮般,粗粗的眉, 一撮頭髮,臉皮像橘子皮般,粗粗的眉, 一撮頭髮,臉皮像橘子皮般,粗粗的眉, 又像一個小老頭

是來搗……亂的! 着薛策勇三人 他… 那店伙氣急敗 他們· 敗壞地:

三人依然端坐不動

珠,連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勇刀薛策勇也不笑一聲,說道:•「蠢材,那只怪你有眼無目光在三人臉上溜了一下,語聲尖銳地冷那南瓜頭幌了一下那大腦袋,尖銳的 認得!」

勇來 這人的見識倒不少, 一眼就認出薛策

掌櫃的 頭鬼丁高,幾時轉了行那顆千年龍珠,一邊微 亦認出這大腦袋 ,一邊微笑道。「原來是大袋的人是誰,一邊伸手拈起一點也不感到意外,因爲他 在這裏當了

人頭鬼丁高也是武林聞名之人

由驚詫得睜大了眼

,他還是第一次看到這

不少珍寶,但當他看到這顆珍珠後,也不

薛策勇乃太原世家之後,家中也藏有

龍眼還要大的珍珠!

個較細的錦盒,

内裏竟然嵌放着一顆比

琢出來的

兩隻鳳鳳,五彩斑爛,

栩栩如生

用手一摸,温温凉凉,確是一件神品!

店伙將雙鳳含珠放囘錦盒內,再打開

然呈現五種色彩,玉質晶瑩剔透,精雕細 品,只怕世間罕有,在光綫透射之下,

樣大的

他記得家中也收藏了八顆足有拇指大

的獨行大盜,手底下硬得很 他生得矮小 , 却是西北道上僅次於常士挽

夏侯仲豪熊武雖然在關外, 如今當面見到,自不免看多 但也聽聞

珠? 粉碎,簸簸落下 竟然像冰雪消融般,自他的雙指間慢慢 好大的狗胆!」 只不過是用麵粉捏出來的 那顆千年龍珠在薛策勇說這幾句話時 「嘻,這那裏是千年龍 也想來騙

值連城的稀世之珍,不由又臉色大變。 那店伙看到薛策勇竟然又毁了一顆價

子般,冷冷道:「薛公子,你的碎玉功雖 然火候十足,但只怕顧盡你太原世家之財 也賠不起那顆被你捏碎的千年龍珠! 薛策勇捏碎的只是一顆用麵粉捏成的珠 但大頭鬼丁高却連眼也不眨一下, 就

薛策勇哈哈 大頭鬼丁高冷哼一聲道: 一笑道:•「且說個價錢來 「這乃是無

位若不有個交待,休想離開這裏!」 價之寶, 豈是 「如此甚好 金銀可以衡量的 薛策勇淡淡一笑道: 今日你三

物件交出來 咱們根本就不想離開,除非閣下將那件

> 則, 樣勁疾

斷不會勢道如此強勁

相信一定是用機簧發射的了,否

那是什麽物件?」

丁高尖聲喝道

「嘿嘿,你好大的

口氣,

且說來聽聽

那樣一件物品,而眼看這些架子上 物件也高出其千百倍。閣下大概不會爲了 隻鐵馬的價值, ,目光瞬也不瞬地盯着丁高。 隻很平常的鐵馬! 相信比這間店內任何 薛策勇一 一件 那

> 店那來的一只鐵馬?」 這一次大頭鬼丁高的臉色明顯地變了 吸 口氣道。一你到底在說什麽?做

股下 上,一 類的物品,紛紛從架子上摔跌落地上,摔 坐着的錦櫈像自己會飛一樣,忽然從他屁 來,擺放在架子上的古玩花瓶器皿之 嘩朗朗」聲中,那個架子被砸得倒 飛」了出來,一下子砸在一個架子 那只好讓你痛苦一下了 。 ட 薛策勇

接住 幸好那位店伙飛身搶救,有兩件被他 ,才不至全部摔破。

變得紫脹,任是再看得開的 金才能買到的物品,如今一下子却被砸碎 那些架子上的物品,那一件不上千両黄 丁高的臉肌刹那抽搐了幾下,一張臉 人,也會痛心

頭怒笑起來,其聲尖銳刺耳 好一 個薛策勇!」 丁高陡地仰

奪奪」 地射破櫃壁,飛射向薛策勇三人 蓬暗器也就在這刹那從櫃枱後「奪 數枚暗器破壁而出,去勢依然那

側 底突了出來 那十 過來 三個人竟然没有閃避,依然端坐在椅 數枚暗器全部射在那張圓桌上,透 但他們身前的那張大圓桌却驀地翻 「篤篤篤」一陣急密的異响聲中

出 層暗藍之色 一種淬了 毒的棺材釘,釘尖閃泛

執起那張圓桌脚的原來是薛策勇夏侯

穿 張桌子已發出霹靂碎响聲,四分五裂開來 一顆南瓜般的大腦袋正從碎裂的桌面中 兩人正想將桌子運勁向前送出去,那

中, 架子上的古玩珍品又遭到災刦了 了三條,將那店伙撞得倒飛出去,慘叫聲 硬生生將那名年紀最大的店伙的胸肋撞折 右肘猝然向後一撞,一陣肋骨碎裂聲中 飛撞在另一面的架子上,擺放在那面 三人同時身形陡地向後飛退,薛策勇

五指 原來偷襲他的人是那名鬥鷄眼店伙。 蛇般向後翻攫而出,恰好抓住一條手腕 銳風從他頭側疾掠而過,他的右手有如靈 一鬆,那人痛得軟倒在地上。扭頭一瞥 人的痛叫聲,兵器嗆啷落地聲,五指隨之 夏侯仲豪飛退中身形陡地一歪 一陣骨碎聲中,夾着那偷襲之 ,一縷

旋起來, 向後揮斬出 他那把貼身藏在長衫下的斬馬長刀已脫鞘 ,那牛截軀體才旋跌落地。 熊武飛退中,背後風生,慘叫一聲 噴洒出大蓬血雨 「刷」地一响, ,他一步横竄出 半截人體飛

最輕的一個 刹那之間 四名店伙只死剩那名年紀

是薛、夏侯、熊三人身手敏捷, 暗器的刹那,便從櫃枱後縱掠出來,若不 硬功的。 斗大的頭顱 , 只怕會着了他的道兒。 撞碎那張大圓桌面的竟然是丁高那顆 而他的身法也很快, ,看來他是練過鐵頭功之類的 竟然在發出 反應迅速

毁,簡直氣紅了眼 丁高眼見又一列架子上的古玩珍品被 尖銳地吼叫了 一聲

竟然一頭疾撞向薛策勇。

大腦袋上。 薛策勇不閃不避,一掌疾拍向丁高的

得退向後開去。 竟然拍之不碎,而且完好無缺, 用了八成勁力 但丁高的腦袋像是比頑石還要堅硬, 啪 一下脆响, ,就算是一塊頑石 薛策勇那 只是被震 一掌足足 也被拍

聲中, 倒 翻起的刹那閃出,飛斬向丁高的頭頸。 薛策勇却差點着了丁高的道兒 身形倒翻起來, 一道刀光也就在他 ,驚叫

了個空。 一蓬暗器幾乎是擦着薛策勇的衣服射

發射出去。 刹那,將扣在手中, 頭撞向薛策勇 却原來丁高這個人很陰毒 ,暗中却在低頭撞向對方的 用機簧發射的棺材釘 他明是一

不到他發射暗器,不少身手比他還高的人只注意他撞過來的那顆大腦袋,根本就看 物就是這樣喪生在他的棺材釘下的 這一着眞是令 人防不勝防, 但是誰也

警覺而及時翻躍起來的 掩飾,在發射時也會發出機簧發動的响聲 機簧發出的暗器就有一道不好,無論如何 薛策勇就是聽到那「崩」的一下異响 幸好薛策勇的耳目一向很敏銳,而用

器只能射對方的下盤,這就比較容易閃避器的,加上他生得短小,這一來發出的暗 也幸好由於丁高是躬身低頭時發射暗

但對他那柄碎玉刀却頗爲戒懼, 身形搶撲在地上,翻滾之下, 大頭鬼丁高雖然不怕薛策勇的掌勁 又射出數

刀差點劃破他的衣衫 , 而 跌落地上 將那列架子撞碎,也將架子上的古玩撞碎

斬空了

薛策勇那

這

熊武的斬馬長刀在身前一封 出的暗器不是射向薛策 9 叮 撞着的那邊腰腿像折斷了般痛 掉落地上, 不由叫了一聲,竟然控制不住身形, 熊武被這 好一會才能掙扎着站起來,被 撞, 撞得他一口眞氣一

虹 般飛斬向丁高! 那 ,暴雷一樣响起來,一道刀芒有如飛 「呔!」暴喝聲也就在熊武被撞飛的

擊落

數下

激响,

丁高所射出的暗器悉數被

而是射向熊武

丁高怪叫一聲, 身形横裏掠出去。

身形 半 途中却倏地一變, 那一刀原來是薛策勇發出的 斜削向丁高掠出去的 , 刀勢在

聲响 中,射出五六枝暗器! 丁高掠出的身形陡地直拔起來,機簧

腰股上 要害, 撞過來,

一來,百忙中身形硬硬擰開些少,避過 熊武竟然來不及閃避,被丁高奪隨飛

撞得他整個人離地飛了起來,撞百忙中身形硬硬擰開些少,避過

上標射起來,

飛撞向熊武

丁高也就在這刹那,

身形箭一樣從地

向另一列架子

聲中,

重重地撞在那列架子上・不足

熊武被這一撞,撞得身不由主,

「嘩

連串 薛策勇的碎玉刀刀芒陡地暴展開來 「叮叮」激响 ,悉數將射來的暗器擊

飛,接刀勢一引 ,人刀直射向丁高-

斗,翻了開去,同時再射出數枚暗器。 發出一聲尖銳的叫聲,凌空一個没頭跟 丁高的身形竟然快不過薛策勇的身形

墜 洩

聲中, 的碎玉刀已直逼丁高的雙腿! 隨着丁高翻出的身子翻了出去, 薛策勇叱喝一聲, 那數枚暗器皆射了個空, 射起的身形竟然亦 而薛策勇 嗤嗤破空

策勇的高明身手, 一旁觀看戒備着的夏侯仲豪看到薛 不由暗自佩服不已。

隨着一雙丢墜下來的斷脚及洒下來的血雨 整個人像一團肉球般滾墜下來 一」丁高陡地發出一聲慘叫,

罩射向薛策勇 射出來,刹那間破空聲大作,一大片暗器 活不了,在負傷之下,竟然悉數將暗器發 百足之蟲,死而不儼,丁高大概自知

> 射過, 地响起,丁高的身形竟然裂開兩爿 一拔,刀勢急展,大半的暗器從他的好一個醉策勇,將墜的身形陡地 一呀 小半射在刀身上, 」一聲撕心裂肺的慘 紛紛飛墜落 TH. 血酸陡 地。 向上

腸流 將丁高斬成兩爿的是熊武 他那把斬馬長刀一揮, , 只有那顆大腦袋仍然完好無缺 就將丁高斬成

兩爿 得更紅了 猩紅的波斯地氈上,被猩紅的鮮血染

軟倒在地上,白着一張臉, 那名 上,白着一張臉,抖個不停年紀最輕的店伙看到這裏,

敢瞧熱鬧管閒事了 屍横的情景後,嚇得趕忙跑囘去, 有人跑來看發生了 附近的店鋪雖然聽到打鬥惨叫聲, ·什麽事, 起囘去,再也不 也

武揪着那店伙的胸襟喝問 「說,你那位老闆在不在裏面 !

手指着店堂裏面 那店伙嚇得連話也說不出來,只是用

一位穿着月白長衫 9 像一位秀才的

遮隔起來的 年文士恰好在這時候出現在將店堂與內進 這人 驟眼看去,真的像一 屏風前 位飽學之士

隱含一股煞氣,與人一種深沉的感覺。,但看清楚些,你會發現此人眉目之間 一劍西來常士逸!」 你會發現此 薛策勇一 人眉目之間 眼看

到中年文士 ,脫口叫

的目光盯落在那中年文士的身上 熊武聽到薛策勇那聲叫 夏侯仲豪一聽,神色一動,一雙明銳 亦不由扭轉

集珍軒店主人歡迎三位貴介公子來臨。

V 24

上竟然執着一柄短七,接向前一送,起來的店伙目中殺芒一閃,衫袖一翻 身望過去! 地插入熊武的小腹中! 也就在這刹那,那名嚇得連站也站不 ,衫袖一翻,手 「奪

熊武全身抽搐了一下,霍然擰轉頭來

怒視着店伙!

窒。 是却被熊武那霍然囘身一瞪,嚇得窒了 那店伙一招得手,鬆手急退開去,但

閃般斬向那店伙! 熊武隨即大喝一聲,斬馬長刀電光乍

聲! 仍然神威凜然, 那店伙料不到熊武在身負重傷之下 嚇得他失魂落魄地驚叫出

但他那一聲驚叫却咽在喉嚨中,叫

袋砍了下來, 那是因爲熊武的斬馬長刀巳將他的腦 滴溜溜直滾出店鋪外 ٥

前急聲問:「熊兄,你怎樣了?」 聲怒吼驚動了,扭頭看到熊武拔刀而立 一手捂在小腹上,不由變了臉色, 這時候薛策勇與夏侯仲豪被熊武那一 搶掠上

兩人同時看到了熊武小腹上露出來的

一截七柄! 「那……那傢伙乘我不備, · 暗算我…

起來,扶熊武坐下去。 弟看看。」說着將倒在地上的一張錦櫈扶 夏侯仲豪忙一手扶住熊武,關切地道 11

齒咬得格格作响

…」熊武的頭上沁出大顆大顆的汗珠,牙

熊武發出一聲呻吟,湧流出來的鮮血

染紅了他的衣襟

將之拔了出來。 道,先止住血,然後才咬着牙,猛地執着了熊武的昏睡穴,再點了他小腹四周的穴 那露出來的七柄,手腕暗勁一 凝, 一下子

上。 出來的金創藥, 而他另一隻手早已拿着一 緊接着傾倒在熊武的傷口手早已拿着一瓶從懷中掏

着薛策勇。 ,到來撒野?」一劍西來常士逸陰沉地盯的薛策勇!怎麽了?幾時變得像無賴一樣 「哈哈,我道是誰,原來是太原世家

爲這家店舗的老板。 冷冷地道:「閣下又幾時搖身一變,成薛策勇則横身護在夏侯仲豪熊武前面

哼了一聲,「你毀壞了我這樣多珍寶,「這一點你管不着!」常士逸鼻子 九條命也賠不了。 有裏

没有記錯,那兩件被毁去的彩玉雙飛鳳與臟物。」薛策勇冷笑連聲道: , 若是在下臟物。」 位退休京官的失物之一!

你倒知道得這樣清楚,倒是我却記不起來肉也連續跳動了幾下,陰沉沉地說道:一常士逸一聽,眼色變了一下,眼角肌 語聲一頓接道:「你怎會查到我這裏

改變了身份,就没有人知道了?」以查到的?」薛策勇冷然道:「閣下以爲 「只要肯花錢,天下事又有什麽不可

> 喝問 「那你到底來此幹麽?」常士逸厲聲

位姑娘手上的鐵馬!」薛策勇直截了當

他只想盡快取到那隻鐵馬, 越快越好

「你說什麽?說我竊去了 常士逸聽了,似乎怔了 一位姑娘的鐵

薛策勇肯定地道。•

幾乎連眼淚也笑了出來, 薛策勇被常士逸笑得惱怒起來。「那

之收藏起來。」常士逸咳一聲接道。一至 栩栩如生,經鑑定,乃是一件古物,便將 談!想不到妳太原世家公子竟然不顧身份 於你說的什麽偷自一位姑娘,真是無稽之 含血噴人,亂說一通!」

進退兩難了 如何出得了口,下得了手?但若就這樣罷是強索鐵馬,豈不是形同無賴強盜,叫他 手,他又怎樣向樂慧交待?一時間他真是 確,想不到竟然是真的,既然這樣,他若

我概不追究,你與你的朋友走吧, 但我

「在下這次來,是想你交出一隻竊自

這樣會對熊武有好處

馬?

,只怕說出去有人相信才怪。」去作宵小?自降身份去偷一隻鐵馬?哈哈 乎連眼淚也笑了出來,「我常士逸會「哈哈哈……」常士逸陡地大笑起來

你說,你是否有一隻鐵馬?」 ,乃是我無意中得來的,我見牠雕塑得一鐵馬倒是有一只,不過不是偷竊來

呆住了,雖然他早就想到樂慧說的未必眞薛策勇聽了常士逸這一番話,一時間 薛策勇聽了常士逸這一番話

「念在你是太原一品刀薛暮聖的公子

份向外洩露。」常士逸揮揮手。

不敢想下去。 但薛策勇却是騎虎難下,恐 否則……他 否則……

隻鐵馬,說不得只好動手強取了!」薛策 「我才不領你這個情

事嗎?」
「與是怪事天天有,今日竟發生在我的身上與是怪事天天有,今日竟發生在我的身上 」常士逸乾笑一

「費話少說! 你到底交不交出來?」

何了。」
「我本是想給你的。」常士逸詭笑道:「但想想,這件事若是傳出江湖,我還:「但想想,這件事若是傳出江湖,我還許不上應了所以,你別妄想了,你能够混得下去麽了所以,你別妄想了,你

別無選擇 「那我只有得罪了!」 薛策勇現在已

衣人,着他們先將熊武扶住客棧,保護熊好,亦將他交給從附近現身出來的幾名藍 這時候夏侯仲豪已將熊武的傷口 包扎

武

鐵戟 他並且從一名藍衣人的手上取過一柄 ,綽在手上

起來 常士逸不但不閃不避,薛策勇就在這時,仗 避,還仰天哈哈大笑,仗刀衝刺向常士逸

蹇聲中, 就在他笑聲剛起的剎那,那面屛風霹 四分五裂開來,三團耀眼的 紅

頭、腰、腿。從破碎的屛風後飛刺出來,刺向薛策勇的

距那面屏風不到三尺 而薛策勇恰好正揮刀撲斬向常士逸

捷,耳聽異聲乍响,便知道有異,身接翻着,可說是變生肘腋,薛策勇雖然反應敏

可是最要命的不是那猝然而發的三槍

而是常士逸打出的三枚暗器-常士逸在薛策勇身形翻起的刹那,抖 銀劍

快將那隻鐵馬交出來。

常士逸目光一轉,身形倏然一退

套,

閣下若不想這裏的一切變成垃圾

裏喝一聲:「殺!」

,薛策勇絕對閃避不開他這三枚暗器。

那也不是好玩的 多只能够避閃兩枚,但若是被一枚射中

第三枚銀劍擊飛開去一

這只是刹那間的事情。

形飄掠在地,却已**鶯**出了一身冷汗。 薛策勇可謂從鬼門關上轉了回來, 身

不用說,生死一髮間救了他一命的

自然是夏侯仲豪了

的

個是他的朋友,敵人是斷不會出手救他

因爲除了夏侯仲豪,店鋪內的人没有

了起來。 想不到常士逸在屛風後預佈了這招殺

口,痛得他吸了口冷氣。破了他的褲管,在他的小腿側劃開一道血 但刺出來的三槍好快,竟然有一槍刺

戟侯夏侯仲豪?」常士逸目光落在夏侯仲

「這位莫非是關外第一高手

人稱鐵

豪臉上,神色驚疑不定。

夏侯兄,小弟没事。」

薛策勇感激地瞥了夏侯仲豪一 救他的人果然是夏侯仲豪

眼

0

射向薛策勇的頸背脊骨及下陰。手打出三枚銀劍,「嗚嗚」掠嘯中,分別

入關來的?」

夏侯仲豪却毫不動氣地道:

「少來這

向縱橫關外,幾時入了關,莫非是被趕常士逸一聽,目光一閃道:「鐵戟侯

「正是夏侯某!」夏侯仲豪朗聲答。

說,封死了薛策勇的所有變化,亦即是說的身形變化而打出那三枚銀劍的,換句話

,也絕對無法閃避得了三枚銀劍,最情形亦果然如此,薛策勇縱然身法再

薛兩人!

同時暴喝一聲,紅纓急抖,

分刺向夏侯

殺聲出口,那三名破屛而出的日衣

電乍閃般一閃而至,「叮」一下脆响,將在他頸背上的刹那,驀地一道閃光有如駭避開兩杓銀劍,眼看着第三枚銀劍就要射避開兩杓銀劍,眼看着第三枚銀劍就要射

閃中,

人的槍勢封住了 豪喝聲中,

那三名白衣人顯然身手不俗,身形連

槍勢倐變,刹那間槍纓亂閃,一連

盯着姓常的,別讓他乘機溜了

鐵戟戟勢一展

,將那三名白衣

。」夏侯仲

「薛兄,讓某家來對付這三個人,你

向夏侯仲豪刺出三九二十七槍。

V26

白

但夏侯仲豪只是刺出三戟,

便將三名

槍槍直往夏侯仲豪身上的要害招呼

衣人的攻勢化解了 三名白衣人不由臉色遽變, 叱喝聲中

> 人身形一矮,長槍毒蛇吐信一樣閃刺向:人反身出槍,飛戳向他的脅腰部位,另,一人躍起,長槍直刺夏侯仲豪頭面, 一樣閃刺向他

閃三閃,那三名白衣人在三槍刺空的刹那 的左右環跳穴! 「喔」的一聲悶叫,身形向後便倒! 了一聲焦雷,身形倐退猝進, 9 幾乎是同時感到喉嚨一痛,忍不住發出 夏侯仲豪驀地暴喝一聲, 但見戟光連 有如平地响

在地上 而三名白衣人幾乎是同一動作,用手 那名躍起的白衣人更是重重地摔墜落

於自己刺出的那三戟充滿了信心 担着咽喉, 轉,望向常士逸那面。 1己刺出的那三戟充满了信心,身形半夏侯仲豪掃了一眼那三名白衣人,對 咽喉處却標射出鮮血來!

咽喉被戳穿了,又怎能活得了? 那三名白衣人果然再也没有動一下

光頻閃,嘆爲觀止。 險制險,鬥得精彩萬分,看得夏侯仲豪目 劍 人皆是一等一的高手,一個使刀 奇招迭出,殺着頻施,以快鬥快,以 那面薛策勇巳與常士逸激戰起來, 一個用 兩

然刀勢一變,有如神來之筆般,從一個意 想不到的角度戳削向常士逸的左肋! 激鬥了大約有五十招左右, 薛策勇忽

詭的一刀! 色一 變,身形閃退出數尺,才能讓過那奇 薛策勇不由一怔,身形刀勢一歛 常士逸竟然閃避封擋不了那一刀,眼 跟着他忽然擺手急道: 「且慢 ,詫

道: 常士逸急急道。 「閣下休想玩花樣! 我現在還能够玩出

> 交給你!」 什麽花樣?算了 ,算我栽了,將那隻鉄馬

薛策勇不由狐疑地望着常士逸,有點

馬交出來?」 不大相信。「爲何忽然間又願意將那隻鉄 因爲我還不願死 也想保存這些古

玩。」常士逸有點氣餒地 說

動交出那只鉄馬來。 料不到這縱橫西北黑道的梟雄,竟然肯自 那隻鉄馬來吧!」薛策勇心頭暗喜不已 「我不理會那樣多。總之,你快交出

同了 是那樣容易的事,起碼還要再鬥二百招以 上,才能分出端倪,但加上夏侯仲豪就不 說實在的,若是要勝常士逸 只 竹不

鉄馬交出來。

你自己去拿吧。」 通體黝黑發亮的鉄馬道:「那就是了 面一張長案上擺放着的一隻約有尺許高, 常士逸是說做就做,伸手一指內廳左

量一會,懷疑地道:「不會是贋品吧?」 但却從來不打誑語,你太低看我了 常士逸怒道。「我雖然淪爲黑道之人 薛策勇循着他的手指望過去,定睛打

後响起。 的物件。」一聲嬌脆的語聲驀然自三人背 一薛公子,那隻鉄馬確會是小妹失去

時間有點不大自在起來。 薛策勇一聽, 就知道來的是誰了

到靠門口左邊一列倒塌的貨架前 夏侯仲豪常士逸循聲扭頭望過去, 悄生生 完 去 ,看

剪裁合體的鵝黃色衣裙,正打量着兩人。 地站着一位年約二九的嬌嬈少女,穿一身

悄然出現的少女是誰了 夏侯仲豪在這刹那,立刻也猜到這位

那少女正是樂慧!

到她是何時進入店鋪來的!就是了,三位一等一的高手,竟然發覺不 看來樂慧的身手也很高明,最少輕功

的眼 ,口氣異常冷淡地道·「既然那就是真 ,妳自己去拿吧!」 樂慧抿咀一笑。「多謝薛公子仗義出 薛策勇終於也轉過身來,瞥了樂慧一

手 說完身形一幌,從夏侯、薛兩人之間

眉梢地瞟了薛策勇一眼。「薛公子,鉄馬 巳奪囘,咱們走吧!」 只冷冰冰的鉄馬,端詳了好一會,才喜上 那隻鉄馬擾在手中,再一幌,掠了出去。 掠而過,掠入内廳中,接輕舒玉臂,將 仍然站在原先的地方,用手摩挲着那

勇刀出手代爲搶囘這隻鉄馬,這位姑娘一 :,「薛策勇,敢問一句,能够勞動你這位 薛策勇一聽,臉上可熱了,閉着咀思 一直冷眼看着的常士逸忽然冷冷笑道 與你的關係也一定不尋常!」

找我麻煩,至於我麽,告訴你吧,姓樂, 一點不錯,我與薛公子的關係確實不尋常 所以我奉勸你一句,切莫於這事之後 樂慧嬌笑連聲道:「常前輩, 你說得

「樂姑娘,你……」 薛策勇怒視着樂

」樂慧依然笑臉如花,搶着打斷了薛策勇 下面的話。 喲,薛公子,小妹難道有說錯麽?

能的, 怪的主意想不出來?那麽,眼前這女孩子 然會用出那樣的手段,他覺得這是不大可 不便插口,他看到樂慧這樣年輕,但却竟 就實在太可怕了 夏侯仲豪一直没有出聲,事實上他也 但這年輕的女孩子……什麽古靈精

巳得到那隻鉄馬,再留下來就没有意思了 於是提出離開 「薛兄・咱們走吧。」 夏侯仲豪見旣

薛策勇沉重地點點頭,看也不看樂慧 他一直很關心身受重傷的熊武 0

眼 夏侯仲豪朝常士逸一抱拳。 大步向外面走去。 「得罪之

處,尚祈海量汪涵。」

着 常士逸却臉無表情,一動也不動地站 點反應也没有。

非常心愛的物品,如今却損毁了大部份 他又怎會不心痛?對夏侯、薛兩人又怎還 分物品仍是他陸續封奪囘來的,但却是他 這也難怪他的,雖說這店鋪內的大部

勇 」樂慧的反應很快,嬌呼聲中,追着薛策 小妹與你們一道走-

跟在後面的夏侯仲豪看了 ,不由搖搖

頭

這姑娘確實很難經

慧,幸而常士逸看不到。

薛策勇眞是對之無可奈何,將頭別轉

程。」 **尴尬及難爲情** 一去

步,他雖則還未成家,但他也明白到

他才看了一眼,臉色便變了一下。 裝出打量着街道上的情形的樣子, 但是

軒的側面閃了出來 凝目細看之下, 他看清楚了,那幾個

五煞! 粉五煞在此現身,妳可能與那隻鉄馬有關 他不由吸了口氣,立時也警覺到 ,紅

連 這只是他的感覺,但他對於自己這種

出來一樣。「若再這樣,別怪在下不客氣 像見到蛇蝎一樣閃開兩步,目中像有火噴

音道。「但你不是答應過,要將鉄馬好好 樂慧仍然臉色不變,但却陡地尖着聲

頭道: 還跟着我幹麽?」 咱們不是講好的麽心從此一刀兩斷, · 們不是講好的麼?從此一刀兩斷,妳薛策勇這時已走出店外,聞聲霍然囘 薛策勇說話時,可說聲色俱厲。

點情也不念字小妹不過想與你一道走一 ,委委屈屈地道。·「你真的這樣絕情? 夏侯仲豪看到這情形,立時放慢了脚 樂慧却依然跟着薛策勇, 而且挨了上

這情形之下,他最好是站得遠一點,免得 他不但放緩了脚步,也將目光移開去 在

他瞥到幾條熟悉的苗條身形正從集珍

女孩子, 是他見過的幾位女孩子 紅粉

感覺,却向來相信的居多。

「姑娘,你到底要不要臉?」薛策勇

地交囘給我的麽?」

鉄馬不是好好地揣在你懷裏麽? 薛策勇聽了,不由一怔。「如今那隻

任保護我安全囘到家中?」樂慧嗓子越來 我現在不是在家裏,你說,你是不是有責 「但現在却有人欲搶奪那只鉄馬, 而

豈不是在下要一生一世保護你,不讓任何薛策勇不由爲之氣結。「這樣說來, 人搶走那隻鉄馬?

是不是在我家中說的?」 樣蠻橫無理,你說,你那時對我說的話, 樂慧却搖搖頭道:「小妹還不至於這

口氣,小心地道:「不錯。」 薛策勇不知她又在要什麽兒花樣,吸

是要送到我家中?」 的,現在我將那隻鉄馬交囘給你, 又尖起來,「你那些話旣然是在我家中說 「這不就是了麽?」樂慧的語聲陡地 你是不

薛策勇不由道: 「那當然。

回家?」 不是在家中,那你說,你應不應該護送我 薛策勇一聽,頓時啞口無言 「嗯,我雖然得囘了那隻鉄馬,但却

氣惱地哼了一聲。 次上了她的當,被她用話套住了, 他不由 他又一

但樂慧却得意地笑了起來。

簡單。 由深深看了樂慧兩眼一 夏侯仲豪當然也聽到兩人的對話,不 這女孩子確實不

聲向他打招呼的是紅粉五煞之首蘇紅鳳 位姑娘真的少了黑藍兩位姑娘,那麽,傳 夏侯仲豪發覺到了,上一次見到的七 「晞,夏侯兄,咱們又見面了 。」開

言果然不虛了,紅粉七煞果然折損了兩煞 變成五煞了。

「姑娘這一次來又打什麽主意?」夏

小妹這次來,是想要那位姑娘適才從這間 蘇紅鳳倒很爽快,拿眼瞥瞥樂慧。「

店鋪中得到的那件物件。 夏侯仲豪一聽,心頭跳了一下,明知

故問地道:「姑娘可否說明白點?」 蘇紅鳳笑笑道:「旣然夏侯兄明知故

可做不了主,你去問那位姑娘吧。 夏侯仲豪淡淡一笑道。「這一次某家 妹不妨直說,就是那隻鉄馬!」

侯兄能够與小妹等一直保持這種關係。」 蘇紅鳳頷首道:「這個當然,希望夏

陣風般,掠向樂慧薛策勇站立的那邊。 夏侯仲豪看着其餘四煞亦掠前 夏侯仲豪正想開口說話,蘇紅鳳巳一 、樂兩人包圍起來,不由暗道: ,散開

怕等會咱們非動手不可了

上的碎玉刀, 勇薛兄? 眼色陡然變了一下 」蘇紅鳳一眼看到薛策勇 閣下是否就是有勇刀之稱 , 脫口

地道。 否紅粉七煞中的老大?」 薛策勇打量着蘇紅鳳 不錯, 在下正是薛策勇,姑娘是 有點不敢肯定

教這位姑娘。」 接目光一轉, 瞄着樂慧道: 「還未請 蘇紅鳳答道:「小妹正是蘇紅鳳。

樂慧不情不願地答道: 蘇紅鳳目光 門 7,有點古怪地道:

V28

姑娘只怕不是姓樂吧?」

說,我姓什麽?」 樂慧臉色驟變,怒聲道: 「那你倒說

紅鳳滿有把握地說。 「你應該姓羅!我没有說錯吧?」蘇

麽? 樂慧臉色再變,尖聲道:一你胡說什

成名於五十年前的玉臉黑心羅妙嫦的女兒 是你向薛兄胡謅,你姓羅,名玉仙,乃是 ,我没有說錯吧?」 蘇紅鳳冷冷笑道:「不是我胡說,而

,哼了 薛策勇與夏侯仲豪聽了俱吃了一驚。 這一次樂慧臉色大變,目中煞芒一閃 一聲,旣不否認,也不承認!

阱中,而且連姓名也是假的! 樂慧不但用那樣卑劣的手段令到他跌落陷 尤其是薛策勇,臉色變得難看得很

江南趙、 散的 榴裙下的人玩弄於股掌之上,製造仇怨 **嫦却是位蛇蝎美人,她將那些拜倒在她石** 爲的靑年拜倒在她石榴裙下, 忌妬恨,終於動起武來,當年名重一時的 令到那些追逐者之間產生磨擦,而互相猜 迷到萬千人的大美人,當年不少武林中有 不有六十多了,但在五十年前,却是一 說起玉臉黑心羅妙嫦這個人,年紀怕 鄭兩大世家,就是因此而烟消雲 但這位羅妙 位

巳

乃母之惡毒,但想想,也不由爲之心寒不體之緣。幸好這位羅玉仙的心腸看來没有

人爲之聞其名而色變的女羅刹的女兒有合

得腥風血雨,物 常態,每到一處,她必然殺一兩個年輕英 這一來,她又惱恨起來,一改賣弄風情的 再也没有人追逐她裙下,並且敬而遠之, 到了後來,她的陰謀終於被揭穿了 ,這一來,她所到之處,變

> 就更加令到她肆無忌憚,肆虐武林了 爲懼怕張三先生的名頭而打消了念頭,這 生的唯一傳人,就算有人敢動她,但也因 極高,亦是當時有武學鬼才之稱的張三先

> > 算在下從此墜入地獄中!」

一這可是你自己說的,可不是我逼你

論妳是什麽人,在下也不會背信於妳,就

心這個外號給她。 那段日子,眞是令到武林惶惶不安。 由於羅妙嫦生得確是美如天仙,可惜 人就封了玉臉黑

> 没有人知道她們的來歷歷了不是很想知道 道:「她們也不是什麽好人,武林中不是 誘你就範的,請你記住。」羅玉仙尖着聲

麽?我告訴你們,她們就是當年有醜臉羅

這位樂慧姑娘竟然就是那位羅刹的女兒。 妙嫦當年肆虐武林的事,他們却想不到 薛策勇夏侯仲豪皆聽聞過玉臉黑心羅

前,忽然消聲匿跡,不再出現了 是很有可能的,因爲這位羅刹在四十二年 她的女兒,那她一定是後來結了婚,這也 婚的事,但若然眼前的樂慧一 薛策勇尤其震驚, 而江湖上也一直没有聽聞過羅妙嫦結 他竟然會與當年令 羅玉仙是

羅玉仙的手段不也很卑劣麽? 妳 妳真的是那位玉臉黑心羅妙

你終於找到藉口不再履行你的承諾了?」 胸脯,惡毒地尖聲笑起來。「你害怕了? 嫦的女兒?」薛策勇幾乎是呻吟般問。 薛策勇緊緊地握着左手,緊得連指甲 「不錯,那又怎樣?」羅玉仙挺一挺

拍了 拍他的肩頭 夏侯仲豪適時走上前去,了解地輕輕

氣,薛策勇大聲道:

- 無

陷入掌内中也不覺得痛。

兩人吃驚不小。 羅玉仙這一說,令到夏侯仲豪薛策勇 刹之稱的門美彩的徒弟!」

衆弟子被她打聽到頗有幾分姿色,她必然 基於一種自卑的心理,所以對武林中稍爲 千方百計殺之或毀其容貌,其手段較諸玉 武林中那一家或那一帮那一派的女兒或帮 臉羅刹連美貌的女子也仇視得要死,只要 遇上,那一位就倒霉了,更有甚者,這醜 英俊的年輕人皆憎恨得要死,那一位被她 如仙,一個醜怪得像母夜叉,門美彩可能 辣,毒如蛇蠍,唯一不同的是,一個貌美 是一對齊名的女煞星,兩個人一樣心狠手 色的,皆聞其名而胆落魂飛。 臉黑心更毒辣,當時武林中稍爲有幾分姿 要知道醜臉羅刹與玉臉黑心在當年乃

養長大。 父母見她生得如此醜怪,異日一定嫁不出 心性這樣惡毒嗜殺,定會後悔當初將之撫 去,羞辱家門,故而忍心將之拋棄,却被 生父何人,有人說她本是棄嬰,那是因爲 說她比羅妙嫦還要高,但却没有人知道她 並授以武功,若是那位隱世高人知道 偏偏她的武功亦很高強,有些人甚至

只是,不知是否晚年轉了性,竟又收

七位這樣俏麗的徒兒,那眞是令人意想

這就怪不得紅粉五煞的武功這樣了得

來歷後,俱臉色驟變了一下 紅鳳及其餘四女聽羅玉仙道出自己

逼人家就範,爲妳做事。」咱們總算比妳好,不會施展狐媚手段,脅 ,咱們是彼此彼此, 不過

的狐媚本領!」 想?只是你們自問没有那種使男人動心 撒潑地罵道:「別臭美了,妳們難道 羅玉仙就算有再厚的臉皮,也忍不住

得住薛兄他們了?」 「満口髒話!你以為那樣做就可以瞞蘇紅鳳被說得羞怒得臉色脹紅,嬌叱 薛策勇聽得心頭一動,暗忖:「莫非

那隻鐵馬真的另有秘密不成?」 有隱秘,若是常士逸知道,肯定不會那樣 夏侯仲豪亦暗忖:「那只鐵馬可能另

輕易交出來。

火倂,他既得以倖免,又可以一解心頭之 必是爲了那隻鐵馬而來,他自忖應付不來 ,才將鐵馬交出來,好讓咱們與紅 定是瞥到紅粉五煞出現在附近,又猜到 」夏侯仲豪想得出了神。 常士逸不愧是老奸巨滑,他 粉五煞

「妳不用挑撥離間,薛公子不會聽妳 羅玉仙氣憤憤地道

「嗤」道:「薛兄是一代豪傑 焉會被妳所蔽!」

「妳到底想怎樣?」羅玉仙戟指蘇紅

氣 冷冷道:「只想妳交出那隻鐵馬!」 蘇紅鳳不愧是紅粉五煞之首,毫不動

策勇。 子也不答應!」羅玉仙媚眼一横,睨着薛 「哼,想得倒美,只怕我答應,薛公

「醉兄 薛策勇一時之間,有點手足無措 ,此事與你有何關係?」蘇紅

馬… 鳳目 在下曾經答應過羅姑娘,爲她奪囘那只鐵 薛策勇「咳!」一聲道:「蘇姑娘, 光一轉,落在薛策勇臉上。

想與薛兄爲敵。」 搶着道··「承諾應該到此解除了,小妹不 「薛兄不是爲她奪囘了麽?」蘇紅鳳

_

蘇紅鳳倒是很善於體察形勢

!」薛策勇無可奈何地說。 「但在下必須要安全護送羅姑娘囘家

夏侯仲豪忍不住問。 到底你們爲何要爭奪那隻鐵馬?」

以說麽?」 有蹺蹊,目光盯在羅玉仙的臉上。「你可 薛策勇見兩人悶聲不响,知道其中必 蘇紅鳳與羅玉仙一下子將口閉起來。

將頭垂了下來。 羅玉仙口齒啓動了一下,欲言又止

薛策勇不由搖搖頭,喟嘆了一聲:「 」可是說不出話來

我全都說出來!」神態顯得很激動。 羅玉仙却在這時陡然抬頭道:「我說

是開啓那處寳藏的另一枚鑰匙!」 一句話,不由脫口道··「莫非那隻鐵馬就 聯想到在那谷地中蘇紅鳳會經說過的 夏侯仲豪猛地心頭一動,腦中靈光一

> 然打不開那一處寶藏的大門!」 柄金戈,當然欲得到鐵馬,否則,她們仍是開啓一處寶藏的鑰匙,她們旣已得到那 羅玉仙大聲道:一不錯,那只鐵馬確

緊緊地抿着 蘇紅鳳的臉色這剎那連變數下,雙唇

「這就難怪了。」薛策勇臉上的表情

寳藏い」夏侯仲豪問

是聽家師這樣說,亦是奉家師之命行事。 蘇紅鳳搶着說。

妹務必奪取到那兩件開啓寶庫的物件,並 藏 勇一眼。 玉仙的語聲越說越低,並羞赧地瞄了薛策 說爲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的,所以小妹也不敢肯定是,家母要小 羅

來,她的本性還是不壞的。 了改變,畢竟,那不是她的本意:這樣看

來姑娘妳們皆是受人指使的。」 吁了口長氣,薛策勇嘆口氣道··「原

毁,老子也不會將那只鐵馬交出來!」 那隻鐵馬的秘密,就算你們將店舖砸爛燒 臉上旣興奮,又後悔。「老子若是早知道 候,常士逸出現在店舖前面,冷笑不已,

羅玉仙不屑地嬌喝道 那些破爛,怨不得誰,如今你想怎樣?」

很複雜,心情也同樣複雜。 「兩位姑娘,請問是否真的有那一處

「這一點小妹也不大清楚,小妹們只

「小妹也是聽家母說及有那麽一處實

薛策勇聽了,對羅玉仙的觀感多少有

差點做了世上的大笨人了。」不知什麽時「嘿嘿,老子不是爲了一時好奇,却

如今不交也交了,那只怪你捨不得

土逸陰陰笑道・「當然是要物歸原主!」 | 熙熙,你以爲老子還會怎樣?! 常

意交還給你了 說你原本就不是那隻鐵馬的原主,就算是 你既已自願交了出來,那就不是你之物 ·你若要回,那就要看看本姑娘願不願 羅玉仙撇撇咀道:「痴人說夢話,別

物件,誰敢不答應交出來!」 常土逸陰笑道:「只要老子想要一件

掩咀咭咭地笑起來。 相信,你睜開眼睛看清楚,你是對着什麽 人說話,也不怕風大閃了舌頭!」羅玉仙 「若是你對別的人說,本姑娘或許會

說不答應的,只管站出來對老子說! 起來,厲聲道:「老子管他是什麽,有誰 薛策勇被常士逸這一說,不得不站出 常士逸被羅玉仙莫名其妙地笑得惱怒

來了 腔作勢地道:「姓薛的,這難道又關你的 這一次常土逸儍了眼,吸了口氣,裝 「閣下 * 在下不答應!」

事?」 娘,將她平安護送囘家,所以若是有誰在 此時此地對她不利,在下只好得罪了!」 「好抱歉,因爲在下曾經答應過羅姑

向薛策勇的面門! 士逸條地身形一欺,劍光暴閃,一劍飛刺 薛策勇不想說也只得說了。 一姓薛的,別以爲老子怕了 你!」常

之下 人的身形刹那分了開來。 「叮叮叮」一連串激越地响了八下,兩 ,他身形側閃一下,碎玉刀暴展如颷 薛策勇的碎玉刀一直没有歸鞘,猝然

再試試老子這一招!」常士逸暴喝

於一般的身法劍勢,顯得怪異,也大悖一劍光顫晃如流芒,無論身法劍勢,皆大異 般用劍之道。 一聲,身形反側過來,長劍亦反手刺去,

過肩,左手食中二指壓在刀背上,亦擺出 脚步一錯,擺出一個跨馬式,碎玉刀平擊 一個大異尋常的刀式! 薛策勇的神色却刹那變得凝重異常,

看出兩人的刀式劍勢威力異常。只怕一發的刀式劍勢,雖然不知其招式名稱,但却 之下,不可收拾。 羅玉仙,蘇紅鳳等人一看到兩人擺出

出 提出的劍勢身法,心頭凜然一震,脫口呼 天魔西來!」夏侯仲豪一見常士逸

劍法 逸想利用這一招來擊敗薛策勇! 中威力最大的一招殺着,看來常士 天魔西來」這一招乃是「天魔亂舞

碎玉刀法中最霸道的一招,他自出道以來 這一次是第三次施展出這一式! 薛策勇擺出的那一式刀式,乃是家傳

地彷彿爲之一黯! 但見劍光如虹電射,彷彿無遠弗層,天 「呀!」常士逸吼喝出聲,身動劍展

如此厲烈,不由踏前一步,準備隨時接應 夏侯仲豪看到常士逸發動劍勢,勢道

際像有雷聲隱隱,彷彿風雲亦爲之變色。 怒龍騰搏,亦有如風雷乍發,衆人但覺耳 亦發出霹靂般巨响,刀勢展動之下, 薛策勇在常士逸發動劍勢的那刹那,

珠走玉盤般的連串脆响聲 鏘」然一聲大震之後,接着是密如 有如

V 30

而過,緊接着又交纏在一起!

乎忘了,只覺魂動心驚,心神皆被兩人的所有人皆看得目定口呆,連呼吸也幾 激鬥吸引住了。

然分了開來! 交纒的人影在一陣刀劍刮削聲中, 驀

一連退開足有丈外,才勉強忍住身形。 而他的眉心至鼻樑,出現了一條紅綫 只見常士逸退開的身形竟然收勢不住 這一分開來,也立刻分出了勝負!

搖幌不定。 形,左胸及腰側均血漬殷然,煞白着一張 薛策勇也差不多退出一丈, 才穩住身

整個人像喝醉酒一樣,以劍拄地,兀自

薛兄,你傷得怎樣?:」 撲上前,一把扶住薛策勇,驚急地問。 「 臉,在大口大口地喘着氣。 夏侯仲豪一見薛策勇那樣子,驚得搶

薛策勇大口喘了口氣,語聲啞澀地道

下 之傷,只是耗了不少勁力,有點衰竭。」 。「夏兄,小弟的傷勢不要緊,只是皮肉 ,急急道··「且讓某家爲你敷理一下傷 夏侯仲豪一聽,一顆提起的心這才放

張口發出 常士逸在這時驀地仗劍疾衝向薛策勇 一聲「呀-

羅玉仙蘇紅鳳一見,俱不由脫口發出

裂開來,血像箭一樣標射出來,而他整個 猝然中斷,而他眉心至鼻樑部份却忽然爆 人也忽然一個蹌跌,摔跌在地上! 夏侯仲豪本巳鬆開薛策勇 驚呼聲中,常士逸才衝出 一步,叫聲

> 薛策勇扶住 裂血標,不禁鬆了口氣,收勢轉身重又將前去,驟眼看到常士逸眉心至鼻樑忽然爆

到常士逸那只不過是垂死前欲反撲。 那樣,一時間目定口呆,好一會,才省覺 羅玉仙蘇紅鳳等六女一眼看到常士逸 薛策勇亦在這時長長吐了口氣。

策勇砍在他眉心鼻樑上那一刀太過快而疾 ,高興得歡呼一聲,奔撲過來。 ,令到他形活實死,至有那種現象出現。 羅玉仙看到常士逸死在薛策勇的刀下 其實,他應該早就死了,只是由於薛

一探,疾抓向羅玉仙的肩頭! 蘇紅鳳也就在這刹那驟然出手, 玉臂

及,疾喝一聲:「小心!」 夏侯仲豪恰好一眼瞥到,搶救巳來不

頭急晃,同時身形斜搶而出。 「嘶!」地一响,羅玉仙避過了肩頭

羅玉仙聞喝霍然一驚,纖腰一擰,肩

肩頭! 但仍被抓撕下一幅肩衣來,露出白嫩的

,肩頭衣服被抓破,贅怒得嬌喝一聲,反 羅玉仙料不到蘇紅鳳會猝然向她出手

堪避過羅玉仙那一掌一 手一掌揮劈出去。 用手掩着露出來的肩頭,羅玉仙俏目 蘇紅鳳一抓落空,身形立時一飲,堪

偷襲! 含煞,嬌叱道:·「妳好不要臉,竟然出手 蘇紅鳳嘻嘻一笑,反唇相稽道: 一我

出話來,兀自聳動着雙肩。羅玉仙氣得臉色煞白,一時間却說不 不要臉?妳才不要臉!」

舞戟迎上

馬,掙扎着欲上前,却被夏侯仲豪止住了 別逼某家與你動手 擋在羅玉仙面前,寒着聲道・「蘇姑娘, 輕輕地拍拍他的手臂,然後一 薛策勇看到蘇紅鳳想乘機動手搶奪鐵 掠上前

,這難道又關你的事?莫非妳與她也有關 蘇紅鳳臉色一凝,冷然道:「夏侯兄

的朋友一 口出,這雖然不關某家的事,但却與某家 脋插刀,說不得某家只好管一管了!」 「蘇姑娘,請妳放尊重些, 薛兄有關,常言道:爲朋友兩 需知禍從

也鄭重再說一次,這件事某家管定了! 侯兄,小妹再說一次,不想與你爲敵!」 夏侯仲豪亦朗聲道:「蘇姑娘,某家 蘇紅鳳的臉色刹那變得很難看。「夏

大有動手一搏之勢! 蘇紅鳳銀牙一挫,喻然拔出腰間長劍

翻,亮出一雙尺長的短劍來。 羅玉仙這時也顧不了 其餘紫綠白黃四女亦同時亮出長劍 裸露的肩頭,雙

氣氛一下子凝重肅殺起來一

來一聲叱喝及急驟的脚步聲。 班婊子還逃得了!」驀然從大街的那面傳 , 老子們終於找到妳們了, 臭婊子,老子還以爲妳們鑽到地下 看妳們這

而且迅速地靠攏在一起! 這一望,蘇紅鳳等五女齊皆臉色微變 人不由悚然一驚,循聲望過去。

羣人! 異之色,因爲他們皆不認識疾奔而來的那 夏侯仲豪羅玉仙薛策勇三人却臉露訝

那羣人爲數約三十多人,爲首 一人身

一看就知道不是等閑人物,年紀大約在四錦緞勁裝,繞腮鬍,一雙目光精光閃亮,形精悍,全身膚色黑不溜丢,穿一套水靑

迅 兇神惡煞,亦是身穿勁裝,從他們疾奔的 速看來,身手也不俗 身後跟隨着的那羣人個個粗眉 粗貌

女抄截起來。 五女面前丈外停下來, 眨眼間,那羣人巳奔到來, 扇形散開來, 在蘇紅鳳 將五

們遠一些。 示意她退到薛策勇身旁,離開蘇紅鳳她 夏侯仲豪輕輕扯了一下羅玉仙的衣袖

他們來的, 在目前的情形下 也可以乘機溜之大吉。 那是最好,這樣可以在 對方旣然不是衝着 __ 旁看

兩人扶着薛策勇,退了開去。

目光只集中在五女的身上。 但有人却在這時發出一聲驚叫:「總 那些人暫時也没有注意他們,數十道

寨主,那邊地上躺着的不是一劍西來常士

妳們殺的?」 道::「果然是常士逸,臭婊子,他是不是 端詳了一下那邊地上常士逸的屍體,驚聲 那位領頭的漢子聞聲扭頭望過去了

没有理睬那位領頭的總寨主。 蘇紅鳳目中殺機畢露, 怒哼了一聲

的人,大概就是黄河十八寨總瓢把子九爪對薛策勇道。「薛兄,那位被稱爲總寨主 不由猛地省起在道上聽到的傳說,低聲 夏侯仲豪一聽有人稱呼那人爲總寨主

神龍郭長河了。

位如 河! 侯豪的說話,目光直射向他們三人 的說話,目光直射向他們三人。「三」那漢子的耳朶眞靈,竟然聽到夏仲「本座正是黄河十八寨總瓢把子郭長

瓢把子,某家夏侯仲豪。 夏侯仲豪只好抱拳道:一原來是郭總

鐵戟侯夏侯仲豪? 郭長河一聽,目光陡亮。 「威鎭關外

郭長河目光落在薛策勇的臉上 夏侯仲豪頷首道。•「正是某家。 , 轉一

指羅玉仙。 薛策勇抱拳道。「正是在下 「這位姑娘又是誰?」 郭長河伸手

。「勇刀薛策勇?

撇撇咀道:「本姑娘羅玉仙! 羅玉仙却瞧不慣他那大刺刺的模樣

是也來趟這渾水吧?」 湖上有這一號人物,嘿嘿笑道: 郭長河眼珠轉了一下,可能想不起江 「三位別

請明言。」 :- 「郭總瓢把子,某家不明白你的意思, 夏侯仲豪知道他的意思,却故意問道

就此離開,怎樣?」 話長,旣然三位不是來趟渾水的 郭長河打了個哈哈道。 「這件事說來 ,三位請

到 圈子想三人離開,他好放開手脚奪取想得 的東西。 這郭長河眞是個老奸巨滑, 味繞着

?放着實在眼前,却讓它飛走? 她急急地高聲道・「總飄把了幾時轉了性三人拉下水,那起碼她們不會孤軍作戰, 但蘇紅鳳也不簡單, 存心將夏侯仲豪

「蘇姑娘……」夏侯仲豪有點氣惱地

喝

是要兩把鑰匙才能打開的麽? 總瓢把子, 但蘇紅鳳却不理會他, 難道你不知道,那座寶庫不理會他,緊接着說下去

鐵馬? 喜道: 「妳是誰,他們三人身上帶着那隻郭長河不是個笨人,聽了目光陡亮,

鳳很得意地瞥了羅玉仙一眼 「不就在那位羅姑娘的身上!」原來他竟然也知道有鐵馬這囘事 同事 蘇紅

的是誰?」

妳這是什麽居心?」 不得將蘇紅鳳一口吞下肚中 羅玉仙氣怒得鼓着腮,目含煞芒,恨 一姓蘇的

多幾個帮手,總是好的!」不想妳這樣輕易就得到那隻鐵馬,何况,不想妳這樣輕易就得到那隻鐵馬,何况,蘇紅鳳裝出無奈的樣子道:「因爲我

扯住她 「羅姑娘, 「好……」 羅玉仙仗劍就要衝上去。 別魯莽。」夏侯仲豪一把

起來 等他吩咐,已飛快地將夏侯仲豪三人圈了蹈起來,大笑不巳。這時,他那些手下不 是天助我也!」郭長河高興得差點手舞足 「啊哈哈, 真是得來全不費功夫, 真

有以報! 犯,毫無過節,兩位若是與那位姑娘没有 瓜葛的,請離開怎樣?日後黃河十八 人道:「兩位, 笑聲一頓, 黄河十八寨與兩位河井不他目注夏侯仲豪薛策勇兩

娘是在下要保護的人,辜負了總瓢把子 番好意。 薛策勇高聲道: 「很可惜,這位羅姑 、寨必

郭長河臉色一變,狠厲地道:「那說

惻地道:「蘇姑娘,識時務的乖乖將金戈目光一轉,落在蘇紅鳳的身上,陰惻

交出來 ……妳們應該知道後果! 蘇紅鳳却撇撇咀道:「黄河十 帳,別忘了在黄河岸邊的那戰,吃虧,媿號別人還可以,本姑娘們却不賣 ,本座可以放你們一條生路, 八寨的 否則

郭長河勃然變色道。「臭丫頭,本座

過去。 街的另一頭傳了過來,所有人皆聞聲望了一正說到這裏,一陣急驟的脚步聲從大今日管教妳們死無全屍!」

年紀雖然足有六十過外,但仍然一點老態數約有二十人左右,領頭一人長髯飄飄,數 大街另一頭正有一羣人急掠而來,爲 也不見,而且威凜懾人

而鬆了口 了一眼,似乎是看到雙方還是僵持之局 這羣人眨眼間已來到,爲首的老人掃 氣

街的那頭堵住了,個個刀劍出鞘 隨在他身後的人,立時散開來, 將大

難脫身了。 來 誰,壓低聲音對夏侯仲豪道:「夏侯兄,薛策勇一眼看到那老者,就認出他是 一棍平天下司徒敬,這 的乃是盤龍堡的人,那位老者就是堡主 一次, 咱們只

仔細地打量起司徒敬來 夏侯仲豪也曾聞司徒敬的大名,聞言

轉,咱們又見面了 「哈哈,郭總瓢把子, 眞是山不轉路

了衝突,這次見面,當然是子下表別會經在路上遭遇過,不知爲了什麽,還起原來他們兩帮人爲了搶奪金戈鐵馬, 還起

趕到來,什麽也得不到,只是來送死!」 消息倒靈得很, 郭長河冷冷笑道:一司徒堡主, 司徒敬翻臉勃然道。 脚程也很快,只怕你這次 「郭長河, 你待 你的

東咄咄 說不得只好打發你們上路了! 座也不難爲你們, 司徒敬, 逼人。 你若是這就帶人走路 們上路了!」郭長河口但若是硬要插上一手,

號人物 何手段!」 當下亦勃然怒道: 徒敬乃盤龍堡主, 如何忍受得了郭長河這種口 「本堡主倒要看看你有 在武林中也是一 氣

,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此言 一出,兩方面立時劍拔弩張起來

俱傷之後,再對付他們,就容易得多了。可一走了之,就算走不了,待到雙方兩敗心裏暗暗高興,這對他們是最有利的,旣 夏侯仲豪看到這兩撥人馬即將火併

作,將他們解決了,奪取到金戈鐵馬,再收到金戈鐵馬了,與其這樣,咱們何不合得勝,結果只是慘勝,咱們雙方必然死傷得勝,結果只是慘勝,咱們雙方必然死傷聲道:一貴我雙方若是拚起來無論那一方聲道:一貴我雙方若是拚起來無論那一方 來處理咱們雙方之間的事? 咳, 堡主,郭總瓢子,且聽屬下一

這一番話聽在雙方的耳中, ,氣氛刹那間緩和起來 俱不由

V32

一劍插入那人的咀巴上,令到他永遠說不絕對不利,羅玉仙聽得咬牙切齒,恨不得 却是對蘇紅鳳他們及夏侯仲豪三人

乖地將金戈鐵馬交出來,否則,他們只好應付,再加上盤龍堡的人,除非他們 幾難能够生離這裏。 事實上單是黄河十八寨的那批人就不 他們只怕

乃是盤龍堡的智囊人物。 名叫易達明, 合的人,乃是盤龍堡主司徒敬的二弟子 那位倡議盤龍堡與黃河十 此人生性陰狡,足智多謀 八寨暫時聯

明,這主意不錯!」接抬眼望向郭長河: 「郭總瓢把子,你意下如何?」 司徒敬想了一會, 額首道: 一嗯,達

同 氣,貴堡旣然提出合作之利,本座深表讚河井不犯,斷無理由爲了這件事而傷了和於是高聲道:「黄河十八寨與盤龍堡素來 會想不到雙方火併的結果,合作則兩利 郭長河也是個心智深沉的人物,他焉

夏侯仲豪等 聯手對敵,這變化實在太快,令到蘇紅鳳 這一來, 人一時間不知如何應付才好 兩旁人馬由劍拔弩張變成了

娘她們意下如何写 她們聯手。」 「薛兄, 一夏侯兄 ^{【何♀}」夏侯仲豪拿眼瞟着蘇 某家也正有此意,不知蘇姑 薛策勇低聲對夏侯仲豪說 ,看來咱們有必要與蘇姑娘

們也應該聯手吧?」 聲向他們道:「三位,此情此景之下,咱蘇紅鳳像是與他們心意相通一樣,揚 紅鳳五女

蘇姑娘這個主意很好, 咱們接受一

開眼閉的態度,而

向蘇紅鳳他們靠攏。 夏侯仲豪大聲答着,並示意薛、 羅兩人

地移逼過去,企圖將他們分開來 雙方面的人立時向蘇、夏侯等人迅速 郭長河與司徒敬一見,不由揮了一下

着

躲在暗處瞧熱鬧

形勢雖然一觸即發,但雙方仍然僵持

形之下,當然是避之唯恐不及了

0

當然,亦有一些胆大好奇的人,

偷偷

但夏侯仲豪他們動得很快,不等對方 各個擊破總比一口吞掉來得容易。

們重重圍困起來! 圍逼過來,已與蘇紅鳳五女靠在一起。 但黄河十八寨與盤龍堡的人馬也將他

惨烈之戰! 這一戰若是爆發,只怕是江湖罕見的

之凝重,肩併肩地圍成一個圓圈 可以抗拒來自任何一方的衝擊! 夏侯仲豪薛策勇蘇紅鳳等人神色異常 ,這樣,

們又怎會不顧忌一一。 最傑出的高手,所謂盛名之下無虛士 郭長河的手下就曾經吃過紅粉七煞的虧 他們顯然知道對手不是易與之輩,最少 加上夏侯仲豪與薛策勇俱是年輕一輩中 郭長河司徒敬没有立刻下令發動攻擊 9 他

,也可以佔到上虱,到金戈鐵馬之後,若是談不攏,動起手來到金戈鐵馬之後,若是談不攏,動起手來 免存有私心,兩人都想盡可能保存自己的 更何况,他們只是被迫聯手 ,那就難

好 現 雨 敗寶 沉

關上了門,他們是恐怕遭受到池魚之殃 閉的態度,而一般的平民百姓在這情對於一般的江湖仇殺,官府是採取眼 大街上早已行人絕跡,附近的店舖也

,夏侯仲豪他們根本就没有移動

倒 間不知發生了什麽事 地,這一現像令到他們慌亂起來, 驀地 那是因爲雙方皆不想貿然發動攻勢一 一現像令到他們慌亂起來,一時,黃河十八寨的人馬慘叫着紛紛

過

來的! 的 看不出那灰黑的身形是從什麽地方飛掠出 黑鷳般從天而降,甚至連夏侯仲豪等人也 人驚叫倒地,慌亂起來的刹那,像一頭一條灰黑色的人影也就在黃河十八寨

猛然疾向郭長河! 那黑鵰一樣的身形以老鷹撲兔之勢

爲那灰黑色身形掠撲之下 那,有不少黄河十八寨的人惨叫倒地! 灰黑色身形掠撲之下,打出大蓬暗器這一次夏侯仲豪他們看到了,那是因 在那黑灰色的身形撲掠向郭長河的刹

之故。 ,直到頭頂生風,他才驚覺到敢情偷襲的驚怒交集,一時間却弄不清楚是誰的手脚郭長河目睹手下紛紛慘叫倒地,不由 黄河十八寨的 人馬是被暗器射倒的

人來自空中

雙拳一轟」地向上斜擊出去一 暴叱一聲, 郭長河身形一個怪蟒翻身

他憤怒之下,雙拳運足了十成功力! 但他的雙拳却擊了個空一

那黑鵰般的身形在空中一個風車大

瘦長指爪猝然抓向郭長河的後頸及肩胛 ,避過郭長河的雙拳,一雙鳥爪也似的

斜滾落地, 郭長河的反應不可謂不快, 但爪影閃過處,郭長河張口 身形驀地

樣掠向地上,袖爪過處,洒下一 所有的人皆被那人的快速身法震駭住 那人的身法簡直比鷹隼還靈捷迅疾! 「呼」地一 那黑鵰般身形狂飈一 溜 血雨

散髮甩向肩後,露出臉目來。 那人掠落地上,霍地一甩頭,將一頭 「師父!」 蘇紅鳳等五女一見那黑衣

日,却不由猛古丁打了個寒顫,急急將日夏侯仲豪等人一眼瞥清楚了那人的面 人,不由歡呼出聲!

手將眼睛遮掩起來 羅玉仙更是止不住發出一聲驚呼。

在黑夜之中看到此人,準保會被嚇破胆!非筆墨所能形容,任是再大胆的人,若是那黑衣人的臉目是醜怪得無以復加, 上堆滿了瘰癧,塌鼻樑,兩個鼻孔朝天 但却一 根眉毛也没有,黄黑發皺的臉 頭枯草般的披肩亂髮,雙眼暴

連司徒敬看到那婦人,也不由吸了口

暴牙掀唇,簡直不似人形!

下,連聲音也變了,失聲道:「門美司徒敬忽然像挨了一刀般,全身抽搐 蘇紅鳳等五女却没有一絲恐懼之色

彩 了一下,連聲音也變了,失聲道: 此言一出,所有人的臉色皆變了 妳就是醜臉羅刹門美彩!」

羅刹門美彩!

頁,如今被司徒敬這一叫出,亦不由驚得「師父」時,就已猜到了,只是還不敢證」 臉色,抬眼打量多兩眼

老娘! 羅玉仙亦放下了 「呷呷呷, 「想不到這多年之後,還有人記得 」門美彩的笑聲像母鴨叫 掩在臉上的雙手

司徒敬吸了口氣,乾笑一聲道。 暴眼一翻,射出兩道令人心寒的青光

到還能够見到妳! 月催人老,匆匆又是三十多年 ,實在想不

門美彩「呷呷」笑道:「老娘也想不 你居然胆敢動老娘的徒兒!

某又怎會動她們呢?」 懷戒懼,假笑連聲道:• 以司徒敬的身份,顯然也對門美彩深 「妳誤會了,司 徒

郭 長河就是榜樣! 門美彩噴着唾沫道。 「諒你也不敢

說着霍地轉向倒在地上的郭長河! 郭長河可慘了,頸後連皮帶肉被抓去

色 手臂軟軟地擱在地上, 大塊,鮮血淋漓,右肩胛被抓碎, 一臉痛苦與怨毒之 一條

也們的總瓢把子也不理會了 他們的總瓢把子也不理會了 有受傷的皆驚慄得臉無人色,一個個像見

徒兒?老娘要你塡命-「郭長河,你竟然敢殺死老娘的兩名

見識,

進了他的心窩中,大叫而絕 地看着門美彩那隻又黑又瘦又長的五指插 郭長河竟然不閃不避,雙眼駭怖欲絕 說完一手疾揮向郭長河的心窩!

五指來,五指上鮮血滴滴, 樣,仰着那張醜臉,狂笑起來 曲肘一縮,拔出插在郭長河心窩上的

抹痛苦之色。

徒敬也瞧得臉色大變, 驚心動魄

的手下 點了穴道,所以動彈不得,慘死在門美彩

八寨人馬 血的手一揮,指向那些呆若木鷄的黄河十

飛身撲向那些嚇破了胆的漢子! 發 一聲

呷

呷,你三個人的胆子倒不小

,竟然不懼

喊

粉五煞斷不會這樣輕易殺得了他們 那些人若不是嚇破了胆失了

蘇紅鳳等五女都別轉了臉,目中閃過 門美彩像瘋了

夏侯仲豪薛策勇却看出,郭長河是被 羅玉仙又用手將臉孔捂起來 帶來的人更不用說了

「徒兒,殺了那班賊胚!」門美彩滴段兇殺,性情暴戾,果然没有誇大。

蘇紅鳳五人互相看了 眼,齊應 聲

,四散奔逃!那些人這時才知道大禍臨頭,

血雨紛飛,慘叫不

他們,不過

人不由吸了口氣, 傳說醜臉羅刹手

,便飛掠到那些人的頭頂,劍光揮洒中但蘇紅鳳五女有若五道虹彩般,只一

夏侯仲豪則早就見識過了,但這次再玉仙以及司徒敬等人見識到她們的厲害。,紅粉五煞的身手果然高,令到薛策勇羅

之外,黄河十八寨包括郭長河在内的二十 多人,横屍地上! 只不過片刻間,除了三數個逃得快的

的,又有什麽用? 個人若是連命也不保,就算整個天下是你 司徒敬再也不敢存那非份之想了

這 還留下來?發一聲喊,爭先恐後地溜了 就想溜了,只是懾於他的威勢而不敢先溜 樣狼狽,不由搖頭嘆息起來 如今看到堡主也溜了, 夏侯仲豪薛策勇三人看到盤龍堡的人 最先開溜的是司徒敬,他那些手下早 那個還有這樣笨 -這就是

名門大堡的作風。 欺善怕惡。

盤龍堡的人走得那樣狼狽 門美彩看來不想殺司徒敬,

「呷呷呷」

站着看着

個不停。 0 門美彩的暴眼終於落在三人的身上。 刹那間 那種笑聲真是難聽死了 ,大街上只剩下他們這幾個人

老娘,報上名來!」 夏侯仲豪毫不怯懼地答道。 「夏侯仲

豪! 副不可一世的樣子 豪,怪不得不怕老娘,有種!」 嗯, 你就是那位威鎭關外 門美彩一 的夏侯仲

太原一品刀薛暮聖的兒子?」,一時策勇?」門美彩那雙暴眼在薛策 一在下薛策勇。 薛策勇抱拳一 拱

玉仙那樣俏麗,目中盡是仇恨之色。 司徒敬強勝多了 「姑娘,妳呢?」門美彩一眼看到羅

「不虧勇刀之稱!」門美彩道:

出

羅玉仙硬着頭皮怯怯地說道。「羅玉

仙! 師父,她就是羅妙嫦的女兒,那隻

彩身邊說 鐵馬也在她身上。」 呷呷呷,原來妳就是那賤人的女兒 蘇紅鳳趨上前在門美

今日正好出口氣!」 陸湧,「那賤婦處處與老娘作對,哼哼, 怪不得那樣相似了。」門美彩目中殺機

說着霍地逼前一步。

前 薛策勇身形一閃 , 仗刀擋在羅玉仙身

先殺了你!」 「哼哼, 門美彩說着一爪疾抓向薛策 你敢阻止老娘動手?那老娘

勇的臉門 薛策勇覷準了 一刀截斬向門美彩的

門美彩「呷」 地笑了一聲。 閃一幌,竟 「不知死

手掌

的臉門 然神奇地避過薛策勇那一刀,繼續抓向他活!」抓向薛策勇臉門的手一閃一幌,竟 刀勢陡地暴展,刀芒疾捲向門美彩的手 薛策勇不由吃了一驚,悶 「哼」一聲

然不肯, 門美彩雖然可以一把抓在薛策勇的臉 但她那條手臂也勢必被卸落,她當 嘴裏怪叫一聲: 「小子果然有兩

但她暴退的身形驀地又一閃,竟然繞 縮手暴退開去。

V34

過薛策勇的身側,一掌劈向羅玉仙。

截不住她的身形! 而 出, 薛策勇不可謂反應不快了,一刀疾斬 無奈門美彩的身法實在太快,竟然

倉 而夏侯仲豪側站在羅玉仙的另 ,竟然來不及出手搶救! 邊,

貌, 由手足無措,一時間不知閃避好還是出掌 敵經驗不足,加上她本就厭惡門美彩的容 羅玉仙 一直不敢正眼看她, 的身手雖然亦很高,只可惜臨 猝然之下,她不

樣的瘦掌已劈上她的左肩膊 羅玉仙這一猶豫,門美彩的那只鬼掌一 高手過招 時機稍縱即逝 ,猶豫不得

除非有奇蹟出現! 這一下子,可說誰也救不了羅玉仙

奇跡眞的在這刹那出現了

美彩那一掌堪堪劈中羅玉仰的霎眼間, 下了那一掌一 度從集珍軒的一角屋簷上飛射過來, 條彩虹飛渡般身形以不可思議的 在門 接 速

後翻出 一個倒翻,竟伸手一門不够飛射而來的大片狂飈般的罡風,那條飛射而來的 下脆响, 也帶得向 捲起一 身形

門美彩則退了一大步,才能够穩住身

看情形 兩人是功力悉敵

所傷吧?」 仙 慈愛地道。「孩子, 那身形翻落在 地 妳没有被那醜婦 一手攬住了 羅玉

道。 「娘,怎麽妳現在才來, 羅玉仙偎在那婦人的 身上 , 剛才 嚇死 女 場上 , 撒嬌地

嫦了 用說,那婦人就是有玉臉黑心之稱的羅妙單聽羅玉仙稱呼那婦人作「娘」,不

> 天下武林中她們看不順眼的男女,我娘爲 櫃,成立什麽『減妍毀俊』帮,誓要殺盡

想得那一批寶藏,然後重出江湖,開山

兩眼! 有一種確容高貴的美態,令人忍不住看多 有兩三條皺紋,模樣很像羅玉仙,不過她 也花白一片,但容貌依然很美麗, 羅妙嫦雖然年紀已有六十 一頭青絲 臉上只

難遂她的野心!」

藏,那就没有那樣多的錢財來開山立櫃

們得不到金戈鐵馬

,令她們得不到那批

,寳

要小妹不惜用任何手段,也務要令到她 阻止她這項茶毒武林的大計,派我下山

強烈的對比。 一始,羅妙嫦與門美彩形成一種

持她們那個

金戈鐵馬,開啓那寶庫,

「滅姸毀俊」帮,那豈不是又開啓那寶庫,有足够的錢財支

若羅玉仙說的是真的

,而門美彩又得到

夏侯仲豪及薛策勇聽了,不禁傻了

看看,那個望望,只是望着兩人。 兩位一度將武林攪得風風雨雨的魔女大名 ,想不到如今却一齊看到其人,不由這個 夏侯仲豪薛策勇兩人一直只是聽聞這

妖婦,妳終於肯現身了麽?」 更加暴翻得白多黑少,掀唇大叫道。 門美彩那雙暴眼在看到羅妙嫦現身後

不會對此事袖手不理吧?」

感慨地道。

「兩位乃一時之俊彦,想來也

羅妙嫦道:「妖婦,妳真的要與老娘作對 日,妳休想野心得逞!」 門美彩「呷呷呷」地厲笑起來,戟指 羅妙嫦冷冷笑道。一醜婦,有我在生

到底?」 還不肯消去兇心,改過向善?」 妳害的人還不够多?如今年紀這樣大了 羅妙嫦頷首道。「不錯, 隗婦,難道

計, 聽妳那一套,若要老娘放棄重出江湖的大 門美彩却咬牙切齒地道。 簡直是妄想! 一老娘才不

這到底是怎麽囘事?」 夏侯仲豪忍不住插口問道。 「夏侯兄・ 羅前輩 那醜婦

> 象? 再攪得江湖大亂,連自己也成了 羅妙嫦掃了一眼夏侯仲豪與薛策勇 這女人的野心眞可怕 被殺的對

骨,也在所不辭!」 林即將陷於浩刦而獨善其身?縱使粉身碎 在下等既身爲武林人,又豈會眼看着武 ·薛策勇豪氣萬分地道··「前輩過獎了

復現江湖,似乎改變了以前那種仇視男人「那是老身失言了。」羅妙嫦這一次一早就管了,否則,也不會在這裏了。」 夏侯仲豪却淡淡地道: 這件事咱們

在出人意料 的反常心理,而變得理智而有正義感

夏侯仲豪薛策勇正有這種感覺

手段欲得到那鐵馬,就情有可原了 也作出了 玉仙剛才所說的是真的,那麽, 而薛策勇更是暗暗高興不已,若是羅 其人所作的 她用那種 而 且

V35

目露兇光,一副擇人而噬的樣子 了,也不會將那隻鐵馬交出來!」門美彩 「妖婦,看來妳是要與老娘作對到底

心!」羅妙嫦義正詞嚴就算死,也不會交給妳 」羅妙嫦義正詞嚴,神態凜然。 「好,旣然妳死也不肯交出來,那妳 「妳欲藉那批財富來爲害江湖,老身 讓妳得以遂其野

彩咄咄逼人。 我就揀一個地方决一生死,怎樣?」門美 「老身早就想領教一下妳的厲害,妳

想在什麽地方分個高下?」羅妙嫦認眞地 就在距此約二十里外的玉龍山如何

門美彩似乎早就想好了地點 明早日出之後!」 好!什麽時候?」

薛兩人 一言爲定!」門美彩忽然指着夏侯 一言爲定!」 「這兩人既然自命豪傑

就要他們作一個公證人,怎樣?」 老身無所謂,倒不知他們兩位答不

9 老身

夏侯仲豪薛策勇幾乎是同聲道。一固 羅妙嫦拿眼望着夏侯仲豪兩人

忽然又像想起了什麽。「老娘還有一個提 好吧,那就這樣决定了。」門美彩

妙娣不耐煩地說。 「門美彩,妳又想玩什麽花樣?」 羅

令到明早的决鬥增加刺激,提議賭一賭彩 門美彩「呷呷」笑道: 「老娘只是想

> 着羅玉仙,慈愛之情,溢於言表。 妳有話就快說吧。」羅妙嫦輕輕摟

嫦。 以不答應。」 鬥美彩洋洋得意地望着羅妙 就歸她所有,你若是没有信心勝老娘, 作這一次決鬥的彩頭,勝者,兩件物品 老娘想用你的鐵馬,及老娘的金戈 可

道:「老身應承你!」 羅妙嫦注視了門美彩好一會,才頷首

「兩位,老身與小女也要走了。」羅朝蘇紅鳳五女一揮手,當先急馳而去。 「好,老娘走了, 明早見。」門美彩

去 妙嫦說着拉着羅玉仙朝相反的方向飛掠而

眼 羅玉仙却有點依依不捨地望了薛策勇 不情不願地被她娘帶着走了

薛策勇望着羅玉仙母女迅速掠遠的 身

形 眼光定定地,若有所失。 夏侯仲豪看到薛策勇那樣子 不由伸

點捨不得羅姑娘?」 手拍拍他的肩頭,笑道:一薛兄,是否有 薛策勇霍然省覺到自己失態, 有點靦

觍地笑笑道:一夏侯兄, 看看態兄的傷怎樣了 夏侯仲豪了解地再拍拍薛策勇的肩頭 咱們囘客棧去吧

下。 「薛兄,你身上的傷也要好好地包扎一

兩人相視一笑,走向客棧

翌日天才亮,夏侯仲豪薛策勇便來到

了玉龍山 好轉, 幸好熊武的傷勢没有惡化 夏侯仲豪才放心下來,並且囑 9 而且明顯

咐那九名手下好好照顧熊武

候,他們已登上了玉龍山頂 第一道陽光從天邊的雲海中射出來的 山頂上只有幾棵勁松, 空出一塊頗大

地方,倒是適於决鬥

人,羅妙嫦與門美彩均還未來到 兩人掠登上山頂時,山頂上就只有

山頂上的情勢。 兩人也不在意,正好趁此機會打量一

山下掠上兩批人來。 紅日出,陽光照的時候,分別從兩邊

左面的一批有六個人,正是門美彩師

徒六人。 右面只有兩人,領頭的是羅妙嫦,

隨 身後的正是她的女兒羅玉仙! 要來的人全部來齊了。

急,大概是急着來膲熱鬧吧?」 冷笑道··「兩位倒是比咱們正主兒還要心 門美彩看到夏侯、薛兩人早就來了

朝羅妙嫦抱拳道:「前輩早。 夏侯仲豪薛策勇皆懶得去理她, 一齊

牙差點咬碎了,却又發作不得。 得她那張醜臉上的瘰癧震抖不已,一 門美彩見夏侯仲豪兩人不答理她, 阻暴

羅妙嫦笑着說。 「兩位比老身還要早,還說老身早?

眼波含情,嬌聲喚道:「薛公子, ,兩位早。 夏侯兄

仲豪替他解了圍。「羅姑娘也來了。 地紅了臉,吶吶着說不出話來,幸好夏侯

那邊的蘇紅鳳五女看到羅妙嫦與薛策

薛策勇接觸到羅玉仙的目光, 羅玉仙趁這機會,瞟了薛策勇一 没來由 眼

> 偷偷瞥了門美彩一 感到很不是味兒,也有點訕訕地,不滿地 勇等有笑有說,自己這邊却没有人答理

掌將夏侯仲豪等四人擊斃,才消解心頭怒 門美彩的心中更不是味兒, 恨不得

不早了 門美彩又氣又妬地厲聲說。 有話留着地府再說吧, 時候日

頭麽?帶來了没有? 你不是說要用 是說要用金戈鐵馬作咱們這一戰的彩羅妙嫦上前兩步,不慍不火地道:「 「當然拿來了, 紫君 拿出 來!

美彩頭也不囘地喝叫,然後對羅妙嫦道: 「妳那隻鐵馬不會忘了拿來吧? 「玉仙, 將鐵馬拿出來!」 羅妙嫦扭

頭朝羅玉仙柔聲呼喚

羅玉仙嬌應一聲, 上前一步,自懷中

將那隻鐵馬拿出來 夏侯仲豪與薛策勇恐 防門美彩會猝然

婪地瞪視着,目光瞬也不瞬,兀自吞了門美彩看到羅玉仙手上那隻鐵馬, 一左一右,在旁戒備 口食

,閃燦生光的金戈來 這時那卓紫君也亮出了那柄在朝陽之

來,妳又有什麽好主意?」 門美彩, 金戈鐵馬巳亮了 羅妙嫦直視着

擺放在一起,妳派出去妳的女兒看守着 老娘則派出一位徒兒看守,不就成了?」 一笑道:「這還不簡單,只要將金戈鐵馬門美彩這才將目光收囘來。「呷呷」

羅妙嫦深望了門美彩一

照妳說的辦,擺在什麽地方妥當?」

後指着十丈外的一棵樹道:「放在那棵松 門美彩流目打量着山頂上的情形,最

點頭道。「好,就放在那裏吧。」 羅妙嫦隨着她的手指望過去,看了一

羅玉仙與卓紫君則各自退開五步,站在樹 將鐵馬金戈拿到那棵松樹之下放在地上, 於是,兩人各自吩咐自己的女兒徒弟

的左右兩邊 兩位站到那棵松樹一丈之前,這樣,妳我 「爲了表示老娘不會使奸,最好請這

奪金戈鐵馬,他們兩位就可以加以制止了 若是有人意圖於激鬥中出其不意掠過去搶 」門美彩裝出一副大公無私的樣子。 「那最好不過,薛公子、夏侯公子

請兩位照她說的,站到那棵松樹一丈前 羅妙嫦轉對夏侯、薛兩人說。 夏侯仲豪薛策勇没有說話,只是頷首

在輪到咱們動手了 站定之後,門美彩才厲聲道:「妖婦, 然後走向那棵松樹。 看着夏侯仲豪兩人在距那棵松樹之前 現

羅妙嫦不慍不火地道。「那妳還說什

頭 的手,舒展着畢剝作响。 活,看看誰的手段高強吧!」 枯黄的亂髮無風飄揚起來, 今日不是妳死, 門美彩那 那雙鳥爪樣 就是老娘不

動手,亦不由自主緊張起來,目光烱烱, 眨也不眨。 夏侯仲豪薛策勇看到羅、 門兩人即將

羅玉仙更加緊張,畢竟,決鬥中的

位是她的母親。

什麽也是她們的師父。 蘇紅鳳她們自然也很緊張,門美彩說

挽 ,作了個勢子 羅妙嫦倒一點也不緊張,將衣袖挽了

間 就是徒手搏鬥,也一樣可以於擧手投足 ,置對方於死地-兩人皆没有帶兵双,但以兩人的身手

朝陽普照,天淸氣朗,可說是一個好

了手

玉龍山頂上的兩位絕世高手,也動上

迭出,兇險萬分。 絕世高手一動起手來必然精彩絕倫,奇招 在夏侯仲豪薛策勇的心目中,這兩位

但羅妙嫦與門美彩動手的情形,却根

只不過閃了一下,兩人便迎上了, 本不是那麽囘事。 就像心意相通般, 兩人身形皆很快, 各自劈

,兩人攻出的一掌勁道很猛,只不過兩人聲勢倒不嚇人,但夏侯仲豪薛策勇却看出 出了一掌! 雙掌擊實,發出一下沉實的悶响聲 0

用的是暗勁,所以没激起狂風般的氣流 有用上全力。 三擊之後,各自退了四步。 看來兩人暫時誰也佔不到優勢,也没 這一掌互擊下,兩人各自退了一步 每擊一掌,兩人退後的步數皆隨着增 「姆姆姆! 」兩人再度互擊三掌。

及出手皆很快,快到就像没有分開過一樣 加, 「啪啪啪!」又是三擊,兩人的身形

> ,三擊之後, 兩人皆退了一丈有多!

出勝負也說不定。 出高下來的,少則半天,多則一日才能分 所學的打法,只怕不是一時三刻間可以分 速戰速决的打法,若是兩人改用各施本身 這種最簡單也最耗内力的打法,仍是採取 夏侯仲豪猜度羅、 門兩人之所以用上

大地,誰也不想看走眼。 每一個觀看者皆屏息着,雙眼睜得大

了不少内力。 在喘着氣,這兩番硬碰之下,兩人皆耗損 羅妙嫦門美彩兩人在互相注視着,也

「老娘與妳拚了!」 門美彩鬼叫般厲

掌 羅妙嫦深吸一口氣,亦猛地迎上去 兩人仍然像上兩次那樣,各自劈出

咽 下閃泛起一道死亡之光,飛射向羅妙嫦的 陡地一收掌,左手陡揚,三點烏芒在朝陽 喉左右胸。 看來兩人這一次乃是作生死一拚了 但就在雙掌將要擊實的刹那,門美彩 所有人皆緊張得一顆心提到了喉嚨。

口驚呼出聲,同時撲出去欲加以搶救。 夏侯仲豪薛策勇一眼看到,俱不由脫

色 暗算手法,亦不由臉色一變,臉有不豫之 一點血色也没有,大叫出聲:「娘一 羅玉仙驚得一張臉「刷」地慘叫白得 蘇紅鳳等五女也看到乃師竟用卑鄙的

施展出這種卑鄙的暗算手法,在她以爲 羅妙嫦是發夢也料不到門美彩會猝然

> 將三枚暗器擊落。 意料之外,一時間根本閃避不了 門美彩好歹也是一 號人物 , 這眞是大出 ,也很難

撲去,門美彩發出的暗器顯然是蓄勁發出起五尺,而且兩人的身形又是互相向對方 天下無敵的高手,也閃避封擋不了。 所以去勢疾勁,在這樣的情形下,任是 因爲兩人之間的距離那樣近 ,近到不

射入她的右胸內。 暗器,但射向右胸的那一枚,仍「奪」地 咽喉那枚暗器,也拂捲落射向左胸的那枚 但羅妙嫦仍然拚盡所能,閃避過射向

臉痛苦之色。 羅妙嫦立時身形急劇搖擺了一下

由驚呼一聲,左右伸手將羅妙嫦扶住。 門美彩在暗器出手的刹那,身形陡地

夏侯仲豪薛策勇在這時才撲掠到

9

還理會得了樹下地上的金戈鐵馬,哭叫着 翻騰起來, 羅玉仙一眼看到乃母中了暗算,那裏 向後翻了出去。

過一眨眼間 飛撲過去。 淡淡的黑氣 顯然門美彩的暗器上淬有劇毒,只不 ,羅妙嫦的臉上已佈上了一層

「前輩,你覺得怎樣?」 薛策勇驚急

不清。 臉上的黑氣越來越濃,語聲也越來越斷續 心得逞……則武林……幸甚……」羅妙嫦 望你好好照顧玉仙,不要讓那醜婦的野 「那醜婦的暗器淬了毒,老身不行了

前 一把將羅妙嫦緊緊抱住 「娘啊ー 羅玉仙驚駭欲絕地撲上

…要離開……你……孩子……別哭,娘始睁着眼,對女兒道。「玉……仙……娘… …跟……着薛……」 終要……離開妳……的……妳以後……就 羅妙嫦這時候已舌頭打結,困難地強

頭一歪,語聲一斷,羅妙嫦巳毒發身

一樣,用力地搖幌着羅妙嫦的身體。 那種哀切悲痛的呼叫聲,聞之令人鼻 -」羅玉仙哭得像淚人

酸酸地,忙把頭垂下來。 蘇紅鳳等五女眼看耳聞,忍不住鼻子 酸!

將羅玉仙扶到一邊。 哀。」夏侯仲豪拿眼望着薛策勇,示意他 一羅姑娘,人死不能復生,請姑娘節

連帶將羅妙嫦的屍體抱到一邊。 薛策勇默默地點了點頭,扶着羅玉仙

今老娘勝了那妖婦,金戈鐵馬全歸老娘了 「呷呷,夏侯仲豪,你是公證人,如 門美彩一副得意至極的神態

戈鐵馬不能歸你,應該歸羅姑娘。」 勝不了羅前輩,反而妳應該算敗,所以金 段暗算羅前輩,虧妳做得出來,妳根本就 夏侯仲豪却凜然道:「妳以卑鄙的手

母女麽?老娘第一眼看到你小子就不順眼 來:「你奶奶的小子這不是偏帮着那妖婦 ,待老娘一併斃了你。 門美彩那醜惡的臉容淨獰如鬼,乾嚎起 「你奶奶的小子,這算那門子道理?

分取夏侯仲豪的咽喉小腹! 鬼魅一樣撲向夏侯仲豪,鬼魅一樣的雙手 門美彩是說動手就動手 身形一幌

鐵戟一吞一吐,戟勢展開,疾迎過去!夏侯仲豪夷然不懼,一直綽在手中的

侯仲豪一連十三四戟,逼得連退兩步 「小子倒有兩手。」門美彩竟然被夏

的前腕後臂。 夏侯仲豪的戟身直逼進去,抓向夏侯仲豪 但她的身法陡地一變,雙手竟然貼着

鐵戟斜戳而出 幻,不禁吃了一驚,吸口氣,雙臂陡沉 夏侯仲豪見門美彩的身法手法這樣奇

竟然硬生生將夏侯仲豪的鐵戟抓住,身門美彩「呷」地怪笑一聲,雙手一錯

形斜欺直入。 夏侯仲豪却陡地暴喝一聲, 雙臂奮力

向上一挑,硬生生將門美彩挑了起來。 門美彩却在這刹那雙手一鬆,身形藉

去,一掌劈向他的頭頂!

株放置了金戈鐵馬的松樹! 而門美彩飛蕩的身形,正好飛蕩向那

功夫自己去取。 卓紫君隨手一拿不就成了,却要費這樣多 大概是她以爲卓紫君不可能這樣順利 眞不明白她爲何不喝令站在松樹旁的

松樹旁。 夏侯仲豪却像早就意料到一樣,身形

會拿到,因爲薛策勇就扶着羅玉仙,站在

出 陡地一挫,竟然拗腰仰身, 將鐵戟力擲而

的身下射了過去。 地向上一翻,那鐵戟以毫厘之差,貼着她 但門美彩的反應奇快,飛蕩的身形陡

夏侯仲豪巳一個倒縱,比門美彩先一

步落在松樹之前

豪肯定快不過他

門美彩身形未落,一掌飛劈向夏侯仲豪

折般痛,被震得退了一大步!仲豪最少用上了十成勁力,右掌仍然像骨 掌 一下沉响,兩掌擊實,夏侯

不動手! 掌又疾劈而下,同時喝道:「紫君, 門美彩的身形只是在空中窒了一下

向夏侯仲豪一 卓紫君聞喝全身驚悚了一下 ,拔劍刺

的 長劍截下

掌 夏侯仲豪別無選擇,又硬接了門美彩

角有血溢出

地盯着夏侯仲豪, 滋味如何?」 「呷呷」笑道:「小子

中運氣,準備再接門美彩一掌。

娘就放過你!」門美彩慢慢擧起右掌,作「若是你能够接得下老娘這一掌,老 一若是你能够接得下老娘這一掌,

門美彩若不是要避那柄鐵戟,夏侯仲

故此他只好硬着頭皮接了門美彩的那 掠落地上,將樹下的金戈鐵馬搶奪到手 夏侯仲豪若是閃避,不難被門美彩乘 「好小子,老娘這就送你上路吧。」

還

一道刀光却在這時飛到 ,將卓紫君

那是薛策勇的碎玉刀

整條手臂酸麻無力,胸脯急劇起伏,咀 這一次他被震得整個人退靠在樹身上

門美彩身形飄掠落地, 一雙暴眼兇殘

夏侯仲豪却凜然不懼,緊閉着咀 暗

數妳最長舌多話了 夏侯仲豪忽然開聲嗤道: 一天下間要

仲豪! 差點没有跳起來,暴目中殺芒暴湧, 聲令人頭皮發炸的怪叫, 没有跳起來,暴目中殺芒暴湧,發出門美彩像被黄蜂叮了一口般,整個人 一掌劈向夏侯

力,揮掌迎上去。 却在這時, 傳來蘇紅鳳一聲惶急的驚 夏侯仲豪亦舌綻春雷,運足十二成勁

当了 呼 門美彩耳聽蘇紅鳳的驚叫聲,還以爲 什麽意外之事,心神一震, 凝聚的 功

力不由一窒一滯,登時胸口 夏侯仲豪那一掌却已擊中了她的掌。 問

虧了 發揮不出,互擊之下,門美彩就大大地吃 夏侯仲豪是全力一擊,門美彩却勁力

骨斷,在急喘着。 **丈外的地上、口中溢血,那隻右手則腕折** 飛出去,如斷綫風筝一樣,重重地摔墮在 「啪啪」連响聲中,門美彩竟然被擊

自己能够一掌將她擊飛,這眞是匪夷所思 ,像發夢一樣。 ,看看自己的右掌毫無奇異之處,那爲何 夏侯仲豪看到這情景,不禁驚呆住了

因爲自己功力與門美彩相差了三份一左右 却想不到輸的却是門美彩。 自己那孤注一擲的一掌,早巳打了輸數 在他意料中, 被震飛的應該是自己

顯然也意料不到自己那一聲叫喚,分散了 一滯發不出去,而夏侯仲豪那一掌恰好擊 門美彩的心神,令到她的功勁刹那間一窒 師父!」又一聲悲叫响起,蘇紅鳳

門美彩,她如何承受得了? 得反撞向體內,那就變成了雙重功勁擊向 十二成功力的掌動,窒滯的功勁也被震擊到,這就令到她不但硬挨了夏侯仲豪一記 ,這就令到她不但硬挨了夏侯仲豪一記

省到原來是那麽囘事。 夏侯仲豪被蘇紅鳳那一聲悲喚,才猛

她悲呼着撲向門美彩。 死在師父的掌下,而弄出這意外,驚懼得 蘇紅鳳想不到自己一時不忍夏侯仲豪

那一聲一樣。 擊斃命的刹那,莫明其妙身不由主地叫出 可思議的,就像蘇紅鳳在夏侯仲豪會被 容易變爲愛情,而情之一字,往往又是不 ,一個少女若是喜歡上一個男人 中見到夏侯仲豪,便巳暗中有點喜歡他了 說實在的,蘇紅鳳打從初次在那谷地 (,那就很

,其餘三女亦撲向門美彩。 與薛策勇仍在打鬥的卓紫君之外

竟有師徒之情,也有養育之恩,(原來紅 得醜惡,對紅粉五煞從不假以詞色,但畢 見門美彩重傷垂危,怎能不撲上前看個究 粉七煞皆是門美彩收養的孤兒),如今眼 雖然門美彩生性乖戾兇暴 ,容貌又生

恐之色,蹲下來欲扶起門美彩。 「師父,妳怎樣了?」蘇紅鳳一臉惶

你妳敢害……老娘……」猛地一掌擊向蘇 紅鳳的右肩頭 門美彩陡地噴出一口血。「賤人……

到自己心神分散,致令到功勁窒滯……傷而且她認定蘇紅鳳是故意叫出那一聲,令腑盡碎,傷重垂危,但她畢竟功力不凡,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門美彩雖然心

V38

就乖戾兇殘,如何能放過蘇紅鳳,是以她 重垂危,所以她恨死了蘇紅鳳,她生性本 拚盡一口氣,一掌擊向蘇紅鳳

而她掌擊蘇紅鳳之後,亦狂噴鮮血

地上放着的金戈鐵馬!

羅玉仙那聲驚呼,自然也驚動了夏侯

人影瀉落在那棵松樹前,身形急俯,攫拿--他以爲羅玉仙出了意外,恰好看到一條

薛策勇身形才掠出,聞聲霍然囘首—

得 痛叫,飛出兩丈過外,摔向地上。 整個人條地飛了起來,忍不住發出一聲 出掌欲擊殺她?根本就無從閃避,被擊 蘇紅鳳那裏會想到師父竟然遷怒於她

將她抄接着,才没有摔落地上 幸得夏侯仲豪及時撲上前,雙手一伸

擊得碎裂,痛得她臉色煞白 三,所以没有被震傷內腑,但肩胛處也被 得暈過去。 一擊,體內殘存的功力只有平時十之二 也幸好門美彩那一擊乃是油盡燈枯前 , 差點没有痛

住。 俱不由驚駭得轉而撲向蘇紅鳳, 師姐擊飛,她們平日本就姐妹情深,這 撲向門美彩的三女驟見師父竟然將大 欲將她接 時

_ 亦躍開來停了手,驚呼一聲:「姐姐 撲向蘇紅鳳 而卓紫君在聽聞蘇紅鳳那聲慘叫後

就讓她發現了毛仁的出現。

激的掠空聲却令到她不由轉目望過去,這

也關切地望向夏侯仲豪那一邊,但一陣急不放,站在距松樹側面約二丈外,她本來

也幸好羅玉仙一直抱着她母親的屍體

感情。 彼此同病相憐,而建立起一種情逾姐妹的到愛護與温情,自自然然,她們之間由於她們旣是孤兒,在門美彩身上又得不

顧其他,身形斜掠向山腰下

但他的身形才斜掠起,薛策勇的碎玉

狂喜得他差一點没有狂呼出聲。

而他的心神這剎那亦已因爲狂喜而不

毛仁一手已抓起地上放着的金戈鐵馬

豪其實是蘇紅鳳所救,如今蘇紅鳳被乃師 那邊望過去,一邊亦掠 所傷,他自然流露出關切的神情 他早就將一切看在眼內,也知道夏侯仲 薛策勇見卓紫若停手 過去 注目向

飛,怪叫一聲,身形驀地向前一撲!

可惜巳太遲了,碎玉刀「噗」地一聲

射至他背後,他扭頭一瞥,驚得他魄散魂刀巳經如天飛虹般攝着一股懾人的銳嘯聲

胸

有如激矢一樣貫射入他的背上

,直透前

舒了口氣 夏侯仲豪卓紫君等人看到這,俱不由

蘇紅鳳一張臉巳羞紅一片,垂下頭來 夏侯仲豪終於輕輕將蘇紅鳳放落地上

將頭別轉,不敢看衆人一眼。 夏侯仲豪也感到臉上一陣燥熱,連忙

不敢看夏侯仲豪一眼。

不由發出叱喝聲:「好大胆子的賊子!」仲豪及卓紫君等人,齊皆扭轉頭望過去,

卓紫君亦返身掠撲囘去。

「毛仁!」薛策勇一眼就認出那欲想

扶住蘇紅鳳。 「師姐,妳傷得重麽?」黄菊走上前

「没有什麽,師父她怎樣了?」 蘇紅鳳忍着肩膊上的劇痛,搖搖頭道

了她, 脫的欣悦神情。「師姐, 「師父死了。」黄菊露出一種得到解 那一掌也斬斷了師徒之情!」 師姐你挨了她那一掌,什麽也還給 師父竟然想將妳

覷不到下手的機會,一直伺伏到現在才動顯然他已隱身在這附近很久了,只是一直

上的碎玉刀化作一道流虹,疾射向毛仁。 手鬼手百毒斷魂掌毛仁,喝聲的同時,手 乘機擒奪金戈鐵馬的人是大理黑道第一高

毛仁不知是從什麽地方竄掠出來的,

手

願的事情。」 就不將咱們姊妹當人看待,如今師父死了 咱們姐妹就不用被她逼着幹一些咱們不 卓紫君也插口道:「師姐,師父平日

說邊察看蘇紅鳳的傷勢 制 她的惡毒野心得逞,咱們姐妹永遠受她控俊帮』,她的心理根本就不正常,若是讓 ,爲害武林。」陸萍一臉慶幸之色,邊 **』,她的心理根本就不正常,若是讓「師父一心想成立那個什麽『滅姸毀**

碎玉刀,並取囘金戈鐵馬,走到夏侯仲豪 物品?」薛策勇這時已從毛仁的身上拔囘 「夏侯兄,蘇姑娘,怎樣處置這兩件

等人面前,伸手將之遞出來。 「蘇姑娘,金戈是妳們的,妳認為怎

樣處置了」夏侯仲豪望着蘇紅鳳。 蘇紅鳳却不敢望着夏侯仲豪,低着頭

,還是請夏侯兄

兩期完俠義恩仇故事

蕩魔傘

在此,即是說可以開啓那寶庫之門,但 你們知道寳庫的所在地麽?」 他們誰也不知道那寶庫究竟在什麽地 此言一出,衆人皆不由怔住了 「鐵馬應該是薛公子的,問他吧。」 「如今雖然金戈鐵

們姐妹說什麽,只是命咱們姐妹替她做事 這樣重大的秘密,她焉會告訴咱們姐妹 蘇紅鳳搖搖頭道:「師父從來不對咱

「蘇姑娘,妳們知道麽?」夏侯仲豪

仲豪轉問羅玉仙。 那麽,羅姑娘,妳知道麽?」 夏侯

來想告訴小妹的,不知爲什麽却又不說了 所以不告訴小妹。」 可能是怕小妹知道得越多,便越危險 羅玉仙看一眼懷中的母親,亦搖搖頭 一娘親倒是知道,可惜她死了, 「這樣說來,這兩件東西只是件廢物 她本

迷心竅的人追殺目標,依某家主意,索性 毛仁、常士逸、郭長河就是前車之鑑,各 也是一個禍胎,咱們若然貪圖那批財寶 那就要到江湖上去打聽那寶庫的所在地 那勢必成爲衆矢之的,到處被追殺,

薛策勇首先贊成:•

「爲了江湖武林同

腥風血雨,在下贊成將之毀棄! 道不致爲了這兩件東西而你爭我奪, 弄得

「小妹也贊成,這兩件

「師妹們唯師姐之主意

卓紫君、陸萍、白菊亦同聲附和黄菊

你來將這兩件東西毀掉吧!碎玉刀正好派 鐵馬上,毫不猶豫地道: 大慾,咱們七姐妹也不會剩下五姐妹!」 毁棄,若不是這兩件東西,師父不會心存 夏侯仲豪目光落在薛策勇手 | 薛兄, 上的金戈 那就由

來,變成一堆金屑鐵碎。 玉,將金戈鐵馬放在地上,然後揮刀亂斬 刀光飛閃中,金戈鐵馬立時寸寸碎斷開 薛策勇碎玉刀嗆然出鞘,刀光如雲似 「夏侯兄,現在輪到你了 薛策勇

收刀入鞘。 夏侯仲豪明白薛策勇的意思,上前蹲

下來,雙手將那堆金屑鐵碎兜合在雙掌中 然後一陣搓動,到他停手將雙掌攤開

挺起身來。隨手將那圓球向外運動一擲 策勇一見夏侯仲豪手掌上那金鐵溶成的圓 由衷欽羨地脫口叫出。

東西實在是不祥之物,要不是這兩件東西 小妹娘親焉會死!」 羅玉仙亦道:

妹們意下如何?」 黄菊首先道-• 蘇紅鳳掃了四位師妹一眼問道:

蘇紅鳳吐口氣道: 「小妹也贊成將之

「夏侯兄原來已練成了爍金手 ! 」 薛

那圓球破空飛射出去,直射出有三數十寸 也不知落在山下什麽地方了 地上還剩下

笑意 再將之還原爲原先的那柄金戈,那隻鐵馬 至此,衆人的臉上皆露出如釋重負的 也無法

意張 H K \$ 訂閱武俠世界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 半年港幣\$182.00

如何?」薛策勇不知什麽時候, **了羅玉仙的玉手,** 「各位如不嫌棄,請到舍下盤桓幾天 大大方方地笑對衆人 一手執住

去的經已過去了。 葬了毛仁,只是没有爲他堆墳豎碑 羅妙嫦及門美彩的屍體埋葬了 朝陽明艷, 們已將心頭的哀傷拋開 沐在這明艷的陽光下 當然也埋

豪望着蘇紅鳳問。 「蘇姑娘,妳們意下如何?」 夏侯仲

銀行支票壹張HK\$

暗生情愫,快口快語地爲兩人點明了。 只看你意下如何了!」黄菊早就看出兩人 姐也會跟到那裏了,你根本不用問師姐 「轟」地一聲,除了夏侯仲豪蘇紅鳳 「夏侯兄,只怕今後你走到那裏,師

之外,所有的人皆歡快捉狹地哄笑起來。 夏侯仲豪却連耳根也紅了 螓首垂得低低地,不敢看衆人。 蘇紅鳳不但粉臉蓋紅,連脖子也紅透 一副手足

本人現付上

無措的樣子,衆人越加笑得厲害。

期,請由第

(全文完)

鐵傘施絕招

似的烏雲, 一道道閃電劃過天際 雷聲

從山咀那邊現出一團黑影來 一條山道上 ,忽然响起一陣急促的 遠而近, 原來竟是一 没有多久

而越來越大了

馬巳够快了,但他還不時緊勒韁繩催馬疾 面貌都看不清楚,他嘴裏不斷喘着氣, 濕,他整個身子蜷伏在馬背上 在這種大風大雨的黑夜放馬飛奔?適時 勢子,龐大的身子從山坡上翻了下去。 馬巳盡了全力, 馳,要知這等大風大雨之天不比平時, 道閃電從天際劃過,只見馬上人衣衫盡 「唏聿聿」一聲悲嘶,疾馳之中煞不住 怪了,那人究竟有什麽重大事故 冒着大風大雨在山道中放馬疾馳。 此時再也經不住他一再催 那馬前蹄一滑 ,是以身形

凌霄生

飛

子拔空而起,半空中身腰一 馬上之人大驚,危機一 髮, 陡見他身 人巳落在

仇家赴黃泉

···「秋兒,忍耐些,逃過這裏,咱們就中發兒,囘頭朝來路望去,滿臉焦急的

走到那馬跌下之處探手摸去,馬的前蹄早 才又受驚嚇,竟是不停歇的哭了起來, 他不禁頹然嘆了口氣,彎身擋住急風 使不致淋着懷中發兒,片刻不敢就 傷,但他此刻顧不了身上的傷勢 顯然地,在他策馬飛逃之前,他已 他的步履有些

巳在耳邊响起,那人心頭 風雨之中已現出三條人影, 抬步向前疾行 那知他步子剛抬, 一陣桀桀怪笑之聲 一 震, 齊横身欄 極目望去

順手把寳劍拔了 出來。 的退了

令人望而生畏 那張臉一般無二的没有一 三人服色不同 絲血色, 黑衣人

趙元眞, 難道連趙某唯一骨 道:「你們已殺 擦臉上水珠, 你還想逃

「斬草不除根,春風

姓名 地址

却是又矮又胖 紅衣人身材較高,黄衣人較瘦, 那三人身上各自穿着紅黄黑三色衣裳

手緊緊抓着寶劍 趙某滿門二十四口

一年港幣\$364.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外埠連郵

咱們求饒,咱們也不會放過你父子!吹又生,姓趙的,便是你此刻跪在地 趙元眞仰天呼道:「斬盡殺絕,只怕 ,便是你此刻跪在地上向

人謀不如天算!」 紅衣人不屑道。 如不背叛本教, 「旣知現在 教主又何致命咱們 何必當

是看不過爾等胡作非爲 爲手段,以征服下天武林爲職志,趙某實 趙元眞切齒道: ,才毅然 决然離開 『血魔教』以殺戮

你現在變得清高起來了?」 黄衣人大吼道: 「住口 ,姓趙的

紅衣人譏諷的道:「清高有什麽用?

說着,大步向趙元眞欺去。 那可得拿滿門生命作交換啊!」 和他瞎扯, 黑衣人桀桀笑道:「兩位那有這份閒 教主正等候咱們覆命哩!」

巳越加來的凄厲。 真握着寶劍 絞,但是生死大敵當前, 雨急,空中仍是雷電交加 ,孩兒被雨水一淋, 是生死大敵當前,他那敢分心,懷中發兒的啼聲使他心痛有 這時哭聲 3 趙元

自己受傷之後帶着愛子趙劍秋逃出,四口,盡都死在「血魔教」徒刀劍之 的手禁不住顫抖起來。 對方竟是毫不放鬆的要趕盡殺絕,自己 下喪生,一念及此,不禁悲痛欲絕 死不足惜,愛子何辜, ,盡都死在「血魔教」徒刀劍之下 元眞満腔悲憤 9 眼看也將在刀劍之 想起一家大小二十 那知

「嗆啷」 ··「姓趙的,你認命吧!」手臂一抬噴啷」一聲,拔出一柄鬼頭鋼刀,獰黑衣人走到趙元眞面前五尺之處站定

> 當頭 一刀劈了下去一

際,刀鋒一偏,忽向懷中發兒劈去。衣人那一刀乃是虛式,乘着趙元眞一 趙元眞咬了咬牙,横劍架出 真一架之

也要打個折扣,他算無遺策,自忖在二十眞必盡全力掩護,心神一分,天大的武功要保護務兒,如自己對準務兒下手,趙元 得先機,大喝一聲,一柄鬼頭刀舞的呼呼趙元眞慌忙囘劍一擋,黑衣人立刻取 招之内定可將趙元眞殺死 黑衣人行事心狠手辣, 風 他知道趙元眞

生响, 攻了 趙元眞左遮右擋,他雖然受了內傷 數招之多! 雨之中但見滿天都是刀影 刹

只好一起上了!」
到臨頭,還要掙扎,爲了爭取時間
衣人朝黄衣人望了一眼,陰聲道: 到臨頭,還要掙扎,爲了爭取時間,咱們衣人朝黃衣人望了一眼,陰聲道:「他死可是應付黑衣人的攻勢仍是遊双有餘,紅

突穴」抓去! 人也不怠慢,五指如鈎,朝趙元眞「身形一動,拔出寳劍從偏鋒攻出, 黄衣人點點頭道: 「說得是 F 紅

牙,反手一劍撩出· 人五指已然抓到, 對壓力大增,剛剛增 壓力大增,剛剛擋過黃衣人一劍,紅水人和黃衣人加了上去,他頓時趙元眞和黑衣人動手,堪堪只爭得 趙元眞一 9 ,左手五指堪堪抓住趙元真劍劍撩出,紅衣人招法忽變,突抓到,其快如電,趙元真一咬抓到,其快如電,趙元真一咬抓到,其大如電,趙元真一咬 驚,被迫退了兩步。 ,堪堪只爭得平

五指招式不變,竟是不容趙元眞有絲紅衣人厲聲道:「那裹走?」搶步欺

毫喘息 血紅 影隨形又攻了過去。

,身子陡然一盤,讓出前面空隙,黑衣心拚命,招式又狠又疾,紅衣人熙嘿一寶劍一起,便向紅衣人五指削去,他

曼,左肩己中了一劍,「噗」的一聲,連衣人揮劍疾攻,招式如風,趙元真慢得一衣人揮劍疾攻,招式如風,趙元真慢得一。後來又和黑衣人鬥了十多招,内傷早已,後來又和黑太人鬥了十多招,内傷早已來來又和黑太人鬥了十多招,內傷早已來,身子院名一對 那三人正是「血魔教」三大使者,衣帶肉被劃下一大片來。

者戚大方,黑衣人是包置之人是奪命使衣人是追魂使者赫連元,資衣人是奪命使

肩頭血流如注,一個穩不住身子,一跤趙元眞悶哼了一聲,踉蹌退了五六步[威大方,黑衣人是鬼頭使者周可。

等命使者戚大方睹狀大喜,趕上去一 等命使者戚大方睹狀大喜,趕上去一 無,霍然一翻而起,躲開了這致命一劍。 無,霍然一翻而起,躲開了這致命一劍。 他雖然躲開戚大方一劍,可是身子一翻之 際,恰好落在鬼頭使者周可身邊不遠,問 際,恰好落在鬼頭使者周可身邊不遠,問

一聲, 欠靈活,手臂只抬一半,驟見周可刀鋒一起左臂擋去,那知左肩剛才受傷,行動大 ,追魏使者赫連元 自鬼吏者赫連元一抓襲至,危急間他抬趙元真拚死抵擋,剛剛擋了周可三招獰聲一笑,刀出如風,狠狠劈到。 ,風雨中趙元眞只覺眼瞭鹽活,手臂只抬一半,鹽 、驟見周可刀% 趙

終算完啦

真寂然不動,戚大方道: 「不必躭誤時間 走過去朝趙元眞身體踢了一踢 把小的也宰了吧!

時快,突見僵臥中的趙元真疾彈而起,實時快,突見僵臥中的趙元真疾彈而起,實別。在一個一揮,式子雖然後發,但這一招乃一個劍一揮,式子雖然後發,但這一招乃一個人臨死之前最後一擊,劍式之快,力道之為,實乃窮盡一個人全部真力而發,周可處到刀未劈下,趙元真劍招巳一閃而至,鬼頭刀一擧,狠劈而下,說時遲,那鬼頭刀一擧,狠劈而下,說時遲,那 點點頭道·「當然 當然!

上,愛子在懷中號啕大哭,他再也聽不盡燈枯,周可向後一倒,他也跟着倒在趙元眞一劍殺死周可,他自己也是 他再也聽不到他自己也是油

中他一劍?」中他一劍?」 邊, ,周可早已氣斷身亡。 持,只見周可胸口洞穿,如 變起倉促 當他們倆神智清醒過來走到周可 意了,如是稍加提防,怎會氣斷身亡。赫連元搖搖頭道胸口洞穿,劍柄猶在顫動不胸口洞穿,劍柄猶在顫動不傾神智清醒過來走到周可身

這是誰也 可以躱得過去! 戚大方苦笑道: 想不到,就是換了你我 「趙元真臨死 也 未必 擊

去再瞧瞧。」 連元道。 「他斷臂未必就死 ,讓我

還没有死,我囘去定代他向教主乞赫連元一邊走,一邊笑說道: 赫連元一邊走, 戚大方喝聲道: 一這次要當 心了 ----如如 命就他

戚大方道:「我是說着玩的 過 去順

便把小的也解决了吧!他媽的 有點冤枉! ,老周眞死

用脚踢了兩踢,罵道:「哼哼,你可是死睁的怒視蒼穹,嘴巴大大張開着,赫連元瞬的盔目清晰可辨,只見他兩眼圓弱,半彎新月正吃力的從雲層中探出頭來弱,半彎新月正吃力的從雲層中探出頭來 用脚踢了兩踢, 的不服麽?」

只四五歲,此時似知兇神惡煞降臨,居然日四五歲,此時似知兇神惡煞降臨,居然睹露了出來,那是那孩子的眼睛,看來他目視趙元眞胸前,一雙又大又黑的眼 停止了哭泣,恐怖的望着赫連元。

可愛,只可惜他投錯了娘胎!」 赫連元搖搖頭道:「這小子長得還蠻

會心軟的話,天下廟裏的和尚都沒有飯吃赫連元笑道。「好說,我追魂使者也 麽?赫連兄你也起了菩薩心腸了麽?」 戚大方巳納劍歸鞘 ,聞言說道。 「怎

五指 張 朝趙元眞懷中孩兒疾抓而

,情知暗襲之人並非庸手,忙向四週一望了一物,那物入手沉重,赫連元見微知著了一物,那物入手沉重,赫連元見微知著近之際,突有一縷勁風挾着破空之聲襲到近之際,突有一縷勁風挾着破空之聲襲到說時遲,那時快,就在赫連元五指抓 抓 百個一 着 是對準趙元眞懷中嬰兒面目 ,那發兒就是再多一條命也没有了。對準趙元眞懷中嬰兒面目,這下如被 千個 魂使者 無辜孩兒也不會手軟 便是殺 ,五指

同 忽聽一 時大喝道: 人冷冷的 「什麽人敢施暗襲?」 道。 「老夫不是在此

> 之外站了一位青袍老者,由於是在風雨黑赫連元和戚大方聞聲望去,只見五丈 袍老者是誰?半夜三更怎會在此地出現? 物,心裏有數,不由暗吸口氣, 清那青袍老者面貌,赫連元手上仍握着一 誰?爲何來攪這趟渾水?」 威大方一躍上前 更加之距離過遠,兩人都無法看 , 冷聲道: 心想這青 「尊駕是

下。配過問!」 青袍老者道:一老夫是誰?憑你還不 語帶不屑,根本未把他放在眼

戚大方冷聲一笑道: 「眞的 麽?」

無辜, 是誰?老夫且不去管他,只是那孩兒乃道。。「老夫行事素來說一不二,地上死趙元眞懷中孩兒殺死。青袍老者淡淡的 千萬不要做出趕盡殺絕,有傷天理之 他爲人陰險,說這句話時, 你等也不放過,老夫勸你等見好收 ,準備乘那青袍老者不備, 只是那孩兒乃屬 五指巳抓 地上死者 **一舉將**

快起, 最後一 **閃電般朝那蒸兒刺去!這一劍出手之** 他嘴裏說着,其實功力早已貫注右臂 戚大方嘿嘿的道。• 個 「說」字出口,寶劍也突然翻 「好說,好說!」

响,不由暗暗稱奇,心想意緊向後一退,手腕揮動,至到中途,竟然刺不下去,此 中途,竟然刺不下去, 赫連元道·「怎麽啦?刺得好好的 知他劍招甫出,忽覺臂彎 暗暗稱奇,心想這是怎麽囘 ,竟又絲毫不受影,他大吃一驚,趕

爲何又半途收手了?」

劍下如有活口,那是天下一大奇聞!」 近處,又是一劍刺下, 心中兀自不信, 戚大方連聲道:「怪事! 一面說一面向前走 ,哼道。 前走,走到 怪事

剛抬,只見靑袍老者袍袖輕拂,說來奇怪 去,這才爲之大駭,趕緊向後暴退。他手肘又是一麻,劍到中途竟又是刺不 他第二次出劍,力道式子都比第一劍 這時赫連元也發覺情形有異,道:一 嘴裏說着話,暗地留了意,他手臂

那老兒有點古怪, 戚大方搖頭道:「咱們今夜碰到對頭 莫非也會邪法麽?」

赫連元翻手一看,道:•「一枚銅錢」老赫,你剛才手上接住的是什麽? 「一枚銅錢而

色亦是一變,駭然道:「武神!道:「『免死銅錢』,他……」 正面,只見上面鑄了錢一看,原來他剛才 刹時,兩人那慘淡的 話甫出口 原來他剛才看的是背面 , 猛然想起一人,忙翻過銅 「免死」兩字,驚呼 臉色都變成死灰 戚大方臉 ,這時看

接到「免死銅錢」,只道有人襲來暗器,必羣起而攻之,赫連元今夜衝昏了頭,初必羣起而攻之,赫連元今夜衝昏了頭,初手,任何人也不敢侵犯,否則天下各門派手,任何人也不敢發犯,否則天下各門派他的「免死銅錢」乃是武林一大恩物,就 望我 現在 道 ,相傳已是陸地神仙般人物,無論黑白兩色,要知武神乃天下第一奇人,武學之高 袍老者不屑的道: ,只要提到武神大名,無不尊而敬之, 我望你 才知大事不 ,連大氣也不敢出 「還算你等有些見地 妙,他和 戚大方你

宇文明,就說老夫善言相勸,叫他今夜自亦不會爲你等再汚雙手,回只可惜老夫巳二十年不曾沾過一滾 宇文明 散 英名要毀於一夕。 『血魔教』,如其不然, 只 怕叫 怕他數十年中他迅速解中他迅速解

個 「不」字, 嚅嚅連聲稱是不已。 赫連元和戚大方面對着武神, 那敢說

雙雙飛奔而去 送了過去, ·過去,朝戚大方一望,兩人一躬身赫連元趕緊把那枚「免死銅錢」雙 武神把手一伸道:「拿來!」

會叫你兒子自行找字文明了斷就是! 氣,喃喃道。「安息吧,十五年後, 望望慘死在地的趙元眞,不禁仰天嘆 望望慘死在地的趙元眞,不禁仰天嘆 兒,那該兒似知安全已然無慮武神走到趙元眞身旁,解1 起孩兒,大步邁向 風止雨 |屍體上,他的眼睛已閣了上去,||,那皎潔的月光照射在血漬斑斑||雨息,月亮已脫出了濃密的雲層 不禁仰天嘆了口 以,不禁仰天嘆了口 以,不禁仰天嘆了口 以,不禁仰天嘆了口 以,不禁仰天嘆了口 以,不禁仰天嘆了口

他的 高懸天空, 趙元眞屍體上 眞正 安息了

就在這一次烟四日 少年從一條泥濘的 了黄昏時分, 時火流光 清明時節 轉眼過了 十五年

路 肩上掛着一件包袱 他不禁嚥下了 那

V42

快脚步向山下走去。 戸農家買點東西裹腹,一瞥之間,立刻加 待他走到山下, 天色已黑了 來,

鋤在前院挖着土坑,那女的兩眼已盲,却 的足步聲却驚動了茅屋中兩個 處現出一間小茅屋,別家烟囱都冒出炊烟並不認識路徑,只是順着山道前行,不遠 年並没注意到這種異象,一直向前走,他 外,男的手中拿着一把鋤頭 獨有這家冷清清的毫没半點動靜,那少 這兩人乃是一對夫婦,年齡都在四十 ,正一鋤 人。

挖吧,八成是他來了,把土坑挖好,然後鋤不動,目光望向門外。那女的嘆道:「 鋤不動,目光望向門外。那女的嘆道:「二條,第二條已挖了一尺多深,他忽然停一條土坑,此刻正挖第 把棺材抬出 是端坐堂上不動。

眼目睹一般,搖搖頭道:「大禍降臨,還盲,只是那男的「啞啞」一叫,她宛如親,原來他竟是是個啞巴,女的雖然雙目已那男的指着門外,「啞啞」叫了兩聲 眼目 有什麽好遲疑的,我去抬棺材了。」 盲,只是那男的 來,咱倆要死也死在一起!」

後輕輕放在地上。 她說過之後,閃身飄向後房,她兩眼 雙手已托着一具棺材閃了出來,然是她,走起路來毫不受到阻延,時間只是對於這間房子一牆一瓦都摸得

奇。 但男的却看清來人面容,神色之間頓現時中兩人,女的兩眼不見,男的嘴不能言 之上却現出凄苦的表情, 嘆了口氣, 那少年已在門口 雖然不能說話 拿起鋤頭 神色之間頓現驚 1停住足步,院掌起鋤頭,正待

> 想像中的仇家,瞽目翻了翻,靜候反應。 那少年剛踏進院內,忽見眼前現出一 女的聽覺靈敏,似已發覺來人並不是

了一 退出 了大 1,可是人已走進去,他十分尴尬的笑具棺材,似也感覺意外,欲待把步子具棺材,似也感覺意外,欲待把步子小的兩條土坑,而且在土坑旁邊又放 下,拱手說道:「兩位請了! 那瞽婦冷冷道:「尊駕有何見教? _

瞽婦冷笑道:「我知道啦,雖然不是他本睛却瞪視着那少年,伸手往瞽婦一拉,那青年,語氣十分冰冷,男的一雙烱烱的眼 她眼不能見,不知來者乃是一個樸實 人,說不定是他的前站也未可知!

行個方便?」 過路行旅,只因腹中飢餓,不悉大娘能否 ,那少年皺了皺眉頭,乾聲說道:「在下能見,但是兩人搭檔配合,却與常人無異 他們兩人雖一個不能說話,一個眼不

老身有意逐客。」

那瞽婦神色微動道: 「你眞是過路行

方便,在下只好告辭了。」 因在下初次出門,不識路途,假如大娘不 那少年點點頭道: 「大娘見外了, 只

和 , 說道·· 「一瓢一飯之飢, 行旅在所難 只是尊駕來的太不凑巧了。 那瞽婦聽少年言詞誠懇 , 面容稍見緩

襄死了人,爲何不埋到郊外去,反而葬在未免不知好歹,只是這家人也太奇怪,家 喪事, 自己家中?」 那少年心忖道:「是啊,看他們拿鋤 我在這種情形之下求人一飯充飢, 坑邊又放了棺木,八成是家裏有了

他滿腹懷疑,聞那聲婦之言,不得不

了。」

轉身欲行,突聽那聲婦大叫道:

得風吹草動未免都心驚肉跳,聽小哥口氣 想必不是他同路之人!」 那替婦嘆道: 「老身一朝被蛇咬,聞 「大娘有何見教?」

用罷飯菜之後必需趕路,話先言明 能,一餐之費,老身尚可接待,只是小哥 嬌嫩, 今夜家裏有事 **「在下孤身獨行,並無同路之人!」嫩,不是一般老江湖可比,那少年微笑 那瞽婦道:「老身一向好客,如不是 她口 稱小哥, 小哥可盤桓一宿,宿旣不 想必巳聽出那少年語音 , 並非

這是什麽原故? 如説家中有「事」,起碼也該有個道士唸奇怪的是,又没有看見一個人披蔴戴孝, 經,旣要留我,又叫我吃罷之後就走路 疑我有同路人,實則是她家裏死了人,但 那少年暗暗吸了口氣,心想那聲婦懷

娘放心,就是有天大的事,在下吃飽了便說,反而引起好奇之心,當下說道。「大 走就是!」 他原本没有留下的打算,聽那聲婦一

算。 他嘴裏這樣說着,其實心裏已另有打

那瞽婦道。 「如是小哥有請!」

,他更存心非留下不可,也不管那中年男中年男子頗有責怪瞽婦多事之意,這一來 子「伊啞」叫了一陣,那少年看的明白 朝那中年男子 作了個手式,那中年男

子是何心意,躬身一揖跨了進去! 這間茅房建築的極其簡便,

出這裏今夜有何種重大事故發生 般農家無異,那少年左思右想,實是看不 之外,便只有兩間臥房,室中陳設也與 除了堂屋

未聞,學步走了出去,少年方待學箸,那來,少年道聲「謝謝」,那中年男子宛如來,少年道聲「謝謝」,那中年男子把飯菜端了出 瞽婦巳飄然而進。

飯已嚥了下去,那瞽婦却在屋角一張板櫈他心裏想着,麥實饑餓已極,第一口 眼前的瞽婦還會武功,那麽那男子也不是那少年心中微微一動,心道:「原來 有仇家前來尋仇。 普通人,瞽婦所謂今夜有事之語 他心裏想着,麥實饑餓已極,第 ,想必是

上坐下,問道:「尚未拜問小哥高姓大名 今欲何往?」 那少年停箸道: 「在下趙劍秋,

疏得很,大概不會是那魔頭一夥,當下道了好幾遍,心想趙劍秋這個名字江湖上生 遠行,純爲料理私人瑣事! 那瞽婦聽到 「趙劍秋」三字, 跟着唸

秋也不多作解釋,含糊應道:「不錯,在私人瑣事」,只當他是「生意人」,趙劍她眼不能見,聽趙劍秋此行是「料理 下正是生意人! • 「小哥是做生意的麽?」

瞽婦 哦」了 一聲道: 一老身眞是多

停的挖着土坑,不由皺了皺眉頭,說道: 大娘,雨大啦 只見風雨已越來越大, 趙劍秋默默吃了幾口 ,那大爺還要工作麼? 飯 那中年男子仍不 9 朝門外一望

知死期將臨,所以正在自掘墳墓!」 警婦嘆道:「小哥有所不知,我們預

趙劍秋奇道:「兩位不是好端端的麽

眼便要命喪黄泉,小哥不知江湖陰險 ?大娘怎會說出這種話來?」 「現在好端端的 轉

,不

大娘這裏今夜有人前來尋仇了?」 趙劍秋神色凝重的道、一這樣來說,

之人, 路 **瞽婦點點頭道:一不錯,小哥乃無辜** 所以我才奉勸小哥吃罷之後趕快走

我本當不願管閒事,只是今夜事非尋常地又十分忠厚,不知何人竟會找上他們 我倒不得不伸手一管了 趙劍秋暗想, 眼下兩人一啞一盲 小山

面雨下大了,在下只怕走不成啦。」 他心念一閃,當下說道:「大娘,外

如刀,小哥也得吃飽走路!」 生性兇殘,行事無分好歹,便是天公落雨 那瞽婦急道:「那不成,需知那魔頭

乃過路行旅,份屬無辜,那人眞連在下也 趙劍秋心裏感激,嘴裏却道:「在下

兒聞名胆寒,他如見你在此,那管你是有 是江湖中有名殺人不眨眼的魔頭,三歲小 你麼?『血魔教』的陰司秀才羅不全, 辜無辜之人! 那瞽婦白眼一翻,道:「你道老身騙

的陰司秀才……」 趙劍秋心頭一震,道。 「血魔教」

V44

那瞽婦怔道: 「那裏,在下乃生意人「怎麽?你認識他?」

怎會認識武林人物?

好, 時間已經不早了,你吃完了麽?」 那替婦長長吁了一口氣道:「那便甚

,伯仁却為我而死,老身九泉之下也難以為了多吃一碗飯送命,到時老身不殺伯仁:「快吃,快吃,填飽肚子就走路,不要意把飯碗聲音撞擊得很大,那聲婦催促道 瞑目!」 趙劍秋又盛了一碗飯,他這次盛飯故

意逐客,實因羅不全行事又兇又殘,小哥趙劍哥嘆道:「小哥見諒,並非老身有趙劍哥嘆道:「大娘心地眞好。」 平白送命,老身於心難安!

血魔教 趙劍秋道:「敢問大娘,羅不全在

而 趙劍秋微笑道:「在下一時好奇問問那瞽婦一怔道:「你問這個幹嘛?」教』中所司何職?」

那瞽婦道:•「他是刑堂香主,握有生

趙劍秋道。「這樣說來,大娘是與

悄悄離開了,事隔十年,是六十八歲教』一份了,只因不滿彼輩所爲,所以出來你未必知曉,我與啞了從前亦是『血那聲婦搖搖頭道:「你乃生意人,說 以預作安排,求他殺死我們之後,將屍體全親來取我夫婦生命,我們明知不敵,所着,三天前教中有人到此,言定今夜羅不悄悄離開了,事隔十年,想不到被他們尋 眼前,死亡恐怖巳籠罩全身,又是鱉駭又激動,越說聲音越顫抖,好像羅不全就在盛置棺木,以免暴屍荒郊……」她越說越

> 話, 捏的粉碎,假如那臂婦這時兩眼能見物的了殺機,情不自禁之中,那雙竹筷竟被他 了,眼前瞽婦的處境,不就是他家歷史的秋早已聽的氣血翻騰,兩眼血紅,十五年 重演嗎?他反手握着那雙竹筷, 不驚叫出聲才怪。 已聽的氣血翻騰,兩眼血紅,十五年她只顧說自己處境,那知一旁的趙劍 眼中充滿

一口棺材,然後平平放入土坑中,瞽婦悲坑挖好,他神色黯然的走到後面,又抬出就在這時,那中年男子已經把另一土 聲道:「啞子, 都挖好啦,咱們死期也近

何不早一步離開?」 瞽婦苦笑道:「『血魔教』勢力掩盡 趙劍秋道:「兩位既知大禍將臨,爲

天下 他們手掌!」 咱們便是逃到天涯海角,也難脫出

力巳不知強往昔多少倍,這對啞夫盲婦逃的事,十五年後的今天,「 血魔教」的勢話,爹爹早逃了,何况那些是十五年之前 己一家慘遭「血魔敎」屠戳,如是能逃的 趙劍秋心想她說得不錯,想當年,

趙劍秋嘆道:「說的是,他們勢力太

邊响起盤碗叠集之聲,聲婦翻起一雙白眼一變,喝道:「快走,那惡魔來了!」耳遠處响起一聲震人的厲嘯,聲婦臉色慘然該走了,遲則不及矣。」話聲甫落,突聽 菜,理該替大娘收拾碗盤,大娘只顧去迎趙劍秋從容的道。「在下用過大娘飯 ,驚訝道。・「你不快走,還在幹甚麽?」 替婦起身催促道·「知道就好,你也

> 敵吧,在下收拾好了就走路。」 瞽婦怒道。•「你不要命了麽?」

遠而近, 瞽婦跌足嘆道: 區一條命。」就在這時,那厲嘯之聲已由 , 老身罪更大矣!」 趙劍秋道:「螻蟻尚且貪生,何况區 「多了一個死鬼

了趙劍秋去留,人巳飛身而出 伸手自牆角抓過一根拐杖,再也顧不

鬼魅似的閃身而至 子似知強敵巳臨,目視外面,一條人影如她向中年男子子打個手式,那中年男

搖了兩搖,陰氣森森的道:「妙啊,連後 襲文士衣裳,看來不倫不類,只見他摺扇 事都料理好了麽?」 一大一小,兩鬢已經斑白,偏生又穿了 那人年約五旬,身材頎長,兩隻眼睛

就戳を二 • 「咱們雖然明知不敵,却也不甘心束手 中年男子不能說話,却由瞽婦接口 道

身形一閃,大步跨了走來! 那人道:「然則你倆還想較量是麽?

那是當然!」 瞽婦辨風知位,雙手握杖,恨聲道:

圖反抗,那是死有餘辜。 罪大當誅,本座親自前來執刑,你等還 那人不屑的道:「仇九娘, 你等叛教

自斃,我夫婦幸早脫離苦海,你們倒行逆 仇九娘道 - 「『血魔教』多行不義必

本教的不是!」 施,今後定不會有好下場的。」 來人大吼道: 「住口!妳敢妄言批評

大不了一死了之! 仇九娘吭聲道: 「老身說了又怎地?

會將你們盛入棺內,嘿嘿,你們當我姓羅法,你們夫婦自掘墳墓,滿以爲死後老夫法,你們夫婦自掘墳墓,滿以爲死後老夫那人嘿然冷笑道:「死也要看怎麽死 的是甚麽人!」

你是有名的心狠手辣, 仇九娘顫聲道。 一羅不全,老身知道 ,不過……

們撕成碎塊,拋到後山去餵野狼。 ,罪加一等, 羅不全突然打斷話頭道:「臨死反抗 老夫斃了你們之後, 更將你

一搏!」
一搏!」
一搏!」 個方位,仇九娘身形一閃,在中年男子左些甚麽,他低聲一叫,當先在上首佔了一 那中年男子察言觀色,似知兩人在說 ,咱們只好放手

摺扇

直向仇九娘華蓋穴點去。

夢!」 說着, 真的道路,還妄想求個全屍,豈非白日 眞 十五年前,趙元眞爲了叛教 羅不全嘿嘿的 十五年後的今天, 大步搶了過來。 道 @全屍,豈非白日做,你們同樣走上趙元具爲了叛敎,滿門被 一你們想的 倒很天

那中年啞子雙掌一揚,齊胸推 出去。

,趕緊撤杖倒掃,却已落後一着,羅不全攻,仇九娘究竟吃了眼盲的虧,聞風辨位班,如中年啞子閃向左邊,他却向右邊搶 那中年啞子閃向左邊 一合,殺招連綿而 下年男子

> 勢,十幾招一過,兩人已是連連遇險。雖在一旁助攻助守,仍難抵擋他凌厲的攻 一過,兩人已是連連遇險。

摺扇點在仇九娘拐杖上,仇九娘雙手 法,驀然一扇點出,只聽「嘿」的一聲, 羅不全看準時機,以一式四両撥千斤的手 九娘,心神一亂,擊出的掌式大打折扣, 中年啞子一面拒敵,一面又要分心照顧仇 仇九娘眼睛不便,好幾次都險些滑倒,那 之那中年啞子早時把院中挖得一高一低, 拐杖巳脫手飛出,羅不全得理不讓人, 初停,地上仍是泥濘不堪,更加 一輕

全當頭劈去。 子睹狀大驚,奮身前撲, 拾起雙掌向羅不 大穴之一,如被點中,那有命在?中年啞 要知道「華蓋穴」乃是人身三十六道

手横推, 男子啞子有這麽一着,右手招式不變,左 羅不全冷然一笑,他似是早料到中年 以一敵二,硬生生的架了出去。

中年男子震退了兩步。杖之上,手臂一震,左手力道驟減,反被杖之上,手臂一震,左手力道驟減,反被來,「叮」的一聲,羅全那一招剛好在拐來,「哏」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 來,「叮」的一聲,羅全形「召別子」。時,一根黑漆漆的拐杖巳悄沒聲的驟伸過眼看即將傷在羅不全的扇招之下,不知何 這一來,仇九娘的危機仍絲毫未減,

然而立 手裏拿着仇九娘那根拐杖,面容森冷的傲 羅不全大驚,轉身望去,只見趙劍秋

了老身一命, 似知情况有異,顫聲道:「那位高人救 仇九娘從九死 一生之中檢囘一條生命

恩,在下猶未相謝,大娘如此多禮止待以大禮相謝,趙劍秋接道:「身一命,老身這廂謝過了。」 大娘如此多禮

豈非折殺在下了麽?」

那中年啞男子也睜大了眼睛,臉上充滿 兩隻白眼翻得大大,面上滿是難信之色 她幾乎不敢相信自己耳朶,說過之後 仇九娘聞聲大驚道; 小哥是你!」

步吧!」 在下也該告辭了,這根拐杖還給大娘代 趙劍秋看了看天色,道:「風止雨停

及是何門派?憑你還不配知道!」口語之

婦謝過救命大恩!」 飲藏不露,老身早時看錯了人,且容我夫 之處,仇九娘激動不巳的道: 原來小哥

那中年男子却硬向他行了大禮。 是兩人一東一西而立,他扶住了仇九娘 雙雙跪了下去,趙劍秋欲待伸手去扶,可 趙劍秋惶然道:「大娘豈不折殺在下

晴, 中似有前定,適間下雨,此時已是雨過天 老身敢信我夫婦已撥開雲霧而見青天 仇九娘悲聲道:「天道循環,冥冥之

子,你可是他倆請來的帮手! 」說此一頓,復轉臉對趙劍秋喝道:「小 羅不全冷聲道:「妳高興得太早了

之人!」 趙劍秋淡淡道:「不,在下乃是過路

報上,以便本香主超渡於你!」 本香主手下不殺無名之輩,快把姓名門派 你也敢插手過問,想必是嫌活命的太長,

了感激之容。

輕輕一抛,拐杖插在仇九娘面前兩步

一打手式,那中年啞男子會意,兩人

了麽?」

了。

羅不全桀桀笑道:『血魔教』之事

話雖這樣說,只是他心裏明白,他早

却是外強中乾,那敢有絲毫托大之心。 是如何到了趙劍秋手上,他竟絲毫未覺,先一招把仇九娘拐杖震飛出手,那根拐杖 亦一直不曾發覺,他乃老江湖,見微知著 後來趙劍秋伸仗救人,身法輕靈,羅不全 ,情知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口氣極大 趙劍秋冷聲道:「在下何名何姓?以

大, 人,那可是找錯對象了啊! 小哥究竟是何許人物?居然不把「血魔教 的刑堂香主放在心上?如他想以大話嚇 根本不把羅不全放在眼中 一旁的聲婦聽的暗暗心驚,心想這位

中,手中摺扇挾起凌厲的勁風拍了過去。 子,你敢在本香主面前端架子!」喝叫聲,這口氣如何受得下,勃然大怒道。「小 主身份,今被一個不知名的少年視若無物 十二成眞力,扇風所至,發出「嘶嘶」刺 」的勢力掩盡天下,他以一個堂堂刑堂香 羅不全臉色變了變,要知, 他恨極了 趙劍秋,這一招幾乎運足了 血魔教

耳銳响, 也敢動不動就出手殺人,太不自量力! 冷冷的道:一就憑你這兩下三脚貓功夫, 影,羅不全心頭大震,突聽趙劍秋在身後 那知他一招施出 端的是一記兇狠無比的殺着。 眼前忽失趙劍秋人

禁倒抽一口凉氣,心想他使的甚麽身法? 端端的站在後面,臉上現出不屑之色,不 那中年男子聳然動容,「伊啞啞」的 羅不全大驚轉過頭去,只見趙劍秋好

對瞽婦叫了幾聲,瞽婦嘆道。「我知道了 咱們今夜死裏逃生,全是恩人所賜 ,普

,連恩人衣角也摸不着一下

她聽風辨位,對於眼前之局據此以觀,陰司秀才可以休矣!他一招施出,連恩人衣角也摸不 對於眼前之局有如歷歷

「恩人」,感激之情益於言表。在目,剛才稱呼趙劍秋爲小哥,此時改稱在目,剛才稱呼趙劍秋爲小哥,此時改稱 羅不全心中雖驚,只是他天性兇殘,

聞言嘿嘿的道:「好說,好說,待本香招擊空,只道自己大意失手,那會心服

概。概。如頭下擊,當眞有氣吞河嶽之郡比一招疾,一招比一招凌厲,但見漫天招比一招疾,一招比一招凌厲,但見漫天四是,便連攻九招,三圈共是二十七招,一一記殺着,名喚「俯察河嶽」,他每轉一 這一式乃是他「九曲扇法」 迎頭下擊,當眞有氣吞河嶽之,一招比一招凌厲,但見漫天 中最厲害

巳 人面 色立現凝重,暗暗替趙劍秋担心不 啞夫盲婦知他施出最兇殘的殺着

覺胸口一窒,自半空之中跌下,「嘭」的傘之上,兩物相觸,其聲悦耳,羅不全只傘,羅不全那二十七招全數擊在趙劍秋鐵手上拿着鋼骨摺扇,趙劍秋拿的是一把鐵 把傘驀地劃出一片風輪,力道又勁又疾, 聲,跌在地上竟是半晌爬不起來。 趙劍秋朗聲一笑,只見他閃電般在地 叮」奇快的响了二十七下,羅不全 一圈,手臂一抬,早時拿來遮雨那

• 趙劍秋巳一脚踏住他胸口,道:「你惡提之不起,這才爲之大駭,正待翻身而起 他試圖運轉眞氣,那知眞力竟是一時

在

恩人自己出來了結這件血海深仇

V46

全只覺「百會穴」一緊,刹那勁力全失,好生之德,也罷!」突然曲指點出,羅不行昭著,本當賜爾一死,但趙某上體蒼天 力, 從地上爬起,知道趙劍秋巳廢去他一身功 待趙劍秋把腿抽囘,他費了大半天氣力才 頓時臉色大變

趙劍秋星目

断然道··「你只替

不殺了 天外有天,不禁頹然嘆道: 陰司秀才横行一世 我?」 ,至此方知人外有 「你爲何

種活罪! 如刀割,面色灰暗,但願一死也不願受這 比死還難受,這一刻陰司秀才心裏當眞有 習武之人武功在驟然之間失去,那眞

螞蟻般容易,趙某之所以留你一命 別有用意!」 趙劍秋不屑的道:「殺你不過像踩死 羅不全恨聲道:「你還有何用意?」 ,自然

文明! 所以不殺你,便是要你把今夜之事告訴字 趙劍秋深深吸了口氣,道:「趙某之

本教有深仇大恨?」 趙劍秋切齒道:「十五年前趙元眞一 羅不全兩眼一睜,哼道:「難道你與

喃說道:「老身真是健忘,恩人姓趙,想是仇九娘聽了,亦爲之心動神搖不巳,喃 家滅門之仇,難道你忘懷了麽?」 此話 一出,不獨羅不全大驚失色,便

真大俠滿門遭戳,武林之士莫不爲之髮指 必與元眞大俠有舊了?」 但恨歸恨 趙劍秋道:「不敢,正是先父! 仇九娘激動的道。一十五年前,趙元 己出來了結這件血海深仇,老,又有誰敢挺身打抱不平,現

> 得遠!」 身焚香以禱;但望恩人來日達成願望 羅不全道:「憑他一人之力,那還差 0

之手了却今日之恨,當下道:「你要羅某漏網孤兒,他旣要報仇,我也正好假教主羅不全心想原來這小子是趙元真惟一 轉告教主些甚麽? 趙某把話傳到,餘外没有你的 事!

教』巢穴向他索還十五年前滅門之仇!」宇文明,就說趙家後人兩月後必至『血魔趙劍秋兩眼血紅的恨道:「囘去告訴 羅不全道:「丈夫一言旣出,你可得手他人,在下正是獨自一人前往!」趙劍秋點點頭道:「趙家之仇不需假 說話算話。 仇九娘驚道:「恩人一個人去麽?」

只管囘去報信就是。 趙劍秋夷然道:「趙某言出必隨 羅不全恨恨的瞪了 趙劍秋一眼,道: 9

哼了一聲,轉身出門而去。 「兩月之後,敝敎上下一定恭候大駕!」 仇九娘無限關心的說道:「恩人,

太冒險了啊!」 「雨過天晴,在下 自有處置之法!」望了望天色,又道:自有處置之法!」望了望天色,又道: -就此告辭。

便一走,叫我夫婦如何能够心安?」說時 人巳攔了上來 仇九娘道。 「大恩猶未相報,恩人這

此地旣被『血魔教』徒偵悉,賢夫婦還是夫婦今日處境,正與寒家十五年前相似,趙劍秋搖頭道:「大娘不必客氣,賢

,可是趙劍耿己是亞邊。一馬人慢行,恕 乘早離開爲妙,在下不便打擾了 那知趙劍秋身法如風,人巳在十丈之外。 趙元眞大俠有此後人,可以瞑目九泉了 起,人巳飛掠而出 仇九娘嘆道:「有功不居,謙懷若谷 , 仇九娘待要阻攔

門時,每個人都亮出一張深藍色的請柬, 奇怪的是,當他們走進「南華山莊」的莊 午時分,他們一行進入了「南華山莊」,面泛怒色,有的却又一臉憂容,大約是晌 聲又把大門關上,好像店子已經打烊,不 他們都進去之後,接待的莊丁「砰」然 負責接待之人才把他們一一帶了進去,當 數十名武林人物,這些人行色匆匆,有的 「南華山莊」 這是一個清新的早晨,從子午鎭行向 的官道上, 陸陸續續出現了

,加上肩上那隻小包状,舌浪上心里。這一次,如上肩上那隻小包状,舌裏仍然拿着一把雨傘樓面前,他的年齡不大,穿了一身粗布衣影,在稍後不久來到「南華山莊」高大牌影,在稍後不久來到「南華山莊」高大牌 城的鄉下少年

這時,幕聽身後蹄聲得得,兩騎駛馬巳如了一眼,心中有種難以掩飾的激動,就在 ,駿馬飛馳之中,秀髮隨風飄起,馬駿人發亮的頭髮上紮了一個蝴蝶結,面容嬌美 兩名少女,當先那名少女一襲黃裳,漆黑 飛而至,那少年囘頭望去,只見馬上坐了 那少年朝「南華山莊」高大的牌樓望

好一個俊俏的美嬌娘 ,那少年一見,不禁暗暗喝了聲采

身讓過一邊,兩騎縱到門口,大門「呀」 婢女長相亦是不俗,兩人策馬飛馳,有如 陣香風掠過,那少年似是自慚形穢,側 黄衣少女身後跟着一名綠衣婢女,那 ,一主一婢翻身下馬,轉眼没入莊

那少年在門口悵然望了一會,隨又向

土氣樣子,皺皺眉頭道:「你找誰啊?」上下打量一眼,見他衣着樸素,一副土裏正要再度把門關上,見那少年走來,朝他 那 來到莊院大門口 少年拱拱手道:「請問大哥 那剛才開門的莊丁 ,這裏

可是『南華山莊』麽?」

頭一望,只見是橫楣一塊匾額,上面大書露不屑之色道。「你識字麽?」那少年抬 在下倒是多此一問了 南華山莊」四字,不禁失笑道: 那莊丁朝橫楣上的匾額指了一指,面 一抱歉

那莊丁乾聲道:「說得是,你究竟找

那莊丁一怔,心想你也配找咱們莊主那少年道:「請問莊主在麽?」 「請問莊主在麽?」

朋友有所求助,雖千金亦不吝嗇,只是今道。一咱們莊主素來仗義疏財,平日各万字看他樣子八成又是來打秋風的,搖搖頭

• 「大哥誤會了,在下不是來求助的。」 那莊丁訝然道:•「那麽你是來幹什麽 他還待往下說,少年微笑打斷話頭追

> 謁程莊主一談! 那少年道:•「實不相瞞,在下有事面

還是過兩天再說吧! 「你也有要事找咱莊主一談?我看算了 敝莊今天正有要事,至於你那事…… 那莊丁再度朝他打量一眼,鄙夷的道

之事十分緊急,躭誤不得!」 那少年正色道:「不瞞大哥說,在下

前去通報! 道:「既有要事,請拿名帖來吧, 那莊丁見他說的十分認真,把手一伸 待我

在下這等無名小卒, 那少年尴尬的道: 那來的名帖?」 「大哥說笑了 像

來, 名帖, 我也好爲你帶路!」 那莊丁把雙手一 也該有請帖,那麽請你把請帖拿出 攤,冷笑道··一旣無

都有個限制,那少年遠道而來,不悉內情 此刻被摒擋門外,心裏不禁焦急不巳。 華山莊」今天有事,所以對於往來賓客 這並非那莊丁有意找他爲難,

好打道囘轉了,只是此事日後被程莊主知計,當下道:「旣是大哥這麽說,在下只 如何能够進得去?腦中一轉,忽然心生一是這裏門規甚嚴,我旣無名帖又無蕭帖, 悉怪罪下來,大哥可不要後悔。 當下道。「旣是大哥這麽說,在下只 那少年暗想今天之事我怎能放過?只

且說說,究竟有什麽大事要見莊主?」 說着,便往囘走, 一時也失了主意, 忙道:「慢着,你 那莊丁見他口氣甚

這事能說不重大?」 那少年冷冷的道:「事關貴莊安危

要知今天之事, **购,像這等大事他** 安知今天之事,正

> 去通報就是 焉能阻攔,當下忙道:•「請稍候,待我前

事 在下見着程莊主時, ,便又打消追人之念,雙手掩了大門 便又打消追人之念,雙手掩了大門。,總不會就是來找麻煩的吧,這樣一 想,此人年紀輕輕,態度和藹, 也不管莊丁態度如何,擧步跨了進去 那少年搖頭道: 呆,本想追上去, 自會對 「不必麻煩大哥了 他說知便了 旣說有 繼之 想

去,誰也没有注意他,他也懶得理會別人,他們正在交頭接耳談話,那少年走了進步跨了進去,這時客廳裏已坐了三四十人那少年一直前行,循路來到客廳,舉

之心,忽然間他只覺眼睛一亮,早時所見是同一個問題,個個神情激動,大有一拚

没到那少年面前一站。 那少年朝自己衣裳望了 望 9 暗想

受。 到了面前,那少年頓時有種受寵若驚的 道這念頭剛動, 我這副寒酸相, 那黄衣少女有似一陣風 她自然不屑一顧了, 那 般知像 感

淡的道: 「請問尊駕是那一 派高手?」

那少年吶吶道:「在下並無派別!

,便在就近一張桌位上坐了下去。 他側耳頃聽, 但聽那三四十 人談的都

面點頭打招呼,一面安排席位,就像穿花她和廳中數十名記本人生 的黄衣少女已走進廳來。

那黄衣少女清澈的眸子朝他一掃 淡

坐位, 揮手道。「請到那邊去坐吧,這裏是首席黄衣少女玉面之上立現不屑之色,揮 專門接待成名露臉的

> 不是成名露臉的人物便不能坐此位麽?有種被侮辱的感覺,暗暗哼了一聲,心忖 席位來了,只是黄衣少女最後那話却使他 那少年俊臉一紅,心想我怎會坐到首

去。在下坐錯了。 可奈何站了起來,靦覥的道:-「對不起,話出了口,就會寥寥了一个.... 衣少女美麗端莊,氣度高雅,他怕自己的他目光和黄衣少女清澈的眸子相觸,那黄 他本待向黃衣少女發作幾句 可是當

也是你坐的麽?」 「土裏土氣,也不拿鏡子照照自己,那裏「土裏土氣,也不拿鏡子照照自己,那裏

屑與那人計較, 把頭側過一邊去。 得又黑又矮,正望着自己冷冷而笑,他不 有人譏諷自己,朝那人一望,只見那人長 那少年已在最後座頭坐下 聞言知道

周元都不配上坐,他又是什麽東西?」 只聽另外一人道:「是啊,像你鐵掌

也不加解釋,只是孤坐一邊,不理不那少年性子甚好,忍了一忍,旣不反這話說得很重,衆人聞後哈哈一陣大

忽有一人低聲道:「怎麽之事,不久便把他忘了。 衆人見那少年不理, 說他正 正和幾位高手在後堂商量,大概還没一個麻臉漢子應道:「茲事體大,聽 「怎麽?程莊主還没出

衆人談了一會 便又去談論剛才

商量好吧!

量的?血魔教要咱們兩湖武林聽命一個藍衣漢子叫道:「還有什 老實

此人嗓音奇大, ,當眞聲震屋宇 于,衆人情自不禁大聲,尤其「辦不到」三字

他身旁坐了一位文士模樣人物,聞言 「藍兄高論,兄弟欽佩不巳,

只是藍兄恐怕還忽略了一件事。 那姓藍的漢子正在興頭,聞言哂道:

連當今八大門派都把他們莫可奈何,咱那任大俠道:「『血魔教』氣焰萬丈 敢問兄弟忽略了什麽事?」

們兩湖人物又拿什麽和人家硬拚?」 , 『血魔教』還没找上他們,如今已那姓藍的冷笑道:「八大門派歸八大

開一隻眼閉一隻眼嗎?」 先對咱們兩准司 那任大俠笑道:「是啊,所以程莊主 咱們兩湖武林下手, 咱們能像他們,

參與斟酌的,便有少林、武當、峨 慎重起見,才不得不深思熟慮,聽說 麻臉漢子道: 「不錯,少林來的是 媚

的是誰?兄弟就不知道了,不過單憑這兩監院大師了然,武當是玄風道長,峨嵋來 只怕還不大容易!」 『血魔教』的人今日要想爲所欲

那任大俠搖搖頭道:「話雖這樣說 鐵掌周元大聲道:「總不成今日來的 『血魔教』 今日來的又是誰

他們教主? 任大俠道:「那倒不是!」 藍衣漢子哼道:「那麽來的是誰?」 任大俠故意賣弄了 一個關子, 道

> 最著?」 「請問諸位, 在 『血魔教』中 ,誰的兇名

藍衣漢子驚道: 任大俠點頭道:「今日除他之外還有 麻臉漢子駭然道·· 「總不成還有追魂使 「奪命使者!

者在内!」 那任大俠說道: 「不錯,正是他們兩

他一面,「血魔教」近二十年來兇名大著 是已應付而綽綽有餘,今日兩人齊出,顯 足已應付而綽綽有餘,今日兩人齊出,顯 如寒命兩人之中只要出動一人便 無 是是他座下追魂奪命兩使者所爲,平常 是是他座下追魂奪。兩使者所爲,平常 爲一敎之主,位高權重,平常之人很難見們敎主宇文明領導之功,但宇文明究竟貴 程莊主這麼慎重其事了。 「血魔教」今天勢力之有這麽大,固是他 麻臉漢子暗暗吸了口氣道·· 「怪不得 衆人聞言, 不禁齊都臉色大變,

爲兩湖領袖,又焉能不慎重考慮!」 武林顯然存了志在必然得之心,程莊主身 魔教』此番派出這兩大魔君 一份付,何况再加上一個追魂使者,『血那任大俠嘆道··「一個奪命使者已够」 ,對咱們兩湖

起冷笑, 主慎重考慮是應該 衆人一聽,不禁點了點頭,認爲程莊 只可惜没有 有人注意到他出奇的表,獨有旁座少年嘴角泛 人注意到他出奇的

止,紛紛起立以示禮貌,那少年也跟着站 了起來,他目光一掃,但見當先一個半百 走進四五個人來,衆 就在衆人議論紛紛之中, 人一見, , 從大廳側門

老者,那老者滿面憂容,在他身後跟着一 坐位走去。 名胖大和尚,緊隨那胖大和尚之後是兩道 一俗,黄衣少女却是隨着他們之後向首席

他們走進大廳之時,每個人的面色都很沉無一不是當今武林响噹噹的脚色,可是當 數年來名震武林的百花劍尚曉揚,這些人 正是南華莊主程雲溪,那胖大和尚是少林 隣座有人指指點點, 了然大師, 一個是峨嵋太平, 那少年對這些人一個也不認識,不過 兩名道者之中,一個武當玄風 那俗裝中年人却是近 他才知道那半百老者

沉聲道:「諸位請了 程雲溪站在首席主坐位上了 。 ___ 作個四方

衆人齊道:「莊主請了!

眞相 巴不待老朽贅言,想必諸位也明白了事實 特請諸位前來一抒高見,以便老朽作個抉 程雲溪表情嚴肅的道。「今日之會 ,事關兩湖武林榮辱存亡,所以老朽

「在下主張一戰!」 程雲溪話聲甫落, 鐵掌周元大聲接道

兩使者麽?」 程雲溪道:「周兄可知來的乃是追魂

們兩湖武林素重信義,便是拚了一死,也們日後必會變本加厲去欺凌別的門派,咱想征服咱們兩湖武林,咱們如是退讓,他奪命更是心性兇殘,他們今日此來,無非 决不可退讓一步!」 血魔教』魚肉武林,無所不用其極,追魂 周元激動的道: 却字字鏗鏘有聲,頓時贏得 他外貌不揚 「在下早知道了 但是說

滿堂采聲!

周兄的高見!」 那藍衣漢子接口道: 一我藍金草讚成

麻臉漢子也大聲道· 「我徐萬田 也讚

,隨聲付口一人一人一人一人一人一人一人一人一人一人一人一人,自聽了周元一番一份想息事寧人之人,自聽了周元一番一個想息事寧人之人,自聽了周元一番 隨聲附和一戰。 利時也改變了主意 有

下道:「不知志忠兄有何高見? 讚成一戰,獨有那位任大俠不發一言, 程雲溪目光一掃, 但見衆多之人盡都

戦, 星,爲人極爲機謀, 原來任志忠乃是兩湖武林有名的智多 程雲溪仍希望聽聽他的 聽他的意見,於此可雖有這麽多人贊成一

見對他器重一般

在某實覺榮幸不已,只是茲事牽涉太大, 在某實覺榮幸不已,只是茲事牽涉太大, 在某實覺榮幸不已,只是茲事牽涉太大, 如在下猜測不錯,『血魔敎』向咱們兩湖 如在下猜測不錯,『血魔敎』向咱們兩湖 程雲溪點點頭道:「不錯,第二個目標!」 程雲溪點點頭道:「不錯,第二個目標!」 都有人來,原來少林已是第二個目標!」 都有人來,原來少林已是第二個目標,看

任志忠道: 「能否請了然大師一抒高

教已遍及天下 我不犯彼 了然大師合什 『血魔教』 如如 早 且同時向本派挑戰,本派今情形不同,彼輩不但向早期,吾輩總想彼不犯我一意發展勢力,其分支分一意發展勢力,其分支分

意,少林亦已準備一戰之心。 自然不能任其囂張而袖手不理!」話中之

藍金堂說道。「然則少林亦準備一戰

了然大師莊重的道:「不錯!」

擦掌,躍躍欲試。 還有什麽好說的?」羣情激昂,個個磨拳 「旣然少林都準備一戰了,咱們兩湖武林 衆人一聽,不由歡聲雷動,齊聲道。

何言,在下自也贊成一戰!」 任志忠微微笑道:「衆意所歸,夫復 徐萬田大聲說道:「不知莊主意下如

惡勢力最前端,咱們如退讓,『血魔教』 林那有安靜之日,老朽自當竭力一戰!」 必更肆無忌憚地向其他派別進逼,到時武 今天更是站在天下武林對抗 程雲溪莊嚴道。。 「兩湖朋友素重信義 『血魔教』

注意到他? 末座,別人拍手,他也跟着拍手,別人叫 好他也跟着叫好,其實在一衆武林高手之 丁一起動作,紛紛端上酒菜,那少年敬陪 少女看見大計已定,揮了揮手, 作了决定,衆人轟然叫好,他身後的黄衣 ,他的動作根本就微不足道,別人那會 他乃兩湖武林領袖,此話一出,無異 十多名莊

紑 成城,老朽感激之餘,特敬各位三杯! 他們絲毫不減豪邁之情,那知就在這時 ,衆人也跟着一一學杯而盡,大敵當前 身宏聲道:「今日之會,難得諸位衆志 程雲溪一聲「謝謝!」接連乾了三大 衆人轟然道:「我等敬莊主一杯! 刹時,酒菜齊備, 程雲溪執杯在手,

> 目光一掃之際,無不爲之臉色大變,偌大個人來,這兩人來的悄没聲息,但當衆人,大廳門口有如鬼影似的出現一紅一黃兩 一座客廳頓時顯得鴉雀無聲。

黄衣人突然出現,各人心裏好像驟然受到 心去學酒杯。 一陣重壓,行動遲滯,酒興大減,再也無 他們雖都存了一戰之心,但當紅衣人

法?」 是有信通知主人了麽?言明今天此時準到 ,主人硬不賣咱們的面子,我又有什麽辦 「別人都開動了,咱們來遲一步啦! 黄衣人冷冷笑道:「咱們十天之前不 紅衣人朝黄衣人望一眼,陰惻惻的道

吧? 歹得攪一頓酒菜,總不能空着肚子餓囘去 紅衣人搖搖頭說道:「既然來了,好

黄衣人道:「當然,當然,要不便喝

一口湯也可以,你說是麽?」

你看怎麽辦?」 黄衣人跨上一步,道··「這邊不是有 紅衣人道:「可是主人硬不理睬咱們

起,見黄衣人走來,冷聲說道••「嘉賓遠就在兩人一唱一和之際,程雲溪已霍然而 坐位麽?咱們倆就做個不速之客吧! 請恕程某失迎之罪! 他走去的方向,正是對着首席座位

二楚! 們的信想必閣下已經過目了?」 黄衣人冷冷的道:「好說,好說,咱 程雲溪點點頭道。「老夫巳瞧得一清

眼,道:「閣下意下如何?」 黄衣人陰森的目光朝廳中諸人掃了一

爲玉碎·不爲瓦全!」

後果?」 話又說囘來,閣下如果反抗,可曾想到了 本使者今日看到第一個敢抗命之人,不過 道殺機,怪聲笑道。「好志氣,好胆量,

,旣經决定,義無反顧!」

低頭!」 道:「不錯,兩湖武林絕不向『血魔教』

湖以來,還没聽過奪駕的名頭,不過奪駕 請恕本使者眼拙,大駕怎麽稱呼?」 周元哼道:「在下周元便是!」

你要找就找咱們大家!」

去。 那黄衣人和紅衣人絲毫未把衆人看在眼中

追魂使者赫連元臉色變了一變,陰冷

程雲溪義正嚴詞的道:「兩湖武林寧

程雲溪斷然道:「老夫深思熟慮已久

既然敢當衆慷慨陳詞,本使者記下你就是

藍金堂大叫道:「我等與周元意見相

不待主人招呼,大刺刺的朝空位坐了下 哂然一笑,兩人先後大步走到首席座邊 衆人齊聲附和,威勢頓時一壯,但是

姿態,大怒道:「赫連元,戚大方,說吧 ,你倆究竟打算怎麽樣?」

的喝道:「女娃兒,老子姓名也是妳叫的

黄衣人一聽,慘淡的面容突然掠過

字字鏘鏗,落地有聲,周元大聲响應

衆人轟然道:「當然眞的

黄衣少女看不過兩人那種目中無人的

黄衣人朝他掃了一眼,不屑的道

黄衣人鄙夷的說道·「本使者行道江

黄衣人目光一轉,道:「眞的麽?」

蘭,這裏的事不用妳多嘴!」 程雲溪不願愛女惹事,忙叱道:「惠 黄衣少女哼道。「叫了又怎樣?」

不答應他們就是不答應!」 程惠蘭高聲道:•「什麽多嘴不多嘴

應的後果是什麽?」 程惠蘭憤然道:「你們妄然血洗本莊 赫連元哼道:「女娃兒,妳可知不答

底! 哼,咱們拚了一死,也要和你們週旋到

們也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啊!」 爲請了幾位代帮手便可太平無事,需知他 尚曉揚等人身上掃過,不屑的道:一別以 赫連元陰鷙的目光從少林武當峨嵋和

了然大師冷冷接口道:一赫施主好說

老衲怎敢不信!」 了然大師道·「追魂使者名震武林 赫連元道:「你可是不相信麽?」

用不着在這裏替別人作後台,還是快快回 少林去自個兒先料理一下後事要緊!」 赫連元點點頭道:「既然信了 ,那就

未聞,含笑說道:•「多謝赫施主關照之言 酒,他執杯在手,對赫連元諷刺之言假裝 老衲無以爲敬,權代主人敬你一杯酒如 了然大師忍了一忍,從桌上斟了一杯

己這邊還有許多人,就是聯手而鬥,也不 能化險爲夷,萬一不幸了然大師敗了 試也好,如能將赫連元挫敗,今日之事便 元較量內功,心中都想,讓了然大師試 金月为,心中都想,讓了然大師試一衆人知他以敬酒爲名,實際要和赫連 自

讓追魂奪命使者得手而去。

向本使者敬酒,本使者却之不恭,受之有的笑道。「主人不敬酒,倒要你這個客人的笑道。「主人不敬酒,倒要你這個客人

暗運内家眞力於掌腕上,口中喝道: 親手在杯中注滿,他右手執杯, 了然大師道:「多謝施主賞光! 實巳 一酒

道酒箭激射而起,其勢迅疾,閃電般向赫一語甫落,突見杯中酒一陣搖幌,一 連元射去!

困難,廳中諸人都睜大了眼睛望着赫連元下去不易,就是要想閃避酒箭疾射也萬分射出,力道剛勁,平常之人莫說要把酒喝 夫,衆人一見,無不爲之聳然動容,酒箭出,正是少林派名震灭下的「掌心引」功 ,看他如何能喝下那杯酒? 了然大師以內家眞力將杯中酒 激射而

赫連元神態從容,微微笑道:「多謝

往非禮也!」 舔嘴唇,連聲道:「好酒,好酒,來而不 直向他嘴裹射去,刹那滴酒俱無,他舔了 大的紅袍無風自動,嘴唇一張,那道酒箭 起身退了一步,突然間只見他那襲寬

起,酒箭從他嘴裏射出,一齊落向杯中 嘴唇再度一張,一陣一嘶嘶」銳聲响

仍是滿滿的一杯 赫連元不但把滿杯酒都喝了下 去,

> 老衲領教了 聲不得 中之人你望我,我望你,呆在那裏半晌作向程雲溪和羣豪合什作揖,黯然而去,廳 了然大師肅容道:一施主武功超卓, 」他臉孔鐵青, 說過之後,

不動手? 起,叫道 前跨上一步,道。「既要領敎,爲什麽還討敎閣下兩手高招!」奪命使者戚大方向 周元一抛眼色,和藍金堂雙離席而 「了然大師内功不敵, 咱們要

手到外面去! 藍金堂恨道。「這裏不好施展,要動

聲慘叫 衆人身子尚未離位,戚大方已挾劍而入 戚大方隨後離席而起,衆人正待跟出 戚大方一來一去不過眨眼時間 劍鋒染満腥紅刺眼的 見門外銀虹閃動,兩聲慘叫巴先後响起, 好吧 周元和藍金堂更不答話,雙雙掠出, 戚大方不屑的道:「你怕擾亂筵席麽 ,乃是周元和藍金堂巳遭了毒手, 本使者陪你們倆到外面玩玩!」 鮮血,顯見剛才那兩 ,像這等快 突

刻見追魂奪命兩人先後露了一手武功,無廳中之人早時都充滿了一拚之心,此 似閃電般的身手真把衆人震懾住了。 不銳氣大挫,半晌作聲不得

不服麽?」 的,環眼一掃,冷冷的道:「還有誰戚大方轉眼連殺兩人,態度猶自懶懶

那便表示兩湖武林巳信服本教啦!」話,戚大方得意道:「旣然没有人答話,他們倆武功所懾,竟是没有一人敢開口說 又把那句話一連問了兩三遍,廳中諸人被 句,没有 一個人應聲,他隨

> 刺耳,戚大方臉色一變,厲聲道:「那個 敢發冷嗤之聲?一 廳中氣氛凝結,這一聲冷嗤端的份外清晰 話聲甫落,突聽一人嗤了一聲,此刻

戰,衆人一齊循聲望去,那知不望尤可 一望之下, 人發出冷嗤,無異是向追魂奪命兩魔頭挑 廳中諸人俱感詫異,要知此時此地有 無不大吃一驚!

個外表毫不起眼的少年,他頃已站了起來 應道:「是我!」 戚大方朝他望了一眼,面上立現鄙夷 原來發出冷嗤之人不是別人,正是那

個乳臭未乾的鄉巴佬也請了來,早知如此 是一些够份量的朋友,那知程莊主却把一 之色,道:「本使者只當今日與會之人都 個陌生少年在內,轉首對程惠蘭道: 「蘭 所請來的兩湖人物中,根本就没有這麽一 本使者倒是多此一行了 不禁皺了皺眉頭,就他記憶所及,自己 程雲溪更朝少年一望,但覺甚是面生

兒,他是妳請來的麽?」 坐在首席座位,還是女兒把他請到那邊去 程惠蘭搖頭道:「没有啊,他一來就

來的?」 父,今日來人都有請柬,那他又是怎麽進 程雲溪迷惑的道:「旣非妳,也非爲

向首席座位這邊走了過來,說道:「你並 都是迷惑之色,就在這時,只見那少年已 未多此一行,主人好客,你和你同伴都被 程惠蘭大大的眼睛望着那少年,滿臉

他話中有話,衆人都不禁替他捏了

許早時受了奚落,現在故意出來出出風頭 ,怎容人在他們倆面前說大話,這少年把冷汗,心想那追魂奪命兩魔頭是何許 那他可就找錯對象了

咱們倆兄弟留下啊!」 赫連元怪聲笑道:「娃兒,是誰要把

赫連元那容他從容離去,臉上殺機隱赫連元身邊,身子一側,直向廳外走去!他一邊說一邊往前走,這時巳快走到 那少年道。「便是區區在下

生生的閃了出去。赫連一抓不中,不禁那少年肩頭,誰知那少年足步一滑,竟硬他一抓之事快捷無比,眼看即將抓到 現,突然探臂一抓,喝道:「囘來!

大了眼睛, 驚呼出聲。

瞧瞧。」 主人之賬咱們等會再算,赫連兄,跟出去 來了帮手,那就怪不得敢對咱們無禮了 戚大方陰陰道:一程莊主今天果眞請

色,不由暗暗吃驚,悄聲對身旁的愛女道 跟着掠出大廳,見他那副凜然不可犯的神 時形容相較,前後判若兩人,程雲溪等 着傘,臉上佈滿殺機,此情此景, : 「以貌取人 一般屹立院中,他左肩掛着包袱 屹立院中,他左肩掛着包袱,右手拿兩人飛身而出,却見那少年淵停嶽峙 失之子羽 **溪等人**

至中途還換氣說話,酒箭再從他嘴裏吐出

點滴不少,這種「廻旋神功」登時震懾

他是何來路,要不然又怎會把他撵到末座 一孩兒實在不知

命兩使者, 必是大有來頭之人,只是要想勝過追魂奪 太平道長搖搖頭道。 玄風道長道。 只怕仍非易事。 「此子氣度不凡 此子 看來

要說話, 一派的 退追魂使者中看出,他乃久蓄而發, 人不露相 你想逃也逃不了的,本使者問 看來追魂奪命必敗無疑!」玄風道長正 只聽赫連元怪聲叫道。 武功之高,可從他剛才一招嚇 好小子 ,是那 依貧

邊風,他根本就没有聽到 至於那元凶宇文明老賊, 第一次面對殺父仇人,他暗暗的祝禱着: 父仇人當前, 「爹,安息吧,孩兒就可 也禁不住有些顫抖, 那少年仰首望天 !」心裏禱告,赫連元的話有如耳去找他算賬,孩兒誓死也要報却滅 但覺氣血沸騰, 十五年了 深深吸了 孩兒不久便要到 以替你報仇了, 因而雙手十 1氣, 這是他 殺

連元和 兇手麽?所以毫不考慮的便向 行來, 不想先後被了然大師和周元等人搶在來,剛才在大廳之中,他幾次都要動 去,不意行到子午鎭,忽然前的少年正是趙劍秋,他一 以毫不考慮的便向「南華山莊暗想這兩人不正是殺死爹爹的 「南華山莊」 生事, 聽得 路往梵 他

> 了起來 ,此刻再也忍耐不住,兩眼也漸漸紅

抓過去, 曾被人這等輕視過,厲聲一 一起上,也省得小爺多費手脚!」 ,不屑的道:「你一個不行,最好兩個 趙劍秋身子微動, 要知他横行武林數十年,何 ,見趙劍秋理也不理,不 少年正是他生死 避過赫連元一 嘯, 五指已猛

接本使者兩招試試!」道:「好小子,你口氣倒是大得驚人,再 劍秋再度出語譏諷,更加火上加油,厲聲 赫連元一抓不中, 巳是惱羞成怒,趙

招巳用了· 指 他存心要在一招之中把趙劍秋擊斃,這 不敢托大, 鋒利如鈎,帶着懾人的威勢抓了過去 他這時已知面前少年武功不弱 十二成眞力。 厲叫聲中,雙手齊施,但見十 ,再也

擊不易, 什麽偏要獨自一人送死!」」,哼道:「我叫你們兩個 劍秋,陡見他身子有如旋風似的轉了一圈過人能耐不可,衆人都睜大了眼睛望着趙 丈方圓都在他指抓籠罩之下, 爲赫連元那一抓實已匯聚了畢生功力,五程雲溪等人都替趙劍秋担心不巳,因 ,趙劍秋的傘柄巳抵住赫連元「靈台大穴 鐵傘劃起一道大弧,衆人只覺眼睛一花 陡見他身子有如旋風似的轉了一 就是要脫出他指抓出範圍也非有 「我叫你們兩個一起上,你爲 莫說出招反 圈

妙 就點住他身背「靈台大穴」,招式之精 尤其在赫連元那股凌厲攻勢中一 趙劍秋從閃身到出手,簡直快得 招着實匪夷所思, 只看得衆人目

> 身後狠狠攻去。 了身份,大吼一聲,長劍一展,向趙劍秋成了死灰色,戚大方心弦一震,再也顧不 赫連元脸色原本惨淡 如金,此刻已變

劍秋鬆開了赫連元被點的穴道,劍法忽變 ,刹時攻出七八劍。 鐵傘向後一撩

入戰圈,十指忽上忽下, 赫連元那敢怠慢,大吼一聲,反身

名所繫,巳窮盡一身功力向趙劍秋狠攻 第一次聯手合攻一人,兩人基於數十年聲 追魂奪命兩人自出道以來,

絕天下的攻勢中安然無恙,這一戰關係甚 鉅,衆人感於唇亡齒寒,每個人心中都怦 ,招式之凌厲兇狠,於此可見。 程雲溪等人此刻只能看見趙劍秋模糊

傘傲然而立。 驟然一分,赫連元和戚大方蹬蹬蹬退了閃電般一旋,兩聲悶哼便先後响起,人 大縫,鮮血如泉水般湧出,趙劍秋却巳收 五步,兩人胸口宛如被利斧劈, 裂開一條 退了四

這口氣本是個別而發,此刻却匯聚成一道 「呀」然呼出聲來

趙劍秋哂然一笑,好像腦後長了 戚大方意在救人,見趙 眼睛

命門要害。 招招不離趙劍秋

偌大一座院子都在兩人指風劍影籠罩之下 今天算是

怦跳動不巳。 麽身法,居然能在赫連元和戚大方那種威 人影在風圈中轉動,也不知他們用的是什

清嘯响起,陡見一團碩大的黑影在風圈中轉眼過了二十多招,驀地,突聽一聲

聲浪, 衆人睹此情形都不禁長長吁了口氣

赫連元和戚大方一齊用手捂住胸口

眞滿門,今天就是報應! ,十五年前,你們奉宇文明之命屠戳趙元 劍秋切齒道: 你們不要嫌死的不明不白 人眼睛都睁如銅鈴,身子搖搖欲墜,

那嬰兒……」身子幌了兩幌,仰天跌下地

血,跟着倒地而亡 命使者一陣嗆咳, 張口噴出一口鮮

然歡呼出 揉了一揉眼睛,待看清是事實時,才暴 地不起,程雲溪等人幾疑自己是在作夢 名震天下的「血魔教」 聲 兩大使者就此

末座去, 悔又恨, 俠實爲第一人。」 够一舉擊斃『血魔教』兩大使者之人,少 落他的人都現出尊敬面容,程惠蘭更是又 了不起,了不起,環諸當今天下,能 大家紛紛朝趙劍秋圍了過去,早時奚 悔不該把趙劍秋從首席座位攆到

誰人能及!」 斃他們兩僅僅只用二十多招,普天之下有 任志忠附和道。「更難得是,少俠聲

齡。 奉承 諸位謬讚了,在下之事巳畢,就請從此告 秋武功之言,趙劍秋初次出道便被人如此 衆人你一言,我一語 只漲的俊臉通紅,尷尬的說道: ,都是推崇趙劍

請少俠賞老朽一個薄面! 爲謝,適間招待不週,今特備酒幾杯,敢 危如纍卵之際,幸蒙少俠解救,老朽無以 程雲溪激動道: 一這是那裏話,做莊

(未完)

可

冲

飛

文

圖

各抒己見,爭論得面紅耳赤,互不相讓。 贊成迎降,武將們則大都主張抵抗。大家 的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辯論。文官們大都 繞着曹操引兵南下後, 齊集在廳堂上,在孫權的親自主持下, 的行宮裏,氣氛特別緊張。文官武將們 前一段時間,曹操從北方親自統率大 一天,東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南 東吳抵抗或者投降 覃

部衆,獲得了大量的軍用物資,接着就打 江南岸的樊口(今湖北省鄂城縣西北)。 了:-劉備的軍隊被打得大敗,一直退到長 南下攻打荊州。劉表的兒子劉琮投降 曹操順利佔領了荊州,收降了劉表的

亮討論了當前的形勢,一致認爲孫、 同到柴桑,會見了孫權。 各個擊破。接着, 家只有聯合起來, 孫權派魯肅趕到樊口,同劉備和諸葛 劉備派諸葛亮跟魯肅 合力抗曹,才能避免被 劉兩

算順長江東下,乘勢消滅孫權的力量。

辯論正在進行,一名侍衞急匆匆地將滿朝文武,商討聯劉抗曹的大計。 經過諸葛亮和魯肅的一番勸說,孫權

原來是曹操下的戰書。戰書用威脅的口氣 卷文書送到孫權面前。孫權展開一看 準備在江東跟你比個高低! 「我奉天子的命令進行討伐。南征以 現在我帶領八十萬大

們看了戰害,嚇得胆戰心驚,魂不附體。 孫權把這封戰書傳給大臣們看。大臣 威望最高的大臣張昭說:

V52

在曹操得了荊州,佔領了長江兩岸,我們公依據長江天險,還能勉強同他對敵。現抵抗,在道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再說,主 動就以朝廷的名義征討四方。今天我們要 操跟虎狼一樣凶猛,又挾持着皇帝, 不可擋,我看只有迎降才是上策。」 就無險可守了。曹軍八十萬順流東下, 勢

張,看來已經壓倒了主戰派,佔了上風。 不多都同意了張昭的看法。投降妥協的主 起了一片附和聲。除了魯肅等少數人,差 看到孫權走了,也慌忙跟了出去,在屋簷 望,他把衣袖一拂,大步走出廳堂。魯肅 對於這些主降的言論,孫權感到很失 對啊!」張昭的話一說完,立即引

下追上了孫權。 主張,快對我說。」 他的手,帶着期望的口氣問:「你有什麽 孫權知道魯肅有話要說,便過來拉着

得個什麽樣的結局呢?希望您慎重考慮 千萬不要聽信他們的話! 操,仍舊可以做官;您如果投降,將會落 主張,會斷送主公的事業。他們投降了曹 魯肅堅定地說:一我認爲張昭等人的

是甘心情願的;戰吧, 戰問題關係到東吳的命運。降吧,當然不 勝利没有把握。 孫權完全同意魯肅的看法。不過,和 又害怕曹操兵力強

回來。主公只要問一問他,就可早日作出 断,這怎麽行呢?我建議趕快請周瑜將軍 「曹操大兵就要來到,我們却遲遲没有决 魯肅猜透了他的心思,便對孫權說:

對,對!」孫權興奮地說, 「我馬

上派人催他回來。」

孫權的通知,他立即星夜趕同柴桑 江西波陽縣) 周瑜當時正在鄱陽訓練水軍。接到了 0 今

兄弟。 ,只要譜兒錯了一點點,他也可以聽得出能。他精通音律,據說聽別人彈琴的時候除了掌握軍事知識外,還具有各方面的才 來。他同孫權的哥哥孫策年齡相同 他儀容秀美,風度瀟洒。 人。是三國時期一位著名的軍事家。 周瑜表字公瑾,廬江舒縣 曾經帮助孫策平定長江下游一帶。同孫權的哥哥孫策年齡相同,親如 從小勤奮好學 (今安徽舒

左右手。 氣候, 但周瑜看到袁術殘暴無能,將來成不了 袁術看中周瑜的才能,想拉他當將軍 便一心 一意跟隨孫策,成了孫策的

事。不久還担任了東吳的前部大都督。托付給孫權,由他和張昭一起掌握軍國大 叶他「周郎」。 了哥哥的事業。 不久還担任了東吳的前部大都督。 打過不少勝仗。大家看他年紀輕,都 周瑜還只有二十四歲,就担任了中郎 孫策臨死時, 地單把周瑜 後來孫策死了,孫權繼承

議瑜,, 深入商討和戰大計 並且下令在宮殿裏再召開一次大臣會 孫權興奮地接見了從前綫趕囘來的周

大家的意見。 周瑜没有馬上表態, 會上,主張投降的大臣們繼續發表議 却靜靜地傾聽着

孫權急於想聽 文臣武將們的眼光, 現在請你談一談自己的看法吧!」 一聽周瑜的主張。 一下子集中到周

> · 士兵,大部分是北方人,不善於水一帶),威脅着他的後方;第二, 穩定,馬超和韓遂還割據着凉州 曹操 ,進駐夏口(今湖北武昌),保證能擊敗意氣昂揚地說;。「請主公撥給我幾萬精兵 們 勢和戰勝曹操的可能性,他說:「諸位主瑜身上。周瑜冷靜地分析了敵我雙方的形 曹操偏偏冒這個風險,遠道來跟我們作 病。上面這幾點,都是用兵的大忌, 湖地帶來作 料方第四,他驅趕北方的士兵,到南方江氣逐漸寒冷,曹操遠離後方,軍馬缺乏草 我們爭高低,這就要吃虧;第三,目前天 出 住了,其實曹操並没有什麽可怕,他這次 張迎降曹操,這是被曹操表面的聲勢迷惑 要活捉曹操,正是時候!」接着,周瑜 抛棄了善於騎戰的特長,却到船上來跟 兵,大部分是北方人,不善於水戰, 兵,有四大不利:第一,曹操的後方不 威脅着他的後方;第二,曹操的 戰,士兵水土不服, 一定會生 (今甘肅 作現在 他

被消滅了,我跟曹操勢不兩立,周將軍說是袁紹、袁術和劉表。現在他們幾個人都 的正合我意。 心。他激動地說: 周瑜的分析 「曹操平時最顧忌的就析,孫權最後下定了决 ,孫權最後下定了

同這 光 落 座位上站了起來, 「從今天起,有誰再主張迎降曹操的 閃,「咔唰」 大家吃了一 面前几案上的一隻角已被砍落在地 張昭他們還想堅持己見 案一樣! 驚。孫權聲色俱厲地說: 拔出身上佩刀。只見白 一聲,孫權早巳手起刀 孫權條地從 就

會議結束了 張昭他們面面相覷,再也不敢作聲 聯劉抗曹的大計,就這樣决

定了下來

瑜說: 「公瑾夜裏來見我, 一定有重要的 前來報告: 「周將軍求見 孫權急忙披衣而起,迎出門外,對周

對我說 周瑜說:「主公今天當機立斷,確定

有没有 「我唯一 的顧慮是曹兵人數多,我們

人數雖多,實在沒有甚麽值得可怕的!我了疲勞的軍隊,指揮着心懷疑懼的降卒,批人對曹操懷有戒心,軍心不穩。曹撐帶 此被嚇破了胆。實際上,曹操從北方帶來大軍八十萬,張昭他們没有仔細分析,因解除您的心病。曹操誇口說自己已有水陸解除您的心病。曹操誇口說自己已有水陸解除您的心病。曹操誇口說自己已有水陸。」周瑜笑了笑說:「我料到主 不要顧慮! 作戰,早巳疲憊不堪。至于從劉琮那裏收的人馬,不過十五、六萬,而且經過長期 編過來的降卒,最多不過七、

資,作你的後援。我們一定要跟曹操決一帶領出發。我這裏陸續組織人馬,準備物兵三萬,備足戰船、糧草和器械,先由你兵三萬,備足戰船、糧草和器械,先由你兵三萬兵馬一下子很難凑齊,我已選好精 己的身家性命,使我深爲失望。 石頭落了地。 你說得有道理。張昭他們考慮的只是自 他高興地對周瑜說 對周瑜說·「公瑾 品,孫權心裏的一塊 只有你和

顧慮?」 對抗曹

看心懷疑懼的降卒,,軍心不穩。曹操帶不過七、八萬人。這

聽了周瑜的一番話

當天深夜,孫權已經解衣就寢。侍衞

了抗曹的大計,但不知主公心裏

下,心裏十分焦急。他派人日夜到江邊探備會師,然後一同西上,合力迎擊曹操。魯肅爲贊軍校尉,率領三萬人馬,先同劉魯肅爲贊軍校尉,率領三萬人馬,先同劉 幾天以後,孫權召集文武百官,莊嚴

急切地期待着東吳軍隊早日到來

振奮, 去慰勞將士 8,馬上派使者帶了禮物,到吳軍船上船,立即跑囘來告訴劉備,劉備大爲這一天,巡邏的軍官遠遠望見吳軍大 到吳軍船上調,劉備大爲

, 到我這裏來共商大事。 周瑜對劉備的使者說: ,請你們的主公委屈 主公委屈一下

便問周瑜:「我們兩家合兵抗曹周瑜的大船上來了。雙方寒暄一一 這次帶來多少人馬?」 一艘小船 曹,不知您一番,劉備 備到

「一共帶來三萬。

曹操兵多將廣, 「三萬?」 我們的兵力恐怕太少了點 劉備遲疑了一下說道: 「

你等待看着我周瑜怎樣擊敗曹兵好了。」只要我們協力同心,三萬人巳經很够了。 看到周瑜那麽充滿信 哈哈大笑說: 「兵在 心,劉備緊皺着 精不在多

地說 最好另外找個適當的 劉備想請魯肅出來談談, 另外找個適當的時間。 您如要見他 周瑜却嚴肅

這時候,巳到了公元二○八年陰曆十到又慚愧又高興,對周瑜更加敬佩了。劉備看到周瑜治軍這樣嚴肅認眞,感

沿江西進。 跟曹軍相差四倍。但也不甘示弱,威武地 勢十分浩大。孫劉聯軍一共只有五萬多蕩地沿江東下。旌旗廠江,帆檣如林, 月。曹操的二十萬軍隊,已從江陵浩浩蕩 聲

兩軍就在赤壁遭遇了

大軍雲集,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就要在這出耀眼的金光。就在這美麗如畫的赤壁,石,激起層層浪花。陽光照耀着江面,發一片赭紅色的斷崖,江水冲激着岸上的岩 赤壁在長江邊上,形勢險要。兩岸是

隊向孫劉聯軍發動進攻 曹操决定先發制人,首先命令先鋒部

震天動地 **戰船和戰船靠近了,戰鼓聲和喊殺聲** 周瑜揮動令旗,指揮聯軍迎戰。

習慣,站在甲板上東搖西顯。聯軍士兵乘 勢跳上曹軍船艦,舉刀亂砍,把曹軍紛紛 削弱了戰鬪力。同時曹軍在水上作戰也不 兵,不服南方水土, 果然不出周瑜所料,從北方來的曹軍 不少人患了疫病,

到底船多人衆,再打下去,怕要吃虧 趕快增援。周瑜看到聯軍已經獲勝,敵軍 令鳴金收兵。 曹軍開始混亂了 曹操命令後續部隊 ,便

暫 江北岸的鳥林。 時避免同聯軍交鋒 曹操吃了個小敗仗 (今湖北省洪縣境内) 指揮部隊退到長

用瑜 名利祿勸說周瑜歸降,便可以兵不血是一個很難對付的敵手。心想如果能 兩軍隔江對峙。曹操聽說東吳統師問

V54

平日能言善辯。他摸準曹操的心思,便對曹操的謀士中,有一個名叫蔣幹的,刃地解决東吳問題。但是由誰去勸降呢? 勸周瑜前來歸降。」 請讓我到江東去,憑三寸不爛之舌, 曹操說:「我小時候跟周瑜是同窻好友 一定

蔣幹去走一次 蔣幹的話曹操聽了正中下懷,便同意

小船到了周瑜的大營。他對營外的衞士說 ,請代爲通報。」 「我是你們都督的少年老友,特來拜訪 蔣幹換了布衣,戴上儒生的葛巾,坐

嗎?」 見面 巳料到八、 苦地老遠跑來看我,是來替曹操作說客的 周瑜聽說蔣幹恰在這時來訪,心中早 便笑着對蔣幹說道: 九分。他親自到營外迎接。一 「老友辛辛苦

掛念。 見面就懷疑我是當說客的!」 **「你我少年同窻,相隔時間久了,心裏 蔣幹心裏一驚, 今天特地前來暢敍友情,您怎麽一 但還是強作鎮靜地說

蔣幹進入大營, 好, 好, 替他安排了住處 我們不談這些。」 周瑜領

整齊,倉庫裏糧草物資堆積如山。到處是 處巡視一遍。只見將士們鎧甲鮮明, 酒宴招待他 。巡視完華,周瑜帶蔣幹囘到大營,擺設一片整嚴興旺的氣象。蔣幹心裏暗暗佩服 巡視完華,周瑜帶蔣幹囘到大營, 隔了三天, 周瑜特地領蔣幹到全軍各 行伍

便是受到國家的信任和器重 對蔣幹說:「大丈夫生在世上,最難得的 東吳主帥 蔣幹正要找個機會講話 重任在肩 ,只知道怎樣爲國效和器重。現在我身爲 ,周瑜却搶先

> 亂墜,也絲毫動搖不了我的忠心!」 忠,即使是最會說話的人,說得怎樣天花

直無法啓齒,只得苦笑了一陣,辭別周瑜

周瑜鏗鏘有力的一席話,說得蔣幹簡

囘去。 質高尚,意志堅定,不是能用言詞動搖得 見到了 曹操, 蔣幹說: 一周瑜這人品

的矛盾却日漸暴露出來。 了的。」 周瑜頂住了外來的引誘, 曹操聽了,只好打消了勸降的 但吳軍內部

心裹很不服氣,常常找機會公開頂撞和嘲地位却在周瑜之下,要接受周瑜的指揮, 弄周瑜。 親孫堅和哥哥孫策,南征北戰,屢立戰功 ,在東吳的將領中, 原來右都督程普,曾經跟隨孫權的父 數他資格最老。現在

程普。對于程普的頂撞和嘲弄, 以大局爲重,不顧個人的恩怨,處處尊重 團結一致,才能同 心上,總是逆來順受。 周瑜深深懂得:大敵當前 心協力,爭取勝利。他 ,只有内部 也不放在

也完全改變了 雖然年紀不大,軍事才能却大大超過自己 那麽謙恭忍讓,逐漸受到感動, 不覺就會陶醉 不禁從心底產生了敬意。對周瑜的態度 經過多次接觸, ,就好比喝美酒 。他對別人說:「 程普看到周瑜對自己 一樣, 喝多了 加上周瑜 跟周公瑾 不知

付面前的強敵。 吳軍攪好了內部團結,便可以同心對

步增加了 這時候, 主要是。部隊裏疫病繼續在蔓 曹軍方面遇到的困難却進一

> 病倒的將士 一天 一天多

四肢無力。曹操看了 龍活虎般的健兒, :虎般的健兒,現在一個個面黄肌瘦眼看這些在北方原野上縱橫馳騁、 有多焦急呀 騁、 生

使把戰船用 信首里。一曹操點頭同意。接着,體,不是就可以減輕風浪的震動嗎?」 巨大的鐵鏈鎖 住,使它們連在

戰船很快連好了,曹操登船一看,尾連了起來,組成一排排的連環戰船。 曹操立即命令召集工匠 ,用鐵鏈把戰船首

四吐。士兵在船上和在平地上一樣;騎兵、大風大浪推它們不動,將士們不再暈船不住連聲稱贊。大船連在一起,非常平穩戰船很快連好了,曹操登船一看,禁 也可以騎馬在船上任意行走了

起火,整排船都被鐵鏈縛住,分拆不開,少顚簸,但是敵軍如果放火燒船,一條船地提醒他:「戰船連在一起,固然可以減地提醒他:「戰船連在一起,固然可以減 那就很危險了

風朝東南方向飄舞的軍旗,哈哈大笑說:上又顯露出笑容。他指了指戰船上正在迎,不禁呆了一下。但過了一會兒,他的臉曹操正在興頭上,聽了這個謀士的話 的都是西北風。 旳都是西北風。周瑜如果放火燒船,正好「火攻一定要靠風力。現在正是冬天,刮

能。没多久,擊破孫劉聯軍的時機到了,將土們加緊操練,盡快掌握水上作戰的技

刮過來的西北風,像刀一樣地砭人肌骨。 周瑜每天冒着寒風,立在南岸的峭壁 時間過得眞快,隆冬季節到了。江上

,觀察着曹軍的動靜,琢磨着破敵的計 長江對岸曹軍軍營,白日旌旗蔽野,

前的強敵呢? 得不皺緊了眉頭。用什麽辦法才能擊敗眼 操用鐵鏈縛住的連環戰船,就像一座座小 當。看着看着,信心十足的周瑜,也不 ,劈開濁浪,排山倒海而來,簡直勢不 周瑜在大營裏召集全體將領,研究破 燈火通明,綿延數十里。江面上,曹

敵計劃。老將黃蓋把銀白的鬍鬚一捋,站 以用火攻來擊破它嗎?」 不利。曹操把戰船連在一起,我們不是可 起來說。「敵衆我寡,拖延下去對我們很 聽了黃蓋的話,將領們輕聲議論起來

北風。曹軍在我們的西北面,放火燒敵船 靠近曹操的連環戰船,放火燒船呢?」 的小船一定會攔截在江心,我們怎樣才能 反而會燒到自己頭上來,那怎麽辦?」 一個將領表示懷疑:「冬季刮的都是西 「何况,」一個將領補充說:「曹軍

必須逐一加以解决。 一連串的難題擺在孫劉聯軍的面前 周瑜找來了諸葛亮

按照這個計劃,周瑜有步驟地開始了 經過反復細緻的研究和分析,他們制 一個周瑜打黄蓋的「苦肉計」。

這一天,曹操正在大營裏坐着,

軍吏匆匆地進來報告。

「江南有人偷渡過江,送來了一封密

信 裏取出一封信來,雙手遞給曹操。 來人打扮成漁翁模樣,從衣服的夾縫 曹操發生了興趣,立刻命令召那人進

打算以卵擊石……」 就知道的事。只有周瑜、魯肅自負其能 寫來的。信中說。「江東六郡兵力,根本 無法抗拒您的百萬大軍,這是明眼人一看 曹操拆開一看,原來是東吳老將黃蓋

一擧擊破。等到兩軍交鋒之日,我願作前大義。周瑜統率的軍隊,人數有限,不難小事,今天順應天下大勢,歸降您,這是 爲您效勞。 一絲笑意掠過曹操的眉宇。他接着往 信上寫的是··「我受了點氣,倒是

的話。他仔細盤問來人,來人解釋說。「個軍事經驗豐富的人,不會輕易相信別人投降,眞是求之不得的事。但曹操到底是曹操知道黄蓋是東吳名將。黄蓋肯來曹操知道黄蓋是東吳名將。黄蓋肯來 眞心誠意來歸順丞相的 老將軍因爲反對周瑜,挨了一頓打 「你好大的胆子,胆敢前來詐降! 一再反覆翻看信札 忽然拍案怒喝道的。」曹操還是不放的。」曹操還是不放 武士

曹操問:「我已經識破你們的奸計 不料送信的人面不改色,仰天大笑起

我只笑黄蓋找錯了

曹操沉着臉說道・「我自幼熟讀兵書

一個

只有臨時看機會行動,才能十拿九穩。」 手,你這裏却主動接應,秘密就會暴露。 况瞬息萬變。如果約定日期,

確實打了黄蓋。曹操方才相信黄蓋是眞心 曹操就派探子到東吳去探聽動靜 ,探子囘來報告說,東吳內部不和,周瑜

果成功, 聯絡的暗號,來降的船隻, 上青龍牙旗。

老將黃蓋指揮士兵在幾十艘船隻中立即調兵遣將,作好下一步的準備工作 周瑜見曹操已經中計 心裏很高興

撤退……正是•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小船,繫在船尾,以便放火以後,好乘坐 了靑龍牙旗。另外,還預備了一些輕快的

這個時刻的到來。 南風居然呼呼地刮起來了。

黄蓋旣然要來降,爲什麽不約定投降的日 。你們這條詐降計可購不過我。我問你。

那人從容地囘答說:「雙方交戰, 萬一不能下

曹操點頭稱是。可是送信人剛退下 13。第二天

的暗號;來降的船隻,船頭上一律插5功,一定好好獎賞。接着約定了雙方曹操隨即托人送信轉告黃蓋,事情如

齊放起火來。

「放火!」黄蓋一聲號令,十艘火船

圍上了布幔,好好掩蓋起來,船頭上都插裝滿了用油脂浸透了的乾柴和蘆葦,外面

一月冬至前後的一個夜晚, 他們就是專等 東

率領的聯軍將士,也登上戰艦,作好臨戰周瑜立即命令黃蓋按計劃出動。他和劉備 失,時不再來 只等江面上燃起大火,馬 東南風一起

幾十條火船出發了。黃蓋親自指揮十

跟十支脫弦的利箭,直朝曹操的連環戰船船上張起帆篷。十條火船乘着東南風,就 條火船走在最前面。船到江心,黄蓋下令

上的勇士們齊聲高呼。「黄蓋來降!」 曹軍的戰船和水寨很快映入眼簾,水

走出船艙, 隻,又聽到 没有戒備。 事 現在大家遠遠地看到出現靑龍牙旗的船 先已經交代將士們作好迎接投降的準備 日夜盼望着黄蓋早日來降,因此 相互指點着、 「黄蓋來降」的喊聲,都紛紛 議論着,一點也

里: 離連環戰船越來越近了:五里、三里 火船没有受到阻截,順利地往前衝。

舞爪地朝敵船撲去。 霎時 ,十條火船變成十條火龍,張牙

。曹操的連環戰船起火了 東南風愈刮愈猛。火借風勢,風助火

威

,一時無法分開。一排排的連環戰船頓時惶失措。但戰船被巨大的鐵鏈緊鎖在一起 烈燄冲天,燒得滿江通紅。後面的火船也 曹軍將士被這意想不到的情况嚇得驚

面上和江岸上,連成了一片火海 跟着衝上來了。曹軍船艦全部起了火 大火朝岸上的曹軍營寨延燒過去,江

揮聯軍分路出動,發起了總攻。 進攻的時機到了。周瑜揮動令旗,指

艦,揚起風帆,乘風破浪,奮勇向前 鼓聲如雷,殺聲震天。 聯軍的全部戰

(以下轉入第58頁)

可 飛

搜神新記

鼓舞。』今齊有之,將大雨矣。」 足 孔子曰:「此商羊也,昔有童子屈其一 ,展臂而跳,歌曰:『天將大雨, 一家語」。齊有一足鳥。遺便問孔子 商羊

溟渤可枯, 羊是也,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雨師神, 商羊神鳥,一足能大能小,吸則 雨師之神也。 商

因雨情對古代社會生產是一種重要的條件 要靠一場雨水促其大量生長;牧場的水草 都有重要的作用。要採集的植物食料,常 它對採集經濟,狩獵經濟或農牧經濟, 最被人重視,崇拜最盛行的是兩神。原 需要雨水滋潤;農作物要有雨水灌溉: 我國古代,有關氣象的許多神靈之中 ,過多過大的雨,又會帶來生產上的

> 的影响:陣雨可以消除夏季的酷熱;長雨 旱時的求雨和霖雨時求晴的祭祀。神崇拜,都是較後期的事,主要内容是天神的神性和權威。但是,古籍所記載的雨 又會使人行動不便,暴雨造成洪水使人命 災害。雨情對社會的日常生活, 古代的雨神崇拜,主要是反映着這些問題 成的豐歉,雨情帶起決定性的作用。我國 財產受到損失。對於初期的農業,其收 人們對雨的自然作用的依賴性,就是雨 也有很大

海之雲麥,千里之雨至。」又「史記」載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 的祭祀,在商湯時便進行過。在「淮南子 主術訓」中,便有過這樣的記載:一湯 殷商早期以農牧經濟爲主,因此求雨

陽發別的發起,大雨數千里。另外在安徽性。禱於桑林,大雨數千里。另外在安自當。」遂剪髮斷爪湯。身嬰白茅。以爲自當。」遂剪髮斷爪湯。爲民耳。若以人,請 教活動,相當頻繁,殷人是特別重視雨雨神的甲骨文相當多,這說明當時這類 陽發現的殷契中,有關求雨 · 湯時大旱七年 太史占之曰: 「當以 神

成的雨等等。但從各種記載中,至少有三雨」,「及雨」(及時雨)和能授以好年的不同,儀式又有所分別,比方要求「足觀情况不同而各異。同時,所要求的雨情觀情况不同而各異。同時,所要求的雨情 舞」和 種不同的祭法。即「然」 是也 「舞」 或 奏

情時,常常用自我刑罸或是象徵性的災難的迷信;人們要求得到祈求對象寬恕和同的,因爲這種祭法,非常符合於原始宗教祭也沿用古來的這種祭法,這是可以相信

又「玉編」・・「饺木然之以尞柴天。」)人的茲(「說文」・「饺,交木然也。」上諸神多用實柴燃燒供物獻祭的辦法,殷雨神屬於天上的神靈,我國古代對天

之上。後者乃是人祀……即以人爲祭品。

可知暴是暴露於烈日之下

以上是商、

宋,齊, 秋暴巫尪至九日

魯的傳錄

由

焚是焚於積薪

「左傳」 :倍廿一, 夏大旱 公欲焚

居柴上,將自焚以祭天 一淮南子」 湯……乃使人積薪 :湯時大旱 , 火將燃 , 即降 用人

人祀乃雨。景公……將自當之,言未卒而 「莊子」:昔宋景公大旱, 一之必以

望之愚啼人,于以求之,毋乃已疏乎? ?曰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 ?曰:天久不雨而疾,子虐,毋乃不可歟 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 「禮記。梅弓下」:歲旱,穆子召縣 「說苑」:齊大旱 :晏子日今誠辟

?於是景公出野暴露 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平 「春秋繁露,求雨篇」:春早求雨 ,三日天果大雨

時代,早情 有所變化, **廷**焚巫的儀式,但却没有看到真正把巫覡 國原始宗教 燃柴薪時,人就走開了 燒死的記載 「春秋」 後來恐怕變成只是做做樣子 代,旱情嚴重的情况下還在沿用這種暴 由此可知, 「左傳」 。不過儀式的細節 幾次而已 求雨儀式中的焚巫或焚王 ,因此可

較普遍使用 亚 用奏樂、唱歌、跳舞來祭神是古代比 舞)不 一種祭神儀式。 一定只在祭祀 也採用 。這種祭禮儀 奏舞」

求雨祭禮中的這種儀式,可能是來源於我 而受炎熱痛苦的自我懲罰的行爲,所以 暴尪和焚巫,都是 從記載看來,雖然到春秋戰國 一種表現人間因無 後來可能

暴尪,焚巫變成了只有旱 ,才擧行的祭禮。 記載的暴尪和焚巫 。一百四十年中, 情厲害的 的特殊情 或是在點 雨神時採

來看, 羽舞,可能是使用羽毛做爲道具, 帝以祈甘雨也。 裏說,琴瑟擊鼓之樂,是祭田祖和雨神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這 祭法 者用羽毛把自己裝飾起來。 零 樂的内容,可能有差別。「 」或「奏舞」是求雨或平時祭雨神的一般 式比較簡便,室内外都可進行。所以 羽舞也。 古代祭雨神或求雨的祭禮中所跳的 「說文解字」:「雩,夏祭樂於亦 但是,祭雨神和祭其他鬼神的舞和 」從「說文解字」 一又說: 雩或從羽爲零, 詩·甫田」· 或跳舞 的解釋

祭法可能在雨神特定的節日才使用 祭雨用「確」祭的卜辭不多見 ,這種 0

開始有了像人一樣的名稱。 謂命名兩自然神。到了殷商時期,兩神才 在原始宗教時期, 古人不會以人的稱

周人没有把它沿用, 然雨神巳經有了「媚」這個稱謂 却要進一步找出證據才能肯定。 不過,殷時雨神的名字是不是叫做媚, 因此卜辭裏有「多媚從雨」這些句語 最初,雨神被認爲是女性的 而且在商族的 理由是旣 ,爲什麽 ,名字叫 後裔宋

天就晴。五日一雨叫行雨,十日一雨叫榖鸡雨神之職。要天雨,天就雨。要天晴,确赤松子,前來求見,原來這赤松子,是稱赤松子,前來求見,原來這赤松子,是個神仙,他在炎帝神農氏的時候,曾經任個神仙,他在炎帝神農氏的時候,曾經任何,常學正在視朝之際,忽報有一道人,自為賦予一個名字叫赤松子的。「……一日 國也不見這個名稱。 的姓名附加給雨神的 事實上 9 到了西周 ,當時都把雨神尊稱局時候,還没有將人

常勸神農氏服食水玉。說這是能够入火不 實,所以他的牙齒,生了又落, 常吃些火芝,以當餐飯,他又喜歡吃枸杞 。他善於吐納導引之術,辟穀不食,常有這樣大本領,給他所下的雨,叫做神。十五日一雨叫時雨。當時百姓,因爲 不知道有幾次了。他在神農氏的時候

說應龍助戰後不能再上天,天上沒有「作 個,殺蚩尤或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 極,殺蚩尤或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 極,殺蚩尤或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 。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這個記 數是根據黃帝或蚩尤於涿鹿之野的傳說, 數是根據黃帝或蚩尤於涿鹿之野的傳說, 不 拜 条 , 秘的動物,兩子,地形 顯地是根據陰陽五行說套出來的荒誕說法 時民間盛行能 等不少人的著作都提到這件事。 還非常盛行是可以肯定的 有些註家還說天旱求雨時用泥做一條土龍。」還記載了「土龍致雨」的民間迷信。 種種迷信。 古代民間早就存在着關於雨神與龍和水的雨者」,所以發生旱情。這個傳說也說明 名稱變成雙方共認的統稱 迷信和楚人的雨神迷信視6 「赤龍入藏,生赤泉,」 [子,地形訓] 中,把「應龍」描寫成神」是民間求兩祭禮的一種作法。在「淮 注解中也產生了 並不稱雨神爲沸 生黄泉。」,「青龍入藏, 說是由龍產生出來的 「雲中君」時說,雲神即豐陸 泉,」「玄龍入藏,生玄泉」。這明 的,水從那裏來呢?「淮南子 但製土龍求雨的習俗,在漢代民間 是起源於商湯。 說 「早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 「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 神迷信視爲同一, 自我矛盾, 。王逸在自己的 這種傳說雖然證據 ,所謂「黄龍入 ,因爲漢代王充 ,其實晉 | 「白龍入藏 豊陸・一名 下雨是要

「楚辭 免洪水災害的主要祈求對象 可以看到許多龍王廟,龍王成爲求雨和避 生水的神的 說外「根據」而已。 生水的神的迷信,在民間得到了廣泛的信說的「根據」而巳。後來,龍神是降雨和「地形訓」只是爲了這種迷信增添了五行 產生了許多關於龍王的神話, 。在許多鄉 中 迄今仍

把兩個

、魯等

物等被神化其有效的神性。 我國古代迷信中,還有山岳和其他動

旣然兩師曾被認爲是女性,

郡 諡死。姑女告婦殺母。婦誣服罪。獄吏於,夫死不嫁。姑曰:•『我老累汝。』乃自。「漢書」••「東海孝師實氏,養姑甚謹 郡守致祭其墓。乃雨 郡守至,於公白其寃曰;•『咎在過矣!』公爭之不得。郡守竟殺之。郡旱三年。後 ,「成語考」:「齊婦含寃,三年不雨」婦女的含寃受屈,祂便特別其有俠義精神 0 所以對於

是一個夫綱不振的 但是,如果兩師是男性的話,那他就 人

工員天將,死命的擋住,忽然又有一條赤 等竟有點站不住,七員天將,早飛上空 命等竟有點站不住,七員天將,早飛上空 中,去帮助二龍,抵敵二蛇,不期刺斜裏 中,去帮助二龍,抵敵二蛇,不期刺斜裏 中,去帮助二龍,抵敵二蛇,不期刺斜裏 中,去帮助二龍,抵敵二蛇,不期刺斜裏 中,去帮助二龍,抵敵二蛇,不期刺斜裏 中,去帮助二龍,抵敵二蛇,不期刺斜裏 **漓盡致。有點站不住。遠望有一個小島,** 到雨了。愈進南方,其雨愈大。龍背上淋 文命等駕着兩龍,正在前進,漸漸遇 在「上古神話演義」 中: 「……有一

當

各住一方,兩不相涉,何以要求破我實物各住一方,兩不相涉,何以要求破我實物不能不實。就要吃。龍本身是牠的食物,與文命可干?他爲什麽要來打。青腰玉女道:龍出來帮助了。那女子道:我的實物,看見出來帮助了。那女子道:我的實物,看見出來帮助了。那女子道:我的實物,看見出來帮助了。那女子道:我的實物,看見出來帮助了。那女子道:我的實物,看見出來帮助了。那女子道:我的實物,看見出來帮助了。那女子道:我的實物,看見出來帮助了。那女子聽了,將來或有出頭是快閉目思過,自怨自艾,將來或有出頭之一日,千萬不要縱妖害人,與波作浪, 如注,那我與你决 耳上手上的蛇,一齊放出,又向後面大喝工工手上的蛇,一齊放出,又向後面大喝一聲,無數大龜個個口吐妖霧,一霎時又不完整,一樣,將那明鏡,不住的搖動,所有妖霧,一時盡歛,但見無數大龜個一上一拋,早把那些女子,個個縛住,捆到面前,青腰玉女又從身畔取出一根五色絲帶,向上一拋,早把那些女子,個個縛住,捆到面前,青腰玉女指着了,個個縛住,捆到面前,青腰玉女又從身畔取出一根五色絲帶,向上一拋,早把那些女子,個個縛住,捆到面前,青腰玉女指着了。

但雨師妾本身的容貌 手各操二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 來抵 ,上面的七員天將, 趕快捨去了二

蛇埃

的護住 護住文命伯益等 時 。各天地將才認明一功,懷有赤碧之珪的異實。 雖有神力, ,未遭吞噬 咫尺不相見 無所用之,幸 。天地 9 0

廣府之氣四溢,天地十四將知道她必是上下在危急,忽然一道青光,從東方射入,正在危急,忽然一道青光,從東方射入, 下在危急,忽然一道青光,從東方射入, 於霧盡散,雨亦漸止。四蛇到此,知不是 事,都向南竄去。天地十四將覺得詫異, 於霧盡散,雨亦漸止。四蛇到此,知不是 等,都向南竄去。天地十四將覺得詫異, 以東方射入, 空中的兩點 ,忙上前躬身迎接 文命等禁不住了 龍,亦受重傷,遁入海中逃去,命等禁不住了。早向地上而倒。那二蛇的長舌,吐舌伸長,毒氣

碧色小葫蘆,還給烏木田道:崇伯及諸位面色青黑,衣服淋漓,便從懷中取出一個那仙女看馬大工 那仙女看見文命等 可以回生。 便從懷中取出一個

十四將頓 文命所預 製之物 9 9 放下

商章氏於章等分灌衆人 庚辰鴻濛氏來灌文命 ,居然醒來, ,不到片時, 個個起立 黄魔灌 伯 諸 益

請教仙女姓名,那仙女道:某乃東方靑腰 庚辰就將仙女介紹與文命 並述剛才

> 好女子 界雨師屛翳之妾,向來亦確守婦德,是個。靑腰玉女道:乃魔神也,這魔神本係上玉女是也。文命道:剛才蛇妖,煞是厲害

其實位。這 响 常榮耀,眞有不可一世之概。 度,將天帝逐出靈霄寶殿。那時雨師妾非 屏翳 聽她自去。其初與天帝戰爭,曾經 知道了, 一年 然改其常態,投身加入他們的黨中 這雨師之妾,受了這種潮流之影 ,聯合起來,要想推倒天帝,年,上界忽然革命之說盛行, 上界忽然革命之說盛行 其初與天帝戰爭,曾經一禁止不住,就和她脫離關 奪有

這兩 來追究她 殺的殺 6女子,加以屏翳忠勤有功。所以亦不;帝雖然亦知道她的踪跡,但因爲她是6師之妾,就遁逃在此間南方一個島上 後來天帝勤王之師囘集, 死的死,逃的逃, 一敗塗地 魔神派大敗

漫宜相 他又選了無數修煉多年,將要成道的龜蛇那些失敗的魔神,暗中往來,潛圖再擧。技。他逃到此地之後,野心不死,依然與 她都看熟了 加以訓練 合, ,從龜口中噴出,是龜的爲妖,,所以這次大雨,是蛇的爲妖,合,是玄武水象,於她的行雨, 從龜口中質 師妾嫁了雨師多年, 使他們奔走服役。 ,所以興雲作雨 不死,依然與 內一 不死,依然與 內一 不死,依然與 龜蛇二物 實則都然為

的黑女,見了青腰玉女,就罵道:我與你面許多黑女子,手中各操一個大龜。當頭面許多黑女子,手中各操一個大龜。當頭而來,當頭一個,一隻手操着一條蛇,左正說到此,忽然空中無數黑女,御風正說到此,忽然空中無數黑女,御風

惡狠狠地說道

」說罷向天一指,大]

大雨

到江裏淹死 曹軍一片混亂。有的被燒死,有的落

軍後 攻陸上的營寨。 ,立即越過火海,登上長江北岸,猛聯軍士氣大振,他們擊潰了曹操的水 ,立即越過火海,

奪路奔逃,那些老弱殘兵被人馬撞倒,被命令全體老弱殘兵找來樹枝雜草,舖在爛逼地霆霆坑坑,簡直無法行走。曹操只好逼的。,又遇到狂風暴雨。這裏道路泥濘, 奪路奔逃 踏踐在馬蹄底下的, **残**兵敗將,冒烟突火,朝江陵方向潰退 曹操看到情况無法挽救,不得不帶領 曹軍退到華容道 到處都是 (今湖北省監利縣西

直追趕到南郡 劉備水陸並進,鼓角連天, (今湖北江陵縣境内)

本文承 自第55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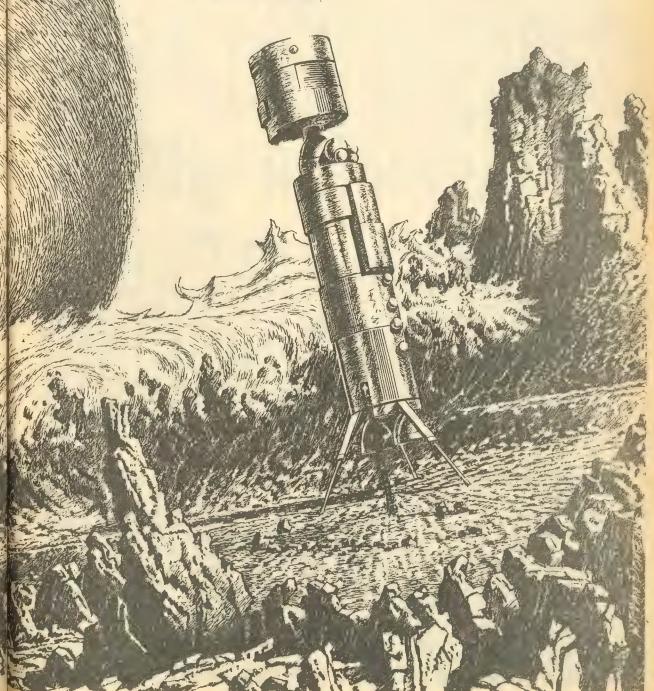
操二十多萬大軍, 曹操留下 一部分軍隊, 損失了 一大半。 防守江陵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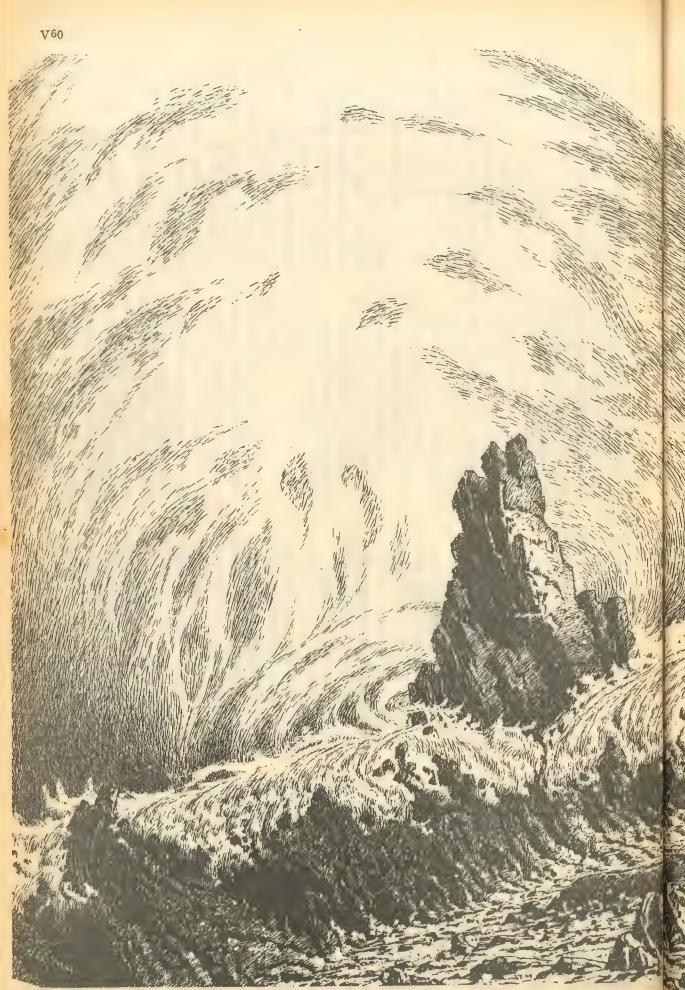
短,制定了正確的戰略戰術,最後取得了清了敵軍的弱點,做到以己之長,攻敵之 分調動了聯軍將士的積極性。同時 確分析了形勢,採取聯合作戰的方針 勝強的著名戰爭。在這次戰爭中, 輝煌的勝利 性戰役,也是歷史上一次以少勝多、 赤壁之戰是奠定三國鼎立局面的决定 自己率領殘兵敗將, 退囘北方去了

可惜赤壁之戰兩年後,周瑜便因病去世了四歲,眞不愧是一代傑出的年輕軍事家。 千多年來,一直受到人們的敬仰。 但他的英雄形象和高超的軍事才能 周瑜指揮這次戰爭的時 候還只有三十 (完)

狼牙殺冰魔

空中的氣流捲起巨大的球體,冰雪滾滾而 來,還有冰雹凌空而下,美國的科學家探測器 受到冰凍侵襲。





V61

北 極熊帶來的 秘

利亞」,一望無際,全部白茫茫,稱做「 水天雪地」,沙皇時代把該判死刑的罪人 充軍到那邊去,九死一生,第二次世界大 度的苦寒,兼且彈盡糧絕,逼於投降,當 時十六萬八千名德軍集體投降,蘇聯當局 點收,全部驅往西伯利亞集中營,作爲戰 好,兩年之後,德國戰敗,西伯利亞集中 營的戰俘死傷纍纍,能够活着间到柏林的 士兵,只有五千六百名,大部份凍死在西 伯利亞,可見該地的寒冷程度,非一般人 能够忍受。 ,一望無際,全部自出出,聯的國土一片苦寒,特別是 邊去,九死一生,寫了了一個無際,全部白茫茫,稱做一望無際,全部白茫茫,稱做一

呎的積 一同 一同 一同 北走

個孤島比中國的海南島還要大,荒島,大大小小,共有十三個, 利亞羣島」 甚至耐寒力量最強的愛斯基摩 海狗以及北極熊之外 環繞着十三個孤島的冰 , 其中有三 没有

人也不會留下來,簡直是塵世間的絕地。

人也不會留下來,簡直是塵世間的絕地。

人也不會留下來,簡直是塵世間的絕地。

人也不會留下來,簡直是塵世間的絕地。

人也不會留下來,簡直是塵世間的絕地。

人也不會留下來,簡直是塵世間的絕地。

人也不會留下來,簡直是塵世間的絕地。

人也不會留下來,簡直是塵世間的絕地。

養時毀滅,整個國家的工商業變成癱瘓,

難以復興。

不生,等於變成「死地」,毀滅美國的夢發生的輻射綫令到一萬平方哩之內,寸草彈,蘇聯本土一定受害,原因是氫彈爆炸彈,蘇聯本土一定受害,原因是氫彈爆炸彈,蘇聯本土一定受害,原因是氫彈爆炸 想如果兌現,蘇聯亦被毀滅 八海中,除非使用或問題在這裏,那些 迅速溶化,假如真的使用氫非使用飛彈炸毁,没有一種製,那些冰山有百份之九十 0 没有一種

自行爆炸,並非倚靠任何一種核彈。此他們必須研究得到另外一種力量使 没有一個科學家打算同歸於盡的 種力量使冰山的歸於盡的,故

加以北一周海狗,趕為海狗,是時 看來距 段時間 這一類的 一個城, 趕快召集有 ,偵悉了 離成功的 **偵悉了對方有特殊發展,來勢,「美國太空戰略研究組」的成功的日子,不會很遙遠,在** 「神秘爆炸」不分朝夕試驗 羅角」,更加冷得要命,但已經極度寒冷的了,上述那,召開緊密會議研究對策。

個城叫做 拉斯加巳經

儘管如此,它仍是似模似樣的一座城,除了漁人獵手,還有居民,城中仍有電影院以及酒吧夜總會之類的消遣地方,相當繁以及酒吧夜總會之類的消遣地方,相當繁战個地方補給食水以及燃料,另外需要各種食物,包括酒和藥物在內,故此在極北的阿拉斯加,有這樣子的一個城市出現,的阿拉斯加,有這樣子的一個城市出現,的阿拉斯加,有這樣子的一個城市出現,的阿拉斯加,有這樣子的一個城市出現,內係環境上的需要。 由於科學發達,那個地方任何一座建築物都有「中央熱氣輸送體系」,走進屋築物都有「中央熱氣輸送體系」,走進屋

關面

坐汽車,那是當地居民不必担心寒流襲擊 特務份子,他們更加不怕冷,生活異常豪 華舒適,醇酒美人,盡情享受。 那些人並非普通的「殺手特務」,全 那些人並非普通的「殺手特務」,全

大 那 方面有任何 的動物不斷工作,牠就是「北極熊」 面有任何一種厲害的秘密器發明出來,針對蘇聯科學家而設,十年以來,蘇聯 特務組必然知情。因爲他們 有些巨

情的動物 極熊雖然體型碩 大無朋 却是有感 却是有感

一面只有汽 ,没有一 個人在路

美國人工 ,偏是那麽凑巧 偏是那麽凑巧,真正的北極熊竟然替多麽滑稽呢?蘇聯的俄國人綽號北極

十分重視愛情 ,始終維持

「新亞伯利亞羣島」的冰塊上面,牠為了 竟食,必然走向岸邊,蘇聯科學家,永遠 不殺北極熊,第二年夏季結束,北極熊自 然向巴羅角那邊游去,或者在冰上行走, 直到牠發現雌熊爲止,牠囘到雌熊身邊, 等於完成任務,美國科學家兼馴獸師「李 巴摩亞」在牠身上取囘長時間的錄音帶以 及磁力測驗帶之類的紀錄器,進而推測蘇 聯科學家是否有最新的秘密武器發明出來 ,相當準確。 另外把雄的北極熊用捕鯨船送往最爲接近一妻制,美國人只要把雌熊留在巴羅角,

。由於北極熊帶返的資料顯示,蘇聯的科學家顯然找到一種比較氫彈炸力更強的一變成液體,而是很迅速的變成氣體,等於極於液體,而是很迅速的變成氣體,等於本身的體積十億倍,如果把它放在巨大冰山的核心,加上引爆器,它在指定的時間處到若干倍,不過,這種試驗没有真正變成秘密武器之前,先要找一些無人居住而及有樹木野獸的荒島,加以毀滅,看看它又有樹木野獸的荒島,加以毀滅,看看它又有樹木野獸的荒島,加以毀滅,看看它又有樹木野獸的荒島,加以毀滅,看看它又有樹木野獸的荒島,加以毀滅,看看它又有樹木野獸的荒島,加以毀滅,看看它又有樹木野獸的荒島,加以毀滅,看看它又有樹木野獸的荒島,如果把它放在巨大冰山的核心,是看 會受人注意

獻的, 人數有 畧研究組的 有爆炸專家, 羅角」的地下巢穴之内研究對策, 那天是一 , 袖珍核彈專家以及戰鬥力極 個,但是對那一個組有特殊貢 個,但是對那一個組有特殊貢 個,但是對那一個組有特殊貢 一九八二年春季,美國太空戰 馴獸師兼科學家李巴摩亞 組長「雷米爾巴寧」,

聚急會議剛剛展開,「巴寧」就把北極熊帶返的資料分別用幻燈片以及用化學分析這兩種方法查驗,證明蘇聯的一些科學家大量聚集在「新西伯利亞島」,即將人員前往該島實地觀測,倘若找到真憑實性。立刻通知美國的國防部先下手爲強,炸毀「新西伯利亞」蘇聯科學家以及特務工作人員前往該島實地觀測,倘若找到真憑實情,立刻通知美國的國防部先下手爲強,炸毀「新西伯利亞」蘇聯科學家的基地,同時要疏散沿海各大都市,最担心的是這一點,蘇聯當局沒有發動戰爭之前,美國空軍的轟炸機或者越洲飛彈不能够攻擊蘇聯內任何一個基地,這樣做等於不宣而戰,那一帶的荒島暫居,那些人一定要有足够的保護力,並非透死。 ,且又能够避開極度強大的震盪力,没有 一種炸藥可把它炸毁,美國科學家去年集 一種炸藥可把它炸毁,美國科學家去年集 高豐的高空,它仍是安然無恙,我們現時 已經獲得紐約太空署最高當局批准,一週 之後,便有這種飛行物體供應,我想利用 它在蘇聯科學家直接射擊或者以特殊方法 它在蘇聯科學家直接射擊或者以特殊方法 在蘇聯科學家直接射擊或者以特殊方法 一週 以及進攻的威力,不過,這種保護器,直 以及進攻的威力,因為它没有特殊的武器保

新武器,我的意思是它已經落伍。」中種武器必然鬥不過蘇聯科學家製造的更只能够如此安排,假如真的發生戰鬥,這安得烈博士笑了笑,說:「我們現時 字家製造的更生戰鬥,這

學,不必看見對方!一 它的难是未够份量的,你有没有想到這一 它的確是未够份量的,你有没有想到這一 它的確是未够份量的,你有没有想到這一 學,不必看見對方! 落伍呢?」 到不能够再新的科學產品,為甚麽你說它 種武器還没有搬到戰塲使用,可以說是新 有人如此發問:「安得烈博士,這兩 有人如此發問:「安得烈博士,這兩

武器呢?」 「蘇聯的科學家是否已經發明這 一類

所知甚微 「很難說 ,因爲我們只靠北極熊偵察

職」無關,不必贅述。 職人是巴寧很有毅力,判斷力也很強, 是巴寧很有毅力,判斷力也很強, 是三國科學家迎戰蘇聯的科學家,不幸的是它在加拿大境內發生,我 學家,不幸的是它在加拿大境內發生,我 學家,不幸的是它在加拿大境內發生,我 學家,不幸的是它在加拿大場局,就要 高度守秘,免得多生枝節。」 跟着他們談論別的事情,跟「冰海之 跟着他們談論別的事情,跟「冰海之

冰雹襲擊彷 女口 千軍萬 馬

,故此没有派出任何一個英勇的「特務殺力」,故此没有派出任何一個英勇的「特務殺力」,故此是科學之戰,並非單人匹馬的戰鬥人。一個科學家乘坐,飛往巴里羣島,因為這一個科學家乘坐,飛往巴里羣島,因為這一個科學家乘坐,飛往巴里羣島,因為這一次遠征是科學之戰,並且在阿護器」已經從華盛順機場升空,並且在阿護器」已經從華盛順機場升空,並且在阿 手, 故 述的緊急會 在 九八二年二月七

中逛逛, 很安全, 向他們提 充其量乘坐頂端的圓形飛行物體 就被淹没,不分晝夜的留在保護器之內 以爲那 :個山谷距離海岸有一千二百呎就出一項警告,千萬不要太過天眞 切勿走出保護器之外。 如果海水驟然升起三千呎,他們 ,升到空

一意的留在保護器件。

勢,如果蘇聯的科學家打算在一年之後學也不嫌寂寞,使他們感到心理上有威脅的器內,任意逍遙,看看外邊的磁性光,倒器內,任意逍遙,看看外邊的磁性光,倒四個人都是身壯力強的科學家,對北四個人都是身壯力強的科學家,對北 護器之內,等候一年。行這種攻擊的科學測驗,他們就要留在保勢,如果蘇聯的科學家打算在一年之後舉

白對 方轉由另外一 小島外 轉由另外一個小島出擊,M小島作爲試驗冰海戰術的E 他們還 级担心對方,並持 並非選擇那 他們豈不是 1標,倘若

的哨气 有一天, ,立刻退囘來,讓別人補上。的哨兵,並非旅行,不能够忍恐們此行是執行任務,等於第三次 ,隊長 士 竟被博士申斥 「勞克萊」 不能够忍受寂寞的 等於第三次世界大戰 把這種想法 ,認爲他 人

戦壕之内。 保護器是戦壕, 安得烈博士還再三指出這一點,那個 他們必須不分晝夜的躱在

V62

逐

節飛行, 好像烟囱,

離開母體,

它叫做了母分合保

必要時它還可以分做幾節

的怪一

物體是長條形的

如雪茄烟

降落之後, ,在空中

它就豎立

站起來

,

說

「我們傾全力研

一種古

講述這番話之後

科學家

烈

或者冷到冷下。

7冷下三百度,對它没有絲毫損害7干涉,超過攝氏表一千度的高熱,以保護飛行物體內部的人,絕對

只得唯命是從 這是命令,隊長「勞克萊」没法可想

後來一切風平浪靜,他們又感到十分苦悶 有點慌張,因爲他們只是知道自己變成槍 恨不得蘇聯快些發動攻勢了 不知道敵人用甚麽可怖的武器襲擊, 初時他們四人接受這個任務時,着實

更加完整,似乎是一個巨大的氣球,顯然 光,越來越加艷麗,在空中停留的時間長 始覺得有些不尋常的變化了,首先發覺的 蘇聯科學家已經發動攻勢,就快有些驚人 觀,跟着看到空中出現的氣旋結集起來, 那麽簡單,並且是在深夜出現的,更加**壯** 種顏色,閃動不已,那是光亮,並非顏色 種奇異變化就是從北極核心透出的磁性 一直都是很沉靜,四十天過後他們開 有時它是一朶花,同時含有十多

伯利亞拍囘來的密碼電訊,多次談及冰雨 利亞的潛伏份子報告, 異的用途,跟冰海戰術有關,最新從西伯 顯然蘇聯科學家打算利用磁性光作一種奇 對他們說:「在這一週之內,風雲變色, 可能有一場豪雨降落。」 安得烈博士接獲一連串的報告之後, 他們頻頻收到從西

重的壓力,可能把保護器打翻,又再被滾 天空閃閃發亮,稱做冰雨的東西,果然凌 最後一次通話了,翌日的上午,突然整個 這是他們跟阿拉斯加「巴羅角總部」 降,他們很快就發覺那些冰雹有很沉 下,不是雨,而是雹,又像是洪水凌

> 走,四人立刻乘坐圓形的飛行物體離開 境報告總部·發覺無綫電波失靈,决定逃 合爲巨大的冰,永遠無法逃走,把這種險

的一截,不單是被冰層封住,那一 一千 他們終於脫險,子母保護器屬於母體 呎,等於埋葬了它。 塊堅冰

這種情况反映出來, 如果他們不走,必然死在冰層之下 蘇聯的科學家並

些巨大的建築物,屋裏有人,街上有汽 定的地點,然後降落,在三小時之內,那把北極冰層變成一簇簇的雹,隨風吹到指 一個地方堆積一千呎厚的冰,假如地面有 非使用炸藥去炸溶冰山, 到時全部葬在堅冰之內。 只要把地上的冰變成洪流似的雹,向 而是利用磁性光

大都市 龐貝」被火山灰淹没,所差異的是這一點 更加寒冰,因爲它的厚度已增,到時那個 指定地點降落,復合爲冰,比較原來的冰 就化爲烏有,恍如意大利的古城「 聯本地的科學家, 另外一次報告,他指出這一點,

止是堅冰那麽簡單。 义不易溶化,看來它屬於冰石那一類,

「冰石?冰怎會變石?」高廸說。

學有很深的研究,可是,他所研究的範圍 只是太空方面,對冰石反而不很瞭解,故 他雖然是太空總署的高級份子,

質,並非冰雹,它究竟是怎樣子弄出來的 家從北極吹送到空中的浮冰,已經變了石 的壓力,决不會變成冰石,可見蘇聯科學 動撮合,只是看來十分堅實,缺少大自然 冰雕,照理任何一種冰雹在空中降落,自 後,拿去賣錢,看做珍貴的裝飾品,叫做 本來是冰的東西,萬年不化,經過無數年 地方冰層厚達一千二百呎,北極冰層較薄 會溶化,有些雕刻家把它加以精細彫刻之 不溶,除非加熱到攝氏二百度過外,它不 一種石質,把它帶到熱帶地方安置,它也 我們至今仍是不斷的研究中。 兩個地方的冰層深處都有冰石,即是說 安得烈說 它的密度不斷增加, 「南極的冰層較厚,有些 終於變成

裝置了強大的發熱器,那就不怕它被冰層 堅冰溶化,仍然可以升空。 封閉了,即使它真的被封,憑着發熱器, 如果子母分合保護器

可惜在失敗之後才領悟得到。 是的,這一層道理,我也想像得到

壓力,兼有發熱器,不久就有這種飛 此外,還有些特製的航機,不必使用 推動, 新的子母分合保護器有發熱的 也可飛行,它能够承受十萬

> 島,進行爆破工作,更加有利 特務份子, 寧死不辱 協,只是進攻它的方式不同而已。一句說 時擱下,不過, 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故此把你的建議暫 伯利亞島,我們已經有了答案,不想因此 出來的建議,請求總署研究如何進攻新西 驗冰海戰術之用,它没有力量攻擊。 方再度試驗人造冰雹 ,不會涉及美國的聲譽, 總署認爲派一個有份量的特務潛入該 ,這種飛行物 總署如此决定,並不是妥 體只是觀察對方試 因爲敢作敢爲的 定不能够把它 ,萬一失敗 你 米羅克被洪流似的冰雹冲去,其餘科學家

意不錯,現時有没有具體的辦法使它成爲 安得烈博士欣然點頭 一這個主

人,勢必引起不利於美國的忖測,也是不到,即使辦妥,整個島炸毀,死傷了許多 博士的大名呢?我說的魔頭就是他。 頭殺掉比較化算, 它爆炸,這種工作並非一 署還考慮這一點, ,還是派人歷入禁地把最有權威的魔 「暫時還没有適當的 你有没有聽見過卡斯坦 如果派人潛入該島, 個人的力量做得 人選,此外

他是誰,大概他是蘇聯人吧?」 上享譽的科學家太多了,恕我一時想不起 安得烈博士苦笑一下, 說。 在世界

了三年之久,然後釋放,他覺得面目無光 名艷麗的莫斯科間諜出現, 且又没有人聘他做大學教授,碰巧有 弱點,他就被她騙到鐵幕背後 ,他在西柏林犯過罪,被警方拘禁 他不是蘇聯或東德的人,是西 想盡辦方抓

把一個大都市埋葬的東西是冰雹,不是

氣温奇寒,可以保持不變,反之它在紐約 降落,會不會保持冰的形狀呢?那是 那些冰雹如果在北極圈降落,當地的

溶化之前跟岩石同樣堅實,它可能是每塊 整個大都市仍是遭受浩刦的,因爲冰雹未 儘管大量的冰雹從空中降落, 達華盛頓的太空總署,加上這麽一句: 一千磅重的巨冰,可以把房屋汽車壓扁 必須盡快研究對策 安得烈博士把四個人所保持的資料送 ,又可以把大都市淹没,切勿輕視 不久溶化

次催促太空總署從速决定怎樣做 他本人仍然留在「巴羅角總部」 多

在新西伯利亞島的科學家更多了 還有東德以及其他衞 集中 蘇



,除在探測器之內,感到驚心動魄,但又沒法 挽救他,只好放棄,自管自的逃去。

是呢?」 一這個魔頭恐怕是酒色之徒,是也不

把冰點變成冰石的鬼主意就是他!不過, 花慾,出獄之後,他的變態心理更加強烈 女送給他淫辱, 進入鐵幕,不久,便即轉送新西伯力亞島 國海外情報局的報告,蘇聯的女間諜騙他 當局特別鬆,而是他有利用的價值, 監禁,只是投靠蘇聯例外。並非那邊治安 何一個國家過活,遲早要入獄,被判終身 白我的意思了吧?這傢伙如果在世界上任 生,以致入獄,可見他患了虐待婦女的摧 也不想逃走,一直被人利用,想出在高空 住在特製的禁區,不斷的把一些無辜婦 無時無刻不想辣手摧花,你現時大概明 像伙雖然患了很強的 「他不單是酒色之徒,還是一名標準 當年他在校園強姦了 他不敢逃走, 一名女學 照美

> 冰雹,然後降落,總部方面需要更多的科到空中,送達指定地點,變成巨如岩石的 學用具,還需要戰略性的科學家,作出更 爲具體的計劃迎戰。 二次科學實驗,希望把北極圈地面的冰升 國的優秀科學家,似乎在最短期內發動第

必要時可以使用「袖珍氫彈」 人的科學家趕盡殺絕,這樣做最爲徹底

他認為徹底毀滅新西伯利亞島,把敵

患了推花慾的魔頭卡斯

一個高級官員前往阿拉斯加,然後乘坐 過了幾天,華府有一個屬於太空總署 「巴羅角」

你們可否提供一些寶貴的資料呢?」 想知道被堅冰封閉的天堂谷,有何異狀 的陰謀,這件事實在是值得自豪,現時我 員,且獲悉蘇聯科學家集體研究秘密武器 幾個,你們没有損失過一個半個的工作人 合保護器,不成問題,可以在短期內再造 位的努力,極爲欣賞,失去了一個子母分 另外有無綫電傳真的照片,證明他確係專 老態,很冷靜的說。「太空總署對你們各 呎深的巢穴裏面密談,五十歲的高廸毫無 博士熱烈歡迎,幾個人在地面之下五十六 員「高廸」,組長巴寧以及科學家安得烈 他提出證件,又有密碼的「口電」

中事, 非很寶貴的,那邊的冰層與別不同, 看過,還有些資料,不過,一切都是意料 安得烈士說:「當然我們派人到那邊 跟我向總署提供的資料差不多,

瞭解冰點如何飛上高空製成秘密武器,他 肯把製造冰石或冰雹的秘方說出來,他 就判處死刑 蘇聯科學當中只要有一 他是五年前投 個人完全

鐵幕的 證據確鑿,他就難以逃生 莫斯科當局隨時翻臉無情 我越聽就越加清楚 ,五年之内 ,起碼毀了四十朶花 ,說他是色魔 似乎美國太空

總署想派人潛入該島救他

,還有一種情况,不容輕視,他在該島高點用處也没有,故此不想救他,除此之外 分遠,懂得製造冰石從天 分遠,懂得製造冰石從天而降的科技,一家然後發揮它的功用,美國距離南北極上 度保護之下, 北極光,這種科技只是位在北極圈的 ,只是想殺他,他一生研究如何利用 不,那個處頭死有餘辜, 很難逃走 而降的 反而殺他容易得 科技

爲甚麽你說殺他並不困難呢?」 安得烈博士大感興趣, 衝 一而出的問

使她透過買女奴旳人,送到魔頭的臉前場,當作女奴似的賣掉,又再運用詭計 ,我們 個少女,還要在巴黎高價買入的上等貨色 「是的,這個魔頭旣然按時要虐殺 只要把年輕貌美的特務送到販奴市

女奴的身份,獻給那個魔頭淫辱,非常痛太過殘酷了,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她以安得烈博士想了想,說:「這個方法如就有機會殺他,或者跟他同歸於盡。」 機會逃生,憑空犧牲了一個有前 苦,未必有本領殺他,殺了 女奴的身份,獻給那個魔頭淫辱, 他,她也没有

「爲甚麽你有這種憂慮呢?」 被人揭穿,没法完成任務。」

發作,有問必答,任何秘密没法保留,這這一行的人,最忌的是吃過招供丸,藥力送到他的寢室呢?你也許忘記了,幹特務 子偏就一竅不通嗎?」一招我們是經常採用的,難道蘇聯特務頭 更加不肯輕易放過,怎會讓她魚目混珠的注意,預防那個人是特務,特別是女人, 「十分明顯,蘇聯當局如此重視那個 有機會接近他的陌生人,必然特別

安得烈說得很有道理, 嘆息了一聲,說:「似乎此路不通 專員高廸呆了

却需要一個催眠術專家。 這一條妙計是可以實行的,但

抵抗招供丸爲止,那就能够完成任務! 於色說:「把她催眠多次,直到她有力量 高廸並非外行的人,一 聽就懂,喜形

爱的時候就會發狂,用口咬死男人,豈不女囘來,施以催眠術,使她每一次被逼做到巴黎買一個膚色白皙而又曲綫玲瓏的少用催眠術,爲甚麽要犧牲自己人呢?索性用。 供丸,她也供不出甚麽。」是更加巧妙?她根本上不是特務,吃了招 安得烈接上去, 說 「這樣安排已經

端守秘,到甚麽地方找一個可以信賴的催方的舌頭或氣管,可是,這種計劃必須極成狂人,向男人的要害出掌,一口咬斷對女加以催眠,使她在特殊的情况之下,變家一定可以達到目的,把一個很普通的少 我相信有經驗的 催眠術專

眠術專家呢?」

們的同志。」
如認識一個女人,她精通催眠術,還是我却認識一個女人,她精通催眠術專家,但多得烈說:「我並非催眠術專家,但 「她是誰?事不宜遲,趕快把她介紹

我認識。」專員高廸十分興奮

險地埋葬在千呎冰層

一隻大狼狗,故此他對她的本領便深信不多時,曾經當着安得烈博士的面前催眠了之中的歌羅拉小姐,因爲她的父親是催眠之中的歌羅拉小姐,因爲她的父親是催眠。

串特務」的少女。 程最短的一段時間之内找到一個適做「客程最短的一段時間之内找到一個適做「客」。 是她很靠得住,於是打長途電話跟太空總 旣然專員高廸同意, 跟她見過面,認

的探測機到天堂谷去。 另一方面,專員高廸乘搭科學家專用

的酒,

我可以躱在那個地方,

活了一生之

影帶,還有一年的糧食和食水,又有足够護器特別巨大,機廂之內有電視機以及錄

去挖掘一些「冰石」,逗留了三個鐘頭,賞景色,看看堅實的冰,還用尖銳的鋼鑿他不單是停機之後走出機廂之外,欣

先,把最新的發熱保護器連同機師送來。得烈說:「我必然盡快辦妥兩件事情,首臨走的時候,他對組長巴寧以及科學家安到阿拉斯加機塲,轉飛美國華盛頓述職, 獲得的資料,五天,之後離開,搭直升機先 他在「巴羅角」 把最新的發熱保護器連同機師送來 遊玩,同時收集他想

> 女送到巴羅角的巢穴,使她接受催眠術,再其次,在巴黎收買一個柔弱如小花的少 甚麼都供出來。」 責殺死魔頭的計劃,更加不能够使她知情 記得這一點,不要讓她懂得太多,由她負 預防她進入鐵幕之後,被逼吃招供丸

角郊區降落。 的 ,不必飛往阿拉斯加機場, 因爲它具有直接升空以及垂直降落的性 子母分合保護器真的連同機師一起送來

戰,此外,還要接受無邊無際的寂寞。」 事 ,必須盡快飛到天堂谷,準備接受命運挑 即將發動另外一次含有攻擊性的科學測驗 事變化得十分快速,我感覺到蘇聯科學家一見就喜歡他,當晚設宴欵待,說:「世 師「米羅克」,渾身是勁,安得烈博士

天堂谷遠征的四個科學家同行,有說有笑 久 看來他是充滿了自信心的, 上次去過

樣

他說得到就做得到,十五天後,巨型 直接在巴羅

降落的地點是一座超級的園林別墅, 「米羅克」笑嘻嘻的說。「這一個保

倒也不嫌寂寞

覺得此行真的是旅途愉快,簡直是渡假一絲毫改變,他們降落的時候,一切順利,島,在天堂谷降落,由於堅冰的形狀没有島,在天堂谷降落,由於堅冰的形狀没有

極大的誘惑,五個人留在該處,恨不得走天堂谷景色奇麗,對他們來說,那是 天堂谷景色奇麗,對他們來說

分分鐘有變,不敢輕擧妄動。 到山上較高之處瀏覽一番,可惜那種環境

天天要到外邊去。 分欣賞,仍是不敢冒險出去,反而三十二 歲的「米羅克」,雄心萬丈,絕不怕死, 過苦,儘管内心對那些艷麗如畫的景色十 五個人當中有四個人會經在天堂谷吃

們就無法應付。」 發熱系統裝置如何使用,只有他一個明白 我們的手上,不堪設想,此外,保護器的 我們高,我們實在没法叫他停止活動,更 報告此事,跟着補加一句:「米羅克是太 長克勞萊率領,發覺這傢伙被美麗的山色 加不敢公然指責他,萬一鬧翻了,他死在 空總署派來的人,論輩份,論職位,都比 迷住,索性用無綫電跟安得烈博士通話, 的鋼盔而已,以前四人組成的小隊,由隊 子,攀登懸崖,只是,頭上多了一個透明 之,跟着他還帶了鋼鑿小斧以及長長的繩 假如我們失去了他,冰雹凌空而下, 他們苦勸他別這樣做,米羅克一笑置 我

發熱器。」有闖禍之前,你們必須向他學習如何使用 ,任由他自己亂攢一頓吧,不過,他没 安得烈冷然說: 如果他眞是那麽放

習如何利用發熱器使冰層溶化,「米羅克 套,又由此教導其餘的隊友學習。 」也盡量指示,很快克勞萊就學會了這一 「克勞萊」奉命而爲,很有耐性的學

上他們已經懂得怎樣駕駛,那一 比的熱力去溶解冰雹了,很是高興,根本 就算失去米羅克, 一個月後,四個人都懂得怎樣放出無 局勢如此

他們懶得理會米羅克的安危。

後不過幾分鐘,去得無影無踪。 事跌下高崖,即時被強大的冰雹淹没,前軍萬馬,他沒法逃避這一塲浩刦,竟然翻 風雲變色,滾滾冰雹從高處傾瀉,勢如千 高慾,難得有機會給他爬山 ,難得有機會給他爬山,他當然不肯「米羅克」這傢伙一向有很強烈的登 殊不料在很寧靜的一個上午,忽然

截,克勞萊吩咐他們把保護器垂下來遮住 開了玻璃窗,目睹這一宗惨劇,嚇呆了半開了玻璃窗,目睹這一宗惨劇,嚇呆了半 了玻璃窗,然後打電話報告安得烈博士

此行負責收集所有關於冰雹的資料,並且的指示去做,胆大妄爲,死了算數,你們 器一向是横放的, 試驗發熱器的效能,切勿急急忙忙的起飛 邊衝出重圍,爲了容易飛行,你們的保護 ,先要被困在冰層之內,然後加熱,由下 安得烈博士說:「米羅克並不依照我 應該把它豎直。」

護器,冰雹從高處滾下很快就把它罩住。 克勞萊依照這個指示去做,豎直了保 冰層越來越厚,他們没法跟安得烈博

告成了,別再獃在天堂谷,趕快起飛!」喜形於色,對其他的隊友說:「我們大功 沒如潮湧出,冰雹碰上了它,立刻溶解 士通話,情况危急,立刻開啓發熱器,熱

冰雹含有致 命的毒氣

甚麽,航程的中途,克勞萊覺得頭暈眼花時的航程,本來是没有危險的,不知道爲從天堂谷飛囘「巴羅角」,只是三小 叫別人協助,他們全部患病,並且臉色

> 色,趕快用無綫電通話器蒼白如紙,好像「中毒」 談報告他們的處境。 趕快用無綫電通話器跟安得烈博士交 ,克勞萊大驚失

成事實,必須想辦法制止它。

能大有分別,說不定你們已經中毒,立刻像前後兩次冰海戰術没有多大的分別,可學家作第二次的冰雹攻勢,外邊看來,好學家作第二次的冰雹攻勢,外邊看來,好個隊員忽然一齊患了急症,那又化喜爲悲 外別墅的一個指定地點降落。 按動保護器飛行儀的左上角紅色小鈕,萬 以照常的通話,本來它是喜訊,不過, 你們全部昏迷,保護器會飛到巴羅角郊 因爲他們已經逃出了冰雹圈, 故此可 ρū

咽喉。

分裂,一旦做愛,立刻發狂,咬斷對方的 露絲汀」催眠到最深的境界,使她的人格

,還加緊催速歌羅拉把新來的一個少女

安得烈博士除了趕快向華府報告之外

明不白的喪生。 停止呼吸,心臟不再跳動,臉如土色,不落,他們被發現的時候,已經全身變硬, 安排下來的磁力圈吸住,在指定的地點降 四個人仍是大限難逃,保護器被地面早已 不知道飛到甚麽地方去,儘管如此,他們 幸虧有這一招,否則,那一個保護器

經把露絲汀催眠到十分理想的境界,安得

爲了使這個計劃完成,儘管歌羅拉已

功的希望微乎其微。

内 裳 爲機艙之內瀰漫着一種新奇的毒氣 ,倘不是他早有準備,他也要喪生,因 ,戴了頭盔,然後用噴火器打開機槍入 安得烈博士穿了防止輻射綫侵蝕的衣 此行證實了對方的陰謀,冰雹本身含

等於有血有肉的秘密武器。

有致命的毒氣

氣有毒了,他們怎能不死? 雹所含的毒氣怎能侵入艙之內呢?事後研 當時死者没有一個人走出保護器,冰 有如冷氣機,旣然冰雹有毒,等於空 禍苗是那個保護器不斷的吸入外間空

學家施展毒辣無比的冰海戰術,大量有毒 不管那種毒氣是那一類,假如蘇聯科

> 徒先要變成「圓屋俱樂部」的會員,才有女拍賣的日子,那邊就是賭場,不過,賭 資格參加

的一個人。 圓屋係名女人芬妮主持,故此她是很重要 科派出,找尋酒女,獻給魔頭蹂躪。由於

下負責拍賣美女的總管梅菲。 用武力威脅她,只好另想辦法,威脅她手 芬妮了,問題在這裏,想打動她是不容易 斯坦博士享受,最可靠的對象就是名女人 ,她有財有勢,甚麽都有,更加不能够

該處的沙蟹賭局,她本來是金髮的,染成 美元,加入圓屋俱樂部,變成會員,潛入 主意打定了,沙博跟露絲汀付出五百

贏了七萬美元的籌碼。 連續兩次冤家牌,他擊敗了總管梅菲 沙博不單是賭術精明,而且懂得出千

去,籌碼仍未兌現,露絲汀坐在身邊。 凌晨二時,他跟梅菲一起乘坐汽車離

名貴的酒,聽說有些酒售價五萬美元一杯,我贏了錢,不想再賭了,只是想喝一杯 可否帶路呢?」 在汽車廂裏,沙博低聲說:「梅總管

總管梅菲聽了會意,說。 「好的,眞

間含有古典氣派的酒吧,牆上懸掛許多幅 之宮」,三個人落坐歡談,梅菲伸手向侍 名畫,還有很精緻的雕刻品,稱做「藝術 不過一會,三個人離開汽車,進入一

在十五分鐘之内死個清光,巨型建築物紛的冰雹在美國高空降落,當地居民,必然 紛倒塌,葬在冰層之下,這個慘象很快變 之内出現,興高采烈的出價搜購,没有美

很少人知道那種地方仍然有人從莫斯

放在一個弱質纖纖的十七歲少女身上,成 烈博士在惡劣的境况之下,把生存的希望 利用冰雹攻勢的優越武器,向美國施以壓 ,隨時出兵,第三次世界就會爆發,安得 事實放在眼前,蘇聯當局必然是盡快 還協助波蘭 想把露絲汀透過一個人,獻給魔頭卡

力,假如華府當局不肯讓步,

氣,凡是高級的名畫,雕刻品以及美女, 屬於猶太巨商巴格羅的產業,它也很有名 個地方開設,此外,有一個巨型的圓屋, 在該區之内,至於半公開的賭場,也在那 知名的紅磨坊夜總會或泰勃蓮夜總會,都 馬齊全的「蒙瑪特區」,更加繁華,舉世 務搜購的一朶花,她是五萬美元買來的 速到巴黎活動,設法使露絲汀變成蘇聯特 烈博士仍要動用在巴羅角屬於主力的三個 都在那個地方拍賣,每年七月初旬連續有 特務:費彬、沙博以及歌羅拉,派他們火 一個星期之久,都有女奴拍賣,價高者得 到時從沙漠區派往巴黎的商人就在圓屋 巴黎一向是挺熱鬧的,尤其是聲色犬 的有這種酒,讓我帶路!」

五萬美元,入我的帳!」 役領班打個招呼,說:「這兩位嘉賓想喝 一杯法王路易十四珍藏的酒,每一杯索價

他身邊的露絲汀也喝了一口。 酒端上來,沙博喝了一半 ,讚不絕口

張支票,笑着送上。 立刻寫支票給你。」說完,他眞的寫了一 除了七萬元籌碼,我欠你八萬美元,現時 碼,放在枱上,說:「兩杯酒一共是十萬 開口的時候,探懷取出七個一萬美元的籌 兩杯酒還未喝完,他已經感覺到正是 我還想多喝一杯,總數是十五萬,

你到底想要些甚麽?」 總管梅菲很冷靜的說:「沙博先生,

「你收了支票再談吧,這種事情輕而

手續進行,只要這一塲交易完成,你就完 跟他競爭,她就賣給他,一切循着正當的 蘇聯富商巴比哥夫,她這樣迷人,相信他 不會放過她的,到時只要他出價,沒有人 李拍賣女奴的日子,我們很想你帮一個忙 ,設法令到這位金髮美人以女奴身份賣給 沙博續說下去:「過幾天就是每年秋

往往出很高的價搜購美女,如果她迷住了 他,拚命出價,我没法帮忙你的。」 沙地阿拉伯土王派來的葛酋長,他

壓住他的脊骨,他就不會拚命出價。」 沙博笑了笑,說:一有一柄彈簧刀

派人混入葛酋長的選美集團之內,站在他 「我早巳料到你不會出刀了,我已經

他。」身邊的貼身侍衞就是我的人,你不必担心

「她對任何人都没有傷害,只是負責 「對巴比哥夫有没有傷害呢?」

巳,成功或失敗,與你無涉。 救出一個囚禁的鐵幕後面的美國科學家而 「好,一言爲定,我們决定合作了

管梅菲很冷靜的說。 事前我不會洩秘,事後我不會追查。」 分手之前,他還向露絲汀打量了一眼

把她的美麗形象印在腦海中。 販奴市場秋季拍賣美女的一天

三日,拍賣各式各樣的美女,總管梅菲故 從下午三時開始,到夜間八時爲止,一連 哥夫在場,然後推她出來。 意守候到莫斯科派到巴黎活動的富商巴比

女伸手摸摸她的乳房和小腹,看看她的肌 值,出價的人還可以走到木台向每一個裸 那麽艷麗的少女,底價一萬美元,物有所 只是髮色金黄,略帶羞態,更加迷人, 她仍然是晚上看見過的樣子那麽艷麗

臉上堆滿了肉的胖漢,登台摸她,轉 一在我們拍賣行出售的少女,全是處

身問梅菲:「總管,她是否處女呢?」

一很好, 我出價三萬。」

果然不出所料,有人大叫:「我出價

巴比哥夫又說:「我出價七萬!」 喊價的人正是萬酋長 「出價九萬!」

巴比哥夫似乎動了氣,再摸摸她,大

管梅菲直覺到他背後顯然是有人亮刀了 葛酋長的嘴唇動了動,没有做聲,

之内,巴比哥夫帶醉走入寢室,關上了門 那一晚的深夜,她被囚禁在一座別墅

拔出手槍來。 料不到他没有脱衣,更爲走近一點 巴比哥夫叫她躺在床上,她也照做 ,突然

此混入蘇聯的,快些招供,遲了,你就死 處女,必有羞態,你却没有,顯然你是借 「你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如果你是

先生,你殺我之前,希望你聽聽這一句詩 , 月亮哭了,每一滴淚都是血!」

這一句暗語,驚奇不已。 「原來你是自己人!」巴比哥夫聽了

境内的特務一網打盡。」 没有了,我們合作,到時把美國潛伏蘇聯 淫辱,乘機救他出險,碰上了你,再好也 由他們把我賣到蘇聯,獻給卡斯坦博士

喝杯酒細談。」巴比哥夫很興奮的說 再好也没有了,你快些穿上了衣裳

聲喊叫:「我出價十二萬!」 趕快喝問一聲,没有人競爭了,他的小鐵 見,這一招確是高明,梅菲由衷的佩服, 尖被長袍罩住,然後伸出去,没有人看得 他的貼身侍衞全是穿了阿拉伯長袍的,刀 交,她立刻穿上了衣裳,被人帶走。 鎚敲在鋼板上面,表示這一項交易已經成

,叫她脫下衣裳,她脫個清光。

「這是甚麽意思呢?巴先生!」她大

她聽了翻身坐起,很冷靜的說。

一我故意賣給美國人, 接受特務訓

終,以爲此行只是負責救出卡斯坦博士,之後,歌羅拉對她說了些甚麽,她自始至 露絲汀根本上不知道她接受深度催眠

寢室之內。除了卡斯坦博士本人,没有人哥夫直接把她送到卡斯坦博士居住的特製 知道如何打開寢室的 秘門

走開,他就露出猙獰臉相, 巴比哥夫剛剛

死!」說着立刻動手,撕爛她的上衣 「你真是倒霉,今天你要被我蹂躏至

「你是特務嗎? 「不,我是派來救你的, 更加令我滿意,越是

扎的女人,我越加開心一 他一再進攻,

那句詩誦讀,不料對方絕無反應 她焦躁起來, 趕快把「哭泣的月亮

逼於接受各種花式的蹂躪 他力大無窮,露絲汀絡於被他征服

,從人變成狼,出其不意的 她忽然發生變化 ,怒吼一聲 一口咬在他

女守衛發覺這一 她一咬再咬,由於咽喉的氣管被她咬 喪命。

蘇聯的科學家没法

而復安 利用北極光製造有毒的冰雹,

前文書至楊家寨楊惠因義父楊儉生病,到外面抓藥囘來大雪 楊家寨的人外出囘來都被阻止在古廟裏過夜,楊惠和老頭

當年生身父親也是被一個刀疤漢殺害,心裏佈滿復仇之火,第魯老七也在裏面,忽然來了三個陌生人,其中一個滿臉刀疤、 來了二人請她義父裁製衣服,做好了 ,楊儉把當年她父親被殺之事說清楚,並叫她練好武功爲父報仇。過了 前文提要: 楊儉很懷疑,爲了防範未然,準備

,刀疤漢也跟住那漢子來取衣服

,說出一些江湖暗

幾天楊惠見先後

心裏佈滿復仇之火,第二天囘到楊家寨詢問義父

耳朶缺了一角,

楊惠憧憬

打發楊惠雕開楊棊,自己留在寨内以觀動靜……

勾心鬥角

黎明剿匪门故事

不是山林大嫂?是小梅姐姐?」 夏玉蓮看了楊儉一眼,又問道:「是

立在門外,楊儉輕吸一口氣,條地把大門 玉蓮入房,夏玉蓮不依,抓起一張板櫈 門外都没有人應他,楊儉打手勢叫夏

定,家内的女人早巳哄孩子上床了! 之内依稀可見景物, 人心頭一寒,桌上的油燈照到門外,一丈 這時候誰不關在家內圍爐喝酒,說不 寒風呼地一聲自門隙中吹了進來, 但周圍却不見一人?

門,啫嚷一聲:「眞是見鬼!」 望了一下,證明外面没人,這才重新關上 風吹,所以楊儉忍不住探頭出去,向四圍 可是剛才那敲門聲,十分清楚,絕非

酒,道:「天冷,菜快凉啦!爹,快趁熱夏玉蓮把板櫈擺好,替楊儉斟了一杯

V68

楊儉坐了下來,道。一阿惠,昨夜有

出外遊

點不尋常,千萬小心,參枕頭下有柄匕首 ,你替我拿來!

帶上再用外衣蓋住,道:「裝碗飯來。」 便把楊儉的匕首拿來,楊儉把匕首插在腰 夏玉蓮訝然道:「爹,你不喝酒?」 夏玉蓮應了一聲翻身走入房內,不久 「人是鐵,飯是鋼!」楊儉沉下臉來

内,便連扒幾口飯。 楊儉看也不看臉前那杯酒,挾起一塊醬牛 點忐忑起來,不敢再問,裝了兩碗飯來, 夏玉蓮見他臉帶緊張之色,心頭也有

「你別多問,快去!」

敲門?」 夏玉蓮也緊張起來了,連忙問道:「是誰 就在此刻,大門又被敲响了 !這次連

「請問楊師傅在家嗎?俺是來拿棉長

道 楊儉與夏玉蓮又互望了一眼,楊儉問 「您貴姓?」

然後開門,只見

楊儉叫夏玉蓮坐下,

外面賊芯笑嘻嘻地立着一個青年漢子,手 上拎着兩瓶酒,正是那姓黎的

衣服也有這般晚的麽?」 楊儉沉着臉道。「這是什麽時候?拿 黎姓漢子神情一呆,隨即笑嘻嘻地道

「楊師傅不是叫我小年夜來麽?現在豈 夏玉蓮生氣地道:「由白日到晚上都

是小年夜, 所以現在來了,是不是不歡迎?」 一令尊没說時間,俺怕你們趕不及 你怎不白天來?」

不成樣子,所以趕到街頭,買了兩瓶酒 傅好意請我小年夜來,俺雙手空空,也太 黎姓漢子道:「不錯,後來我想楊師 剛才是你敲門的麽?」

飯……」

以外年夜來,我只道是他要請我吃一頓 嘻嘻,不成敬意,尚請笑納!」 夏玉蓮道:「簡直無賴,誰請你!」 哦,這個算是俺自作聰明吧!令尊

改!」 家一下,若果不合適,也好立即叫令尊修 黎姓漢子笑說道:「姑娘,我可以試 「衣服便在此,算了錢,你便請吧!」 夏玉蓮輕哼一聲,把棉長袍拿了過來

楊儉道:「理該如此 ,請進來吧!」

黎姓漢子看了桌上的菜餚一眼,讚道

「好香!姑娘好手藝!」 哼,無事獻殷勤!」

子轉過身去,脫下外袍,穿上新的棉長袍「俺說慣笑了,姑娘勿怪!」黎姓漢

夏玉蓮道:「現在你大概没什麽藉口

了吧?咱父女要吃飯了! 「假如俺臉皮厚,想求令尊賜一頓飯

不知姑娘介不介意?」 夏玉蓮轉頭望向楊儉,不料楊儉却道

相倍,黎姓漢子打開自己買來的酒,道 「黎兄弟若不嫌菜粗,便請坐下吧!」 夏玉蓮一怔,但終於把門關上,在下

「楊師傅,試試這個怎樣?」 楊儉道。「老漢杯中酒尚未乾,你自

己請吧!」 要不要喝一點?」 黎姓漢子斟了酒,轉頭問道。「姑娘

吧!」 夏玉蓮冷冷地說道:「你自己喝個够

衷心祝你身體健康,平安大吉!」 黎姓漢子擧杯邀飲。「楊師傅, 在下

祝你前程無限,長命百歲!」 楊儉心頭又是一跳,也道:「老漢也

老弟酒量好大,老漢佩服得很!」 口把酒喝乾,楊儉也同樣把酒喝乾。「黎 黎姓漢子微微一笑,說了聲多謝便一 黎姓漢子哈哈笑道: 「楊師傅何嘗不

傅 是如此?俺單名一個明字,尚未請敎楊師 的大名!」

十分欽佩,不過仍請您小心提防!」 漢不明白!」 楊儉臉色一變。「黎老弟的話,教老 「幸會之至,楊師傅深藏不露,在下 「老漢名字也只有一個字:儉!」

黎明又喝了一口酒,道:「楊師傅 ,大家心照不宣!」

「可怕老漢心不照!

黎明含笑道:「在下也只能說到此爲

翻,把它按下,道: 止!」說罷伸筷去挾鷄肉,夏玉蓮筷子一 「你不把話說清楚

鷄,吃肉丸行不行?」 玉蓮筷子的力壓,向炸肉丸挾去。「不吃

楊儉竹筷也突然探出

招式:「二龍爭珠」, 有東西,說話便更加不清楚了 這一招疾如閃電,楊儉急起仰身閃避。「二龍爭珠」,直取楊儉的雙眼! 黎明竹筷忽如毒蛇出洞般竟使出雙槍

丸抛入口中,咀嚼起來,盛讚道: 「好味明右臂忽然縮囘,竹筷一落,挾了一顆肉明左臂忽然縮囘,竹筷一落,挾了一顆肉 道!

惡客欺主?

中! 可惜没經驗,否則這肉丸那裏能到俺嘴黎明放下竹筷,道:「姑娘武功不錯

什麽武功,黎老弟看走眼了-

俺又怎能挾到肉丸?」 假 如惠姑娘的竹筷不格 ,而反取我雙眼 黎明道:

錯

黎明微微一笑,手腕一轉,巳脫出 夏

「老漢不是吝嗇一顆肉丸,但嘴裏若 把黎明的筷撥

粉臉一寒,沉聲道•「你這是什麽意思?楊儉與夏玉蓮神色全是一變,夏玉蓮

夏玉蓮怒叱道: 一你得了便宜還不

楊儉道:「小女只懂針綫,那裏懂

信不會看走眼!」

直說經驗十分重要,這姓黎的倒也没有說夏玉蓮心房一沉,暗道:「難道爹一

楊儉打了一個哈哈笑道:「黎老弟深

藏不露,叫老漢好生佩服!

定是『如意門』,未知俺有没有看錯?」黎明忽然歛容道:「楊師傅您出身一 黎老弟是個有心 楊儉臉色又是一變,乾笑道:「原來 人,不知今日上門有何指

您跟那姓趙的是什麽關係?」 「指教兩字不敢,只想問你一 句話

除此之外,尚有什麽?」 他是俺的主顧。」

「只見過一次。」「那麽那姓金的呢?」

什麽關係也没有!」

「老漢是你的犯人?」「這是眞話?」

「楊師傅言重!如意門人丁稀薄,希

望你不要令人失望! 「假如老漢要令你失望呢?」

夏玉蓮怒道:「你與咱們有什麽關係 黎明喝了一杯酒,道:「俺也會令你

咱們失不失望又與你何關?」 黎明道。「以後你自然知道。」忽然 楊儉沉聲道:「你到底是什麽人?

俺不會告訴別人! 一枚大洋,一後會有期,你的底細

開?没這般容易!」 夏玉蓮忽然立在門後,道:「你想離

下來?奇怪,剛才還不讓我進來哩! 黎明看了楊儉一眼。 一惠姑娘要我留

臉上仍掛着笑容,身子一偏,左手揚起,出,這一拳拳風呼呼,氣勢不凡,但黎明因,這一拳拳風呼呼,氣勢不凡,但黎明

五指反抓夏玉蓮的腕脈! 楊儉心頭一跳:「這小子是 『鷹爪門

拳頭攻擊其脅下。 高玉蓮見對方左臂揚起,立即變招

,忽然縮臂,護住左脅,夏玉蓮那一拳便 這招變化極快,黎明忍不住讚了一聲

擊在他臂上。 「姑娘氣消了没有?」

勢,她一口氣攻了 她一口氣攻了十多拳,但却被黎明格夏玉蓮大叫一聲,雙拳齊出,採取攻

楊儉輕嘆一聲:「傻丫

得更急, 基不錯,就是没經驗,你也該讓她出來走 夏玉蓮瞿然一醒,立即代拳爲掌, 黎明道:「楊師傅,你女兒的根 攻

事便囘一掌給姑娘瞧瞧。」 楊儉鐵靑着臉,夏玉蓮道:「你有本

後脚給板櫈一絆,幾乎一跤摔倒。 極快,夏玉蓮吃了一驚,有點手忙脚亂, 招掛拳,直奔夏玉蓮的臉門,這一拳來得 明忽然再飛起一脚,夏玉蓮匆忙一退, 「好!」黎明話音未落,忽然使了一

落巳隱没在黑暗中! 心。」說着拉開大門閃了出去, 」說着拉開大門閃了出去,只幾個起黎明在她身邊竄過,道:「兩位請小

何不帮女兒,爲什麽讓他跑掉?」 楊儉沉吟不語,忽然抓起飯碗來,半 夏玉蓮把門關好,嗔道:「爹,你爲

晌才道:•「快吃,他說得不錯。」 「他什麽話說得不錯?」 夏玉蓮賭氣

地坐在

一你欠缺經驗, 爹 一定要出去走走。」

快吃,吃飽了便練刀法

是不是有家姓馮的?」

「本城姓馮的可有好幾家,少爺要找

「小腿子,

俺問你一件事,

老七處帶走黑驢,黑驢在魯老七的悉心照 料之下,胖了很多。 夏玉蓮下山之日正是初八,她先到魯

城首富是誰?」

夏玉蓮暗罵自己魯莽,

當下道 . 一諸

惘 天地雖大,却不知該去何處。 她第一次出門,有點驚喜,也有點迷

老闆。看看他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殺父仇人 自己該去何處,她很想到濟南城找那個金 春寒料峭,這兩天雖没下雪,但寒風砭骨 可是最後却决定到諸城去。 路上行人仍然甚稀,她不斷在心中暗問 夏玉蓮到山神廟,換了男裝才上道,

麽大地方,不過她的生母在那裏,這便值 得她先到那裏去。 她從來未去過諸城, 而諸城又不是什

少!少爺,你問這個幹甚麽?」

馮家雖没有什麽發展,但家財倒也没有減

室才四十左右歲,能幹得很,

這幾年來,

小腿子道:「這倒不是,馮金書他繼

十多歲的孩子掌管?」

「聽說他家產多得很,

難道讓他一個

四五歲……

不過他已過世三年了,

他兒子今年才十

小腿子道:一他倒是姓馮的,名金書

被人殺死,故乍然知道她未死,自然高興 可是對於她的改嫁,却又不能原諒,她 她一直以爲自己的母親是與父親同時

的繼室真有這般能幹?」不知道他家主人是誰!嗯,你說那馮財主

人,俺剛巧經過想去探望一下,可是又

「俺有一個同鄉聽說賣來諸城馮家做

不過她人倒真的長得……叫甚麽風,風小腿子聳聳屑,道。 這是人家說的

不希望自己有個不貞節的母親。 方向慢慢前進。 顆又驚又緊張的 由楊家寨到諸城有二百餘里,她帶着 心,任由黑驢向諸城的

華

正月十五,元宵節, 諸城雖不大,但

找了家旅館歇下,跑堂的見她一身乾淨,夏玉寶至記步用 勤地招呼。 夏玉蓮到諸城時,還未屆黃昏, 她先

三娘…

夏玉蓮身子一

震

脱口

問道。

金書也帶着她去上香,咱聽見馮老頭叫她「有一次,咱到觀晉廟,恰好見到馮

,咱聽見馮老頭叫她

「你見過她?她叫什麽名字?

「風華絶世!」夏玉蓮不耐煩地道:

是姓崔?

「不不,」夏玉蓮瞿然一醒,「俺小腿子一呆問道:「少爺認得她?

「大哥,你貴姓呀?

叫我小腿子,你有什麽吩咐?」 跑堂的受寵若驚地道:「爺,人人俱 你們城内 到她家内去了!不知馮家在本城那裏? 聽人說過,這樣看來俺那個同鄉九成是賣 「在石頭巷, 很容易找, 最大那家便

夏玉蓮賞了幾個錢與他, ,可是又不知如何去求見 很想去那裏

大的一幢舊屋,不用問也找得到 石頭巷果然很易找,馮家人是石頭巷內 想了一陣,决定冒險到那裏走一趟

那老頭看了她幾眼後,見她長得斯文有點事要找她,煩你通報一聲!」 門口站着一個老家丁,夏玉蓮上前道

處?」 便温聲地問道: 「請問少爺仙鄉是在何

她便知道!」
她便知道!」
想起身上有父親的信記,當下把那奪玉彌 略一沉吟,說道:「咱來自袞州?」忽又 我,娘的外家在何處, 夏玉蓮一怔 暗叫一聲··「爹没告訴 我又怎能知道?」

少爺等等! 爺等等!」說罷走入門內估計她不是來打秋風的, 那老頭見她身上帶有這等名貴的東西 ,當下道:「請

爺跟老漢進去!」 過了一陣,老頭再出來,道:「請少

來一陣香味,令人精神一爽 梅花未凋,桃花巳含苞,冷風吹過,送 一入門便是一座花園,佔地十 -分質廣

頭雙脚 ,又是座小花園,却比外面清幽得多。老廳稍停,仍帶着夏玉蓮往內跑。大廳之後 穿過花園,便是大廳,老頭並没在大 向旁走去,那裏有 一座花廳

模樣的建築物 「少爹請進,主母稍候便來!

光發亮,一塵不染,酸枝交椅,靠背還嵌 枝交椅,靠背還嵌着一塊雲石,擦得油幾曾去過這種地方?只見裏面放着幾張 夏玉蓮長年長在家鄉僻壤的楊家寨內 角几上放着一盆盆栽

是味道,發了一陣怔,才坐了下來。 夏玉蓮看到這情景,觸動心事,頗不

,一眼望去,便知她年輕時,必是一位美香茗,接着走來一個風韻猶存的中年婦女一忽,一個然着雙條長辮的女僕送上 人兒。

女人又道。「喝茶! 夏玉蓮如着了魔似的喝了一口茶,連 夏玉蓮坐了下來,呼吸有點急促,那

頭也抬不起來。 那女人忽然輕笑一聲: 「原來你是位

夏玉蓮身子一震,脫口問道。 「你怎

會知道?」 彌陀你從何時得來的?」 女人態度雍容,不答反問: 「這尊玉

配在我身上!」 夏玉蓮喉頭有點乾澀,道。 一自小便

陀是你家大人買來的?」 出去,轉頭再問:「這樣說來 那女人臉色一變,揮手叫女僕及門公 這尊彌

「是拾來的?」 「也不是……」

> 麽不問我,是不是我爹送給我的!」 夏玉蓮再也忍不住,大聲。「你爲什

喃地道:•「這是不可能的,韓雷明明說… …」稍頓又問••「姑娘叫什麽名字?」 夏玉蓮咬牙道: 那女人大吃一驚,呆了半晌才搖頭喃 「只怕說了 你也記不

那女人臉色已歸于平淡。「記得也好

記不得也好,你是客人,總該先報上名 「我姓夏,名玉蓮!」夏玉蓮倐地抬

來!

起來,不由怒道:「有什麽好笑的!」起頭來,雙眼經已模糊,忽覺那女子笑了 「姑娘知道的事可眞多!

有什麽目的? 「我想問你一句話,你來這裏求見我 「這是什麽意思?」

夏玉蓮身子撲簌簌亂抖,嘶聲道:「我不相信你連我的目的也不知道!」我不相信你連我的目的也不知道!」我不相信你連我的目的也不知道!」我不相信你連我的目的也不知道!」

「是一個窮苦的爹爹養大我的……」大人,你是怎樣長大的?」 那女人身子一抖,聲音稍温。「若無

人聲音又變冷了。「今日是你來胡纏我,「你是我什麽人?誰關心你?」那女夏玉蓮忽然怒道:「你還關心我什麽?」 可不是我去找你!

來找錯了 夏玉蓮霍地站起來,道:「好 」說罷頭也不囘地走了 。 算我

一喂你且等等!

較親。 ,只有模糊的印象,論起來還是義父楊儉雖有骨肉之情,但自懂事以來,未曾謀面 女兒也不認,則是始料不及!父親夏揚雄 母親改嫁也就罷了,但居然連她這個親生 關上房門,撲在床上,恨不得痛哭一塲 夏玉蓮理也不理她,直返囘旅館。她「喂你且等等!」

父仇後,一定跟羲父相依爲命!」望她的情景,她心中暗想:「假如記得她下山時,楊儉雙眼噙淚,不 正在胡思亂想間,房門忽被敲响,夏 可是現在她又不得不離開義父,她還 山時,楊儉雙眼噙淚,不敢抬頭 假如我報了

玉蓮忙問:「誰? 門外傳來小腿子的聲音:「少爺,有

人要找您!

是小腿子,後面那個只有十四、五歲的模人,下月門打開。
一門打開。
一門打開。 :「少爺,就是這位馮少爺要找您!」玉,一副富家公子的模樣。小腿子哈腰道樣,皮膚細白,衣服華麗,手指上戴金穿是小腿子,後面那個只有十四、五歲的模

他幾眼。 「馮少爺?」夏玉蓮一怔, 拿眼看了

那少年道:

「我娘叫我送點東西給姑

「不必,我說完話便得囘去了!」那,問道。「小兄弟,你喝不喝杯熱水?」她的兒子?」便請他進門,懷着兩分希望她的兒子。」便請他進門,懷着兩分希望

在寒舍! 陀。「姑娘剛才走得匆忙, 少年轉身把門關上,自身上掏出一尊玉彌 把這尊玉佛留

番感觸,默默伸手接過玉佛。 夏玉蓮見他談吐少年老成,又有了一

不知賣不賣?」 少年又道:「姑娘這尊玉佛好生名貴

「不賣,這尊玉佛任何錢都是買不到

重,爲什麽姑娘又這般大意, 了 少年一怔,忍不住道:「既然這般貴 把它留在寒

「没有。」 「你娘没告訴你麽?」 舍?

芳名?」 「我巳不小了,草名承宗,姑娘貴姓個話題。「小弟弟,你叫什麽名?」 夏玉蓮不想把經過告訴他,連忙轉換

點什麼金銀玉石,也不困難,爲何要買我。「馮兄弟,你家內有的是錢,就算要買 這尊玉佛?」 夏玉蓮略一猶疑, 終於把姓名告訴他

罕見的禮物送給她!」 「我姐姐下月要出嫁,我想買一件較

夏玉蓮心頭一動,又問:「大你一歲不敢說出來。「我姐姐大我一歲半……」個姐姐,有何奇怪!」心中想着,嘴上却 馮承宗心中頗覺奇怪,想道:•「我有夏玉蓮輕呼一聲:•「你有姐姐?」

多, 那到底是幾歲?」

歲, 知爲何竟不敢拂她。 聽我家下人說,姑娘與我娘同鄉,可何竟不敢拂她。「兩個月前剛滿十六馮承宗看了她一眼,本不想說,但不

夫長得很帥,文武雙全,風流倜儻! 一是濟南城内的周長城周大哥!我姐

來姐夫是誰?」

道:「這是什麽?」 (不差,目光一落,臉色登時一變,怒夏玉蓮心想馮家家大業大,對的女婿

是很值錢的東西,可以買很多你所需要的 是從那裏來的!」便小心翼翼地道:「這 是從那裏來的!」便小心翼翼地道:「這 怪!女扮男裝也就罷了,又土頭土腦的問 怪!女扮男裝也就罷了,又土頭土腦的問 物品.....

道我未見過大洋麽!」 夏玉蓮怒道:「你當我是什麽人?你

還來問少爺作甚!」 馮承宗也不悦地道··「旣然知道,

非故,我爲什麽要告訴你?」

夏玉蓮懇切地道。一我真的很想知道

馮承宗淡淡地道·「姑娘與我家非親

,請你告訴我好嗎?」

馮承宗沉吟一下才道·一我大姐叫承

你姐姐叫什麽名字?」

蹇來,意欲離開。夏玉蓮忙道:「兄弟

馮承宗怫然不悦,自懷內掏出一口

錦

跟你說笑了!

城人氏,爲何要住在旅館內?」

夏玉蓮呆了一呆,只得道:「不錯我

大感奇怪。「姑娘你說笑了!我爹是本城

她料不到馮承宗聽了她的話之後,

人氏,你若是與我爹同鄉,豈不是也是本

是我的親姐妹……

·唔,以時間算來,倒很

爹同鄉!」心中不由想道:「不知她是不夏玉蓮酸罕地一笑。「不是,我跟你

是真的?」

她不要作賤自己的……你,你給我拿出去大洋撒得一地都是。「我不是要飯的,叫玉蓮把錦囊往地上一摔,「錚」的一聲,「看幾個臭錢,你道好威風麽!」夏 給她!

珠。

送五十個大洋給你,你不要也就罷了,叫憐你一個單身女子路上没錢不便,叫 馮承宗怒道:「我娘說你缺少盤川 敢罵人!」 還我

也敢!」 至牆上,怒道:「罵人又怎樣?我連殺人一步,左手一翻,父住他的脖子,把他推 夏玉蓮心中的委屈全化作怒火,欺前

行動,自然踢不到夏玉蓮。手無搏鷄之力,這只不過是一種下意識的 殺我?」雙脚亂踢,但他自小養尊處優, 馮承宗驚恐萬分地道·· 「你爲什麽要

「我好心送錢給你,還說我狗眼看「我要教你不要狗眼看人低!」

低?

若不是我娘叫我送來,我才不來!」 就是送錢來 ,我才生氣!」

拿掉的!」

拿掉的!」

李拉的!聽見没有?不許你暗自吞掉,却說我的!聽見没有?不許你暗自吞掉,却說我的,我不會要她的臭錢,因爲她的錢是馮家,我不會要她的臭錢,因爲她的錢是馮家,也是,修地鬆開手來,道

有 ,用得着使這種手段?」 馮承宗委屈地道:「我 「我若要錢還怕没

「很好,你給我滾吧!」

的過錯,更使她傷心欲絕!起來,崔三娘拿馮家的錢來表示她對女兒 才離開 馮承宗滿腹驚奇,臨走時還行了一禮 ,夏玉蓮關上門,又撲在床上哭了

,她决定去濟南或。 飯,次日一早,她便騎着黑驢離開諸城了無心去觀賞,只把自己關在房內,也不吃無心去觀賞,只把自己關在房內,也不吃無心去觀賞,只把自己關在房內,也不吃

飛賊紅蝙蝠

閃,她心頭一跳,忍不住好奇心的驅使,面,正想去敲門,忽見街角有一道紅影一面,正想去敲門,忽見街角有一道紅影一已很黑,城內人家都已關上門窻,只有稀已很黑,城內人家都已關上門窻,只有稀 奔了 過去。

前跑去,又見那紅影在左邊一條橫巷消失轉過牆後,那紅影已隱没,夏玉蓮向

便一口氣奔了過去

動這般鬼祟,可見一個人影,可 門神巳甚破殘,廟門半掩,在風中發抖。情况這小廟香火絕不鼎盛,門板上的一對,忍不住走近打量,却是一座城隍廟,看 她吸收經驗,不由躍躍欲試,沿路找上去 。走了十多步,見前面有座屋字形式有異 般鬼祟,莫非是個賊♀」想起義父要個人影,夏玉蓮暗暗奇怪。「這人行横巷裏只有幾戸人家,一眼看去,不

見有何異常,夏玉蓮慢慢走了進去,心房霍地把門推開。除了凄厲的門聲之外,不 如拉緊了的弓弦。

夏玉蓮輕輕吸了一口氣,慢慢走前,

北風吹過,破瓦片在屋頂上嗚嗚鳴叫,教 上廟殿,裏面黑忽忽的,什麽也看不到。,看出鼎耳已掉了一角,她踩上石級,走 人毛管直豎 天井中放着一座石鼎,黯淡的星光下

是此人,當下問道:「你是幹什麽的?」 玉蓮心頭雪亮,知道剛才自己追查的人便 起飛落天井。星光下黑影變成紅影了!夏,偏身一讓,伸腿一勾,不料黑影忽然躍 覺一團黑影迎面飛來,不由發出一聲尖叫 夏玉蓮心頭一寒,正想轉身離開,忽

什麽?莫非嫌命長了?」 紅衣人也喝道:「小子

「我看你是個賊

你還是個聰明人!亮火!」 紅衣人哈哈大笑。「你奶奶的・原來

全包在一塊紅布之內,只露出 還有他的同黨?」此念未落,背後巳亮起 一陣光芒,她抬頭一望,只見紅衣人項上 夏玉蓮吃了一驚,想道:「莫非廟內

樣,問道:「這是什麽?」

夏玉蓮見他叫自己姐姐,心頭甚是異

馮承宗略一猶疑,道··「娘没有告訴

夏玉蓮一邊打開錦囊一邊問:「你未

姐,

這是我娘要我送來給你的!」

」馮承宗指一指桌上的錦囊,道:•「姐

「三娘是我娘的乳名,也是她的名字

叫三娘,姓崔。」

「有什麽奇怪?哼,我只知道她乳名

就奇怪了!」

馮承宗又是一怔。

「你不認識她?這

我!

的眼珠子 一個同樣裝束,身裁却較矮小的人來,這步聲,連忙閃身轉頭,只見神龕前走出來 人手上舉着一根蠟燭,腰上掛着一 夏玉蓮又聽見背後傳來一陣輕微的脚 靴上露出一柄匕首。 綑細白

量吧!」 是逞着學過幾年拳脚,大爺便掂掂你的份 優小子不在家内讀書,出來多管閒事, 夏玉蓮雖然初出茅廬 天井那個高大的紅衣人笑道: ,只怕你不是少爺的矛廬,但人本聰明, 「你這

殿,學拳便打! 個收拾你,巳是抬擧你啦!」說着躍上廟 **聞聲忙道:「單對單,** 那人哈哈一笑。「 別臭美啦, 大爺自

跳高閃避! 得理不饒人,左腿貼地一掃,夏玉蓮只得 不禁微有怯意,不由自主向後一退, 夏玉蓮見那人拳風呼呼,聲勢嚇人 那人

空,雙拳一齊擊出! 不料那人正要她如此 ,趁她身子在半

彈開幾尺,落地之時,幾乎一跤摔倒! 」,紅衣人雙拳雖被格住, 夏玉蓮雙臂一弓 你也太膿包了!」紅衣人標 使了一 但她却被 招 如如

上,身子登時站穩,紅衣人再欺前來,她 一格,又被瞪退兩步,後背抵在一根柱子 夏玉蓮被他那句話激起怒火, 左脚穿心瞪出,快如閃電! 再舉臂

樑上的灰塵撲簸簸地飛了下來,見對方突 身子忽然一蹲,右拳直搗其肚子! 紅衣人一拳搗空,擊在柱子上,震得

> 上,伸脚一踢,蹬在紅衣人的大腿上 手臂剛沉,夏玉蓮忽然放拳,身了滾落地 式的準繩,總是以尅敵爲主!是故紅衣人 門的功夫以多變馳名,出招多不拘泥於招然反攻,不敢怠慢,沉臂欲格,不料如意 9 隨

紅衣人拿着蠟燭走了過來!不由大怒,向夏玉蓮撲去,那身裁矮小的 紅衣人冷不防吃了 旭 幾乎摔倒

紅衣人兜頭一拳擊去! 夏玉蓮見他撲了過來,立即曲腰彈起

不穩,猛地飛起一脚蹴向紅衣人的胸膛!鋒便佔了上風,心頭暗暗竊喜,見他站住 悶哼一聲,夏玉蓮見自己第一次與人交 分,手掌狠狠地印在他堅實的胸膛上! 便佔了 只聽 夏玉蓮身子一縮,欺入他懷裏,雙手 上風,心頭暗暗竊喜,見他站住 「蓬蓬」兩聲,紅衣人上身一幌

下盤,踢上身雖無不妥,但收期一定要快一個錯誤,在這種情况下最佳方法是掃其也得斷幾根!可是夏玉蓮欠缺經驗也犯了這一腿若讓她踢實,只怕紅衣人胸骨 後彎, 上抓住她的足踝! 彎,身子失去平衡,摔倒之前,雙手已夏玉蓮那一脚雖不能說慢,但紅衣人身

又慌,忙不迭支起上身。 夏玉蓮扯跌 ,鼻端嗅到一股濃烈的男子氣息,又羞玉蓮扯跌 夏玉蓮第一次觸到男人的身 刹那,紅衣人向後摔倒, 便連帶也把

撲倒,紅衣人身子一掀,把夏玉莊右臂,用力一扳,夏玉蓮失去重 同時把她的手臂扭在背後 倒,紅衣人身子一掀,把夏玉蓮壓下 紅衣人忽然鬆了她的足踝 抓着她 心 ,又再

夏玉蓮又驚又慌叫道:「放開我!

抛了過來, 紅衣人道:「小妹,把繩子拿來。

即現出五道殷紅的指痕。「操你奶奶的,大怒,揮手摑了她一巴掌,夏玉蓮左頰立 你到底說不說!」 我紅蝙蝠殺人還少?多你一個也不算多

身裁矮小的紅衣人走了過來,道:

很呀, 紅衣人哈哈一笑道。「這小子也俊得 對啦,你何必死掛着那臭小了!

「洪蝙蝠?這名好怪……

咱兄妹都喜歡穿紅衣,所以……」

的家細也抖出來吧!」 紅蝙蝠怒道。「小妹,你不如把咱們

不到婆家,真他奶奶的霉氣! 污言穢語,而且是罵她哥哥!紅蝙蝠怒道 「臭丫頭,這般凶,難怪二十出頭還找

到底明白不明白小妹的意思?頭來,聲音放軟。「你莫理他 ,聲音放軟。「你莫理他,嘻嘻,你「別吵,再吵揍你!」女紅蝙蝠轉過

一什麽意思?哦

你是誰,快告訴大爺看看我能否饒你?」 輕踢了她一脚,使她面龐向上。「小子, 那身裁矮小的紅衣人解下腰上的繩子 紅衣人把夏玉蓮手脚縛實,輕

夏玉蓮向地上吐了一口口水。紅衣人

大哥,讓我來問!」

是紅蝙蝠,我是女紅蝙蝠,你呢?」紅衣人跺足嬌嗔,蹲下身問道:「我大哥 「大哥,你胡說什麽?」身裁矮小的

洪福齊天的洪,蝙蝠是晚上出來的,因爲女紅蝙蝠笑道::「是紅色的紅,不是

女紅蝙蝠轉頭罵道:一你他媽的給我

夏玉蓮想不到一個女子竟然說出這種

,我知道了,你們晚

上才出來,一定是做賊的!」

哥哥好像塊木頭…… 嘻嘻地道: 「嘻,阿哥果然聰明!」 「我就是喜歡聰明的 明的入,像我」女紅蝙蝠笑

麻了!」 你是再世潘金蓮,見到俊小了連骨頭都酥 一呸!別他娘的蟑螂戴花 臭美-

見到屎般?」 「你見到漂亮的 小妞,不也是像蒼蠅

相,再聽他們的話,幾乎忍不住要嘔吐起 夏玉蓮吃了一驚,見他倆兄妹那副能

來,心頭暗暗打主意。 「臭小子,我妹子問你的話, 你還未

答, 是不是要討打!」 夏玉蓮脫口道:「我叫夏玉蓮!」

女的名字?」 女紅蝙蝠奇怪地道: 夏玉蓮忙道:「夏天的夏,寳玉的玉 「咦,怎地叫閨

的蓮哩!」女紅蝙蝠道: 跟在我哥哥後面?」 過年的年……玉字是輩份的排行……」 一哦,原來是玉年,我還以爲是蓮花 「你幹什麽的

的人… 因悶得慌,所以出來走走, 進城時天已黑啦,忽然見到有個穿紅衣 我根本不知道……我是袞州人氏 心中好奇,所以跟了下來!」 不想錯過宿頭

定以爲他是妞兒啦,嘻嘻, 女紅蝙蝠笑道:「你見他穿紅衣,一 原來你是個風

蝙蝠却道:「這小子說謊, 夏玉蓮支支吾吾,那裏還作得聲?紅 乾脆把他殺了

女紅蝙蝠直認不諱。 了副菩薩心腸,敢情是因 紅蝙蝠哈哈大笑。 你莫忘了正事 直認不諱。「是又怎樣?」,敢情是因爲他長得帥!」 「你娘的 咱們還未得

「就怕讓他跑掉了 「急什麽?還有二十多天哩! 。要壞了咱們的大

「交給我看管就是!

們還是趁早下手吧! 女紅蝙蝠想了一下,道: 現在離天亮還有一段時間 「好吧 ,先 咱

睡一覺,咱們回頭再帶你離開! 又對夏玉蓮道:「年大哥,委屈你在這裏 把他放在這裏,咱們囘來再把他帶走。 夏玉蓮心頭暗暗高興,却故意問道

紅蝙蝠忙喝道:「別說!

「妹妹你要去那裏?」

的嘴巴塞得滿滿的·蓮口中。想來她必然 快便囘來! l中。想來她必然甚有經驗,把夏玉蓮 (囘來!」說罷掏出一塊手絹塞在夏玉 女紅蝙蝠道··「咱們要去做一票,很 没一絲空隙

紅蝙蝠拿走,當真無計可施,只得嘆一聲是手脚被縛得緊緊的,靴筒內的匕首被女兩賊兄妹走後,夏玉蓮用力掙扎,可

格,却是紅蝙蝠兄妹司长了 離開。只要能脫離魔掌,便已萬事大吉。 離開。只要能脫離魔掌,便已萬事大吉。 紅蝙蝠好色如命 她只指望被 他們發

V74

,你且等一等,我便帶你離

那裏像是個飛賊。 那裏像是個飛賊。 那裏像是個飛賊。 一對眼睛水汪汪,嘴角帶着一抹解下頭上的紅套頭,露出一張瓜 臉把紅袍

莊稼漢, 了出來,笑容滿面地道:「託年大哥的福莊稼漢,女紅蝙蝠把夏玉蓮嘴裏的手絹拉 ,咱們出手順利! 紅蝙蝠也把紅袍脫下 通嘴裏的手絹拉

路?」
説些騙小孩子的話了! 紅蝙蝠「嗤」地一聲笑了出來 「先帶他上車, 待我跟他……好了之 你打算怎樣帶他上 0 別

後, 女紅蝙蝠怒道:「憑你妹子這副面貌紅蝙蝠大笑。「只怕人家不要!」 再放開他……

及身子,誰看了會說不要?」 「他是睜眼的瞎子,不算!」女紅騙「那臭小子一直没給你好臉色看!」

蝠 好看好看!」 露出一個「嫵媚」的笑容,問道:「年 夏玉蓮還能說什麽?只得點頭道: 你說我好看不好看?」

還小!嗯,睡吧!」

聽見没有?」 女紅蝙蝠拍手道:「大哥 夏玉蓮幾乎哭了出來。「要要!」 女紅蝙蝠喜道··「那你要不要我?」 ,你他媽的

的 後如敢反悔的,老子便把你的頭捏扁!」 妹子還是黃花閨女, 身體那才奇怪!」 女紅蝙蝠把她脚上的繩子解掉,再把 夏玉蓮心中暗道:「我若能要你妹子 紅蝙蝠沉聲道: 當下一個勁地點頭 你若要了她的身子之 「小子,你聽着,我

> 還縛着我!」 端縛在她臂上,夏玉蓮道: 「你爲什麽

現在請你走吧!」 你 待咱們洞房花燭夜之後,我一定放你 ,萬一你跑掉,我去那裏找你?你放 紅蝙蝠道:「跟着我來,你若敢叫 「嘻嘻,你以爲我是傻丫頭麽?放了 心

聲的,老子一刀捅死你!」 夏玉蓮肉在砧上,只好乖乖聽話,默

蓮臉上親了一下。

默跟在紅蝙蝠身後,女紅蝙蝠抓着繩子 走在最後面。

帕包住夏玉蓮的足踝,再仔細用繩子縛緊 入車篷內,紅蝙蝠跳上坐位,揮鞭趕馬。 架有篷的馬車,女紅蝙蝠輕輕把夏玉蓮托 眼難睜,但紅蝙蝠對周圍的地形甚是熟悉 「睡一會兒吧!小妹,把他雙脚綁緊!」 ,很快便走進一座樹林,只見林內放着一 「年大哥,你的脚好小,嘻嘻,比我的 馬車走了一陣,紅蝙蝠便停下來道: 女紅蝙蝠視夏玉蓮如同珍寶,先用手 三人出了城,夜風甚是猛烈,刮得雙

你到濟南各處遊玩了一下! 你去過濟南没有?」 夏玉蓮忙問:「你們帶我去那裏?」 「去濟南!嗯,咱們還有日子,我帶 嗯,年大哥,

花燭的事,忙盆)用話題:「你們去濟南幹 」夏玉蓮怕她又說什麽洞房

不能給我大哥聽見,咱們是去赴婚宴!」 夏玉蓮輕聲問:「赴誰的婚宴?」 女紅蝙蝠伏在夏玉蓮耳邊輕聲道: 「這人的乾爹好大的名頭,不過說了

你也不知道?」

刺她 「他是官府内的人?」夏玉蓮故意諷

紅蝙蝠格格地笑了一聲,忽然低頭在夏玉「没有你的事,咱們在說情話!」女 你怎會知道?他是濟南的值緝隊長!」 紅蝙蝠道:「妹子,你們說什麽?」 不料女紅蝙蝠睜開了一對眼睛反問:

做賊的竟向偵緝隊長送禮! 豎了起來。忙道:「天下豈有這種奇事 夏玉蓮吃了一驚,只覺全身汗毛全都

道 咱們是瞧在他乾爹的份上才去的 女紅蝙蝠又是嘻嘻一笑。「你那裏知 「他乾爹是誰?」

不能知道,我也不能說!」 女紅蝙蝠眼珠子一轉,道: 「這個你

「你不說,還敢想做我的老婆?」

我告訴你偵緝隊長的名字吧,他叫做周長 蓮的臉頰一下。「好哥哥,你不要生氣 女紅蝙蝠急得快哭出來,又親了夏玉

新娘子是誰? 夏玉蓮身子猛地一震,脫口問道:

得他麽?」 女紅蝙蝠奇怪地道: 「年哥哥,你認

城的千金小姐,可不知道叫什麽名字! 「不是我不告訴你,我只知道她是諸 「不不……新娘子叫什麽名字?」

來路,這兩個臭賊子怎地這般敬畏他?聽未婚夫無疑了!不知周長城的乾爹是什麽 她的語氣,他又不像是個什麽大官!」

你認得新娘子?」 身子忽然倒下,把頭枕在夏玉蓮腿上,伸 在她腰上捏了一下,撒嬌地道:「莫非 「年哥哥,你在想什麽?」女紅蝙蝠

高幾寸, 妹子,我是個讀書人,請你尊重一點! 驚更是非同小可,心想再讓她的手向上移 女紅蝙蝠閃電般縮囘手掌,夏玉蓮又 女紅蝙蝠玉手向上一移, 夏玉蓮吃了一驚道。 什麽把戲也都要穿了,忙道: 夏玉蓮這

求我!」身子一轉,果然睡到旁邊去了。 假寐,却那裏敢睡? 夏玉蓮暗中舒了一口氣,雙眼閉上作 女紅蝙蝠手在他大腿上扭了一下, 「死人,你好會整人!以後你可別來 「請睡到旁邊,你這樣我睡不着!」 嗔

蝠道:•「大哥,等下買些東西讓年大哥吃 天亮了,紅蝙蝠又趕車上路。女紅蝙 紅蝙蝠輕哼一聲,繼續趕車。馳了

渾身不舒服。只吃了一個燒餅,便道: !」說罷又趕車去了。 大包,抛進車篷內,道。「留幾個給我 ,路旁有座賣糕餅的草棚, 女紅蝙蝠輕輕餵夏玉蓮吃餅,夏玉蓮 紅蝙蝠買了

我飽了,不吃了!」 女紅蝙蝠又叫道: 「大哥,快找個地

什麽事兒?」

她面前解决,急道:•「快趕路我不急!」 夏玉蓮的確有點急,可是她又怎敢在 「年大哥要解决内急!」

> 急啦!」 女紅蝙蝠嫣然一笑。「你不急,我也

是倒了幾輩子的霉, 紅蝙蝠怒道:「氣死我啦!俺也不知 要聽你搬弄!」

話啦?」 女紅蝙蝠道:「你忘記爹娘臨死前的

壓我! 紅蝙蝠道: 「行啦行啦,別拿爹娘來

女紅蝙蝠笑道: 「我就知道你是最疼

我!! 紅蝙蝠咧嘴一笑。 呔!」 他馬鞭一揮,把馬 「你娘的,這句話

車趕入樹林内。 才有幾分眞實!

女紅蝙蝠道:「年大哥你眞不急?」 「不急不急!

「可不許你偷看!」 「我下去啦!」女紅蝙蝠忽又囘頭道

「小生不敢!」 夏玉蓮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連忙道:

俺也去方便,小子, 忽然覺得馬車微微一沉,好像有人鑽了進 得真緊,就是鬆不得絲毫,就在此刻,她 只望她別再上來。忽聽女紅蝙蝠道:「 夏玉蓮連忙掙扎起來,可是那繩子縛 女紅蝙蝠躍下車篷,夏玉蓮舒了口氣 你乖乖的莫亂叫!」

巳不見一人! 自己頭向裏面,看不到,待轉過頭來時, 身後,聽聲音分明不是紅蝙蝠兄妹,可是 忽聽有人輕咦一聲,聲音就在自己的 連忙裝作入睡, 一動不動。

接着又聽到女紅蝙蝠的嘻哈聲,夏玉蓮問 道:「妹子,你叫什麽名字,愚兄還不知 半晌,便聽見一陣脚步聲傳了過來,

我,喜暈了頭!你叫我二妞好啦!」

我好疼!

你脚上的繩子……」

「爲什麽?你怕我會打你?」

易相信別人啦!」

夏玉蓮幾乎忍不住笑出來,故意苦着 「我怕你會吃乾醋,不告訴你!

刻 ,怎地不見了?」 她忽然叫了起來。「咦,那包東西呢

「昨夜咱們做的那一票

二妞與夏玉蓮幾乎滾出車篷,只見布帶兒 一掀,紅蝙蝠搶了進來,喝道:「真的不

「是的,我明明放在車上!」

時,有人上車順手把賊臟拿走,便道: 夏玉蓮心頭雪亮,知道剛才他倆下車 一一定是這小子拿走的!」

不叫

道!

二妞猶豫了一下,道: 「我只能鬆開

了我,害我白歡喜一塲!我發誓以後不輕「嘻嘻,上次那個臭小子就是這樣騙

臉 「好吧!你先解開我脚上的繩子!」

一妞動手去解他脚上的繩子,就在此

什麽東西?」

見了?」

不是我! 剛才好像有人上車!」

紅蝙蝠摑了她一巴掌,罵道:「你怎

什麽要叫!」 夏玉蓮淚水直淌,咬牙怒道:「我爲

女紅蝙蝠打了自己一下,道:「你看

「請二妞妹妹替我解開繩子,你縛得

「那臭小子是誰?」

猛聽馬匹驚嘶一聲,馬車倐地頓住

找你!」

把把夏玉蓮提了起來,舉手欲打。 二妞忙道:「大哥! 「小子,快說,那人是誰?」紅蝙蝠 先問清楚!」

不見人了!我怎想到他是來偷東西的!」向內,忽覺車上一沉,待我轉過身去,只 ,忽覺車上一沉,待我轉過身去,已 「他一定是你的同黨!」 「我手脚被縛住,身子又

哥的同黨!」 二妞道:「對對,那人一定不是年大 紅蝙蝠還是憤憤不平, 「他若是同黨,爲何不把我救走?」 大聲道:

們丢了賀禮,還怎有臉去見老大!」 二妞道·「再去做一票吧!」 「不行,這已是老大的地盤!

車外忽然傳來一個聲音。「不錯,在

蝠可没處躱!」 老大的地盤動手,讓他知道,你們兩隻騙

後衝了出去。接着外面又傳來他的怪叫聲 「好呀,原來是你這臭小子!」 紅蝙蝠大喝一聲,摔下夏玉蓮 ,自車

二妞忙問:「大哥,他是誰?」 「是你的舊情人!」

二妞也尖叫一聲,衝了出去,只聽一

林内比劃,若果你們贏的便原物奉還!」 個清亮的聲音道·「這裏人多,咱們到樹 二妞尖叫道·「你別跑,姑奶奶正要 「操你奶奶,老子難道怕你不成!」

聲:「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時之間就是想不起來,過了半晌才大叫 那兒聽過?」腦筋飛快地轉動着**,** 夏玉蓮心中有點奇怪: 「這聲音我在 可是

(以下轉入第一壹三頁)

奇俠司馬洛故 巧 妙殲殺 喪胆 文 不要接近,飛得越遠越好! 「我是雄鷹三號,我們

尾巴了,假如在黑夜,就很可能還會看到 箭炮向飛機射去,那是勢必會留下一條烟這個推測亦是很好的,假如有一枚火

| 你不要去,你和三號都不要飛過去!| 「爲什麽?」雄鷹二號問 雄鷹二號!」秃頭的人忽然大叫

一條火龍直射上去。

火箭炮對抗的!」 說得出他的理由:「你們的飛機是不能跟 惡毒的咒罵,罵這些人的愚蠢, 秃頭的人暴躁而焦急地吐出了一連串 然後才能

可能性,明白自己處境不妙 人顯得大吃一驚,亦同時想到了這樣一個 「我們 **间頭吧,」雄鷹二號上的**

> 把機頭抬起,以便迅速升空。 到達爆炸的上空了,那飛機的駕駛人連忙 但飛機是飛得很快的,這時已差不多

」跟着,這飛機又炸爲烏有。 負責的一個恐怖地大聲叫:「又來了! 從無綫電之中,那個禿頭的人仍然是 但是太遲了。樹林中又噴了一陣白烟

了什麽?」 着問道: 「發生了什麽?雄鷹二號,發生 祇聽到叫聲而没有聽到爆炸聲。他又大叫

以他們才急不及待,希望降囘陸地上。

第三架飛機上的人亦正是這樣想,所

但是叫了好一陣,徐姿都没有反應, 那禿頭的人叫道:「徐姿!徐姿!」 有可能中擊了。

在任何地方用火箭炮襲擊,飛在空中就是 麽準則的。怎樣才是叫做遠呢?對方可能

因爲所謂「飛得遠一些」亦是没有什

答, 「也給射下來了!」 「我是地鼠四號,」無綫電中傳來同

反應迅捷的,他立即叫道: 「雄鷹三號!」這個禿頭的人果然是 「不要接近

> 前文提 裏另有人接應他們 中途小站下車, 站上嚴密監視,另方面估計司馬洛等人在 和女郎商議,决定派人在火車出入國境的 仍找不到司馬洛他們的踪跡。這禿頭漢子 乘火車逃走,佈置了人手在火車上截查 麗女郎用無綫電講話機派人先到機場守候 追踪,而敵對方是一個禿頭漢子和一個美 另派直升機在上空跟踪,發現他們是轉 火車站跳上露天貨車卡 一架專機, 斯離開舊車場,先打電話和小型飛機場定 知道司馬洛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 然後每人坐一部小 要: 躱在沿途的小村落或樹林 , 毛小雪協助卡拉豪 車上,避開敵人的 前文書至司馬洛 汽車直駛到

之後一定傳得很快, 這件事情亦是不能。 「地鼠四號,」 那秃頭人又對無綫電 徐姿是會打造 不過這種事情發生了 聽到的

的? 中說: 「你告訴我 你看見的情形是怎樣

現在就回到基地去好不好?」

「好吧!」那個秃頭的人毫不考慮地

,」那第三架飛機上的人說:

「我們

没有接近

看得較爲清楚,亦可以詳細地加以形容。 他們都是提高警惕地看着天氣,所以能够 備,没有怎樣認真地看見, 情形。第一架飛機爆炸的時候他們未作準 地鼠四 號詳細地報告了他們所看見的 但第二次之前

發射的 那就不是眼界的問題了。 來了 「會轉彎的火箭炮?」禿頭人說: 的一個紅色交叉上一點 」他自己用那支棍子 在地圖上已 是在這裏

地鼠二號説・「要不要多派增援呢?」 「我們現在正在趕到那個地方去!

方·她身上携帶着那隻並不大的無綫電聯 似乎徐姿現在是已經到了一個相當遠的地

絡器是不够力與他聯絡了。他想與她研究

不妨試一試!」

了,那二隻小飛機便都跌到地上去。這表了,那二隻小飛機便都跌到地上去。這表桌子上放着的二架小型玩具飛機一一擊中那根棍子擊出去,就像打桌球似的,就把 並不是照足在空中飛行的那些一模一樣的示損失了二隻飛機了。那二隻小飛機當然 逃得遠了。他站在那裏,看着桌子,手上 放火箭的人又不知是什麽人,很可能已經 地上,火箭炮則是没有那麽大的威脅的 時候,就未必可以找到什麽人了 作爲代表,表示他們這裏有多少架可用的,祇是隨便買二架廉價的塑膠玩具飛機, 飛機吧了。現在旣然損失了二架,就要把 不過,那個禿頭的人相信 ,趕到去的 ,雖然在

難斷定的。他搖搖頭,又對無綫電中說:

「地鼠七號,地鼠七號,我要你替我調查

這架飛機丢掉了。 而已, 祇剩下了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座城市裏就祇有那麽多架飛機可以給他用 在祇剩一架可用,力量就大减了。而在這 目前對他的偵察工作是很有帮助的,而現 在桌上一搥,咆哮着低聲咒罵起來。飛機 可以用的飛機也祇剩下一架了。他的拳頭 這二架飛機丢掉了之後,那桌子上便 要找尋一架飛機來補充代用,這却 一架飛機。那亦即是說,他現在

尋常的武器。

兩個。 麽準,

出去了之後還會轉彎,這是追熱火箭,用

我看這不是眼界的問題,尤其是射

出的熱力及吵聲追過去了,這是一種很不不着瞄準的,放出了之後就自動向馬達發

到達基地了 他觀察了兩分鐘後,無綫電中又傳來 「我是雄鷹三號,我們現在已經 ,我們還應該怎樣做呢?」

他又對無綫電裏呼喚。「徐姿!徐姿! 人說:「我要研究一下這件事情!」 「你等着我的命令好了 ,」那禿頭的 隨即

痛苦的

神情了。他說:「當然不是他們。一次,那個禿頭的人臉人難免露出

下這件事情,因爲徐姿是個有頭腦的 人覺得可惜。他是希望能够跟徐姿商量但是徐姿還是了了一 但是徐姿還是没有囘答。那個禿頭的

> 而且又是有很好的資歷。可惜找不到她。 他手上的棍子伸出去,在那地圖的上

空移來移去,似乎是正在猜測對方所在的

雪的 上一次, 屋子亦燒掉了! 肩。他說,·「我現在就答應你,當我 拉豪斯一咬牙齒,輕輕拍 小雪挨在卡拉豪斯的懷中說道: 我們的朋友爲你出力,他就死了 一下毛小

司馬洛亦接受了一根,方亮深深地吸了 不會引起什麽注意力的。他取出香烟來 而且又不是在黑夜裏,那一點點的火光是 藏在樹林中,有樹遮住,從天空看不到,以在這裏吸一根香烟了!」這是因爲汽車

,向天上噴出來,忽然格格地笑起來:

對那無綫電亦低聲講話,而在別人的耳中耳塞,其實他則是正在與司馬洛聯絡。他節目而不願意聲浪擾着別人,所以才戴上節目而不願意聲浪擾着別人,所以才戴上

是無禮的了

雙男女巳經停止了歌唱,因而此擧也不算來,把耳塞塞進了耳朶裏面。這時前頭那

喜歡做的事情。後來他拔去了耳塞,就對聽來,這又像是他在喃喃自語着,是老人

「他們已經擊落了

對方的兩架飛機。 身邊的毛小雪低聲說:

用什麽?」毛小雪問。

我會有準備。行兇的人,主使行兇的 「說不定,」卡拉豪斯說: 「這些人

不利了

他們有更多飛機的話,情形就對我們很

「我們現在不是在玩,」司馬洛說:

人, 我都不會放過。」 「還是讓我們自己來解决這個問題吧

我答應你一定會盡我的能力,不論你們要 拉豪斯說:「那你們就這樣做好了。不過 「假如你們認爲是這樣好一點 ,」卡

說 「這個答應是很大的答應。 毛小雪

說:

付他的錢是不够的。」

他要放棄他的屋子和放棄他的生意。我們

「他爲我們是付出了很大的代價的

「問題是在他付出的代價,」

司馬洛

是有一些眞肯爲我出力的朋友了

「但還是要弄得到手這種東西才是本

卡拉豪斯說:「司馬洛這個人倒

「他們祇剩一架飛機,威脅力大減了

L-卡拉豪斯說。

雪帶着幽鬱地說

另一方面 ,司馬洛 、森旺及方亮三個

另一方面又擾亂他們的注意力呢?這是很火箭的工作,一方面削弱他們的實力,而托了人在這樣後的一個地方替他們做這放在還是在這樣後的地方呢?抑或是他們另地位。事實上,他是在奇怪,那幾個人是 的 蘇聯出產的,蘇聯支持的人却用美國出產 ,總之出得起錢就可以買得到。」 「不過,」那人說:「這個地區又没

人所料那麽落後的地方,亦不是在那麽遠

有戰事,要這東西有什麽用處呢?」 「就是這樣,」那禿頭的人說:

查的把握。 起來了,無疑是因爲他還是没有作這個調 才認爲比較容易調查,因爲有者不多。 「這個ー 一」那人的聲綫也顯得苦惱

AX二〇五去,找一個叫翁定國的人。你來的事情。這個禿頭的人說:「我要你到 的,因此亦不會叫他去做一件他明明做不不過他這位統帥是完全了解他的能力 跟他的距離最近,他是會知道這種事情的 們自己知道他們所講的乃是什麽地方。 方用這個方法編排和分割開來的,祇有他 那裏就有AX二〇五的編號。他們是把地 。」他手上的棍子指在地圖上一個地點

來應聲,「請問你要調查的是什麽呢?」

「我是地鼠七號,」無綫電之中又傳

,飛行中的飛機,兩炮就給打下來了「這火箭炮,」那禿頭的人說:「這

一件事情!

翁的人是你認識的人嗎?」 「那麽,」地鼠四號又問:「這個姓

應什麽情報給我了。因此你們去找他,找他會承認呢?他已經帮了對方,就不會供找他嗎?因為這是没有用處的,我問他, 到他的時候要他把一切都說出來,這件事 」禿頭的人說:「爲什麽我不自己打電話 ,你們一定懂得怎樣辦的了。」 「我當然認識所以才叫你們去找了

來

源不是美國就是蘇聯!」

「難道是他們也插手?

「火箭炮已經是軍隊才有的東西了軍隊才有的東西呀!」

「追熱火箭,」那個手下說:「這是

「對了。」地鼠四號承認。

火箭彈是不是由他供應的,總之,當他給看來,這個叫做翁定國的人,不論這 盤問完畢了之後, 他是必定没命的了。

都是很難測的。常常美國支持的人會用起轉賣出去,因此這些東西流到什麽地方法的都幾乎是不長進的國家,一到手就可能仗,半賣半沒,又不會追討,而凡是接受仗,半賣半沒,又不會追討,而凡是接受

此時,卡拉豪斯則是在一個不如禿頭

的地方。而他也祇是與毛小雪及連諾一起 的懷中。她現在看來已變成了一個西方人 模樣了。毛小雪亦是經過了化粧,戴上了 而已。司馬洛與森旺並没有與他們同在 亦很襤褸,他們的武器則是收藏在身邊的連諾則像是他的情人或哥哥。他們的打扮 相好,而是像一個女兒挨在父親的懷中。 一副顏色較深的栗色假髮,挨在卡拉豪斯 她挨在卡拉豪斯的懷中並不是表示與他 但是又不是如廢車場中那個老人的那副 卡拉豪斯現在仍然是化裝成一個老人

意西方人的。 話亦未必那麽容易過關。他們是會特別留 必認得,不過他們並未碰到,假如碰到的假如那個禿頭人的手下碰到他們亦未 背囊之中。

稻草,他們就躺在稻草堆上 現在是坐在一架騾車上,這架騾車裝滿了 他們之所以前進得慢,乃是因爲他們

人物,假如有什麽不測而連累了這雙男女他們接載的,並不知道他們是如此危險的 奏着,正在唱着美國民歌,連諾他們都在 男女。女的駕着車子,男的則抱着結他彈 像一個小家庭,其實是那雙男女在中途把 和唱起來, 那是真抱歉了,不過亦没有辦法的了。 心事似的,跟着他們唱。連那雙男女亦 駕駛騾車的乃是另一雙年輕的嬉皮士 他們愈慢,就應該愈不受注意。 他們的演技亦是十分之精采,就像全 好像是無憂無慮似的,他們就

看不出他們有任何不對

後來,卡拉豪斯取出一隻原子收音機

我們走得這樣慢,他應該不難追上的 「我還是在爲那個供應武器的人担心 o L_.

解决這件事情的。」自己的問題解决了之後,我是一定會爲你 難道你還會到這裏?」毛小雪問。

更好玩了!

會再來的,而當我再來的時候情形就不同要我的命,我不能够逃脫就算數,我一定

毛小雪說

放棄了!」

不能够拖着火箭炮到處跑的。而且這一射

「用什麽打?」司馬洛說:「我們是

「再來就再打下來好了!」方亮說。 。而且他們還有一架飛機!」

我們就要使供應火箭炮的朋友連家都要

司馬洛自己去弄,他可能毛手毛脚都弄不當過兵,懂得用那座武器,不然的話,叫毛小雪說。「這是森旺的本領,森旺

評語。當然他亦是聽到之後心裏高興了。在旁邊的連諾也聽到,但照例不表示

如司馬洛所講的這人的本領眞了不起。」「用追熱飛彈,」卡拉豪斯說:「正

什麽,我都答應。」

他担

心的!」

定國,他是會保護自己的人。你用不着替

「你這位朋友,」方亮說:

「這位翁

「你們現在也是正在捨命帮忙我呀!

「我看這個還是將來再談吧。」毛小

查出

器没有多少來源,換了是你,你也很容易

「你以爲呢?」司馬洛說:「這種武

「他不一定會給找到的。」方亮說。

,知道你應該向誰的身上去查了。」

周圍瞭望。方亮抬頭望望上面說:「我可負着守衞之責,在這個山頭上用望遠鏡向 人則是在一部汽車附近,他們不是在趕路 而祇是在車子附近等着。森旺照例是在

付出他認爲滿意的代價!」

「我就是這樣想,」司馬洛說:

一不

的老板是出得起錢的,我們的老板可以再

,」方亮點着頭:

「不過我們

隨時都可以把別人的帳也算進來了 跟老板講定你要多少錢代價,這樣,你就 你也眞滑頭,」方亮說:「你没有

信任的人呢? 的開銷,而且你也的確是很難預算的。」 歡方亮這個人。他亦奇怪,方亮這個人是 亮亦馬上知道講錯了話,連忙表示歉意: 「對不起,我祇是開玩笑吧了。這是值得 頗多缺點的,怎麽又會成爲卡拉豪斯最 司馬洛還是没有做聲,他顯然不很喜 司馬洛祇是瞥了他一眼而不作答,方

機都没有了!假如他們有多幾架飛機,那「真妙!真妙!一炮射出去,就這樣連飛

這時森旺忽然在那邊打手勢。

來了。這一次,情形似乎不妙!」下來,向山坡下面望去。連諾說:「有人 司馬洛與方亮連忙趕過去,在地上伏

低聲咒駡起來:「一隻狗! 他們都學起望遠鏡向下面望去。方亮

有什麽疑問了,而他們還拖着一隻狼犬。 雖然是不認識,但是來找尋他們的則是没 他們看見山下有一隊四個持槍的人, 「狗是用鼻子的,」森旺說:「必定

找到我們,我們怎樣躱都是躱不過的! 「我們得把他們全部殺掉了!」 方亮

洛說,「先等一等!」 中心指揮的,他們携帶着無綫電!」司馬 「我猜得没有錯,他們果然是有一個

没有用 不到亦知道他們是在什麽地方出事的!」 森旺還是不表示意見,他祇是接受命 「這没有分別了,」方亮似乎很急於 處。殺死了他們,他們的上頭聯絡 「讓他們活着拿到他們的無綫電也

V78

「他有没有說什麽時候跟我們會合?

毛小雪問。

「他正在追上來,」

卡拉豪斯說:

這個問題的。」

卡拉豪斯說:「那麽他是會有辦法解决

「我看司馬洛旣然肯把人家牽下水

武器的人担心!」

,來源是不難查出的,我倒是爲這個供應

不過,」毛小雪說:

「這是特種的武器

乎牠最希望的就是主人把帶子放了,讓牠人拉過來向司馬洛他們這邊的山上走,似巳經嗅到了。牠正緊拉着繩子,把牠的主 練的話,那牠一碰到敵人,就會一口咬住通人不能抵擋的,假如牠是受過適當的訓直衝上來。這是那種非常兇狠的狗,是普 鏡監視着這羣人。而看來他也是講得對 因為那隻狗的鼻子很靈,用不着看見就監視着這羣人。而看來他也是講得對的他祇是拿着槍,通過槍上的望遠瞄準 喉而把人咬死了

上就像一支箭似的向山上直衝上來。那隻狗放了,而幾個人則散開。那隻狗馬棚是有所發現了。他們商量了一下,就把那幾個人看見這隻狗的反應,就知道

緊隨着這隻狗 哈! 」方亮得意地把他的槍移動

應付! 要開槍! 但是森旺這時就開聲了 他把槍放下而爬前了一些。 跑得這樣快,難射中的 他說:「不 ,讓我來

人的速度是更加比不上。那幾個人也是分 來開始上山。他們當然是落後得多的。 那隻狗是跑得很快通過樹林而上山

刀。那隻巨犬連吼聲亦没有發出來,就撲來,丢下了槍,而手上已經亮出了一把利第一個襲擊的目標。森旺忽然一跳跳了起是已經爬前了一些,因此牠就是以森旺爲 手 比牠慢了。那白閃閃的狗牙一到了森旺的身上。一時之間, 中 那隻狗很快就已經到達了,由於森旺 的刀子亦是白光一閃。 門, 而森旺是

那紅色的就是血。人與狗貼了一下之 白色光閃過了之後就是紅色的閃了 森旺退後,那隻巨犬則跌在地

> 叫不出聲來。森旺的身上是有血的,但那經給割開了,在地上軟弱地掙扎着,叫也上,這時就分了勝負,那隻巨犬的喉嚨已 是那隻狗的血。

他的刀子上則是連血都没有,因爲他

這顯然是他在軍隊中受到的訓練了 「好傢伙!」 方亮說: 「現在輪到那

份,那就變成是捉迷藏似的了。這樣就有 部份是靠運氣未必就一定是技高者贏。 司馬洛也没反對 假如這些人亦進入了樹林的濃密部 。因爲這時間已經很 司馬洛說着

射擊那個携帶無電的人,第一槍就是擊中,就首先開槍了。他一連開了兩槍,都是 用處,如此,他們就不會有機會向他們那隻無綫電,無綫電立即碎成片片沒有 總部報告究竟是發生了什麽了 「盡可能留一個活口!」

拾囘了。

「我在距離他不遠的地方,他却無法爬過去打了一個轉倒了下來,可憐地掙扎着,槍

掩的地方,E的瞄準鏡,不 的都是優良的長距離步槍,配合了精良因為森旺與方亮亦是在同時放槍。他們 地方,因此是彈無虛發的。 的人亦没有時間找尋藏身之所了 而那些人又是在幾乎是無遮無

叫哀鳴。 祇有那個給司馬洛射中腿子的還在狂 幾秒鐘之內,他們就給結束了

情,有機會採取行動。司馬洛亦是喜歡有 方亮格格地笑起來,這是他喜歡的事

機會採取行動的,但是並不是殺人的行動 他仍然是並不欣賞的 這是不得巳的事情,雖然這些都是兇手

察,亦是看不到可引入不到有別的人。司馬洛亦是作過同樣的觀不到有別的人。司馬洛亦是作過同樣的觀察之後,看 假如他們在附近還有一組同伴,那就會聞 受傷的人正在叫喊,這對他們是有利的 移動着手中的望遠鏡向周圍瞭望着。那個這之後他們靜了幾秒鐘,森旺機警地

「我看現在是安全了。 一森旺說

「你在這裏掩護着,」司馬洛說:

過得他這一關才行的。 對司馬洛他們有什麽不利的行動,也要先在山頭上,居高臨下地掩護着。假如有人 者跑去。司馬洛亦跟在後面 方亮則比他更先動身, 。森旺仍逗留 向山下那個傷

已經死了,爲什麽獨自留他活着呢? 恐怕這些人會取他的命,旣然其他的人都 人向他們走下來。他哀求叫着饒命。他是 方亮接近的時候拔出手槍指着他,雖 而山下那個傷者則恐怖地看着這兩個

小樹,用一隻膝蓋跪在那裏,繼續哀求着亮臉上的表情是如何的了。那人扶着一棵 然司馬洛在後面看不見,却也可以想像方 ,哭叫・「不要!不要!請不要!」 這是最合方亮心意的

感覺,他相信方亮是打算放槍的。作,也許是因爲他自己的一種難以解釋的他這樣叫的,也許是因爲方亮的一個小動時叫起來:「不要!」也不知道是什麽使時叫起來:「不要!」也不知道是什麽使

是活不成了。与高量是工工、可以想像他跌倒。槍彈從這個地方進去,可以想像他隻眼睛變成了一個可怕的黑洞,那人仰後 是活不成了。方亮還是再放了一槍,

· 爲什麽 來。方亮的槍對着他。司 爲什麽你要殺他?」 司馬洛飛身撲前, 擊出去,他吼道。" Ndi。一我說要活的。司馬洛想擊出的拳 。司馬洛想擊出的拳

地微笑着 「我要問他一些問題ー 「要活的幹什麽?」 方亮還是在猙獰 司馬洛說

知道我們要做的是什麽。見到他們,就是誰,我們知道他們要做的是什麽,我們亦能告訴我們什麽?我們知道我們的敵人是一有什麽問題好問?」方亮說:「他 祇有把他們殺掉的一途!」

把他殺了 一切都由我做主!我說讓他活着,你却 「你的老板答應過的!」 司 馬洛說

酷地說道 「你最好別給我太多命令! : 方亮冷

氣,那我們再找你的老板談談! 一司馬洛說: 「我還以爲我們早巳弄清楚這一點了 一但既然你還是認爲不服

這件事情是那麽重要的!這是一個不重要 方亮聳聳肩。「算了吧!我没有想到

祇是要把工作做好。 些好不好?我又没有打算搶你的職位,我 一以後 ,」司馬洛說: 「我們合作

似乎亦感覺到難爲情 」方亮又無可不可 **一我** 相信 地揮揮手 地揮揮手

亦不需要把他們埋葬了吧?」

不起這種氣力。 :「可惜我們没有這種時間,「本來這是比較人道的做法, 亦浪費

為常定國想想後路。不過,這些人,很可為常定國想想後路。不過,這些人,很可能

了一遍。搜不出什麽特別的東西來。證明可馬洛一面說着,一面在那人的身子搜索「這正是我要問他們的問題之一,」能就是去找獨寬區 是人人則是不認識了

了,没有用 他再檢驗一下那隻無綫電, 巳經被毁

「很容易買得到。」 「這種東西是很普通的 方亮說:

揮的・」 中央指揮工作的人是誰。」的老板的名義。我們也不知道這個負責做 巳經懸紅找尋我們的踪跡,但是却是用 ,但是我們對之並無所聞。這個人甚至 「我現在想研究的事情是他們由誰指 司馬洛說:「一定有一個指揮的 他

誰,那麽對他的作風亦可以猜得到多一點「不錯,」方亮說:「假如知道他是 不過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是猜得相當那麽對他的作風亦可以猜得到多一點 我們還是在贏。」

他死者的 司馬洛没有做聲,祇是在繼續搜索其

着, 了事情有點不對了。他的無綫電是一直開而另一方面,那個禿頭的人亦已發覺 要聽到他這裏的聲音,則要等他接了另一 聽取那些手下的報告的 ,雖然那些人

V80

他這裏的揚聲器發出輕微的一破的時候,雖然是已經失效了個擊才行。當那隻無綫電給司 就像有什麽地方燒掉了保險 雖然是已經失效了,但當那隻無綫電給司馬洛 雖然是已經失效了 絲似的 「隆」一聲 但仍然使

別事情發生嗎?」 他當時馬上就按掣叫道:「有什麽特

向 當 , 報告! 思索了一陣之後又命令:「大家輪流 没有人應他。 但是他仍然覺得不大妥

每一小組都輪流向他報告 一組之外 。除了地鼠

不到 他通過無綫電向這一 一組呼喚 還是得

電話打囘來報告的。不過這個禿頭的人相電壞了,那麽這一小隊人應該會盡快找個一等,例如等半個鐘頭之類。假如是無綫的,所以如要弄清楚這件事情,他應該等 小隊正是趕往火箭炮發射的地區附近視信是無綫電壞掉的成數並不高,因爲這 一等,所 隊正是趕往火箭炮發射的地區附近視察 ,所以如要弄清楚這件事情 當然,這亦可能是無綫電壞了而引

方去幹什麽了。他又再度用無綫電向徐姿召喚,但是他又再度用無綫電向徐姿召喚,但是的。他們遇到敵人的可能性是高得多了。

的 屋子 的人拿起電話來,問道:「什麽事?」屋子中,房間外面的人要跟他聯絡。秃頭屋子中,房間外面的人要跟他聯絡。秃頭個去一陣,內綫電話响起來,這是這他祇好在沙發上坐下來,等待着。

: 面 「情形不大好,老板,那個女人——」」的手下。這個人慌張而又顯得爲難地說打電話進來的是其中一個守在房間外

「不是,」那人說:「什麽女人?徐姿?」 「是早上那個女

> 人 她傷得不輕,我們

「不會・」那人說道: 「她會死嗎?」那秃頭的人問 「不過」

過

你們自己解决好了!」 秃頭的人不耐煩地吼道:「還要麻煩我? 「這些小事你們也不會處理嗎?」那

有進展,使他的脾氣變得更暴躁了 他把電話摔下了!一連串的挫折 没

電失靈那麽簡單了。 三號還是消息全無,看來也不是單單無綫 而半小時之後,那失去了聯絡的地鼠

國的屋子 訪問翁定國的。現在他們已經看到了翁定 而在這個時候,地鼠七號亦已經到 的目的地。他們是奉禿頭人之命去 達

,所以需要這樣一間屋子,這裏亦是他的。他們已經知道這個人是專門買賣軍火的之類,座落在一處荒凉的地方,没有隣居是一座大鐵棚,好像一間小型的金屬工廠 這間屋子與普通的 居住屋子不同 9

部汽車作為代步之用,既然宣飞飞 一、從望遠鏡中望過去不見有人。 一、從望遠鏡中望過去不見有人。 一、從望遠鏡中望過去不見有人。 一、從望遠鏡中望過去不見有人。 那似乎就是表示屋中住的人是已經出外汽車作為代步之用,既然這裏没有汽車

門的鐵棚之內,因爲通過窻口可以看到那亦可以看到汽車並不是停在那已經關上了 假如他在家,汽車就應該停在那裏。

有汽車停着。

對第四個人吩咐 「我們過去看看, 「你,在這裏掩護着我們 這個 **找們。」他是**個小組的領導

他們這一組有四個人

擊。 生意的,在未談好之前,應該不會受到襲大,反而比較有利。這樣他們可能是來談 偷偷摸摸也未必就是好的, 直駛到那個地方去。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留下了第四人,三個人登上汽車 直接而光明正

之中, 人居住的地方 了一下,把車子開動,藏進了旁邊的 到這個地方是没有人在家的。三個人商量 得不到反應,於是他們下車視察,果然看 車子在那鐵棚的前面停住,响號,却 然後走到屋後。那裏則是屋子的主-,把車子開動,藏進了旁邊的樹林

把門關上。 跡的方法把門弄開了, 那裏亦没有人在着,他們就用不留痕 進入屋中, 又再度

但是那個人一看情形就知道他們是要進行們没有把這件事情告訴留在林中那個人,現在的情形乃是變成了以有備對無備。他 這比較來到時就找到翁定國更好了 個怎樣的計劃了 他們是準備在屋中等待翁定國 ,因爲 回家

之中,悄悄地向他的背後接近 一個人却不是走在通路上,而是通過樹林小心地注意着往來這間屋子的通路時,有 當他稍有所覺的時候,已經來不及轉 這個人不知道的却是黄雀在後

。那個人手上的槍通過槍咀的滅音

射得準確。這第四個人結果没有機會轉身 誰把他殺掉的 放了一槍。槍聲雖然並不刺耳,槍彈却是 就仆倒下來死去了,他並不知道究竟是

看清楚他是已經死了 那個開槍的人走過來,到達他的身邊

然後這個人才向屋子那邊望望。

脊靠在這大樹身上。即是說他也是背向着 屋子,而且有這大樹隔在他與屋子之間。 出來了。 淡淡地微笑着,從衣袋裏撿出一隻電器來 發生什麽, 。這乃是一隻引爆器,看樣子就可以看得 ,然後在一棵大樹的脚下蹲下來,而背 屋子那邊的人,則是看不到這樹林裏 他把引爆器上的機鈕略爲調整 亦並没有加以注意的。這個人

他的這棵樹也搖動起來,樹葉從上面沙沙 吹襲,包括這個他藏身的地方。連保護着 爆炸的炸力就像一陣暴風似的向各個方向 隆」的一聲巨响, 這時,他才扭動引爆器上的機鈕。「 連樹林也搖動起來了

起來再向屋子那邊望去。那屋子已經不存 有些則已經在開始落下來了 碎片與泥土有些還在向空中飛舞上去 而在屋裏等着的人亦已不存在了

子裏除了裝了炸藥之外,並且亦存放着不 少會爆炸的東西

當這爆炸發生的時候,那個禿頭人的

等這一陣爆炸的風過去了之後他才站 看看。 中吼道。 的 着編號了 担心飛彈。 就不是聰明的事情了。 那秃頭的

爆炸是特別強烈的,尤其是因爲這屋

聲,就像有什麽地方燒掉了保險絲似的房間裏,那隻揚聲器又是發出「蓬」的

在瞌睡之中給驚醒了。他連忙說:「地鼠秃頭的人整個跳了起來,這一次却並不是 七號!地鼠七號,報告!」

没有反應,他接連命令了幾次 ,還是

的事情了。由於這一隊人乃是奉命去找翁 他知道這就不是無綫電壞掉那麽簡單

個地點,在那上面敲着, 地鼠四號」失踪了的地方。他向無綫電 屋子所在的地方,另一個就是那另一隊 他憤怒地伸出棍子去指着地圖上的兩 「雄鷹!雄鷹!」 一個就是翁定國

現在他的飛機已剩下了一架,也用不

令道:「馬上起飛,到○二一和三九九去 守在飛機旁邊的手下 連忙囘答。他命

「但是-」那負責飛機的人顯然仍

發覺,第一次用,猝不及防,第二次再用 便搬來搬去,近身又不能使用 不相信他現在還會應用甚麽混帳飛彈!」 這也是言之成理的,這種武器是不方 人喝道:「還担心什麽?我 ,很容易被

不能够不依的。 而且,這個秃頭的人是下了一個命令

的汽車的上空。 這飛機在飛行的途中經過一部深藍色 於是那僅餘的一架飛機便起飛了

用遙控掣引起爆炸的人,但是飛機上的 這架深藍色汽車的駕駛人也就是那 人相個

上的人亦未必就有用處,因爲他們可能是,除非看到車上的人吧。但是即使看到車是多得很的,這車子的外面又没有漆着字部汽車而已,路上在行走着的其他汽車亦則是無從知道這一點的,因爲這不過是一則是無從知道這一點的,因爲這不過是一 不認得車上這個人是誰的

一我們所追的人很可能已經在前頭走

禿頭的 過的那兩個地區,而把他們所見的向那個機,亦是很快的。它很快就經過了它要經 那架飛機飛在空中, 人報告了 雖然不是噴射飛

他們埋葬,而他們中伏的時候亦並沒有機到他們的屍體,由於司馬洛等人並沒有把那失去了聯絡的小組,他也可以從空中看 亦是棄在空地中可以明顯看得到的地方 會進入濃密的樹林中。 翁定國那座屋子已經炸掉了 還有他們那部車子 而至於

那裏給我看的!他們本來可以埋葬起來的了。他叫道:「媽的!他們是把屍體棄在會不由分說,把這個人打一頓,拿來出氣假如他的身邊有一個人的話,他很可能就 這個報告使那個禿頭的人暴跳如雷 却偏偏放在那裏給我看!

飛機上的人說道 「也許他們連這個翁定國都毀滅了

的 不在那裏,我們的 「旣然如此,他們一定走得不會遠 「不是!」 禿頭的 人是在他的屋子裹等着頭的人說, 「翁定國並 「翁定國並

飛機上的 人說。 那個禿頭的

輕蔑地問 「你說的他們是誰?」

機上的人也回答得很含糊 一他們 就是我們所追的 人。

飛 有很多並不是直接替他工作的

看不到的地方做掩護的工作 則照例不是與他們在一起 而是在另一個

機,再在同一部車子的上空經過的機會是巡邏的地方太多,範圍太廣,祇有一架飛 向了 人望望天空,那架巡邏的飛機已經不知去個手勢,那人亦做了一個囘答的手勢。那 相當之微的 司馬洛的車子追上前, ,好久已經没有再出現過,那飛機要 對那人做了

播出去!」

另外一個到什麽地方去了。他祇是對在場

外一個到什麽地方去了。他祇是對在場

個命令,不由他反對的。那個人服從地點點頭。當然,這也是

不由他反對的

「現在暗紅的數目已經提高了,」秃

個手下現在祇剩下一

個在場。他亦没有問

外面那二

他終於一跳起身

爲還是用其他的辦法,

向其他的來源賺錢

。在目前的情形下,也許有不少人認作,但是現在他却是不能够這樣有信

車子開進路邊的林中了 又並無別的車子在監視 旣然没有飛機在上空觀察着, 這個人亦不怕把 而附近

頭的人說

「提高到三十萬。

箭炮! 這位就是翁定國先生, 雙方都從車上下來。 司馬洛的車子跟着開進林中, 他供應我們那架火 司馬洛介紹說: 停下來

經在樹林中棄下了 小!那火箭炮,很可惜我們不能還你 方亮微笑與他握手: 「你的帮忙真不 E

連自己的屋子也炸掉了 「這是小事吧了 ,」翁定國說:「我

他們亦是聲明過,在方便的時候才如此做是吩咐過徐姿打電話囘來報告的嗎?當然

話囘來。

的地圖,又再一次取出無綫電來召喚徐姿禿頭人又囘到房間裏,眼睛看着桌上

但他還是得不到反應,而徐姿又没有電

他喃喃地作着惡毒的咒罵,他不

亦猜得到原因了。

人點點頭,而不表示意見。也許他

已經講好了這一點了 老板會賠償的 「這個,」方亮說: 事實上我跟司馬洛先生亦 「我肯定我們的

而且,我亦已經不是一個很窮的 好的生意, 反正這生意我也做厭了:這並不是一門很 翁定國揮揮手· 一這個問題也不大 巳經不是一個很窮的人,退休有時會使自己感到良心不安,

够的。他還需要另外想一些辦法。他主持着腦筋。也許單單提高懸紅的數目是還不他嘆一口氣,又在沙發上坐下來,動

也不打

一個電話囘來講一聲呢?

道發生了這許多挫折的事情吧?爲什麽她

也許徐姿目前不很方便,但是她一定知

這樣重要的任務

,當然是個有辦法的人

碰到喜歡講良心的人!」 方亮格地笑起來: 「近來我就是常常

喜歡講良心的人呢!」 司馬洛瞥了他一眼。 「你的老板亦是

> 絡一下。你是 馬洛與這個方亮是不會相處得怎樣好,而翁定國則看着別處,他可以感覺到司 他極力不表示他看出這 你是說翁先生决定加入我們? ,講起老板 司馬洛說 w,我也得跟老板聯 這一點。方亮則說:

起來 「没有別的路可逃的嗎?」 方亮又笑

國說: 本來並不是我的事情 「我剛剛殺了他們的幾個 「我槍殺了一個,炸死了三個 人 % 第定

聯絡掣,忽然臉色一沉: 講錯話的時候。他把無綫電拿起來,接了 個好處,雖然口不擇言,亦有知道自己是 「壞了?」司馬洛問 「對不起!」方亮說。他似乎亦有一 「没有反應

是嚴重的,但是距離太遠了,他是鞭長莫他忽然不笑了,因爲體會到這件事情邊發生一些事情暫時不便跟我們聯絡!」 「我看並不是!」 方亮說: 「也許那

另一方面 ,卡拉豪斯那邊則的確是出

作了一個藉口,拿着背囊下了車。走 首先就是連諾察覺出來的。於是連諾首先 不尋常的感覺,覺得他們是受到了注意。故意與那個人離開的,因爲他們有了一種 拉豪斯是正在與毛小雪一起沿路步行着。 連諾却並不是與他們 他們已經離了那嬉皮士的車, 在一起。 他們是 此時卡 段

> 個在飛機上的人了。 錯了的話,那麽失掉 心去拿了。不能活着花的錢,得到了又有那筆十萬元的暗紅,亦未必有那麽多人熱 多次當,消息是傳得很快的,他的遭受挫是節節失敗。損失了那麽多人,上了那麽 仍然心驚胆戰,恐怕那火箭還會忽然再飛過已經沒有初時那麽雄心萬丈,而且也是他們祇好繼續在空中飛行着偵察,不 「你們本來的工作是什麽?你們的工作就他自己也認為是合理的指示。他祇好說: 什麽用處?而且這些錢又不是先付的 雄心萬丈了・ 那房間裏,那張沙發上軟軟地靠着,估計飛機仍然在飛着,那個禿頭的人則在 錯了的話,那麽失掉生命的就是他們這幾爲用不着他自己生命去冒險,但是萬一猜 是在空中偵察! 來行事的,很可能是另外一些人了。 上廣播出來,然而與這些事情有關的人馬 折,雖然未必會在報紙上刊出來或在電台 着眼前的情况。他也没有開始的時候那麽 一些什麽事情呢?」 出一個圓滿的囘答了,「現在我們應該做 來。他們的指揮者當然是講得容易的 ,則是很快就會知道,也因此,他所出的 因為地方大而道路複雜,他對這筆懸 一時,那個秃頭的人亦是作不出 「很好!」飛機上的人囘答。 ,」那個秃頭的人說: 因爲他的工作並無進展,而 你們繼續好了。 」飛機上的人又不能够提 ,有了這些錢的誘惑, 「現在留下 大因

身邊經過了三次。那車子顯然是從另 最重要的 就是,同樣 一部車子, 人也會爲 在他們

而經過,却並不是迎面而來的 追趕上來的 個地方掉頭之後再駛到後面去,然後再度 ,因爲每一次都是從後面上來

當多的 疑的動作 一部車了 馬洛的無綫聯絡。這是一種別人看來可 毛小雪在他的身邊低聲說:「你用不 假如不是記憶力很好,就不會記得是 。也就是因此,卡拉豪斯不敢同答 ,因爲在路上經過的車子是相

着害怕的!

害怕呢?」 我在害怕平有你在,還有連諾在,我怎會 卡拉豪斯哈哈地笑起來: 「誰告訴你

還是像一雙父女似的 手杖,繼續向前走, 他還是用手臂搭着毛小雪的肩,扶着 兩個人都揹着背囊

停在前頭 後就知道没有第四次了。因爲那部車子就還會有第四次的,不過他們走了一段路之 那部車子第三次經過之後,也很可能 的路邊

他們 部車子,車中的四個人都在懷疑地凝視着紙好若無其事地繼續前進。他們到達了那 他們不能够就這樣掉頭便走的 **宁那**

是一點也不像卡拉豪斯了 出老態 ,演技精采 再加上了 ,卞拉豪斯的樣子現在 走路的時候作

點計算在內了的,因此模樣不同, 人的話,那他們亦 不過 那些人假如就是對方所派來的 一定是已經把化裝這 就未必

路之後,卡拉豪斯與毛小雪亦下了車。

他們果然是察覺到情形實在不大對勁

V82

部車子開出 的人就是司馬洛與方亮開出來,跟在他的後面

一另車部一子

已經開到了一個三盆的路

,

元。森旺 邮。這另

翁定國的屋子的

現在

他們的疑心了。 又停下來等着,一定是有什麽地方引起了

過了那部車子,車中的人並没有加以制止 却還是能够發揮出很精采的演技。他們經 仍然祇是在看。 卡拉豪斯與毛小雪雖然是硬着頭皮,

一個人叫道:「喂! 但是走了三十呎左右之後,車中就有

以老邁的沙嘎聲音問道:「我們?你是說 懼地緊貼在卡拉豪斯的身邊,而卡拉豪斯 兩個人停下來,囘頭,毛小雪顯得恐

「是的,你們!」車中的人用英語命 「你們囘來!」

「我們想跟你談談!」那人說。 「爲什麽?」卡拉豪斯問

談些什麽呢?」 他們充滿懷疑,後來才問道:「你們要 拉豪斯遲疑着, 打量着他們,表示

同伴們祇是在微笑。 你們過來才講吧!」 那人說。他的

講話,我們還是走吧。 呐呐着說·「我-毛小雪恐懼地依戀在卡拉豪斯的懷中 我不喜歡跟陌生人

「對不起,」卡拉豪斯說: 「要趕路,」那人說:「我們送你一 「假如你

程不是更好了?」 們没有特別事情的話,我們還要趕路。

「用不着了,」毛小雪代替卡豪拉斯

會因此而不高興的,不過旣然毛小雪拉他 回答,跟着又接着他說:「我們走吧!」 走 ,他就祇好走了 卡拉豪斯則顯出他是也害怕那兩個人

> 來! 「晞・你們!」那人又喝聲道:「囘

興趣!」 過來吧,我對你這位美麗的小姑娘特別感 卡拉豪斯與毛小雪。他格格地笑着說: 了下車,執槍的手就擱在窓框上 着一把手槍。他已經推開了車門 兩個人囘頭,看見那人的手上已經拿 槍指着 一脚踏

忍不住,想揩揩油佔一下便宜。 少了,不過看見有一個這樣美麗的女郎又 似乎他們現在是對這兩個人的疑心減 但是他這是一個錯誤,一個他自己不

知道的錯誤。連諾是不能够容忍一個人用 有放槍的存心,但這樣走火的可能性却是 槍對着他的老板的,雖然拿着槍的人未必

很大的。 而那斷處,鮮血好像水喉似的噴出來。 連同槍都不見了 忽然之間,毫無預兆地,這個人的手 ,他的手祇剩下了手腕

穿車身的鋼板。這是連諾在不斷放槍。有 震驚,然而還未有什麽行動,便有更多強 力的槍彈連續射來,擊中窻子的玻璃及擊 他呱呱大叫着跌出車外, 車中人大爲

趕快下車的好 槍拿來的人就已經是很有理由射擊的了 車中人雖然不是全部中槍,也是大爲 一時亦不知道應該伏下來好抑或是

棵大樹的樹身後面了,這棵樹把他們擋着 有那麽容易射中 假如車中人向他們放槍的話,亦起碼没 毛小雪則已經拉着卡拉豪斯躱到了一 而當連諾的槍彈不斷向車子射擊的時

跟着毛小雪又掏出一件東西,一丢丢

不知道,也没有機會去看 也會知道不妙而大感驚駭的。但是他們並 了車子的底下。雖然它的外表看來祇像是 一隻小小的罐頭,假如車中的人看見了 這件東西在車子的底下停住,停了兩 這件東西沿着地面滾動,準確地滾到

便整部車子升了起來,離地總有二三呎,能憑外貌來判斷的,在車底這麼一爆炸, 也整部車子幾乎散開了,雖然並不是碎掉 要逃下車來,這東西就爆炸了。原來這是 秒鐘。這時車上有一個人正把車門打開, 一隻小型的手榴彈,而且爆炸力很强, 「熊」的一聲着起火來。 却也變了形,車子開始冒烟,然後就是

之下他居然亦能够爬出來,而且爬離了那 的一個人的運氣似乎特別好,在這種情形 部正在着火的車子 這種事情,有時亦是講運氣的。車中

够救自己,别人也是没有能力把他們救出 一給烈火包藏起來,就祇有他們自己能 其他的人就没有這樣好的 運氣了

來管閒事的這裏就是這樣一個自己顧自己而即使有的話,相信也不大有人願意下車而即使有的話,相信也不大有人願意下車 那個爬出來的人也已經遍體鱗傷, 痛

苦地爬着

毛小雪把他拉住,堅决地說:「你留在這 卡拉豪斯要離開樹後向他走過去,

「但我並不老呀!」卡拉豪斯說

「你留在這裏!」毛小雪堅决地把他

卡拉豪斯無可奈何地聳聳

他祇好留在樹後面讓毛小雪走出去。 「你就像褓姆!

雪走到那個生還的人的身邊, 連諾在那個不知道什麼地方已

苦地喘息着用乞憐的眼光看着毛小雪。毛毛小雪走到他的身邊的時候,他正痛 中了一槍。他這一槍還是中了要害的。服燒焦了一點,但是他却是在車中時已經服過了火燒,祇是頭髮燒焦了一部份和衣 覺這個人並不是如料想之中那麽幸運。

没有蜸院,亦没有人有空送你進醫院!」活不成了,你要馬上進醫院,但是這附近 小雪蹲下來把他檢驗了一下說:「我看你 「救……我!」那人喘息着說。

毛小雪說:「你告訴我是誰派你來的! 「你還是死前做最後一件好事吧,」

爲了那筆獎金……現在,已經增加到三十 們是……自由的,我們祇是……祇是…… 「我不是……」那人喘着氣說:「我

他們不是直屬的人。 」毛小雪說着,顯得失望了

不是就已經發達了嗎?」 苦笑着,「假如我們早點開槍的話,我們 「你們……你們果然就是……」 那人

們的朋友小文,還把他的屋燒掉了的?」 毛小雪說:「你知不知道誰殺死了我 三十萬幾個人分,也不算很多錢呀

俠義奇情中篇 説

文 昌

(續完)

同食,

劉稼和她痴纏,說完也走了,劉稼因穴道被制,無法向他們打招呼,乞兒買了飯菜囘來

此刻又來了地冥派的少年和他的掌門人,一共六人,雙方見面就打鬥起來了:

然後到外面買點食物去了。此時鳳生和白衣少女也進來說要去金陵將秦萍兒殺掉,

少年書生受傷逃去,劉稼繼續獲送秦萍兒,她不願囘謝家堡,中途離去,劉稼四處追尋

被他譏笑,二人發生爭執打鬥起來,旁邊毒娘子簡慧芳助陣

前文書至劉稼,秦萍兒在易牙酒樓遇到了

地冥派的少年書生

前文提要

•

來到江邊徘徊,被一個乞兒以爲他尋短見,將他點了穴道挾到一座破廟中,

好言安慰

免

兩番施援手 得報戴天仇

帶着腥羶氣息! 掌風呼呼,已感一股勁力,壓到上盤,還 劉稼剛到廟門之外 ,身形還未站定

絕式,連環劈出。 手辣的地冥派掌門,用的又是毒掌的三招 而且,那出手之人,又是崛起江湖心狠 猝然的暗襲,又是「分筋錯骨毒掌」 如果劉稼要躲避,不管左閃右滑,都

是要挨上一掌,中了毒氣!如果是揮掌封 ,或是硬接,那更糟糕! 劉稼陡覺掌式劈來,化出萬千掌影

就在這生死一髮關頭,却展出了一記巧妙然不够,但豪雄的胆色,却是高人一等, 身前左右! 宛如雨打梨花般向自己全身罩下 他出道江湖時日短暫,厮鬥的經驗當 ,封住了

劈來的三式掌法。 彎到地,成了九十度角的彎腰,險險避過 從容的老套避招身法一 挺腰一彎,小腹以上的身體,仰後疾 鐵板橋

地冥派老人那連環三式毒掌落空,也

巧妙得超乎意外,使他不禁心寒 襲之間,用上了那唯一化解掌勢的身法 使他吃驚不少 ,瞥見了劉稼竟能在猝然受

敵機會,那肯放過, ,正待再劈三掌! 歹毒的人,心裏雖是驚奇 輕喝一聲,收招換式

電般向老人頂門踢出。趁勢翻身,向後輕 裏仍是挾着那受傷的乞兒, 就在此時,劉稼翻身躍起逾丈,左腰 「雙飛腿」 掣

這超出常情的打法,未及發招,先求避式 飄飄的縱落地上。 地冥派老人吃驚這貌醜的少年人

週,這才覺出破廟外的草地上站着不下二 ,逼得退後三步! 劉稼把那受傷乞兒放在地上 人,把自己團團圍住 , 瞧四

朋友解藥,就得要你們地冥派賠命 在下不怕人多,祗服義氣, 掃了諸人一眼,踏前兩步, 他滿佈血瘤的醜臉上 如果不給我的 沉聲喝道: 怒容



索解藥?」 . 小子!好大的口氣,憑什麼?有胆强地冥派老人手捋山羊鬍子,嘿嘿笑道

在下就憑師門藝業,一招絕式!」 劉稼天眞的一抖雙掌 ,朗聲答道:

已向劉稼掃到!什麼門派絕式?」身隨聲發,杖影一幌,接口叱道:「姑奶奶要試試你這一招,是 衆人叢中,陡然躍出了一位老太婆

意馬已馳,迎劈杖影 天元門絕學,「萬元歸宗」 劉稼眼明手快,覷準竹杖來勢,疾演 的下半招一

劉稼才看出,被自己半招劈斷竹杖的箭般飛上半空,而那老太婆却倉皇後退。「卡察」聲响,竹杖前截折斷尺餘,

蓮花仙子西門艷! 老太婆,正是羅郡客店裏曾經交手的人

老臉有些掛不住的神色 那時,西門艷雙眼閃着驚楞的兇光

冷說道:「原來又是你這臭小子 她怔視劉稼一忽,定下了神智,才冷 劉稼哼了一聲,道:「西門艷!不要

轉身却向地冥派老人叱道: 「怎麼 淌這混水,金陵神君的血債,待會才和妳

解藥在那

,就在我身上討取吧!」 「姑奶奶也是地冥派的堂主,有本領的 艷一閃身,攔在他的 面前,說道

派的堂主,他楞怔的暗忖:地冥派究竟羅 **致了幾許歹毒兇徒,黑道高手?** 劉稼怎麼也想不到,西門 就在此時,响起了大叫狂嚷之聲 艷竟是地冥 9

伸手在懷裏掏出那白絹,正待展開看視究還把一幅白絹,塞在自己的懷裏。不自禁陡然想起,他剛才來過破廟,說着瘋話,劉稼一眼瞥去,已認出那人是沈羽, 中條 人影如飛奔來,眨眼間,猝然撞入人叢 然手舞足蹈 藏笈圖 舞足蹈,口裏喃喃的叫着:人披頭散髮,衣服破爛,一 ,衣服破爛,一站定

竟一 仍是嚷着:「藏笈圖!藏笈圖!」旋風般縱到,一手奪過,回身就陶 路狂奔而去。 (般縱到,一手奪過,回身就跑,口瘋瘋癲癲的沈羽,一眼瞧見那白絹 一又向前

地冥派老人轉了轉兇光稜稜的雙目, 地冥派那夥人,也紛紛跟着追去,刹 地冥派那夥人,也紛紛跟着追去,刹 地冥派那夥人,也紛紛跟着追去,刹 那間,走得不留一人。

交的朋友——沈羽,那瘋癲的模樣冥派的擧動,也不在意,祇是對那 憐惜之心,沉思站着 , 生出

斷喘氣呻吟一 躺在他身旁二丈開外的受傷乞兒

老丐,其中一個身穿黃衫的手上還抱着小 陡然人影一幌,劉稼面前站着了五個

的五窮來到 劉稼定 ,忙道: 神看清 · 「那個是不是你們丐 ,認出那些人就是丐帮

指 帮的弟子?」說着話,向地上的受傷乞兒

那乞兒, 餵他服下 丸藥。

「藏笈

緊!怎樣厲害的毒掌,碰上敝帮的『萬妙 『分筋錯骨毒掌』,請前輩速加救治。 分舵護法,又蒙劉少俠加以援手了 紅衫老丐一抱拳 ,答道: 「他是敝帮 步

探查不出一絲綫索!

又想起九玄門白衣少女曾經說過

不少朋友,鬥過不少黑道人物,至今還是

誰,自從走下嵩山

,跑過不少地方,

交過

想到最後,就是父母的血仇,仇人是

寬,笑道:「這就好了,我們再見吧! ,心頭

示? 劉稼停身一站,問道: 「前輩有何諭

, 人 人,大德不言報,老丐敢扳俠駕蒞臨敝帮人兩次多蒙援手,銘感五中,雖說武林中 , 說道: 「敝帮中

劉稼搖了搖頭,答道。

着丐帮五窮大夥兒跑去,時,夜色四合,歸鳥噪林 心裏却思

紅衣老丐面露喜色,說了一聲「請劉稼推辭不過,祗得點了點頭。情,正想向傚駕領勢。」 「這些是小事 悄的泊着幾艘大船,却是全無燈火!水,反映出淡淡光芒,湖心一堆黑影 看 湖面不大, 才驚醒過來,在微芒星光的夜色下 這才射出一縷淡光,門後還有一 各人也相繼落下

什麼地方,是謝家堡或是金陵? 潮起伏,記掛着秦萍兒,不知她此時去了

正在扶起 衣少女,猝然瘋癲的沈羽

繼而又想起了師傅鳳生,九玄門的白

令門下弟子吃够苦頭了!」 靈丹』自然藥到病除。老丐來遲一 劉稼忙道。「貴帮弟子中了地冥派的 紅衣老丐微笑說道:「不要緊!不要 至

紅衣老丐連忙叫道:「劉少俠請留一抱拳一禮,便要離去。 劉稼聽到中上毒掌的乞兒有救

少女也不辭而去,使到自己的滿腔熱望,客,不料來了苗疆雙怪,鬥上一場,白衣血瘤的醜怪之人,作董棠華壽筵上的不速

仍是落空!不共戴天之仇,何時得雪?

劉稼一面跑路,一面想着心事

來到了一度

這才服下九玄門的「易容丹」,變成滿佈 **室潮小築那裏,可以指點認識仇人面目**

步。

斜坡海灘

身旁响起三擊掌聲

星光的夜色下,定神等,劉稼的神智,這

悵惘,巳不知跑了幾多路程

喝杯水酒如何? 紅衣老丐走前幾步

這裏是三面環山

小湖

[淡淡光芒,湖心一堆黑影,悄祇有十來畝地方,星光照着湖

些事情,正想向俠駕頂女,紅衣老丐笑道:「天色已近黃昏,俠紅衣老丐笑道:「天色已近黃昏,俠

眨眼間已停在面前

.眼間已停在面前,紅衣老丐說了一聲掌聲過後,一艘小船劃破寧靜的水面

拉着劉稼的手縱落小船,其餘

清:

大船之後,紅衣老丐撥開艙門

重簾幕

密密的把船艙遮蓋着 燭光炫目 ,竟然是一所大

瞥見劍鋒上刻有蟠虬古篆 ,也刻

自禁心情激動,把玩長劍的雙手,也顫抖父親的姓名,這柄劍必然是嚴親遺物,不 稼看到劍把上的四字,分明是自己

事,况且 覩物思人,正是勾起滿腔愁緒憤慨之 父母的血仇未報,更不知仇人

對坐飲酒。

巧和劉稼二人,就在大廳中心的圓桌上

這時丐帮衆人巳經退去,祗餘紅衣老

巳搬來酒菜。

意外,心裏嘀咕

,

又不便動問。

這個丐帮的場所,使劉稼也看得出乎

紅衣老丐招呼劉稼入座,刹那之間

製成

,地上還舖上碧綠地氈,

四邊燒起兒

廳

臂般的紅燭

心敬意!」說罷,便先自乾了一杯

劉稼本不善飮酒,在人家殷勤欵待之

,老丐臉上也增光彩,這杯水酒,

聊表寸

紅衣老丐舉杯說道:

「難得俠駕蒞臨

長劍,有什麼關連?」 不禁驚喜,連聲問道:「劉少俠與這把 劉稼失神落魄,聞言這才驚醒過來

劉稼信手接過酒杯

相像?」

劉稼一楞,道:「我……」

正想把自

佩劍,老丐擬把一出的掌法,也是劍

,也是劍招化成,可惜身上未有

柄大俠遺物相贈,

以壯

怎當得起深恩二字!」

紅衣老丐又道:

「俠駕武功絕代,使

行色!

不善使劍,他打不過老丐,就連劍帶鞘,竟使劍和我合手,可是見血刀祇善使刀,見不平,激起性子,不由的伸手去管,他北五省出名的——-見血刀毛吃吃。老丐路 前 碰 上一樁封案,造案的竟是黑道高手, 路過潼關,就在關前幾十里的林子裏 紅衣老丐微笑說道:「老丐在十多年

些年紀,江湖往事,知得較多,或有可

過,下山探查仇人經過詳盡的說上一遍。,把自己所知的父母血仇事蹟,和學藝經是一個至情至性的武林中人,遂長嘆一聲 劉稼見得老丐眉目端正 ,說話懇摯

浪跡江湖!」 渺茫,在下怎對得起九泉父母,有何面 了先父遺物一

報的話,望着了搖幌光華的燭火,搔首沉

「前輩,那見血刀現在

紅衣老丐嘆道:「見血刀毛吃吃已經 又補上一 句。 「是給金陵神君所

殺的。 死了。」

啊!天啊!」悲切的聲音,由高亢叫到沙 血仇如何報得,仇人是誰?仇人是誰?天神君又在羅郡客店中毒丢命,我父母這段 劉稼失聲叫道:「見血刀已死,金陵

使到這個老江

四面讓嚴惱飾,几椅之屬,全是檀木,廳內的陳設彷如富室,華麗到極! 過

四個蠅頭小字「淮南劉褒」。

起來

紅衣老丐看到了劉稼的失常悲憤模樣怔怔的捧持長劍,滿臉悲戚,滴下熱淚!是誰,這便使劉稼思潮汹湧,血脈貫張,

動,不喜反悲,是什麼原由?」

道,俠駕對這柄『無敵劍』,如此神智激

紅衣老丐笑道•「別忙!老丐也想知

裏,前輩可否知道?」

仇人踪跡,也是按圖索驥的辦法!

遂道:「那『見血刀』毛吃吃現在那

吃吃?條又轉念,或可在毛吃吃身上找得 會是祇懂刀法,不懂劍法的「見血刀」毛說過,自己的仇人當時是騎馬揹劍的。怎

…得來的?」語音惶促,擧動失常,竟對猝然問道:「這柄長劍,你……你怎樣… 老丐之言,問非所答

中。

半晌,

「淮南大俠,是了,淮南大俠劉褒。

| 淮南劉褒!

紅衣老丐看着劍把,不斷喃喃念道:

過去。

「這不是先父的名字嗎!」把這劍遞了

劉稼指着劍把碧玉刻上的四字,說道

酒過三巡,紅衣老丐說道:「做帮少

也祇得應酬一番。

火,自當唯命是聽,以報深恩!」

劉稼搖頭說道:「前輩言重了

,在下

,詳細奉告。」 乾這一杯,定下神智,老丐當把此劍來歷 ,他拿起一杯酒,遞給劉稼,道。「請先 不尋常的關係,已憧憬着江湖仇殺之事了 紅衣老丐知道這柄長劍必然和劉稼有

,一飲而盡,忙說

主人,也使三尺龍泉,有,紅粉贈佳人。這柄長劍,雙手送到劉稼面前,道

劉稼聽得大感失望,他聞得達通和尚 帮助一二。」

一股腦兒丢下,忘命逃去了。」

元,在下怎對得起九泉父母,有何面目无父遺物——無敵寶劍,仇人踪跡還是最後,憤慨塡膺地說道:「如今得到

紅衣老丐聽到了劉稼這番身負血仇未

那裏?」 劉稼再問道:

像是苦思想起過來,失聲叫道 淮南劉褒!」陷入了沉思之

没有聽到他的訊息了!」過,在下二十年前見過他一面之後,再也 南大俠的後人嗎,怎麼面目完全沒有一絲 紅衣老丐抬起頭來,一再打量劉稼面 ,許久,才說道:「俠駕就是淮 不 哑, 眼裏滾珠般滴下熱淚

這一連串的凄愴悲呼,

怎能在他的身上找出仇人的蛛絲馬跡啦,母的仇人,但,必然和仇人打上交道。」母的仇人,但,必然和仇人打上交道。」兩人相對默靜一陣,紅衣老丐緩緩說兩人相對默靜一陣,紅衣老丐緩緩說

,已被乞兒掉到江裏,生怕人家不信,又變的事說出,可是恢復本來面目那粒丹藥已服下力支門的一十年了

,又嚥回肚內。

「俠駕有什麼話,請說無妨!老丐痴長

紅衣老丐覺得劉稼欲言又止,忙道:

遮蓋了理智,要把他神智安定過來,祇有紅衣老丐看出劉稼的激動心情,近乎

V86

用武之地,不致韜光長鋏,

人,也使三尺龍泉,

得到武功高强的主人

「寶劍贈俠士,

,摘下一把長劍,

雙手送到劉稼面前

,立刻走到船艙壁上

他不待劉稼答言

斑爛的劍鋏

的劍鋏,知是罕世寶劍,忙的伸手接劉稼本想推辭,但一眼瞧見這柄古色

之事,大丈夫流血不流淚,叫嚷悲號,又說道:「經不起挫折的人,怎能幹得復仇把相陪悲戚之面,改變爲數悅之容,哈哈激發起少年人的豪雄氣概,便一改臉色, 有什麼用處?」

紅衣老丐點頭說道: 「少年 人!應該

丐欽佩之至!」 有控制情感的定力。 「無敵劍」 遞回劉稼,又道:「用 ,俠駕能及早醒悟 ,老

上腰間。 血仇之事,物歸原主,看來俠駕報仇之日先人遺下寶劍,濺血仇人心胸,也是快心 ,也不遠了!」 劉稼正容說道:「但 」說着話 E原如此,在F ,在下實 ,繫

,也是他們海燕雙棲之日。在這方面,可吃吃有過一段香火孽緣,而老丐得劍之時子西門艷,因為西門艷中年的時候,和毛血刀毛吃吃的生前底細,就要找着蓮花仙 能找尋得一絲綫索,也未可定!」 紅衣老丐深思一忽 生前底細,就要找着蓮花仙深思一忽,又道:「探査見 「探査見

花仙子西門艷!是不是那個專使毒蠱的老 劉稼「啊」了一聲,連忙說道:「蓮

俠駕和她認識的嗎?」 紅衣老丐瞧了劉稼一眼,道:「不錯

在今天,小崗破廟之前!」兩次交手。一次在羅郡客店之中,一次就兩次交手。一次在羅郡客店之中,一次就

手上? 得小心!」又沉吟說道:「可惜金陵神君 已死,無從詢查。 毒老婦,也是地冥派一夥,俠駕找她, 紅衣老丐嘆口氣道: 不知金陵神君死在何人 ,俠駕找她,也

西門艷的毒手,是中她的毒蠱死去的 劉稼急道:「秦子祺秦老前輩是死在 太老丐一楞 9 「俠駕怎麼知 °

得那般清楚?」

秦萍兒的倩影,失神的長嘆一聲。 之前,還把愛女囑托在下照顧的。」他 口氣把秦子祺托孤之事說出,腦中又幌出 一次碰上之事,秦老前輩在中毒後, 劉稼說道: 「這就是在下 和 西門艷第 臨終

,說道:「兇手不出三人!」 紅衣老丐像是發現了什麼,一拍案上

劉稼陡然一驚,心情一陣震撼。他不

緩緩說道:「地冥派九毒叟,沈家莊沈定驚喜之色,問道:「那三個人?」驚喜之色,問道:「那三個人?」 源 ,潼關謝家堡謝文龍。」

來, 乾一 乾一杯,預祝俠駕尋得仇人索還血債!」子到各處細查此事,才動手報仇如何?請 麼懷疑之點?」 「俠駕無須躁急,老丐明天派出門下弟伸手拿起酒壺,替劉稼注滿一杯,道 問道:「前輩指出這三人,是根據什劉稼飮過一杯之後,思慮轉爲愼密起 杯,預祝俠駕尋得仇人索還血債!

丐的手段。由此猜測,這三人之中,必有劍連鞘丢地之擧,今天想來,就是嫁禍老 這夥人尋仇之故!而毛吃吃碰上老丐,解然退出江湖,隱跡異地,看來,也是因爲 雙拳難敵四手,好漢也怕人多,令尊的條結了地冥派九毒叟找令尊尋仇,自古道: 具被令每拆破了,怎會對令尊放過,便勾 一人,是俠駕的仇人了。 和這些人結上樑子 謝 沈二人的假面

指點 劉稼聽得連連點頭, 站起身來一按腰間寶劍,正待告辭 ,在下得報血仇,感激不盡!」 道 「多蒙前輩

出了 紅衣老丐間道。「現在已是什麽時候,一個少年乞丐,恭身請示。

明的 少年乞丐答道: 「寅末卯初 ,巳屆黎

少年乞丐應了一聲,轉身退去。少年乞丐應了一聲,轉身退去。的時候了。」

過,佩在襟上,說聲感謝,便抱拳一禮,劉稼不想推辭人家好意,祇得一笑接

翻身躍下小船

稼站在小船之上,神智爲之暢爽! ,彩雲絢燦,新潮初長,曉風拂衣,劉海月初生,反照在東方天際,朝霞似

命傳話,這些許川資,敬請俠駕笑納!」雙手遞上一具錢囊,一躬說道:「小的奉 小船傍岸,那划船的少年乞丐

四去了。 揮手,飛身縱到岸上。那小 一 **办小船已如箭般划** 于一笑接過,揮了

劉稼在岸上站了一忽,怔視着湖心那 是燈火。一轉身,便向前路如飛跑去! 且說秦萍兒自從和劉稼分手之後,已 打算不回謝家堡,也不想趕回金陵,她的 心扉上已烙上了劉稼的英俊面目,瀟洒態 度,豪雄氣概。再又感激他葬父的深恩, 度,豪雄氣概。再又感激他葬父的深恩, 養送自己的情義,一心祇想找到劉稼,便

涯,都要把劉稼尋到。確實消息,但她巳下了决心,確實消息,但她巳下了决心, **心,不管海角天** 一,無從探聽得到

之際,便和謝智遇上,眞是冤家路窄,想自己朝夕惦念的劉稼,這便弄到伶仃孤苦的豪萍兒,浪跡江湖,餐風宿雨! 造物弄人,世事的變 文列宛如白 白雲蒼狗

避面已來不及了

裏去了。 了天上月亮一般,喜得心花怒放 賽臥龍謝智瞥見了秦萍兒 • 「萍妹!這些日子 放,笑瞇瞇

面。令奪淮南大俠,也曾因替人追討紅貨是一丘之貉,但同夥作案,必由毛吃吃露紅衣老丐說道:「這三人和毛吃吃同

你管得了嗎?」 秦萍兒一撇嘴答道: 「我跑去那裏

要管萍妹行動的 謝智說着笑道: 「我怎敢如此放肆!

這幾句話,說得謝智臉上 萍兒嗔道: 「不過,不過又怎麼樣

《礼,但仍然按捺下去,訓訓說道··「萍妹剛才落店,想是還未吃飯,我陪你飲上一杯好嗎?」竟牽着豪萍兒的衣袖,轉身向客店的酒堂走去。

低頭不言,跟着他的身後。 好摔開他牽着衣袖的手,向他白了一眼,心狠。自己孤身勢單,怎敢和他翻臉,祇是由詭計多端闊來,而且性僻量狹,手辣

二人落座之後,要了酒菜。 秦萍兒仍

歡喜!」歡喜!」一隻翡翠玉鐲,要我贈給萍妹,作爲聘物一隻翡翠玉鐲,要我贈給萍妹,作爲聘物上作出驚喜的說道:「前天爹爹賜給在下上作出驚喜的說道:「前天爹爹賜給在下上作出驚喜的說道:「前天爹爹賜給在下上作出驚喜的說道:「前天爹爹賜給在下上作出驚喜的說道:「前天爹爹賜給在下上作出驚喜的說道:「前天爹爹」

道 秦萍兒冷冷看他一眼,愛理不理的說 「玉鐲麼?有什

是價值昂貴而巳。還有……」玉鐲大有來歷的,豈和珍寶珠玉 一正面色,道:「爹爹說過,這獨麼?有什麼稀罕。」 巳。還有……」

参参一件快意恩仇之事,和這玉 謝智說溜了嘴,接口說道: 的 秦萍兒一笑道。 「還有什麼用 這玉鐲分不開 「還有是 處?

V88

秦萍兒像是引起她的興趣 ,說道・

秦萍兒也爲這隻冰瑩奪目的

,看

床横飛! 不如此 說給我聽聽好嗎?」 可是,謝伯伯這樁快意恩仇之事,怪不得你對這隻玉鐲,說得口

隆重的了,萍妹!你說是嗎?」 要給萍妹,這可想見,我們的婚事 要給萍妹,這可想見,我們的婚事,多麼,視同拱璧,輕易不肯示人,如今,竟然,岔開話頭,答道:「他老人家對這玉鐲 謝智此時,陡覺失言,面色有些尷尬

笑 然 不再發言 開話題,再問也得不到實話,低鬟一秦萍兒心知這個狡猾多計的謝智,既

敬你 領 : 葷 略優別滋味,也是人生快事!喲,我來 「我們整天都是忙人 那時,店小二剛巧搬來酒菜, 一杯!」說罷舉杯相勸。 一壺好酒。謝智替秦萍兒斟滿一杯道 ,且借杯酒言歡 幾式熱

存着鄙薄之心。她拿起酒杯,沾唇小飲,人家,不敢說破,但對謝智並無好感,反 態,不消說,是有奸謀詭計,綺念野心。謝智這般殷勤勸飲,對秦萍兒一改常 瞧出了謝智的心事,祇因自己武功不及 秦萍兒也是慧黠之人,眉梢眼角間,

三壁 强,便自顧自的一杯一杯鯨飲,不覺已罄謝智看見她這般冷漠的模樣,不敢相便道:「我肚子餓啦!要吃飯了。」

的玉鐲來,要和秦萍兒戴上。口裏還說道是一樣。」忙在懷裏,掏出一隻碧綠晶瑩娃一樣。」忙在懷裏,掏出一隻碧綠晶瑩妹已是我家的人了,那玉鐲遲早給你,也人自醉。謝智歪斜醉眼,哈哈笑道:「萍 燈前酒 ,未有帶來。」 ,正是酒不醉人

> 人愛的寶物 細意觀看,摩挲不忍釋手 ,抄手奪過,就在燭光之下 ,那罕世的奇珍 1日蜀光之下, 早然是人見

映出 生 原來那翡翠玉鐲通體透明,在火光下 心刻有一鳳 ,揚首飛鳴 栩栩如

一隻,不知失落何處。」 謝智指着那玉鐲 「玉鐲本來是一雙的 得意之極 寶,可是刻龍的 名叫『龍鳳玉 ,笑着說

,說不定是爲了這玉鐲才會丢命!」 嘴說道:「我不稀罕這些,淮南大俠劉褒 嘴說道:「我不稀罕這些,淮南大俠劉褒 東海採問究竟,又怕謝智警覺,故意抿 高强,誰會爲了一隻玉鐲,冒生命之謝智笑道・「女兒家怎麼多心,劉褒

險? 武功高强,誰會爲了 秦萍兒搖了搖頭 ,道: 「我就不相信

不清的說道:「剛才我不是說過嗎,爹爹的死訊,不是爲了玉鐲,是爲什麼?」 快意恩仇,才得了這隻玉鐲!」 的死訊,不是爲了玉鐲你的鬼話,江湖上早已 ,江湖上早巳傳言劉褒被人暗算

謝智 龍,竟然暗裏幹着傷天害理之事 秦萍兒心裏一寒,那譽滿江 ,又怎肯和他成親? 加對於

終身大事, 命?可是許婚謝智,已經不少時日,却後?是否許婚劉稼,是爹爹臨死之前的 自己沒有說過 ,既然許婚謝智於前 暗忖·我參半生江湖,闖出了 的美譽,爲什麼這般懵懂 許配謝智這等奸人?繼而轉念 ,怎麼又許婚劉稼之 把自己 「金陵 對亂

> 蹺 惱 0 ,對父親許婚謝智之事秦萍兒對自己的婚姻 , , ,起覺出有些蹊,越想越覺得煩

物 說 的 追。. 玉鐲 她决心不嫁謝智 ・「我祇要賞摯的愛情 ,便對這隻罕世奇珍 四給謝智手上,

的嗓音,叫说 在此時, •「你不要 , ----幌 我要好了。 , 响起沙啞 哈

,很像是染了瘋癲的師兄沈羽。頭散變,目露兇光,滿面泥垢,兒壯頭瞧去,竟和那人打個照面幌眼間,玉鐲巳落在那人手 打個照面,那人披 沈羽。

之聲 4,已到了客店門外。 她站起身來,正待追去,那時,哈哈

··「玉鐲被人搶去了!玉鐲被人搶去 秦萍兒搖撼着醉態可掬的謝智,焦急

了!」 "所人逃向那裏?追!追!」一躍起身 "所人逃向那裏?追!追!」一躍起身 ,追出門外。 秦萍兒心裏嘀咕,也幌身奔去。 秦萍兒心裏嘀咕,也幌身奔去。

活堂的角落裹,响起冷哼一聲,一個 老太婆,手扶拐杖,站了起來,口裏喃喃 就道:「未到謝家堡,已有好戲瞧了。」 原來這老太婆,正是毒娘子簡慧芳。 她在半途上遇見劉稼和秦萍兒之後,便趕 去謝家堡,不料路過長安,便在客店酒堂 去謝家堡,不料路過長安,便在客店酒堂 去謝家堡,那智二人。把謝智酒後失言,說

簡慧芳雖有毒娘子之稱 ,但對劉稼却

奪過那玉鐲! 知,因此也跟 時 也跟踪謝智追了出去,要把聽到謝智的話 口,打算伺機 即,找劉稼說

物髮道 破 ,燈火掩映下 謝智和秦萍兒追出 衫之人,在小攤檔 遠遠望見人叢裏,那披追出大街,轉過一條街 ,拿了 人家的食

奔行速度,好容易追了幾條街道 城郊之外 街道上不少來往行人 ,却阻緩了謝智 巳追到

秦萍兒在後追來,高聲叫道:「沈羽已距離那披髮破衫之人不到一丈之遙!」

你不要我要!」 你不要我要!」 你不要我要!」 你不要我要!」 ,停身一站

一掌向那

地上,竟然尚能翻身躍起,一溜披髮破衫之人肩頭劈落。 溜 **上烟的向山** 掌,摔翻

前二後 ,追逐

停下, ,他和那人距離二三十丈左右,謝智,跑過不知多少山崗樹林,仍然沒有由初更一直追到三更,已奔行了七八由初上,宛如流星趕月般奔行。

幾聲哈哈,在轉過一度山脊之後,直奔入坡髮破衫之人邊奔邊嚷,有時却打出二人已經氣喘吁吁,額上冒汗!

心急那玉鐲的 却把秦萍兒丢落在 失落 ,喘着大氣的 後!

> 沉沉 不甚綿亘 ,却有幾里。樹高葉密 的支脈 ,蜿蜒廻環,連綿不絕; ,山窪處的樹林, 林,雖然

嚷之聲,像是反奔回來,不 眼瞧去 又聽到那人叫 由緩下脚步

地劈出 出 , 果然 一幌巳來到謝智身前 一掌,箭般又向林邊小路狂奔 ,呆看一 **凌**小路狂奔。 泉看一眼,陡

遏 謝智一楞間・ ,退身避過 站住 ,巳是怒不可

老 住?」聲落人到 ·」聲落人到,竟然是兩個服裝怪異的 林邊响起冷如玄冰的聲音:「叫誰站

謝智吃驚的放眼看淸 智吃驚的放眼看清 那服裝怪異老

「闖進林子,偷窺我們練功秘密的,南屍嘿嘿幾聲,笑得宛如梟鳴,謝智心底發毛,站着不敢答話。 , , 是你:

麼?

裏生毛,竟敢在老夫的太歲頭上北殭怒道:「這是謝家堡的 謝智忙分辯道。 的小子,胆上動土!」

裏去了 时,披髮破衫之人的身形,只裹去了。」指着山彎的路上。

不追麼?怎捨得那用作聘禮的玉鐲,隨便不追麼?怎捨得那用作聘禮的玉鐲,隨便出落,雙魔一幌身向前追去。 話落,雙魔一幌身向前追去。 話落,雙魔一幌身向前追去。 一點黑影,轉入了山彎,倏忽不見! 大殭哼了一聲,冷冷說道:「臭小子 大殭哼了一聲,冷冷說道:「臭小子 大殭哼了一聲,冷冷說道:「臭小子 大殭咬?怎捨得那用作聘禮的玉鐲,隨便

握拳透爪 南屍北殭?門力不如鬥智! 怔然站着, 蹩扭得滿肚怒火! 一咬牙 ,恨恨說道:•「賽臥龍!怕什 挺胸膛

在三更過後,星月光影下,瞳至在三更過後,星月光影下,瞳 在草坪之上 幢幢人影 居大草坪

謝智箴步趕去 ,已經被人摔倒 一眼瞥見 地上 0 9

沈羽。 ,那披髮躺地之人 ,赫然是鐵扇書生

無翡翠玉鐲!

平了幾聲,沈羽祇是口裏喃喃 平了幾聲,沈羽祇是口裏喃喃 裏喃喃 ,不知

玉鐲就在這裏 「謝家

不是替人擋災?」
「這玉鐲是殺人兇證,前辈帶在身上,豈「這玉鐲是殺人兇證,前辈帶在身上,豈不是替人擋災?」

原來是一個手變的兇證。 二變的兇證。 二

那披髮破

他壯着胆子,竄入人叢之中 ,細意看

沈羽手上 ,此時已空空如 也

步走出 ,搖撼着沈羽肩頭 喝道

北殭冷澀的聲音說道:

謝智聞言 ,內心又驚又急 玉鐲落在

謝智怔楞萬分 分,失悔自造圈套,比一是殺誰人的兇證? ? 一

頂,全身抖顫。扭頭一看,原來是這一句話,在謝智聽來,竟如「這玉鐲是暗殺淮南大俠劉褒的兇那時一條黑影如飛縱落,接口

嘿嘿冷笑,說道: 毒娘子簡慧芳

子,你怎知道?」 「是麼!毒娘

蠲賜還謝家賢侄如何?」 何必淌這混水,看在兄弟 必淌這混水,看在兄弟薄面上,把那玉 大選中,地冥派掌門-禮,道: 九毒叟大踏 「蔡兄

要還玉鐲這般容易?」 一憑什

玉鐲嗎?」

・「那瘋子身上,還有藏笈圖絹,我們把
・「那瘋子身上,還有藏笈圖絹,我們把

瘋子沈羽的踪影 豈料九毒叟所指的 地上,陡地已失了 「地冥派掌門之

人,也會扯謊,哈哈!」 南屍桀桀怪笑,道: 九毒叟冷哼一聲,喝道: 「人來!把

奔去。祇剩下了痴胖婦人 那草坪前後,搜上一搜!」 地冥派隨來的弟子十多人 翠娘 應聲四 和這

少年書生 **叟率衆到來,他上前** 伯伯作主,代爲討回!」 小侄家裏寶物,正待拿來下聘,還望掌率衆到來,他上前一禮,說道:•「玉鐲 謝智驚魂甫定 ,這才看出 地冥派九毒

把玩着這隻碧光晶瑩玉鐲 北殭蔡寒冰仰面望着天際星光,手上 ,彷如未聞謝智

快些把這藏笈圖絹來換玉鐲吧!」 們討不了好。老夫給你 ·想和咱們兄弟破臉麼,嘿嘿!看來你 南屍孫延年瞧了謝智一眼,道:「小 一步餘地,那麼!

走!

他不待九毒叟和謝智答話

,喝道:

横裏拐影一抖

(裏拐影一抖,攔住了南屍北殭雙魔便扯了北殭一把,待要離去。

褒的 白衣少女一 **坳來路上** ,道:

般叱喝。

2的「七巧拐」,拐頭噴射毒氣,但此時却對毒娘子有些忌憚,那.北殭驕橫慣了,那能忍受別人這

南屍北殭驕橫慣了 毒娘子簡慧芳叱道:

就是怕她的

.苗疆雙怪的少年人。」 傾之後,又道:「在江南望潮小築

那

相見之下,白衣少女看見劉九玄門白衣少女和丫環翠菊!不料就在鄂陜交界的官道上,正想取道前往金陵,尋訪秦萍 在場諸人,聽到白衣少女這幾句話, 不自禁心生寒意,因爲望潮小築這一戰, 不自禁心生寒意,因爲望潮小築這一戰, 不相取道前往金陵,尋訪豪萍兒踪跡。 不料就在鄂陜交界的官道上,碰上了

見,來作聘禮,恰當之極。你們兩個老頭是維南大俠家傳寶物,送給金陵神君的女

要來何用?」

北殭蔡寒冰一

幌手上的玉鐲,哈哈說

影站着的秦萍兒,說道:「龍鳳玉鐲,

IE

毒娘子簡慧芳回拐一指身後那苗條身

雙凡一齊飄退兩步,南屍笑道:

,就得任她擺佈!

,你也想插上一手麼?」

,你寫什 你為什麼還不服下『還容丹』,貪這面目,猝口問道:「望潮小築之事已相見之下,白衣少女看見劉稼仍是醜 好看麼?」

道: 「這

笈』的藏笈圖絹。毒娘子,這樁買賣「這隻玉鐲,老夫就是要來換取『十

你也可以公平交易!

就在此時

瘤纍纍的 面上,低頭不語 劉稼不期然伸手一 摸那血

**「就是在望潮小樂,打在下耳光的那位路上,有沒有遇上秦萍兒?」又補上一句半晌,吃吃一番,才問道:「姑娘在

個瘋子身上懷有藏笈圖絹?」秋波跟着一個綠衣丫環翠菊。

秋波

(波一轉

環掃衆人一眼

草坪之上,原來是九玄門的

是九玄門的白衣少女,手一條白影,輕飄飄的縱落

挾着昏迷過去的瘋子

身後還

白衣少女酸溜溜的隕道。 少女忘記了秦萍兒的模樣 句

廟之前,看見沈羽在劉稼手上,奪去了姑娘搜過他身上的嗎?」九毒叟確曾在地冥派掌門九毒叟接口問道:「怎麼

你不答復我的問話! 不禁臉上一熱,說道:「丢失了!」 劉稼定神過來,才想起白衣少女的說

便套在下不孝不義之名。 慍色,道:「翠菊姐姐

色,道:「翠菊姐姐,怎般蠻不講理

劉稼陡然被翠菊這們

頭叱罵

就一 輩子做醜怪面目的人好了 翠菊笑道:「還容丹都丢 「還容丹都丢失了 挑

忽 白衣少女水伶伶的俏眼,怔視劉稼要是心腸善良,面目的美惡何必重視! 但你却 劉 輕嘆一聲,說道:「你的話說得極是 劉稼毫不動容的爽朗答道:「爲人主 稼不明她言外之意,手撫自己滿佈 也有吃虧之處!

面目,那你心愛的秦姑娘,怎會捨你而去小築之後,就服下『還容丹』,回復本來小築之後,就服下『還容丹』,回復本來血瘤的臉上,望住白衣少女,目光惘然。 了面目

胡裏胡 目,及時服下還容丹,致被那中年乞兒便令得劉稼心生後悔,自己不重視恢復 劉 塗的把那丹丸丢到水裏去 語中 肯 擊着劉稼的骨節眼上 自己不重視恢復面

認命 要受如 翠菊 菊一**抿**嘴,道:「我就不信你如此 此折磨,還有何說!」 一樣長獎一聲,道:「這是註定在下 不心急恢復本來面目嗎?

色 ,朗聲答道:「在下所心急的是探査仇 劉稼醜怪的臉上,泛現豪氣干雲的 容貌如何 ,並不放在心上!」 容

白衣少女被他豪雄氣概,血性至情 連連點頭,臉上流露憐惜之意!

,却 對白衣少女一使眼色, 一把油嘴 說得老是好 回過頭來

> 請罪,求取還容丹幹嗎?」 對於孝義兩字,這般認真,還不向我主人翠菊又轉過臉色,咭咭笑道:「旣然

來,在下恢復了本來面目,難道就變成孝 劉稼滿臉惘然之色,說道。

,四處奔走,受盡櫛風沐雨之苦,義字何改變面目,使到秦姑娘反要尋訪你的踪跡孝道何在?身受金陵神君托孤重任,却因 在?你說!」 手刃父母血仇,又不重視父母所授身體 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你既不能 翠菊正容說道: 自古道。身

深重, 說道: 時改過,眞是感激不盡!」 ,姐姐的教言,使在下頓開茅塞,及之。「在下愚魯,却不知所犯之罪如此這一番話,劉稼聽得悚然動容,抱拳

劉稼伸手接過「還容丹」,急忙服下吧,還在此和那刁鑽丫頭鬥嘴。 ,把小紙包拋到劉稼面前,道:• 白衣少女「噗嗤」笑了起來,纖手 「快些

,跌坐運功調息。 ,急忙服下

瘤完全消失,已經恢復本來的英俊面貌 一週天運功過後,站起身來,面上血

却探聽得和你血仇有關的消息 白衣少女說道: 「我們這趟潛 入謝家

• 「姑娘所看到的玉鐲,是否和這隻一,取出刻有龍形的玉鐲,遞了過去,問 劉稼聽得又驚又喜,忙在貼身來腰帶

那

幅

道:「謝文龍手持的玉鐲 那隻一樣。小心收藏懷裏 白衣少女看了碧光晶瑩的玉鐲一 , 我們得趕速前 眼

少女主婢二人,連夜趕到終南山南麓山崗 劉稼把玉鐲收回腰帶之內 ,跟着白衣

點制了沈羽穴道。 子沈羽狂奔而來,白衣少女猝然出 那時, 就在那山路之間 地冥派的門下弟子蠭擁追到 ,碰到了 披髮破衫的 手

之聲,刷刷响起。 團團圍住白衣少女和劉稼三人。刀劍出鞘 那爲首的黑漢喝道:「識相的放下那 咱們地冥派不是好惹的 0

的幾個黑漢,悶哼連起,躺下 • 「這些都不是好人 白衣少女抿嘴一笑,回頭對劉稼說道 說話間,一掌劈出 ,劉相公和翠菊,把 地來。 ,近前

被劉稼和翠菊一陣拳掌, 縱到了草坪之上。那一羣地冥派弟子, 個不留 白衣少女一幌身,三幾個起落,巳躍 幹得乾淨俐落 却

手幌 全身血脈質張,剔眉睜 玉鐲 劉稼趕到草坪之時 一眼瞧見玉鐲, ,要白衣少女用藏笈圖絹父換之 「無敵寶劍」嗆哪出鞘,霎時寒 誤會就是殺父仇人 正是北殭蔡寒冰 縱步上前 一個

,一式天元門絕技 劍指北殭喝道。 「萬元歸宗」 「納命來!」 」聲落劍 萬千

自己兒子的性命,那顧得江湖道義

攻守

謝文龍却挨了九毒叟一掌,人影一分音的悶哼响起,九毒叟挨了謝文龍一

人影一分

刀 9

主管

經辦員

謝文龍依然擺着前輩身份

裝出鎭靜

跛後退

道。「劉老弟,我們還有

劍影 直向北殭身上單落

濺 般 的劍光, ,飛摔草地 慘號聲起,北殭未及出手, 削下持着玉鐲的右臂,血花 已爲掣電 四

劍的 怎能不 之勢,恁是如何兇殘歹毒武功高强的人 |成力,具有雷霆萬鈞之威,先擊奪人||於萬元歸宗的一招絕學,配合着無敵||使被削掉右臂?確實是出人意外。這 北殭蔡寒冰的武功,已是江湖上聞名 的黑道一流高手, 魂離魄散,失招濺血-怎麼在劉稼一招之

止制血流,扶他坐到地上 ,替他點制了「風府」等六個肩頭穴道 南屍孫延年扶住了北殭痛得抖 顫 的

能不心頭發狠 關切連心,看到北殭傷在劉稼劍下,怎 南屍北殭雙魔合夥數十 ,出手拚命 年, 稱兄道弟

血債血 他熙熙怪笑幾聲,踏前數步, 償,我們的過節是結定了 喝道

到臨頭 親 血 劉稼怒哼一 仇兇證。你們也是江湖漢子,怎麼事 「不錯, 還想賴賬? 血債 · 情血償,這玉鐲就是我父聲,劍指地上斷臂朗聲說

寶物 來那 是他的仇人?這是最愚蠢的事,他後退一 步,指着謝智說道:「那謝家堡的 惹禍上身,如果和那少年拚命,豈不自認 南屍聽得心裏一凉,後悔搶那玉鐲 和他算賬好了! 向我們索還玉鐲,說是他們家傳 小子趕

退下 ,見風駛舵,交代過去,悄然

身上 ,口裏叫道: 嬌呼聲起,一條苗條人影 「劉相公!我找得你好 ,撲到劉稼

也來到這裏。 陣喜悅 ,握着秦萍兒的手 道:

且 去。欷歔了一陣,才道:

咬牙 的 你向他探查好了!」 說道:

先把那玉鐲拿回再說-

想走過去交給劉稼。陡覺前後兩度掌勁 襲來,吃驚閃身退避。

兩人距離二丈開外發掌, 兩股掌勁接上,嘶風有聲。

殺 謝智臉 你要說個明白,在下紙找仇人,不想杜

「這是少爺下聘禮物 謝智己經胆寒心顫,仍是狡猾 ,與你何干?

劉稼却被他的說話 信以爲眞,

站過一邊,在下正要憑着玉鐲,找出仇

秦萍兒遲疑倏忽,幌身拿起玉鐲,正

原來翠菊正和地冥派九毒叟鬥上一

九毒叟是掌擊秦萍兒,而翠菊却代她接

劉稼指住地上的斷臂說道: 「秦姑娘

的說道

劉稼劍眉軒動, 一揮無敵寶劍,叱道

身後响起了白衣少女的嗓音, 漢道:

你你

秦萍兒滿臉驚喜之色,倐忽沉下

互以掌風相搏

「你說不說?

「我不知道,你待怎麼樣?」謝智恃着九毒叟幾人在場撑腰

他心情激動, 時找不到適當之言

沉

劉稼瞥見撲來那人,正是秦萍兒

「秦姑娘

「那玉鐲是由謝智拿來給我

上,喝道:「那玉鐲從那裏得來 劉稼兩度目光,宛如利劍,注

心 「儒弱之人,怎能報得血仇!」

智肩頭之上。 智撲去,左掌一記「滄海搏龍」,疾抓謝 他不想傷害謝智的 劉稼聽得心頭一動,疾幌身形,向謝

真兇仇人, ,疾點劉稼左掌腕脈 謝智旋身避開掌勢,撒出 因此棄劍不用 性命,原是想查出 ,祇用左掌。 鐵扇,一翻

穴道 謝智身後 連忙展開了「七步迷踪」身法,一閃到 此刻劉稼心急報仇,那會和謝智游鬥 ,併指點制他的背心 「神堂」

劉稼一 謝智與蹌幾步 劍抵住他的前胸,喝道: 就得血濺劍下

說玉鐲來歷,

是家父給我的, 謝智滿臉蒼白,聲音抖顫 不知怎麼來歷。」 ,答道:

劉老弟劍下留手 就在這時,响起沉雄的聲音叫道: ,有話好說!」

齊縱到 四五丈外 謝文龍和沈定源二人

也沒有看視在場諸人,急忙向劉稼那裏縱 此刻, 謝文龍心急救援兒子的性命

麼事,你們要動手拚鬥? 注視劉稼一眼,裝出笑臉 沉,說道:「你想要兒子 **道**:

得保性命 劉稼臉色一 ,就要把得到玉鐲之事 實事實

猾,陰險歹事勺」「學血債,今日東經事發了,但 ,陰險歹毒的人,事到臨頭 巳經知道了十 謝文龍陡然聽到這幾句話 多年前,殺害劉褒夫婦 但他是老奸 ,祇想救 ,大吃一驚 巨這

98-04-43-04

戳 郵 局 心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幹得

收據號碼: 單欽存金儲撥劃政郵 址住名姓人欵寄 號帳欵收 新 13165 臺

幣

壹

仟

何

元

整

-

52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

整字) 期

請注意: 局先以電話通知劉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欵人負担。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欵,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一、帳號、戶名及寄欵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発誤寄。

可請存象

他高擧尚在滴血的寶劍,跪在 九毒叟已受刀傷,怎能躲避得開 陡然濺血劍下 劍光又起,正在和簡 地上 9 熱 號帳欵收 13165

九毒叟

,惱怒自己把血案說穿,已搶先發

刀

射謝文龍面門

,九毒叟一

韶

「分筋錯骨掌 柄飛刀

年

填胸悲憤,幾乎失去理智。他盡提內文母流血的慘事,血脈衝激,雙目盡

話才說完,白光一幌,

跟着劈到

謝文龍也非弱手

一掌。他已然知道,以前同夥合謀的謝文龍也非弱手,一滑步,便避過這

式「心猿未動」,「**意**馬巳馳」

抖起無敵寶劍

「萬元歸宗

一 紀 學 的 兩 是 是 內 勁

寒光如虹,疾劈九毒叟身上

主管

經辦員

毒叟一人幹的

漢也不說假話,當年令尊那段血案,是九

得來的

及三丈之處,怒目橫眉

注視過

謝文龍硬下心腸,要把殺害劉爽夫婦

的,可是,謝· 承認。不錯!

謝文龍却是主謀

,沈定源也有

劉褒夫婦性命,是老夫出

手

份。

劉稼

仇人的招認

宛如看到當

高嗓音大聲叫道:「大丈夫作事,

九毒叟滿身濺血,仍能苦撑疼痛,提

,全部推到九毒叟身上。便道:「老

龍循聲看去

陡然瞧見九毒叟站在距

說到這裏,身後

响起一

聲冷

離文

經氣絕

命交情 的模樣,

看在老漢面上

一, 饒過小兒一

命段,救

摔

後一口氣,叫道:「劉老弟,你」倒地上,痙攣抽搐,痛苦萬分,

痛苦萬分,他提

是九毒叟—

言畢巳

「分筋錯骨掌」

記頭

名戶欵收

武

俠世界

雨

辰

書

報

社

戳郵局辦經

查存心中撥劃由聯本

也是由九毒叟那裏

-仇人-

反正,玉鐲之事,

怒從心起,撒下腰刀

,竟和九毒叟纏鬥

起

慧芳厮鬥的沈定源

無毒不丈夫,謝文龍勢成騎虎,

也是

聲慘叫,已被劍虹劈成兩段

劉稼更不停手

· 謹以仇人之血,祭奠在天之 祇有秦萍兒一 孩兒今天 起鐲 98-04-43-04 單知通欸存金儲撥劃政郵 址住名姓人欵寄 新 臺 幣 名戶欵收 壹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 雨 肆 武 辰 佰 俠世界 書 元 報 整 52 社 期 戳郵局辦經

V92

深仇大恨一般,使出都是重手招式,各以

那時九毒叟和謝文龍兩人,竟然像是

來。

着拐勢劈去。兩人就此接上了手,

拚鬥起

見到秦萍兒手上戴了那下

- 聘禮物-

仰望着黎明天際冉冉彩雲: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

,本單不作收據用

蓋顏含笑,若不勝情。兩人相偎在

人扶住他的身體。草坪上一片靜寂。

劉

待到他清醒過來之時

陣哀傷,竟然昏迷過去

沈定源怒不可遏

,翻手抽出大刀,

叱道:「滿身罪孽,還敢多嘴。

話猶未丁

,毒娘子簡慧芳一拐向他掃

麼怕那姓劉的小子

自相殘殺!

沈定源高叫道:「兩位請住手

我們

淚

滾滴,

悽聲禀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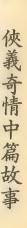
「爹!

媽!

得報血仇

戶帳交寄後帳登心中撥劃經聯本、一

開撕勿謝但寫填必不聯此欵存人本戶帳、二



只是一個陷阱。

一很好

」樓天豪冷笑。「也不杜

,並没有出錯,他們也顯然並没有發現這

我一番心血。」

三絕書生接說道:「有一件事只怕場

主

要將她截下來……

三絕書生道:「我後來雖然知道,但 樓天豪道:「你是說我女兒月香?

够爲了一個人而破壞所有的步驟?」

樓天豪斷然道:一你没有做錯,怎能

三絕書生道:「只是…

當然也可以不要一個女兒。」

樓天豪笑截。

「我可以不要一個女婿

三絕書生道:「你只有一個女兒。

樓天豪淡然道:「不是我要她去送死

前文書至秦玉聽,月香準備將郭勝就地埋葬,發現他還有氣

那種毒烟的出現,他們掩飾得很好,連枚塲的人都不知道,樓天豪和三絕書生來到一處 的藥箱取出,仔細檢查,雖然藥味大但並不是毒烟,三人雖然心内揣測這不過是雙獅堂 高山上會面,商量如何擴張勢力,獨霸江湖: 知晓……而事實上樓天豪,三絶書生這時候巳離開天武牧塲,毒烟是三絕書生製煉的 、排教的主力,集中在追查藥箱是否眞是毒烟,而這個悶葫蘆仍需要囘去問樓天豪才能 前文提要: 息脈搏,用冷酒將他潑醒,原來他不是中毒,三人再將埋在土裏

誤

攻黃金谷

,以塲主的人力財力,再建造一個那樣的三絕書生道:「若是真的再有所需要 樓天豪大笑。「不會有的了。

你助我一臂之力,人力財力便再大也是無 地方還不簡單。 樓天豪大笑不絕,一會才道: 一没有

用。」 三絕書生道:「我們這樣合作下去

不出半年便可以雄霸江湖。」

「秦玉聰怎樣了?」 樓天豪道:「也許更早。」一頓接問

趙安一行跳崖殉死則已經肯定。」 三絕書生搖頭道:「没有他的消息 樓天豪無言點頭,三絕書生接道:「

中毒烟陣

生。」

之前先跟我說一聲,根本就没有這件事發

她心目中若是還有我這個爹爹,在動身

亦難逃刦難。 金銀雙獅木天行迫殺趙安等人之後,分作 |撥,秦玉驄不遇上倒還罷了,否則只怕

她都應該跟你一說。」

手策綠玉杖,幽靈般立在那邊的三阿

三絕書生點頭。「這也是,不管怎樣

有些犧牲,到目前爲止,我們的損失仍然 樓天豪道:「一件大事要成功,總要

出來。」

的一個人也就是你,連你也說不聽,還有

樓天豪目光一轉,道:

「她唯一害怕

,没高没低的,也是我一個看不穩讓她溜 姨即時道:「這個孩子自小便給我寵壞了

道眞正的毒烟向這邊送來亦不無可能。」 肯定那只是疑兵,當然,他們旣截下又知 人已聚在一起,可見得他們若非决定放棄 集中全力向這邊追擊便經已將人截下, 三絕書生道:「現在排教雙獅堂三撥 樓天豪點頭笑道:「只要他們向這邊

追來便成。」

三絕書生道:「我一切按照計劃進行

是……」

這個胆子。」

三阿姨說道:「我應該會想到的,只

要跑出來是可以,問題是誰也想不到她有 總不能將她當做囚犯一樣,當然,知道她 誰能够?說到看穩她更是没有可能的事

說來幹什麽?」 樓天豪截道:「事情都已經過去,還

定

排教雙獅堂等一網打盡。」 書生,道:「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將 三阿姨沉默了下去,樓天豪囘顧三絕

對可以忍受,看來我們還有時間再打點一

這應該没有問題。 三絕書生道:「他們正在向這邊趕來

小心謹慎的人。」

三絕書生撫掌道:「場主果然是一個

阱便可以發動攻擊。」 三絕書生點頭道:「只等他們踏進陷 樓天豪間道:「一切巳準備好了?」

够? 樓天豪接問道··「毒氣的份量是否足

再加上這部份當然是無懈可擊,但我們 事實亦來不及將那部份納進銅管內送走 三絕書生道:「山谷那兒用去了部份

不出來?

不出來?

樓天豪也是若無其事,對於月香的生

有發生過的一樣。

眉字間一抹傷感,三絕書生則是什麽也没

愼一些總是好的。」身形一動掠了下去。

樓天豪道:「成敗在此一戰,小心謹

三絕書生三阿姨左右跟上,三阿姨的

是萬一令千金落在他們的手上,他們以此 力,要解决還不簡單。」雙獅堂剩下來的應該已不多,憑我們的勢 三絕書生沉吟着道••「惟一可慮的就 樓天豪笑道:「越簡單却是越好。」

發動攻擊的時候便攻擊,不管什麽人落在 楚,這件事只許成功,不容失敗,在應該 來要脅…… 樓天豪笑容一飲。「我已經說得很清

他們手上。 我還有什麽話說?」 三絕書生道。「塲主旣然有這個决心

我已經瞭如指掌,場主大可以放心。」 三絕書生道: 樓下豪道·「希望没有選錯地方。」 「那種毒烟的性能現在

陷阱還有多遠?」 樓天豪再問··「排教雙獅堂的人距離

可以盡量利用地形發揮毒烟的威力,排敎 月香没有落在排教雙獅堂的人手上

有三個天武牧場的弟子。 ,終於給排敎的弟子抓起來,除了他,還趙安却是始終擺脫不了排敎雙獅堂的追踪 九個活下來,逃亡惡鬥中又死了五個。 他們從懸崖跳下,墮進急流中,只有

到底是人多勢眾,將他們活捉生擒。 排教的弟子知道硬來不成,轉用陷阱

破裂,没有毒烟洩出來,只是已嚇了木天 行以及排敎的弟子一大跳。 並没有拋下那個箱子,惡戰中那個箱子已 趙安他們一心要將解藥送囘去,所以

確不像中毒,才放胆着令弟子將箱子弄開 木天行當然動疑,看清楚趙安他們的

裏載的差不多,木天行這種老江湖怎會瞧 箱子 裏載着藥草,與秦玉驄那個箱子

樓天豪大笑,說道:一這個距離我絕 T

卑鄙,製造毒薬爲禍江湖 怕死,有問必答,只是痛斥排教雙獅堂的 性漢子,他們怎會與木天行合作, 9 暗中毒害樓天 也不是

的中毒是什麼囘事。 但細看他們的神態,再細想一路上發生的 事情,與那箱藥草印象, 立時明白樓天豪

會合。 面趕赴天武牧場,在路上終於與金銀雙獅

道三絕書生是故意讓他發現,已安排好了動,只是用飛鴿通知其他人趕來,却不知 恐三絕書生一夥携帶着毒烟,不敢有所行 的行踪,因爲左右只有那三四十個人,又 得很辛苦,他好容易才發現三絕書生一夥

他們會合的時候,距離陷阱已很近的

在他們追上秦玉驄之後, 箱子的作用,又或者三絕書生早有安排 目的在分散他們的注意,但除非知道那個 而秦玉驄顯然給蒙在鼓裏,只是一個餌, 兒那種高手中毒之後也只有等死的份兒, 個箱子載的絕無疑問是那種毒烟,連冤眼 秦玉驄便會將箱

「已不足三里!」三絕書生說得很肯 不出 ,再一問趙安四人,更就什麽都清楚

豪。 趙安四人不惜跳下懸崖,當然都是血

木天行最初也以爲他們在胡亂說話

他一面用信鴿與雙獅堂的人聯絡,一

一個陷阱等他們踏進去。 金獅仍然在追踪三絕書生一夥,追踪

獅不由又懷疑自己的判斷。 最先趕到的是銀獅,聽他那樣說,金

子弄開,與他們同歸於盡或者什麽,否則 從銀獅的說話判斷,秦玉驄携帶的那



L 路, 乎没有必要將一箱毒烟交給秦玉聽帶着 除非那種毒烟巳太多。

木天行看見有異,及至問清楚銀獅生不田一陣疑惑如墮進五里霧中 然後木天行趕來了,看過趙安那個箱子 想到這個問題,金獅便不由毛骨悚然

們並不難迫問出他們所說的是否事實。 銀獅不由插口 亦不由疑惑起來。 終於道。「趙安四個在這裏,我 道 「我所說的可全是 _

事實 子所載的也是這種藥草,郭勝的中毒也許 木天行點頭。「我懷疑秦玉驄那個箱 情形我們却似乎不必再多此一擧。 金獅撣撣手 阻止銀獅說下去, 道 L_

重視。 只是一 他似乎没有可能那麽久還不倒下。 金獅道 種感覺,以那種毒藥的藥性來推測 「這個問題我們也不必這樣 L___

至於他們 秦玉聰目: 是爲了要三絕書生能够安全到達天武 金獅道:「樓天豪所以這樣做,當然 木天行點頭道:「我們只要知道趙安 是自願抑或被騙與我們無關。 的是在引開我們注意便足够了 牧場

去。 子已經傷亡慘重,完全失去反擊能力 子大學出擊, 金獅接問道:「那些天武牧場的弟子 我們留在牧場附近監視的弟 「已經有消息天武牧場的弟 0

在他們出擊同時離開牧場往東面去, 在他們出擊同時離開牧塲往東面去,據撤囘牧場,但另一羣天武牧塲的弟子却 銀獅道: 「他們並没有追殺前去,

跟着又有什麽學動?

說是以樓天豪爲首。

地方?」 金獅接問:「他們路上有什麽特別的

,監視他們的人相信已被發現撲殺。 金獅道: 「看來樓天豪是要發動攻勢 「這是我們得到的最後的消

息

的

壇。 靈通,應該知道排教總壇現在只是一座空木天行乾咳一聲道:「以他們的消息 銀獅道。 「東面是排教總壇所 在。

佈置毒烟陷阱等你們囘去?」 銀獅道。 「難道他們竟然是要在空壇

我們一網打盡。」

我們一定有消息,我看那也是一個陷阱,我們一定有消息,我看那也是一個陷阱, 雖然龐大,總不能殺盡附近的人,否則 的在誘我們向東面追去,在途中設伏將 木天行搖頭。「不可能, 天武牧場勢

伏? 金獅說道: 「那邊有什麽地方適宜埋

地方。」 三天早上必須經過七星峽,那是最適合的 木天行道: 「我們若是直往東行 9 第

們跑到一半突然發難, 檑木滾石,足以令我們傷亡慘重。 金獅頷首道:「不錯 峽道甚長,壁立如削 便没有毒烟,只是 ,他們若是等我 七星峽乃是天

點兒,很難將峽道完全封 經過,從來都没有考慮到有被襲擊的可能 不是一件易事,所以一直以來我們在那裏 木天行道:「要將檑木滾石弄上去也 頓接道:「只要的確是峽道長了

金獅道:「若是用毒烟,則只需將峽

内。」

也是說可以盡量發揮毒烟的威力。」

不及,將他們迫墮峽下。則我們大可以攀山反撲, 「可惜七星峽易守難攻,否

樣? 木天行接問:

木天行說道:

金獅道: 「那兒是四戰之地,

爲數不少。」 木天行道: 「只是那兒有一羣居民

烟下可是與我們一些關係也没有。 木天行微笑道。

木天行道:

「這是一個好辦法,就是行不通。」

上 里

來說應該是最適合的攻擊地點。

「不過我們方面只怕也難免有些犧牲 「那羣居民若死在毒

中不是有部份弟子仍然不知道那羣人携帶 金獅道: 「這應該没有問題,我們之

木天行囘頭看看跟在後面不遠的 一羣

「毒烟在峽道內不易散發

「三絕書生那邊的情形又怎 殺他們一個措手

趕快一些在三里內隨時可以將他們追 金獅道: 一我們現在離開他們不到

谷とし 一那邊不遠不就是黃金

對我們

錯。 將他們携帶的毒烟引發或者毀掉,倒是不 <u>__</u> 金獅沉着聲。「這却是在所難免。」 木天行說道·「若是犧牲一些人能够

着毒烟?」

弟子,道:「將那些弩箭交給他們, 會放心得多。 他們

金獅大笑道: 「好辦法。

7 不是樓天豪那種人,現在已經非常接近的 銀獅看看他們,道:「我們本來好像

弟子 黄金谷並没有黄金,所指 「最低限度我們已經學會了出賣門下 」木天行的笑容令人不寒而慄。 X

的時候, 有一種黄金的感覺。 成遠比附近的耕地爲大,每年當是稻米,那兒的泥土非常肥沃, 谷中的居民並不多 那兒的泥土非常肥沃,稻米的收谷並没有黄金,所指的黄金其實 整塊谷地一片金黄色,的確令人 也只 有二十來戸 稻米成熟

客人非常友善 足食,了無牽掛,絕少鬧情緒,對過路的 人家,自成一村, 守望相助, 因爲都豐衣

有的,所以那二十來個天武牧場的弟子匆 金谷便是大市集,當然問問路要碗水喝是 匆走過他們也不以爲意。 過路的客人却甚少留下來,因爲出黃

的注意, 書生的裝束,他們受命樓天豪要引開敵人 夥,只是衣服相同,還有一個完全是三絕 個包袱,他們並不是三絕書生帶着的那 却不知道到底是什麽囘事, 那二十來個天武牧場的 也知道所謂敵人就是排教雙獅堂 弟子都揹着 更不知道走

便安全,他們 所以趕得很急,看見谷口 樓天豪會經告訴他們只要走過黃金谷 也當然都希望能够安全走過 齊都鬆

聲勢驚人 在他們 們後面趕來,數以千計,浩浩蕩蕩,木天行金銀雙獅一夥也就在這個時候 後面趕來,

將屋子 排教雙獅堂一夥没有理会屋子的門窻關起來。 些人家雖然不 知道 不約而同工厂歴事,也工 也平

谷口 武牧塲弟子的排敎雙獅堂弟子巳搶先趕到一羣被蒙在鼓裏,準備伏擊他們這一羣天

以這種聲勢追殺前去,算準了天武牧塲三谷附近的形勢後作出的决定,他們是準備那是金銀雙獅木天行仔細研究過黃金 能够將他們完全殺盡,亦可以引發那些毒,然後他們的人突然撲出來突擊,就是不 絕書生一夥在出其不意之下自會往前急奔

矛暗器襲擊下 但到 底被動, 在排教雙獅堂弟子一陣長場弟子的反應也非常敏銳 迅速給殺掉大半。

個 排教雙獅堂的弟子隨即 自然簡單,很快便將之完全砍倒。,也有百多人,這時候十多個對付款雙獅堂的弟子隨即從藏身的地方 們是完全不知道箱子載着毒烟那囘

子給劈碎 事 心盡量避免損及箱子 殺人還要將箱子搶過來, 知道箱子裏 載着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他們都 很 箱 除

箱子什麽也没有, 將箱子拾起來 他們都覺得很奇怪

V96

去。. 事份,也没有可 下來,盡可能學 是怎樣,却也都没有忘記自己是什麽他們都很想打開其他的箱子,看看裏 盡可能將箱子搶到手,完整的送回 没有忘記金銀雙獅木天行有 命令

的管 箭 種 毒烟便洩出來 鏃,却縛着松節銅管,松節在燃燒箭的箭桿比一般的長上一尺,桿頂也就在此際,一排火箭突然射至 蠟封也就在火中熔化 1、給封在銅管內,松節在燃燒,銅二一尺,桿頂没有 那

排教雙獅 毒烟瑰麗繽 堂那些弟子捲去 陽光下有如彩網, 向

齊皆 他們 上變色, 也總算聽過有 驚呼閃避 關毒烟的事, 立時

得非常迅速,而且吸入很快便發作。燃着有些麻煩,致命的是那種毒烟,蔓避,就是射中也不會致命,只是衣服給 火箭到這個距離力道日盡, **塔烟,蔓延** 花衣服給火

彷彿 陶 到毒發的時候却是一個個滿面歡欣,十多個,看見毒烟他們都面露驚恐之那羣雙獅堂排敎的弟子不到片刻便倒 醉在什麽環境中

遠的 早已發足狂奔 當然大亂, 呼救連聲 那些距離較

都

臉 着 倒下 的怪異之色, 奔着有些突然停下 由恐懼而驚訝而歡呼然停下來,手舞足蹈 9

巳倒下了 足 半 那 來的 的有些日開始手舞好教雙獅堂的弟子

眼睛 這邊金銀雙獅木天行等看見那的追在那些排敎雙獅堂的弟子 那些毒烟繼續擴展組 見那場厮殺

> 都已被殺盡,也來不及施放那些毒烟, 解决,那些天武牧塲的弟子出其不意之下,看到厮殺後平靜下來,都以爲事情已經 得不又提起來。 鬆過一口氣,那知道一顆心才放下

不亦

下突然大亂,到看見那團七彩繽紛的毒烟 那些手下巳一個也不剩 他們看不見那些火箭 9 全都倒下 却看見那些手

一不會錯的了。」 「是那種毒烟! 銀獅不由自主的倒 木天行驚呼失色

木天行苦笑說道:「他們當然不會那千萬小心,不要弄破那些箱子的了。」 金獅嘟喃道: 一該死的 ,我早就吩咐

來。 樣做,但箱子在敵人手上, 也當然小心不

手, 竟真的載着毒烟 也没有大夥人前去。 金獅歎了一 口氣。 幸好我們没有親自動 「想不到那些箱子

絕。

决了整個危機,算下來還是非常便宜。」 難逃 金獅沉吟道:「看情形他們的確是全 木天行道·「損失了百來個弟子 送封數了。

我看 銀 獅道: 輕功最好仍也難以逃出來。 「看那股毒烟便知道了 L--以

此之外, 金獅道: 道 ,我也想不出他如何能够一下,也許那些毒烟就是他施放的道、「也許他已經研究出解藥 •「不知道三絕書生如何 何?

子將我們的人弄倒 除倖

從留園弄出來,他就是保留着那條方子,不會太多,否則三絕書生也不會諸般辦法企獅道:「看情形那種毒烟數量應該

諸武林,已經够他們麻煩的了 以監視。 可以解决牧場外圍的防衞,轉而將牧場 在短期內應該也不會有作爲,而在短期內 我們就是不能够毀去天武牧場, 金獅道。 木天行接道:「我們就是將這件事公 也應該 加

,我們要抓幾個他們的人證明這件事 一最好就能 够這樣,危機

應該也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重創他們 我們可以考慮在附近佈下陷阱埋伏,再次 牧場的人應該也不會在七星峽逗留多久 木天行道:「没有了毒烟援助,天武

金獅道: 一我也是這個意思。

出 又道。「看來那該是毒烟的大部份了。 其不意向我們襲來,不難令我們死光死 金獅目光一轉說道: 銀獅一直在看着那邊的毒烟,這時候 「若是傾盡所有

否則也够麻煩的。 木天行道: 一也幸好我們距離較遠

我們就是再看一會才離開也不遲。」 銀獅大笑道:一那股毒烟移動得很慢 金獅道。 一我們也該離開的了

只是那附近的生機,要全絕了。」 木天行道··「那股毒烟似乎已停止擴 金獅道: 「也没有什麽好看的。

那個三絕書生玩這種毒烟有傷天理,始終 金獅笑笑道: 「這未嘗不可以解釋是

還不算太壞, 木天行大笑道··「也是說我們這種人 還有好幾年好活。」

金銀雙獅亦大笑起來, 破空聲驚呼聲

也就在這個時候劃空傳至,他們循聲望去 便看見 金獅一眼便看出那些箭絕不可能射到。

地面 他們的身上, 瑰麗的 便巳聚結成團 麗的毒烟從銅管散發出來,未落在些箭還在半空銅管蠟封便已全給燒 但再看清楚,面色便變了。

木天行目光及處,變色道:「我們上

是餌,毒烟其實是由箭射來的? 金獅道:「我們那些人撲殺的難道都 木天行道: 「應該就是了, 否則那來

這許多毒烟? 然是由後面那些屋子內射出來。 金銀雙獅再看,赫然發覺部份的火箭竟 說話間,更多的箭巳射落地面,木天

金獅目光一轉再轉,道:「我們怎麽

叫連聲 已經方寸大亂,銀獅更亂,左看右看, 三個人最有主見的一向是他, 現在他

木天行嘶聲道:「我們闖!」 「那邊闖?」金獅反問

的圍 角度顯然都經過選擇。 木天行四顧,發覺已經在毒烟重重包 曳着毒烟的火箭繼續射來,每一箭

粘 但已經够他們心驚魄動的了 巳着地的毒烟迅速擴散, 那距離他們最少還有二三十丈距離, 變得更大更瑰麗逐漸向當中接近。 一團與一團

是 個陷阱,我們現在巳踏進來,没教的把冷汗,銀獅有些瘋狂的叫道:「這木天行額上汗珠紛落,金銀雙獅亦捏

光也變得靈活,迅速的四下搜索。 金獅給他這一嚷,反而鎭定下來,目

那種毒烟非獨不瑰麗,而且是恐怖。 銀獅接嚷道。一一他們本該在七星峽設 木天行目光隨着移動,在他們的眼中

這個人非獨有勇無謀,而且受不得驚伏的,怎麽跑到這裏來?没可能的。」 底的恐懼披露無遺,影响到旁邊的人。 嚇,現在非獨已没了主意,更將那一份心

亦你爭我奪的向裏頭靠攏 更加驚恐,亂成了一片,在外層的這時候 雙獅堂那些弟子看見頭兒也這樣, .堂那些弟子看見頭兒也這樣,都爲之。獅木天行當然不受影响,可是排敎

延遲多久?」 木天行看着大搖其頭。「這樣又能够

的也 木天 行再四顧一眼,突然問道:着慌,他們怎能不恐懼。」 金獅道:「不能怪他們,我們做頭兒

有辦法了?」 「你

木天行反問:「往那一個方向?」 金獅道。「只有往外闖。」

中雖一然 然遠,仍可以分辨得出是二男一女,其 個男的作書生裝束。 那邊山坡的一塊巨石上立着三個人,

金獅戟指道:「那邊!」

三絕書生?」 木天行目光一轉道:「莫非那個就是

站到那麽高,又這樣鎭定觀看?」 「應該就是了, 除了他,誰還有資格

木天行道:「那個立在當中的當然就

是天武牧塲樓天豪的了。 金獅道。「除了他應該也没有其他的

也瞑目的了。

個够本,兩個是有賺!」 木天行一怔,大笑道:「不錯,

身亡。」

太多,只要將呼吸閉住,再仗着一身內力開,我們現在衝去,接觸毒烟的機會不會 的問題。」 ,衝到他們面前一拚生死應該不會有太大

接一聲暴喝:「走! 廣闊,便不會再有機會 現在再不動身, 」當先疾掠了 超過的了 0

,緊跟着疾奔向那邊,當然又是爭先恐後只道頭兒已然發現了一條生路,齊聲吶喊 亦掠了上前,那些排教雙獅的弟子看見, 混亂之極。

然省悟,

到發現危險的時候,

却往往已經

快便已到了毒烟的範圍,金獅閉着呼吸放盡,有如箭矢般,一落隨即又射出, 金銀雙獅木天行没有理會他們 ・一落隨即又射出 出,很

衝上

人能够立在那個位置。」

要能够將他們殺掉一個半個,那就是九泉「我們只要是找樓天豪三絕書生算賬,只「是那一個又有何關係?」金獅道:

們只怕還没有衝到他們面前,便已經毒發銀獅插口道:「可是那些癱烟……我

霉烟散佈的範圍更 一金獅 出去。

仍然是當先衝進去。

好走

木天行輕功最好, 幾個起落已越過金 木天行接問••「那個女的又……」

木天行緊跟着, 銀獅一見那敢怠慢,

的

生死存亡關頭,他們已没有第二條路

拚一

木天行道: 那 些霉烟現在 方開始散

木天行硬着頭皮跟着,銀獅苦着臉亦

來到了霉烟邊緣,却不由停下

裹起來。 變得更繽紛美麗, 毒烟七彩繽紛 木天行也懂得把握機會, 隨即又合攏,將金獅 迎着金獅的來勢散開 掠向金獅位

置,以爲那邊的毒烟被金獅衝散,怎也安 流帶動,非獨散得快聚得快,而且更濃盛 全得多,那知道毒烟被金獅身形移動的氣 幸好他已經閉上呼吸

睛都閉上。 銀獅大吼一聲,跟着衝進, 甚至連眼

進毒烟內,並没有中毒的反應,爭先恐後 紛紛衝進去。 排教雙師堂的弟子看見二個頭兒都闖

爲美麗而去追求爭奪也許有些聰明的會突 外表,所以一般人也非常容易上當, 織成一幅既没有規則又非常美麗的圖案。 據說一般劇毒的動物都有非常美麗的 毒烟因此而激盪起來,色彩變幻 只因 , 交

性發作,也令人有一種美麗繽紛的感受 美麗繽紛,叫人看得舒服,就是吸入後毒 來不及躲避。 這種毒烟絕無疑問就是這樣子 ,非獨

進地獄去,那當然是不知道毒烟含有劇毒 一般人也就帶着這種美麗的感受飄墮

這當然會死得很痛苦, 抗拒這樣毒烟的接近, 知道的却不是這種感受,他們當然會 完全没有那種美麗 會運起內功阻止,

的感受。

非担撕破美麗的外表,給看到惡毒的一面 人洞悉眞面目,對某人當然不會再留情, 而且會採取行動。 這就正如一個心腸惡毒的人發現被某

然便不會再有美麗的感受,到發覺被報復 ,強弱懸殊,也當然是痛苦恐懼,兼而有 在某人來說,由洞悉那一刻開始, 當

之。 金銀雙獅木天行內功比較那些弟子好 ,除了恐懼暫時還没有其他感受。

的痛苦。 毒烟之後,痛苦的感覺便來了,前所未有 闖入毒烟之前已經有恐懼的感覺,在闖出 那些弟子與金銀雙獅木天行一樣,在

身上都帶着彩烟。 他們慘叫,掙扎 ,一個又一個倒下

那一段距離,已足以令排教雙獅堂那些弟 中毒毒發。 這邊的毒烟遠比任何一邊都要濃闊

金獅一闖過便知道又上當 9 但後悔巳

經來不及, 離開了毒烟,他没有停下 只有硬着頭皮前闖。 ,繼續往前

身形一直保持那份迅速,如箭離弦。 木天行也一樣有上當的感覺,到底是

老江湖 在毒烟包圍中,他們其實都應該看出

那許多。 **圍,方寸便大亂,再看看見樓天豪三絕書** 生那邊現身,報仇心切,更加不會考慮到 毒烟的厚薄分佈情形,可是發現被毒烟包

謀毒計,他們是算準了對方發現爲毒烟所 三絕書生樓天豪那邊現身當然又是陰

V 98

死定了 那看見他們現身,怎還不撲來,這一撲便困,一定會手忙脚亂,自以爲必死無救,

的弟子在侍候。 死人無異,何况毒烟之外,還有天武牧塲絕不會有,就是能够衝到他們面前,也與 施放,經過這一段毒烟而不中毒的人應該 他們已經將大部份的毒烟集中在這邊

的都露出得意的笑容,只有三阿姨例外 居高臨下,他們看得很清楚, 很自然 0

没有再做這件事,這當然因爲她太清楚樓次,而當然被樓天豪拒絕,之後她便完全嘗試過勸止,用很婉轉的說話,却只是一 天豪的性格。 一直以來樓天豪的事她都知道,也曾

麽久,到現在才暴露出來。 這樣性格的人,怎能够將真面目隱藏得這 他討厭別人干涉,更討厭別人給他添脈煩 有時三阿姨也很奇怪,好像一個樓天豪 樓天豪决定了一件事,絕不會改變,

太多,不會傷害太多無辜的人。 勸說他什麽,惟有暗中祈望事情不會鬧得 只想到他這份耐性,三阿姨便不敢再

也不懂得應該用什麽方法告訴他。 止,樓天豪仍然不知道她對他的感情,她 女人一樣,不敢做一些令人不高興的 ,也不敢披露自己的心意,所以到現在爲 她的性格很善良,他就像一般善良的 事情

都放在稱霸江湖方面。 得她的心意,也許就因為他已將整副心神 樓天豪絕對是一個聰明人,却是不懂

他事情,三阿姨多少是有這種希望,所以在稱霸江湖之後也許他便會留意到其

碎而可能有影响的麻煩。

是一個很有用的人,也逐漸肯定她的忠心 變得很簡單,樓天豪也不能不承認她實在 ,將一些比較重要的事交給她處置。 她雖然不喜歡,但從不會拒絕,無論 有她在旁邊很多看來頗爲複雜的事都

書生。 智武功事實亦在其他人之上,僅次於三絕 什麽事交到她手上也總能够處理得很好 樓天豪不覺巳將她引爲心腹,她的才

值得信賴。 在樓天豪的眼中她當然比三絕書生更

是另一種關係 不介意, 這一點三絕書生也瞧得出,可是他並 在他的心目中,樓天豪與三阿姨

看來都很難確定,三絕書生雖然聰明, 不出,不用說其他的了 方面的經驗却不多,連少女少婦他也分辨 這種關係除非經驗很豐富,否則裏面 這

確。 來擬定,事實也證明樓天豪的判斷非常準的威力,但毒烟的如何分佈却是由樓天豪 方法是他提供的, 對毒性他却是瞭如指掌,施放毒烟的 也大約估計得出毒烟的

沉 ,這一次仍然不由不對樓天豪再重新估 三絕書生早巳經知道樓天豪的城府深

木天行越過毒烟能够支持多久?」 樓天豪只是問:「以你看, 金銀雙獅

毒烟,那種毒烟便能够從他們肌膚的毛管 ,再閉上呼吸,可是只要他們的肌膚接觸 三絕書生道: 「他們應該會運行眞氣

滲進去。」

會被他們的內力將部份迫出來。」 樓天豪道:「這當然數量有限,而且

闖過我們的人阻攔,縱然來到我們面前 也絕不是我們的對手。」 經足够,以我的判斷,他們越過毒烟,再 三絕書生道:「只要有小部份進去已

的了。」 樓天豪道:「那是說他們還能够動手

誤 下三成,就是我隨便也能够將他擊倒。 三絕書生道。「一身本領却最多只剩 樓天豪說道·「希望你的判斷没有錯 __

可是他們未能够當機立斷。」 散發之前動身,應該有六成本領剩下來 毒烟的毒性,他們若是在第一批毒烟開始 三絕書生道:「没有人比我更熟識那

呆着不動手。」 的,可是我們有那麽多人侍候着,總不會 有六成剩下來,應該可以將毒迫出。」 三絕書生道。「若是有時間應該可以 樓、豪道:「以他們的內功修爲,若

成本領到底有多厲害的了。」 樓天豪道··「那現在是要看他們的三

是没有中毒也不會是我們的對手。 三絕書生道:一若只是他們三人,就

好 樓天豪道。「事情當然是越簡單就越

將一份毒烟留下來。」 三絕書生恍然大悟的。 一可惜我忘了

下三成本領,拚了命也不足爲懼。 樓天豪道:「不要緊,他們若是只剩

(未完・十一)























祁耀南, 奔而來,

子,這十一個人是以准揚派門人的身份來宋友仁,七弟子居義方和八個初入門的弟

離,晚上來了一個黑衣老婦于嬷嬷要同他倆一起離開安慶,先到太子廟會齊公孫龍等人 給公孫龍,二人作會心微笑跟大夥來到目的地,他們竄上樹林遙望萬松山莊的動靜 雕開免露出破綻,丁劍南旣同她有指月爲盟, ,說明谷主派她前來帶領他們去黃山萬松山莊增援淮揚派祁耀南的,一行人來到大渡口 丁劍南遇見一少女說是五雲門逢總管有一紙團請代交給方如蘋,丁劍南伺機將紙團交 **耐文提要:** 方如蘋是五雲門的弟子,二人可謂是堂師兄妹,因此叫他早日 前文書至薛慕蘭經過盤查一番, 心心相印,勸她改邪歸正,亦不想同她分 知道丁劍南是五行門的弟子

「妳只管放心,我會小心

老兒是主人,他總應該早些來才 在快二更了,還不見他們的影子 些人辦事眞不牢靠,說好二更天到 只聽于嬷嬷又在自言自 的道: 今晚祁 的

來了,祁老兒還真準時。 過了一囘,只聽她又道:「唔,總算

堂首席長老澄心大師, 長老一起行來 陽,和一身道裝的道乾長老, 丁劍南凝目看去,南首正有 和他師弟榮宗器, 走在最前面的正是淮揚派掌門 六合門掌門人范子 陪同 身形高痩樊 少林羅漢 一行人疾

漢子 後還跟了五個一身勁裝,腰圍一方白布的 傳信的兒子准揚鏢局總鏢頭滕立言,他身 稍後是一個一身編素的年輕人,是滕 ,可能是淮揚鏢局的鏢頭了

最後是迷仙岩的三弟子孫翊,五弟子

邪正互争持

白的有 是以除了一身勁裝,腰間也束了一方

長老和樊長老是什麽人呢?」 丁劍南忍不住低聲問道: 「這位道乾

薛慕蘭低聲道:「谷中長老, 他這話没有用 「傳音入密」 不是

的掌門人…… 是九宮門掌門人的師兄,樊長老是鷹爪門派掌門,就是某一門派的長老,道乾長老 他們按江湖過節,向萬松山莊投帖了呢 「嘘!」 于嬷嬷嘘道。「快別作聲

文來遠便目停 孫翊立即越衆而出,走了上去,伸手 祁耀南率同一行人走到離萬松山莊大 步,他左手朝前一舉

叩了三記銅環。 此時夜色已深,一片靜寂,這三記銅 了,過没多久,兩扇大門啓處,一「噹噹」直响,裏面的人自然很快

環叩得 個老管家模樣的人 就聽到了,過没多久,兩扇大門啓處, 睡眼惺忪,目光一注孫翊,問道。「年」老管家模樣的人,手提燈籠,走了出來

輕人,你夤夜叩門,有什麽事嗎?」

樊掌門人,九宮門道乾道長前來拜訪。」 漢堂澄心大師、六合門范掌門人、鷹爪門 萬啓岳,就說淮揚派祁掌門人和少林寺羅 孫翊冷冷的道:「老管家你進去通知

位掌門人稍候,小老兒這就進去通報。 中「啊」了一聲連忙陪笑道:「小哥請幾 那老蒼頭聽說有這許多人前來拜訪莊 他不待孫翊再說,急匆匆往裹奔了進 一時之間没有聽出孫翊口氣不善,口

000000000000000

也没有準備。 這情形,一望而知,萬松山莊是絲毫

管公孫乾,另外是兩名莊丁,手挑燈籠, 稍後,是一個年輕人,他兒子萬少岳和總 萬松山莊的主人,當今武林盟主萬啓岳, 一起迎下階來。 大門中匆匆迎出三個人來,當前一個正是 這樣足足過了一盞茶的工夫,只見從

完,連連抬手肅客。 近來遲,萬望恕罪,快請裏面奉茶。」說 哥、樊老哥,道長諸位連袂寵降,兄弟迎 陪笑道··「祁老哥、榮老哥、大師、范老 萬啓岳一脚跨下石階,就連連拱手

啓岳陪同, 進入大門。 祁耀南沉着臉没有說話, 一行人由萬

他莊中去作甚?」 兩口茶,才哼道:「馬上就要動手,還到 于嬷嬷拔開水壺塞子 ,又咕咕的喝了

住一個理字。」 范掌門人作證,自然要先禮後兵,才站得 薛慕蘭道··「祁掌門人有澄心大師和

于嬷嬷道:「對,先禮後兵,没……

糊的道: 「老婆子: …」她忽然打了個呵欠, 口齒迷迷糊

資主落坐。一名莊丁替大家送上茶來。 「祁掌門人,大師、

夤夜光降,不知有何見敬?」

這點要求,萬大俠不至於拒絕吧?」 ,不知犯了什麽十惡不赦的大罪,值得你退出江湖,息隱林泉,已經不問江湖之事 矩步, 覺得大師兄死得不明不白,准揚派幸甚, 兄的家屬口服心服,俯首認罪,不再使人 罪有應得,也可讓淮揚派門人弟子和大師 萬大俠能够當眾宣佈大師兄的罪狀,如果 萬大俠搬出金劍令,把他處死,祁某希望 闡揚正義,祁某大師兄滕傳信,一生規行 ,從未和人有過過節,五年前金盆洗手, 學,選爲武林盟主,執掌金劍令,爲武林 事要向萬大俠請教,萬大俠曆各大門派推 祁耀南點頭道: 不錯,兄弟正有一 除了曾担任准揚鏢局總鏢頭三十年

位道兄,兄弟和滕老哥也有過數面之緣, 耳聞,聞言連忙抱拳道:「祁掌門人, 令,把他置之於死地?」 對他爲人,亦所素稔,兄弟怎會傳出金劍 淮揚派滕傳信遇害之事,萬啓岳早有

掌,不是你傳出的金劍令, 榮宗器道••「金劍令是由萬大俠所執 難道還有第二

劍令, 死滕老哥的金劍令,自然是假的了。 却曾在江南一再出現,兄弟既没有發出金 令固然是由兄弟所執掌,但假的金劍令, 萬啓岳朝他苦笑了笑道:「真的金劍 也没有殺死滕老哥的理由,那麽殺

假的?」 榮宗器道:「你怎麽知道那金劍令是

仇恨,江南分壇和敝莊的火倂,鷸蚌相爭同出一轍,主要是企圖挑起貴派和敝莊的限令江南分壇退出江南,所用手法,幾乎 來的金劍令,幾可亂眞,但却是鷹品,此南,選怒到兄弟頭上,兄弟曾索看他們持就是有人持金劍令要他們十天之內退出江 兄幸勿輕信才好。」 人以假金劍令殺害滕老哥,又以假金劍令 此人可以坐收漁人之利, 南分壇的人 萬啓岳含笑道: , 夜襲敞莊, 他們的理由 「半年前,有一批自 祁掌門人、榮

推得一乾二净了嗎?」 推諉之言,就可以把害死大師兄的陰謀, 一凝,說道:「萬啓岳, **凑,說道··「萬啓岳,就憑你這幾句祁耀南忽然發出一聲悲凉的長笑,目**

殺害滕老哥,想必總有證據吧?」 萬啓岳依然含笑道: 「二位硬指兄弟

主討公道嗎?」 祁耀南道: 揚派,敢找上萬松山 上萬松山莊,向你武林盟「若無證據,咱們小小一

弟就洗耳恭聆。 萬啓岳微微一笑道:「既然如此,兄

滕傳信處決,貧衲和范掌門人因金劍令是 「明明是萬施主親手交給貧衲的,當時還 有六合門范掌門人在場,萬施主指派貧衲 和范掌門人前去揚州滕家莊執行命令,把 和范掌門人前去場外滕家莊執行命令,把 和范掌門人前去場外滕家莊執行命令,把 和范掌門人前去場外滕家莊執行命令,把 南道:「祁某差幸邀請了兩位證

處决之後,盟主應該把罪狀通知各大門派命令的人,只有服從,不得詢問緣由,故而就和徐掌門人趕赴揚州,把滕傳信處决。 照說被金劍令處死,在當時原屬極爲機。 照說被金劍令處死,在當時原屬極爲機 不得詢問緣由,故 乃是假 信的罪狀,還揚言殺害滕傳信的金劍令 以昭鄭重, 但萬施主一 直不曾公佈滕傳

以假冒,萬施主一口否認曾傳出金劍令,禪掌』和范掌門人的『六合指』却無人可范掌門人也可以有人假冒,貧衲的『般若 收漁利的,大概除了萬施主,不會有其喻過鷸蚌相爭,有人坐收漁人之利,這 劍令 的人了。」 事並不單純,就可以扯上少林寺, 范掌門人兩人的身上?淮揚派也許認爲此 那麽殺害縢傳信的兇手,豈不落到貧衲和 這場是非豈不就鬧大了,方才萬施主比 「金劍令眞者可以說成假的, 他口氣微微一頓, 的人是貧衲和范掌門人,也許貧衲和 大概除了萬施主,不會有其他 接着冷笑一聲又道 但執行金 六合門 坐

處决滕傳信老哥的金劍令是兄弟親手交這位登心大師說的話,范掌門都聽到了 澄心大師的 的,這還會錯嗎?」 范子陽道··「是你要咱們去殺死滕傳 萬啓岳目光朝范子陽投去 信老哥的金劍令是兄弟親手交給 , 范掌門人也在場, 對嗎? 問道:

齒道: 晚血債血還 說?先父和你何怨何仇?你要傳出金劍令 把他老-一萬啓岳,你這惡賊, 人家殺害,殺害了還不承認 ,我要把你碎屍萬段!」 現在還有何 9 4

> 份前來,自然紛紛拔劍,有人高聲喝道十一個年輕人,今晚是以淮揚派門下的局鏢頭也紛紛掣出了兵刄。由孫翊爲首 「咱們殺了這姓萬的,替老爺子報仇。」 個年輕人,今晚是以准揚派門下的身頭也紛紛掣出了兵刄。由孫翊爲首的他這一拔劍,跟他同來的五名淮揚鏢 一人喊出聲來,其餘的人就跟着起鬨 自然紛紛拔劍,有人高聲喝道:

新一點,兄弟還想問二位證人一句話。」 ,萬某就在這裏,不會逃走,諸位且請安 ,萬某就在這裏,不會逃走,諸位且請安 ,萬學岳不愧是領袖羣倫的武林盟主, 在然神色自若,雙手一搖從容說道:「大 放然神色自若,雙手一搖從容說道:「大 他聲音清朗,雖然說得不响,但每靜一點,兄弟還想問二位證人一句話。

師不知是從那裏來的?」 澄心 萬啓岳朝澄心大師拱拱手問道:

「貧衲自然是從少林寺來的了 萬啓岳朝范子陽問道:「范掌門人呢 0

大概祁掌門 果真如此,這坐收漁人之利的 長笑,說道:「如果兄弟料得不錯,二 怕是從迷仙岩來的吧?不但是二位 萬啓岳忽然仰首向天,發出一聲嘹亮 人一行,都是從迷仙岩來的了 ,還會是

的 什麽不對?」 ,殺害先父的是你, 滕立言喝道:「不論咱們是從那裏來 我爲父報仇,這有

没有不對 萬啓岳道·「滕世兄爲父報仇 ,但如果其中有人說了謊,眞正岳道:「滕世兄爲父報仇,固然

靜下來。
人的耳中都被震得嗡嗡作响 得嗡嗡作响,一下果然肅,雖然說得不响,但每個

大師被他問得不由一怔, 說道: 一大

?可是從六合來的嗎?」 范子陽道:「不錯。」

萬某嗎?」

殺害滕老哥的主謀又不是萬某,滕世兄就 算殺了萬某,你父仇是不是算報了呢? 滕立言聽得不覺一楞!

衲會是主謀嗎?」 澄心大師臉有怒色,喝道: 「難道貧

才有人是在說謊。」 道。「但萬某也有三位證人,可以證明方 人是在說謊。」 「大師當然不是 萬啓岳從容含笑

個子稍高,的老和尚, 當前兩個是身穿黃色僧衣 他話聲甫落,屛後巳走出三個人來。 澄心大師問道: 俱是滿面皺紋,連牙齒都没有 前面一個中等身材, 「你的證人是誰?」 後面一個 形容枯槁

武當派的清塵道長。 老道人,祁耀南等人幾乎全都認識,那是 是後一個却是貌相清癯的老道人,這 ,屬着嘴唇。

很久没有見到大師了。」 清塵道長也稽首還禮,說道··一日有 澄心大師合十道: 一道長請了 **L**

識他們 個枯瘦黃衣老僧,在塲的人,沒有一個認塵道長也都是索讓,互相寒暄。只有那兩范子陽、祁耀南、道乾道人等人和清 自然也沒人和他們招呼了

主持少林寺羅漢堂,你說貧衲是從那裏來澄心大師不屑的哼了一聲道:「貧衲問道:「師兄是從少林寺來的嗎?」 中等 師兄是從少林寺來的嗎? 身材老僧雙手合十,朝澄心大師

的?

道: 大師。」接着伸手一指身形稍高的老僧間中等身材老僧合十道:「原來是澄心 澄心大師看了那身形稍高的黃衣老僧 「不知大師可認得這位師兄嗎?

滕立言聽得雙目盡赤,鏘然拔劍, 切

見過 眼 ,說道 . 只是一時想不起來了 ,貧衲好像那裏 0

寺達摩院,你居然連同門數十年的師兄都首席長老澄一師弟。貧衲澄慧,忝主少林 不認識了?」 在少林寺見過的了 中等身材老僧藹然笑道:「那自然是 ,他就是少林寺戒律堂

,就是寺中僧侶,平時也很少看到也門的,因此這兩位長老很少和江湖同道接的紀律事宜,這兩種工作,平日都是對的紀律事宜,這兩種工作,平日都是對修武功事宜,戒律堂負責僧侶和門下弟均由羅漢堂負責,達摩院主持僧侶們的 無怪大家都不識其人了 就是寺中僧侶,平時也很少看到他們, 因此這兩位長老很少和江湖同道接觸律事宜,這兩種工作,平日都是對內 少林寺和江湖各大門派的連絡事宜 戒律堂負責僧侶和門下弟子責,達摩院主持僧侶們的進

指如 胆敢假冒澄心師弟と一喝聲出口・シューを到澄心大師面前・沉喝道:「爾是何人到澄心大師面前・沉喝道:「爾是何人 堂首席長老澄一)却在此時,突然一步跨 鈎,已經閃電搭上澄心左肩。 那身形較高的黄衣老僧(少林寺戒律 假冒澄心師弟?」喝聲出口,右手五

没搭上左肩迅速一沉, 澄心一身武功豈是等閒?對方手爪還 右掌同時直劈出

震得連退了 澄一右手未收, ,兩步。 聲,澄一凝立不動, 左掌迎着直豎推出 澄心却 被

林心法, 掌上果然有些力道,可惜你使的並不 一沉聲道。 瞒得過江湖同道 「無怪你敢假冒澄心師 如何瞞得

指如 鈎,原式不變,左手當胸豎立不動。 口中說着人巳一步跨了上去, 右手屈

口中大喝一 上,雙手開闔,接連劈出三掌 澄心被震得後退了兩步,心頭一懍, 聲。 一我和你拚了! 」 身形不

V102

高僧, 孫翊大聲道: 去把他拿下了 「這兩個和尚假冒少林

仙岩初入門的弟子, 他這一喝,宋友仁,居義方和八個 都躍躍欲動 迷

「諸位施主,這是少林寺的事,捉拿假冒少林羅漢堂長老的賊人,與各位無關,請大家不可插手,否則萬一得罪了,諸位就大家不可插手,否則萬一得罪了,諸位就老和尚這聲洪喝如獅子吼,聽得孫郊老和尚這聲洪喝如獅子吼,聽得孫郊老相尚這聲洪喝如獅子吼,聽得孫郊

少林寺來的?」 澄 祁兄莫要上了他們的 心大師都不認識他們 當,這兩個老和尚連 誰知 他們是不是

帮着澄心說話了 他旣是奉谷主之命助拳來的 9 自然要

師弟 澄慧合十道··「樊施主認爲他是澄心

林年, 年,難道還是假的不成?倒是二位自稱少堂首席長老澄心大師,樊某和他相識二十 來的 樊元顯道: ,只怕未必可靠。 一他明明就是少林寺羅漢 <u>__</u>

和 師,就減少一個證人,這種手段不嫌太卑 你居然想釜底抽薪,那裏弄來了 假冒少林高僧,企圖先解决澄心大然想釜底抽薪,那裏弄來了兩個老 崍道乾道人大笑道: 一好個萬啓岳

雖是鷹爪門掌門人,也是迷仙岩的九位長 瀾的一說,孫翊等人因有樊長老(樊元顯 說成萬啓岳意圖減少證人。經他推波助 他這番話 和道乾長老的聲援胆子就大了 把兩位少林高僧對付澄心

> 雖然奉命以淮揚派門下的身份

萬盟主現在相信了吧?這些人有爲而來就在此時,只聽有人洪笑一聲道: 要給老爺子報仇。」 名迷仙岩記名弟子一齊高聲喝道: 「咱們 惟恐天下不亂!」 老爺子報仇。

經他振臂一呼, 宋友仁,

居義方和八

峒飛龍霍從雲,但祁耀南,樊元顯等人都,身穿藍布大褂的紫臉漢子,這人正是崆隨着話聲,從屛後走出一個四十左右 並不認識他

當的全力支援。

武功决一 之事, 咱們 助拳的人,早有準備, 耀南仰首大笑道: 勝負了 已經不必多費唇舌 · 「萬啓岳,看來 · 「萬啓岳,看來

手 岩來,本來就是有計 ,就請到大天井上分個高下也來,本來就是有計劃的行動, 萬啓岳也大笑一聲道: 「諸位從迷仙 也好 旣然要動

祁耀南重重哼了 去,在外面候教 亭, 揮手道:

> 及潍揚鏢局五名鏢師,孫翊等十一人先行當先和師弟榮宗器,師侄滕立言,以 退出廳去

道兄有何打算?」 老施主也是方外至交,不知對今晚之事, 「淮揚派替滕老施主報仇而來,道兄和 道乾道人朝清壓道長打了個稽首道

受人利用,完全變了質,這已經成為正邪然要替他找出真兇來,但今晚之事淮揚派施主相交數十年,滕老施主遇害,貧道自施主相交數十年,滕老施主遇害,貧道自 之爭, 貧道自然要站在正義這一邊了。

貧道是邪惡之輩了?」 清塵道長笑道:「正邪存乎一念,道

道乾道人臉色一變,

說道:「這麽說

兄自己心裏明白。」

貧道等人視成邪惡,貧道倒要向站在正義道能道人仰首道:「好,道兄旣然把 一邊的道兄領教領教了。

的人,自然有人奉陪,道兄請吧! 清塵道長含笑道:一今晚從迷仙岩來

聲, 霍從雲等人也已相繼走出 原來在兩人說話之間,萬啓岳、聞天

寺中,却要數戒律堂的長老武功最高了。高,戒律堂次之;但如論武功,整個少林莊、少林寺中以達摩院首席長老的地位最近未隨着眾人走出,他是在監視着兩人動拚搏的澄一和澄心兩人外,只有澄慧大師拼搏的澄一和澄心兩人外,只有澄慧大師

戒僧侶 就得由戒律堂擒囘治罪,長老們武功 出類拔萃,如何擒拿叛徒?因此凡是得由戒律堂擒囘治罪,長老們武功如侶的一個機構。如果少林寺出了叛徒因爲戒律堂是負責全寺清規,懲治犯

凝重,確是他全身功力所聚,掌風如濤記二掌,右手一收再發第三掌,一掌比一掌上了命,右手劈出第一掌,左手跟着發第一掌,右手劈出第一掌,连手跟着發第一次。他說的倒是不假,這囘真的拚勝出三掌。他說的倒是不假,這囘真的拚 發,接連劈出了三掌之波接一波的湧撞過來。

下了 他左肩抓落 一步。

師弟帶

漢子 澄一答應一聲,一手提起假 措派這塲過節也可以因此澄清了 l 澄慧領先 學步朝廳外行去一手提起假冒澄~ 心的 不完正, 不不上, 一面朝任東平島之。「祁掌門人平領大批 是榮二俠了?江湖局道。「任東平島經 是榮二俠了?江湖局道。」 一面朝任東平島道:「小子亮劍。」 一面朝任東平島道:「小子亮劍。」 一面朝任東平島道:「小子亮劍。」 一面朝任東平島道:「小子亮劍。」 一面朝任東平島道:「小子亮劍。」 一面朝任東平島道:「小子亮劍。」 一面朝任東平島道:「小子亮劍。」 一本下真没想到堂堂淮揚三俠中的榮二俠 ,竟然如此不懂江湖禮數,豈不辱没了你 樂二俠的名頭?」

是出大廳,淮揚派掌門人郭耀南、六合掌門人范子陽、鷹爪門掌門人變元顯、九宮門人范子陽、鷹爪門掌門人變元顯、九宮門長老道乾道人等一干人早已退到大天井門長老道乾道人等一干人早已退到大天井門長老道乾道人等一干人早已退到大天井門長老道乾道人等一干人早已退到大天井門大廊上,早已田莊丁們挑起十六盞風燈,一邊八盞把大天井照耀得如同白晝。 「佛河以下塲來了,今晚咱們是了斷兩家的節,祁某不自量力要先向你領教了。」

霍從雲大笑

對

下兄氣 氣得

走出 任東平 平拱手道:「小弟邊命你去陪祁掌門人比劃比 大步

劍寸面

「爾是何人?祁某要向萬啓岳領教,祁耀南聽得不覺大怒,朝霍從雲沉喝

聲,好像毫 三掌,忽 遙作勢,是悄悄揚了揚手,不帶絲毫風掌,勢道十分凌厲,但這第四掌却只是,忽然左手微翻,悄悄朝前印去。先前 好像毫無作用一般!

登一看他果然情急拚命,心中暗喜, 整蓬蓬大震,澄心功力究不若澄一深厚, 三掌接置,又被震得脚下浮動連連後退。 三掌接置,又被震得脚下浮動連連後退。 就在此時,澄一突覺一道掌力奇強的 就在此時,澄一突覺一道掌力奇強的 就在此時,澄一突覺一道掌力奇強的 就在此時,澄一突覺一道掌力奇強的 就在此時,澄一突覺一道掌力奇強的 就在此時,澄一突覺一道掌力奇強的

灣」,和「般若禪掌」也差相近似的陰功學」,和「般若禪掌」也差相近似的陰功學」,和「般若禪掌」也差相近似的陰功時,一閃而至,右手閃電般按上澄一胸口影,一閃而至,右手閃電般按上澄一胸口影,一閃而至,右手閃電般按上澄一胸口。一个一學,含笑道:「你這七步摧心掌如了他一學,含笑道:「你這七步摧心學如於一樣,可以不可能和「般若禪學」,和「般若禪學」,不是他自稱「般若禪學」,不是他自稱「般若禪學」,正是他自稱「般若禪學」,正是他自稱「般若禪學」,正是他自稱「般若禪學」,正是他自稱「般若禪學」,正是他自稱「般若禪學」,正是他自稱「般若禪學」,正是他自稱「般若禪學」,

擒龍手」在少林七十二藝中名列第七,登的是「十二擒龍手」中一記絕招,「十二不及,只得奮起左手劈出一掌。但澄一使 澄心這一驚非同 解得開?五指 小可 一落,已經一把抓 再待後退巳是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 澄心又驚又急

> 卸落,身向後仰,雙足一點,一個人急如用力朝前一推,喀的一聲,一條左臂齊肩,藉着右手按在澄一胸口尚未收囘,突然 離弦之箭,往後倒射出 去

」心念方動,右手五指巳經朝着澄心後•-「魔教殘肢大法,此人竟是魔教門徒卸左臂,乘機逃走,心中不禁一怔,忖 **愛空彈出** 後形

己面前,口中大吼一聲,飛起左脚,踢出又從地上躍起,只見澄一寶相莊嚴站在自但他一身功力確有過人之處,身子一挺,澄一彈指神通擊中,砰然一聲跌墮在地, 一記「撩陰腿」 · 右手隨着彈出幾縷肉

衲施展魔功!

朝向自己頭臉擊去,但澄

步跨到他面前,點出一指,把他制住。步跨到他面前,點出一指,把他制住。 是否經過易容?還是戴了面具?」 是否經過易容?還是戴了面具?」 是否經過易容?還是戴了面具?」 是不經過易容?還是戴了面具?」 是不經過易容?還是戴了面具?」 面具,這張面具製作之精, 若非小弟用

一聲

澄一大袖一揮,喝道:難見的灰絲襲向澄一雙目。 「你還敢對老

瞬間被他悉數震散,心知完了,還待躍起,才知自己一身功力,澄心被他這一記大袖打出一

口中說着,右手往下一指捺動,眞還看不出來。」

見是魔教門徒!不禁一怔,忖道,没想他竟然自

一彈指神通擊中, 澄心激射出去的-人剛掠近廳門 9 就

·點出一指,把他制住。 擊去,但澄一比他還快,一 7,日在這一日一個觔斗,

一 落, 嗤的

> 被他揭起薄如單學是一個被搓着捲起一層 被他揭起薄如蟬翼連着頭頸的一層面具。 撕開澄心胸前衣領,然後用手指往上搓 終於

頭的漢子,此時雙目緊閉,不理不睬。老澄心大師,而是一個貌相奸詐,四十出面目,他當然不是少林寺羅漢拳的首席長等到把面具揭下,已經露出了他本來 徐徐說道:「施主是什麽人?假冒澄心師「阿彌陀佛。」澄慧低喧一聲佛號,頭的漢子,此時雙目緊閉,不理不睬。

弟, 澄心留下, 9留下,在下怎會假冒澄心而來?」那漢子詭笑道。「不錯,咱們若不避心師弟想是落在你們手中了?」 咱們若不把

何處?」 澄慧問道:「你們把澄心師 第囚禁在

那人没有作聲。没有作聲,就是澄一道:「施主是魔教門下?」 那漢子道。 「在下不知道 没有作聲,就是默認 0 __

那漢子聞言臉上神色不禁大變,但却然也會釋放施主,不知施主意下如何?」上嗎?只要你們把澄心師弟釋放,貧衲自澄一道:「施主能和貴教的人連絡得

謀,他們的詭計不得而逞,萬松山莊和淮心積慮,早有佈置的陰謀,他們利用淮揚心積慮,早有佈置的陰謀,他們利用淮揚山莊的仇恨,就可以先向萬松山莊下手,山莊的仇恨,就可以先向萬松山莊下手,以要把萬松山莊擊潰,大江南北的武林同只要把萬松山莊擊潰,大江南北的武林同時證,可見今晚之事,果然全是迷仙岩處有靈,因此人被擒,可以揭開迷仙岩處 没有作聲。 澄慧道: 一此人假冒澄心師 弟 前來

是 學東擊西,鐵算盤發出的哪啷送群相撞之聲, 發出一片震耳欲聾的啷啷鐵珠相撞之聲, 發出一片震耳欲聾的啷啷鐵珠相撞之聲, 發出一片震耳欲聾的啷啷鐵珠相撞之聲, 發出一片震耳欲聾的啷啷鐵珠相撞之聲, 程東平前胸三處大穴。原來他這一招寬 性東平前胸三處大穴。原來他這一招竟是 聲東擊西,鐵算盤發出的啷啷之聲,只是 整東擊西,鐵算盤發出的啷啷之聲,只是 整東擊西,鐵算盤發出的啷啷之聲,只是 整東擊西,鐵了整發出的啷啷之聲,只是 整東擊西,鐵了整發出的啷啷之聲, 他身向左旋,右手一舉,連鞘長劍劃起一 他身向左旋,右手一舉,連鞘長劍劃起一 體內左旋,右手一舉,連鞘長劍劃起一 一齊圈入在圓圈之中,右手條揚,鏘的一 聲,長劍出匣,平胸劃出一道青虹,朝前 聲,長劍出匣,平胸劃出一道青虹,朝前 意時他右手金筆也隨着一昂之勢,幻起三 這時他右手金筆也隨着一昂之勢,幻起三 手鐵算盤這间没有一絲聲響,却如一道横 手鐵算盤這间没有一絲聲響,却如一道横 手鐵算盤這间没有一絲聲響,却如一道横 手鐵算盤這间没有一絲聲響,却如一道横 自己之意 榮宗器看

推出。

躍退了一步。 経宗器化了 樂宗器化了 這出鞘一劍,却把榮宗器逼得往後平身形跟着他左旋,便巳落空,但宗器化了一記鐵算盤和一記筆招,

這下榮宗器更覺臉上無光,老羞成怒 ,口中大喝一聲,一退條進,金筆鐵算盤 你別看他生得又矮又胖,面團團像富 你別看他生得又矮又胖,面團團像富 你別看他生得又矮又胖,面團團像富 不明看他生得又矮又胖,面團團像富 下方,自然以打穴爲主,這一施展開來,使 的盡是小巧功夫,左右前後,縱躍如飛, 的盡是小巧功夫,左右前後,縱躍如飛, 大兵双之用,因爲金筆長僅五寸,必須鎖 人兵双之用,因爲金筆長僅五寸,必須鎖 人兵双之用,因爲金筆長僅五寸,必須鎖 兩件兵刃上下飛舞 使出一,口中大喝一聲,一退條進這下榮宗器更覺臉上無躍退了一步。

是了。」他還是没亮劍。
是了。」他還是没亮劍。 劍,榮某要出手了。」 無得發青,尖笑道:「外子,你再不亮 只聽撒啷啷一聲大響,他左手撒出一 只聽撒啷啷一聲大響,他左手撒出一 只聽撒啷啷一聲大響,他左手撒出一 只聽撒啷啷一聲大響,他左手撒出一 一只聽撒啷啷一聲大響,他左手撒出一 一只聽撒啷啷一聲大響,他左手撒出一

> ,和事算 和他長劍每一接觸都震得榮宗器脚下浮動事,但怎知任東平劍上滿佈震力,鐵算盤算盤,這對榮宗器來說,本是求之不得之任東平右手長劍就是專找榮宗器的鐵 後退不迭。

長,豈不始終無法發揮威力?。無法和敵人接近,他手上金筆只有五寸記都點在他劍鞘頭上,始終無法揉身而入配點點的揮出,但不論你出手多快,每一個點點的揮出,但不論你出手多快,每一個點點的揮出,但不論你出手多快,每

平的對手。

平的對手。

正又一記的震退,論武功他實在不是任東

就算盤只要和任東平的長劍接觸,都被一

出的金筆記記都被任東平劍鞘接任,左手 這一情形,榮宗器自己心裏明白,站

也没使過殺着,好像要使榮宗器知難而 好在任東平除了把他震退 , 並未追擊

類鐵算盤子像一陣暴雨,朝任東平激射過盤響起撒哪哪一陣急響,十三檔,九十一站起身來,左手手臂忽然 帛] - 1 文開外,身形落地,雙脚往下一瞬,等也人力道都猛,他一個矮胖身軀被震出去一人力道都猛,他一個矮胖身軀被震出去一之多,但聽「噹」的一聲金鐵大響,榮宗之多,但聽「噹」的一聲金鐵大響,榮宗 ,眨眼工 這對榮宗器而言, 身形落地,雙脚往下一蹲,等他 夫,兩人已經打出二十七八招 自然是極爲難堪之

十一顆鐵算盤子又是同時發出 雙方距離旣近, 榮宗器出手又快, - 委實使人

他遇上的是任東平 ,往往仗它反敗爲勝, 這一手乃是榮宗器生平最拿手的絕招 例無虛發;但今晚

鐵算盤子一齊圈住,朝地上瀉落, 算盤子給劍鞘一點,突然囘頭反射過去。 但聽「 鐵算盤子射來之時已經極快, 他劍上好像有着一 叮」的一聲輕響,最後一顆鐵 股吸力,把九十顆 再經任 左手一 長劍一

自 那知笑聲未落,突覺右肩一陣劇痛,不以為萬無一失,口中不覺發出尖聲怪笑 啊」了一聲。 榮宗器一下射出九十一顆鐵算盤子

東平劍鞘一點,速度自然更快了

快速,一下已站在榮宗器的面前 「江湖上還稱你金筆鐵算盤,你却只會 不會接, 顆也接不下來?」 任東平幾乎比飛囘去的鐵算盤子同樣 在下接下了你九十顆,你却 ,微哂道

制住了穴道,動彈不得,自然由得你榮宗器早已被他反敬囘去的一顆鐵算

返入鞘中,然後右手一把抓住榮宗器肩頭 隨手往右一抛,喝道:「你們把他擎下 任東平話聲一落, 右手長劍鏘的一聲

把他按住, 個人像皮球般被抛了過去,莊丁們立即 右首廊下早就站着八名莊丁,榮宗器 押了下去。

平落到師弟面前說話,師弟依然一動不動 把榮宗器抛起,一時心頭大急,身形一幌,心知不對,就在此時,任東平一探手已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祁耀南看到任東

朝任東平直撲過去。

的勁風從橫裏撞來,正好擋在自己身前 急切之間,只得凌空發掌, 他吃虧在身在空中,臨時發掌,最多 那知他堪堪撲起,突覺一道強猛無匹 朝前劈出

人被震得往後飛出七八尺遠,才落到地上只能運起四成力道,兩股掌風乍接,一個 眉老者, 從肩頭撒下長劍,瞋目喝道:「閣下一再 學目看去,這發掌之人正是那個紫臉濃 咱們就比劃比劃!」 (霍從雲) 心頭不覺大怒,抬手

霍從雲雙手一攤,洪笑道。「蓋某兵 他究是一派掌門,不肯失了身份。祁耀南喝道:「你使什麽兵器?」 霍從雲大笑道:「蓋某正有此意!」

器就在這裏。二 好!」祁耀南長劍一領,使了一招

掌風如濤,撞上祁耀南一片劍光,祁」呼的一掌,迎着劍光直劈過來。 人,咱們最好速戰速决,少便些花招了。 霍從雲雙手一合,大笑道:「祁掌門「春雲乍展」,一片劍光飛洒出去。

不知是何 連三劍 劍嗡然有 耀南立時感到對方掌勢沉重,震得自己長 心念轉動,手上長劍一緊,刷刷刷一 來歷,竟有這般沉猛的掌力!」 聲,心中暗暗吃驚忖道:「此人

「這還差不多。」 雙掌開

連續劈刺而出

范掌門人要找人動手,兄弟可以奉陪。」 河水不犯井水,你以爲武當派可以唬得住 范子陽怒笑道:「年老哥, 乾坤圏年嵩昌迎着范子陽・説道・・一

起頭陣來了?」 是一派掌門,怎麽為虎作倀,替迷仙岩打 年嵩昌大笑道: 范子陽,

昌,咱們那就不用多說了。」長劍一擧范子陽聽得勃然大怒,喝道:「年 迎風劈出 「年嵩

動上了手 圈相擊, 霍地一分, 揮手發招 兩

陪如何?」 人樊元顯,

兵双,而且鐵柄之内安裝了機簧,只要一双中極爲霸道的兵双,不但可以鎖拏敵人五隻鷹爪箕張如鈎,尖銳鋒利,是外門兵 人百步之内,是樊元顯仗以成名的利器。按機括鐵爪可以當作飛抓,可發可收,取 人百步之内,是樊元顯仗以成名的利器 他「很好」二字出口,鐵鷹爪陡然揚

發,舉劍就刺。

面以「傳音入密」說道:「滕總鏢頭 就嗒的一聲架住了滕立言刺來的長劍 柳飛燕那會把他放在眼裏?長劍一轉

咱們本來 你也算得 祁掌門人和榮二俠都被迷仙岩迷失了 假傳金劍令,害死令尊的是迷仙岩的 今晚之事,迷仙岩只是利用令尊遇害 ,意圖一學掃平萬松山莊,

神志

年嵩昌早日撒出雙圈,噹的 兩人立時不

売願,口中喝道・「樊元願,在下奉萬松山莊總管公孫乾迎着鷹爪門掌門

他手中兵刄是一柄三尺長的鐵鷹爪樊元顯哼了一聲道:「很好!」

他右首,魁星筆順勢點出。起,迎面就劈。公孫乾人影一幌 ,已到了

父仇,什麽人迎着他,都是仇人,一言不迎向滕立言的是柳飛燕。滕立言心切

兩派,豈會支持萬盟主?何况清塵道長和萬盟主確是害死令尊的兇手,少林、武當 保持冷靜,不可被迷仙岩的人利用了。 一邊;滕總鏢頭行走江湖多年,此刻務請令尊有數十年深交,又豈會站在萬盟主這 滕立言聞言一呆,說道:「閣下何 如果

,如何會知道的?」

失心神的藥物,他服下解藥,神志就會清師叔榮二俠雖然被擒,萬松山莊有專解迷只要保持冷靜,待囘就可以看得出來,令如飛燕道:「在下葉青雲,縢總鏢頭 醒過來了。」

滕立言聽得疑信參半,他担任准揚鏢令尊報仇,就只好相信我一次了。」 柳飛燕道:「滕總鏢頭若是要真正替 滕立言道: 一在下如何信得過你?」

等人,自己從未見過,但掌門人却要把他令人可疑之處,譬如和掌門人同來的孫翊局總鏢頭有年,想起今晚行刦,確有許多滕立言聽得疑信參半,他担任准揚鏢 們十一個人,說是父親門下。

的首席長老前來助拳,難道真如他(柳飛啓岳,連少林寺都派出了達摩、戒律二院都是父親數十年至交,今晚却帮着仇人萬 燕)所說,父親會是迷仙岩害死的? 還有武當清塵迫長和乾坤圈年嵩昌,

和尚 來

就在此時,

從大廳上走出兩個黄衣老

大師,第二個是少林戒律堂首席長老澄 個是少林達摩院首席長老澄慧

無可救藥了 公孫乾大笑道:「看來你是甘心附賊

兩人在喝聲中,

一個揮出鐵鷹爪、

合門掌門,他

掌門人范子陽同來作證的少林羅漢堂,他手裏還提着一個人,那正是和六

師

首席長老澄心大師

個揚起魁星筆,又很快的 范子陽跟着喝道·「你們居然把證人 動上了手。

都做了假, 年嵩昌道:「聽你這番話,年某幾平 還有什麽好說的?」

六合劍法」源源出手 眞是假?」 懷疑你范掌門人也是冒名頂替來的了。」 范子陽沉笑道··「你試試范某的劍是 長劍起處,洒出一片寒光,

正在動手

的人,不覺各自停下

澄慧

大師接着道·「貧衲和師弟澄一

寺

向大家報告……

他這話聲,

聲若洪鐘,

聽得大天井上 手來。

寺達摩院澄慧,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就洪聲說道:「諸位快請住手,貧衲少林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只見澄慧大師走到階上,脚下一停,

起。 祁耀南也在此時 年嵩昌雙圈疾論, ,長劍攆洒,朝霍從 兩人也相繼纒鬥在

脚路數,雖是少林招法,但內勁功力,顯來替淮揚派作證,後來發現他使出來的拳

原以爲澄心師弟可能聽信了一面之詞

然並非少林心法,經澄一師弟把他拏住,

雲攻去。

他還妄使魔教殘肢大法,自卸左臂,企圖 他還妄使魔教殘肢大法,自卸左臂,企圖 他還妄使魔教殘肢大法,自卸左臂,企圖 他還妄使魔教殘肢大法,自卸左臂, 就了,江南各門各派,也與是戴了面具假冒澄 心的人有意移禍,企圖一拳撲滅他在江南 心的人有意移禍,企圖一拳撲滅他在江南 心的人有意移禍,企圖一拳撲滅他在江南 心的人有意移祸,企圖一拳撲滅他在江南 心的人有意移祸,企圖一拳撲滅他在江南 心的人有意移祸,企圖一拳撲滅他在江南 心的人有意移祸,企圖一拳撲滅他在江南 心的人有意移祸,企圖一拳撲滅他在江南 心的人有意移祸,企圖一拳撲滅他在江南 心的人有意移祸,企圖一拳撲滅他在江南 心的人有意移祸,企圖一拳撲滅他在江南 出手, 林達摩院、 9 9 0 萬松山 絕不會假,因爲他相信有武當清塵在場 他相信在萬松山莊出現的兩位少林高僧 只有滕立言手横長劍 怔立當場,幾乎陷入左右爲難之境 莊不敢隨便支使兩個和尚冒充少 戒律院的首席長老。因爲清塵 ,没有向柳飛燕

的人。 僅存的一位有道之士,平月最受道長是武當派掌門人的師兄,至 的話也自然不會假的了。 如果少林兩位高層不假, 那麽他們說

位有道之士,平日最爲父親欽佩當派掌門人的師兄,武當派碩果

千萬不可再發生爭執了。

澄一一手推着那個假冒

滕總鏢 且置身事外,稍事休息便當會有分曉。 柳飛燕看他沉吟不語, 你如果還不相信的話,不妨暫 這就說道: ___

人,貧衲手上就是從他臉上揭下來的。「大家請看,這人就是假冒澄心師的漢子,一手揚起一張人皮面具,大

揮,喝道。 爲了替老爺子報仇 心大師被擒, 是幾句話的工夫,那孫翊眼看澄 「師弟們聽着,咱們此來, 大家都巳出手 没有好等的了,大家聽着,咱們此來,是 立即長劍

衝上去和萬松山莊的人拚了

劍 宋友仁、 朝階前衝來。 友二、居義方和八名弟子迅即撒出長他這長劍一揮,正是發動攻勢的暗號 邊萬少岳, 任東平, 孫必願、 年其

武、 下身爲人子,父仇不共戴天,豈能置身事感謝,但今晚大夥是替先父報仇來的,在 為人子,豈可聽了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幾句這些人究是替自己父親報仇來的,自己身 目朝柳飛燕道:「葉兄說的話,在下極爲 話,就反而置身事外?這就長劍一論, 去。雙方更不打話,劍光飛閃動上了手。 聞柏年、 滕立言眼看大家都已動上了手,今晚 陸承遜等六人也立即迎了上 抬

浮雲出岫」,揮劍攻來。柳飛燕劍隨身走 避招還招,兩人立即動起手來。 滕立言没有多說,長劍一指,一招「柳飛燕道:「旣然如此閣下蕭吧!」

外?薬兄請恕在下要出手了。」

過 局的鏢頭也各自掣出兵双,朝戰場上圍了 來 滕立言一出手, 隨他來的五名淮陽鏢

助 ;但却没估計到萬松山莊會有還許多高手送仙岩還次出動的人手,也不能說少 陣。 現在淮陽派的來人, 差不多全出手了

當清塵迫長、和滄州太極門掌門人聞天聲 有盟主萬啓岳、少林澄慧、澄一大師, 道 ,遲遲没有出手的只有一個人,那是邛崍 乾道人。 主萬啓岳、少林澄慧、澄一大師,武他眼着萬松山莊這邊,没有出手的還

能挽囘頹勢,自己再出手不遲。他旣没有 在所盼望的就是于嬷嬷能够及時趕到,如 他原是老奸巨滑之人,看出形勢不利 他原是老奸巨滑之人,看出形勢不利 也原是老奸巨滑之人,看出形勢不利 出手之意, 任東平接住孫翊, 萬啓岳等人也没人向他挑戰。 萬少岳接住宋友仁

匹。 谷主的嫡傳弟子, 1主的嫡傳弟子,劍法精純,出手凌厲無年其武接住居義方。這三個人是迷仙岩

記名弟子)由此可見這八個人的武功,絕個迷仙岩的記名弟子,乃是從各大門派的門人弟子中物色而來,情形和丁劍南、方如蘋也只是如蘋的進入迷仙岩,幾乎是大同小異,再如蘋的進入迷仙岩,幾乎是大同小異,再然為記名弟子,乃是從各大門派的 非普通會武之士了。

不多巳等於一敵三了,上手不過幾個照面拙,何况如今三個人要力敵對方八人,差一對一,固可略佔上風,一對二,巳見支 陸承遜的少林棍,也各旦盡得師門傳授 ,就巳相形見拙,被逼得步步後退。 孫必顯的八卦刀、聞柏年的太極劍

身朝孫必顯等三人飛掠過去。 ,屈指連彈, 這時和祁耀南動手的霍從雲一步欺上 一指,把滕立言制住。兩人立即 一下壓住了 制住了祁耀南。 滕立言的劍勢, 柳飛燕也長

飛起 在這同時,另有一道人影從南首牆頭 宛如大鵬凌空,飛撲而下。

(未完・廿三)

面具

們擒住了澄心大師,却用另一個人來頂替 好卑鄙的手段!」

V106

這幾個無一不是頂尖高手,自己若是出手 這幾個人中自問對付任何一個都毫無把

樊元顯聽得大怒,喝道:

「胡說,你

V107 田家莊 雲不承認,此時彭承業挺身而出,請師父據理辯護,司空凌雲怕他們誤傷徒弟起見,反 削 空凌雲的時間到了,將他提上台上,由余先知主持大會,連雲天宣佈他的罪狀,司空凌 凌雲的愛徒,故留他在園中暫時掩蔽, 文提 ,台下混亂一片,連雲天想乘機抽劍殺司空凌雲,台下有人提出申辯: 一劍二堡三莊的人巳先到了, 要: 翩 ,她見到了彭承業經過追查身世,知道是和自己情同兄妹的司空 前文書至彭承業竄入廢園,避過追踪,因廢園內住的人是燕翩 羣豪亦先後齊集,田家莊搭了 時間很快便屆公審的日期,她和彭承業易容來到

作法多自斃

是自刎了之吧!」 你還有什麽話好說?當着天下英雄,你還絲毫不損,連雲天冷笑道:「如何?現在 司空凌雲雙脚一軟,台子穩穩當當,

台下那神秘人又道:「司空凌雲,你

魔道終分清

縮尾之鼠輩?」 底是何方神聖?既然有心指教,何效藏頭 千萬不可動手,否則便死無葬身之地!」 連雲天臉色鐵青,抱拳道:一閣下到

「嘿嘿,老夫尚未現身,你們便已如

(續完

西門丁

?

?若是的話,爲何放走了淫婦,莫非這裏 說明他的爲人如何!」

狼似虎,若是現身還不立即變成肉醬!」

住台下的叫罵,道:「假如閣下所言有理 ,在場之人又怎會與你爲難! 連雲天雙眼閃過一絲殺機,忙揮手止

徒一事,巳難以令人相信……」 「要說司空凌雲濫殺無辜,單看他護

一座磚台,公審司

這是他以退爲進之毒計,閣下目光因何 余先知截口道:「司空凌雲狡猾無比

又把他殺死,請問人證何在?」 們說司空凌雲抱走了秦天南的兒子 這點老夫不再計較,容老夫再問一句,你 如此拙劣,連這點也分辨不出來?」 台下一呼百諾,那人冷笑道:「好, ,後來

空凌雲殺死,如今叫連某去那裏找他?」 司空凌雲怒道: 連雲天道:「人證邱老三後來已被司 「放屁!司空某幾時

還記得起?」 殺過一個叫什麽邱老三的人?」 余先知冷笑道:「你殺人無數,那裏

唸了一大串人名,却無邱老三這三個字呢 · 閣下不加以解釋,又怎能塞天下悠悠之 雲殺死,爲何剛才那個像猴子的精老頭 人又說道: 「邱老三旣然被司空凌

余先知一張老臉如同猴子的屁股一樣

何處?你們可是在床上抓到司空凌雲的否 某已先表明只數他的大罪,因爲這已足够 連打眼色,只得壓下怒火,道:「剛才余 雙,抓姦在床,請問奸夫何在,淫婦又在 ,又紅又黑,正想發作,却見連雲天向他 「好,老夫再問一句:俗語說捉奸成

面有人與那淫婦有交情?」

米般亂抖,但是羣豪都没有留意她。 變,只有那易了容的燕翩翩,嬌軀如同篩 不但羣豪一怔,連台上的人也都是臉色大 作辯護的一部分理由也先把其抖了出來, 這一連串話十分厲害,甚至連對方要

事前料不到有人會跟你枱槓吧!」 :- 「閣下還未想到解釋的藉口麽?大概是 ,羣豪都甚是詫異,只聽那神秘人又道 連雲天哈哈大笑,笑聲長達一盞茶之

容, 閣下旣然提起,只得把家醜外揚一下一 你計較?這件事本來連某也不想說,不過 他不愧是個城府深沉的奸雄,立即堆下笑 道:- 一閣下無理取開,連某又怎會與 連雲天心頭火起,雙眼殺機頻閃,但

定有不少人愛聽了!」 「好啊!」神秘人笑道:「這種事一

過來。 這當兒,兩旁竹棚內的人都紛紛走了

通姦是被連某撞破的!」 連雲天沉聲道·「司空凌雲與敝師嫂

「胡說,你可以侮辱我,可不能侮辱

亡故之前,連某爲恐敝師兄難過,當時並 神秘人道:「司空凌雲你勿打盆! 連雲天續道: -燕女俠。」司空凌雲大怒 「那事是發生在敝師兄

「如今令師嫂何在?」

師兄也殺死了!

無捉姦在床……想不到司空凌雲後來連敝

事! 愧,已於十多年前懸樑自盡了! 連某為了她的將來,也不會在此說出此連某為了她的將來,也不會在此說出此 連雲天又長嘆一聲:「大概她心懷羞



翩翩!

這刹那,連雲天與司空凌雲都怔住了

發抖,把臉上的易容藥抹掉

羣豪中認得她的人都叫了起來··「燕

我至今才知道你的爲人!」燕翩翩雙手

話音未落,猛聽一聲嬌叱:「連雲天

交集。 - 連雲天是不知所措,司空凌雲則是驚喜 不知從何說起, 燕翩翩現出眞面目 就在此刻, 只覺千言萬語

己飛來,半途却讓一塊石頭擊落 一聲暴响,抬頭一 司空凌雲大喝道: 望,只見一柄飛刀望自 「你們要殺人滅口 耳際又聽到

灰影飛上磚台,連雲天喝道:•「下去!」 右掌挾風當胸望來人印去! 又聽一個霹靂似的大喝,緊接着一條

内功勝過連雲天又何止兩籌 居然仍能把他迫退兩步,由此觀之,此人 有備而發,對方倉猝應變,又是用袖,但 掃退兩步,台下羣豪嘩然,因爲連雲天是 那人右袖拂出一股罡風,反把連雲天

刹那間,台下的八大門派代表齊聲叫 「休傷我盟主!」

覺空那小和尚在不在? 那老人抹掉臉上的易容藥,喝道:

業想出他便是在金華城内邂逅的那個老人 覺空禪師已年逾花甲,這神秘人竟敢稱其 ,並承他教導自己易容術 小和尚,怎教人不心驚又憤怒?只有彭承 台下羣豪又一陣大叫,須知少林掌門

佛號,道: 少林代表覺悟大師擠至台前喧了一聲 「請問施主貴姓大名?是否與

敝派掌門有舊?

孟娃兒,你告訴他老夫的身份! 那人冷冷地道: 你這小和尚是誰?

的易容藥, 叫道:「孟叔叔-只見台下又擠出一人來,也抹去臉上 露出本來的臉孔,彭承業大喜

這位老前輩是昔日『僧道俗三仙』之一的 『神龍』皇甫拓皇甫老前輩! 孟七郎向他 微笑點頭, 道。 各位

已縱横湖海無敵手, 來這三人年紀都在百歲,在場諸位只在傳 ,須知 刹那間 知道此人,却未曾見過! 一僧道俗三仙」在六七十年前經 ,羣豪又「啊」地一聲驚呼出 後來一齊歸隱,算起

當眞是皇甫前輩?」 當下覺悟合什道。「小僧覺悟,前輩

皇甫拓道:「覺悟 你上台來!

而是因此事疑點頗多,是故欲探求眞相而 天今日現身並不是故意與天下英雄爲敵 諸位認爲合理否? 覺悟乖乖躍上磚台, 皇甫拓道。

理該如此!」 台下看風駛裡之人極衆,聞言即道:

畢, 尚,這下面是不是空心的,請你下去看看 二件,老夫先證實一件事給你們看! 未開始之前,老夫先要辦兩件事,第一件 你們也没意見吧?現在便開始質問,不過 ,下面是不是另有通道! 不准任何人離開會場,也不許動手, 提起一脚踩下 皇甫拓轉頭對八大門派代表 一個破洞,對覺悟道: , 只聽一嘩啦! 道。 和响

覺悟躍了下去,俄頃躍囘上來,道:



「台底下有 一條通道通往後台!

無看錯, 皇甫拓冷笑一聲。 ,不敢讓司空凌雲一個公平辯白的機錯,而連雲天使此詭計亦證明他心中 「由此證明老夫並

有

的迷魂藥,再不是便都是些趨炎附勢的 下英雄若非被連雲天所收買,便是吃了他 司空凌雲冷笑道•• 「貧僧等的確不知道 「何止你不知?天

「不要把話題岔開,請燕

是孺子可 學得不壞呀,差點連老夫也看不出來, 「彭小哥,咱們又見面了, 彭承業扶着燕翩翩上台 教!! 你的易容術 皇甫拓笑道 眞

是老前輩替他易了容!」 剛才看不到孟叔叔,還爲他担心哩, 多番相救,大恩大德晚輩没齒 彭承業感激萬分地道: 「多謝老前輩 難忘!晚輩 原來

的朋友都讓老前輩妙手改造過哩! 孟七郎笑道:「何止愚叔一個?連我

皇甫拓跟燕翩翩談了幾句話,便問: 翮目光一黯,道:「因爲晩輩患 在摩天嶺上隱居了十多年?」

是故…… 一種絕症…… ·這種病又會傳染與他人 她幾眼,輕噫一聲,道:

一是什麽絕症, 快說來聽聽! 好一下 才囁嚅地道••

台下羣豪及台上的司空凌雲全都驚呼 皇甫拓怒道: 「胡說!是誰替你診

> 的 症?老夫去拆他的招牌!

台下忽傳來一個聲音。 「是『閻王敵』齊三帖齊神醫! 「前輩,晚輩

手脚!」 症, 燕女俠原諒,燕女俠本來患的只是風寒之出,道:「晚輩便是齊三帖,這件事要請 臉上皮膚有潰爛的跡象,是晚輩弄的 道:「晚輩便是齊三帖,這件事要請只見一個五十左右年紀的郞中排衆而

來較好!」 你不說老夫也巳猜着, 皇甫拓怒氣一閃 , 不過還是由你說出 隨即捋鬚笑道:

輩 來欺騙燕女俠!」 他輪流使用,晚輩却料不到他會用廠瘋 與連盟主素有來往,秦大俠死後不久 心良苦,便一口答應,一共開了兩張藥方 所以要把燕女俠困在山上,晚輩見他用江湖上風言風語,對七星劍派極是不利 次他向晚輩討一帖皮膚潰爛的藥方。晚 一張是使其潰爛,一張是使其痊癒, 他何用,他說燕女俠與司空凌雲的事 「晚輩的兒子投在七星劍門下 是故 症 着 有

你爲何要害我?今日若不是我偷偷下 燕翩翩緊咬銀牙, 怒聲道: 「連雲天

今生豈非要毁在你手中!」 連雲天臉色蒼白,眼珠子向下面一掃

主,今日情勢不妙,等下請貴堡弟子配合 咱們一齊衝出去,日後再圖重出!」 接着走至余先知身旁,輕聲道言「余堡

當下笑道:「盟主,余某素來辦事講充公不住武林盟主之位,正好乘機取而代之, 余先知心念一轉,已知連雲天再也坐

> 正 ,一切還是聽天下英雄之意吧!

連某的解藥,你今生便算完了! 巳在你身上下了一種慢性毒藥,今夜若無

余先知心頭一震,冷笑一聲:「老夫

爲你手段不够狠,比起連某來,你還差了雖詐,但終非大將之才,只配做幕僚,因 機下毒, 一籌! ?嘿嘿!若非如此,昨夜我替你挾菜, 在你面前示弱,你真以爲連某是個草包麽

錯,滿盤皆落索!」 的大事!罷了罷了 來是怕被燕翩翩知道,撞了出來,壞了 開公審大會,並不是怕孟七郞去搗亂,

畢轉頭過去。 藥,我不相信你敢拿生命來開玩笑!」 言

自刎! 有?今日若再讓你逃脫, 司空凌雲冷笑道。 「你們商量好了没

燕翩翩道: 「連雲天你還未解釋爲何

皇甫拓道: 「他不說 老夫也知道

却不讓你下

「有一件事你可能還不知道,昨夜我

連雲天道:

要害我!

又非三歲小孩,豈會受你瞞騙!

真的上了這小子的當了,他不去摩天嶺召 了!老夫今次真是一子下知道,撞了出來,壞了他不是怕孟七郞去搗亂,原

連雲天道·「那毒藥是連某的獨門解

要公審你哩!

因爲他看上你, 山與司空凌雲

連雲天冷笑道・「一路上,連某故意

余先知心頭猛跳,心中叫道:「老夫 你也不會疏忽,余先知,你心機若非如此,昨夜我替你挾菜,乘

「誰說連某要逃?連某還 司空凌雲便當衆

相會,這叫做一拍兩散!

羣豪又紛紛議論起來,司

看越怒,大聲道:「不錯,連某是心儀你空凌雲與燕翩翩則是滿臉通紅,連雲天越 你是寡婦,我是鰥夫,兩人相愛有何不

念念不忘,難道他便不是無恥! 燕翩翩脸上一紅,罵道: 「連某心儀你便無恥,司空凌雲對你

鄙的手段,把燕姑娘留在身邊! 「你心儀任何人都不打緊,問題是你用卑 燕翩翩窘得說不出話來,皇甫拓道:

問司空凌雲,把你的兒子抱去那裏?」 司空凌雲怒道:「胡說!我幾時抱了 連雲天眼珠子一轉,道:「你爲何不

你們上來幹什麽?」 然是阮望山,連雲天臉色一變, 大哥的兒子! 忽然台下跳上幾個人來,爲首那人赫 喝道:

置我于死地。」 年阮某聽你唆使,被你利用,如今已無利 價值,你便又唆使風家和我家火併 阮望山道·「姓連的 ,你好歹毒 欲

要!__ 仇的,等會再解决, 皇甫拓道。 「諸位若是與連雲天有私 現在還是先辦正事爲

爲此事而來!其實秦大俠的兒子是連雲天 晚輩抱走的!」 阮望山抱拳道: 「前輩勿急,晚輩正

連雲天喝道: 一胡說,你爲什麽要聽

一個尼姑,不知爲何讓連雲天知道了,他 傳,便答應他的要求,偷偷抱走秦大俠以此挾脅老朽……咳咳,老朽不想家醜 阮望山道: 「十九年前, 犬子強暴了

秦天南終是你殺死的,當時我在遠處見到 他這般有緣,原來他是大哥的兒子,眞是 連雲天大聲道:「不管如何,我師兄 是個畜生!」 行,便老淚縱橫地罵道:「姓連的,你真 忙躍上台,接過信便拆開觀閱。只看了 此際聽說她女兒臨死前有信留下, 幾 連

愛她,便使出這惡毒之計來害我,連某恨

不得親手殺死她!

話音一畢,立聽台下

有人叫道:

連雲天哈哈大笑道:「這賤人見我不她的字跡,晚輩化灰也認得出來!」

開! 面尚有幾個小字。須在必需之時才可 白長泰道:「信封上寫着翩翩姐閱 皇甫拓道:「今媛信中寫些什麽?

當眞没說錯,這公審大會本來審的是司空二子,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句話

凌雲,料不到變成審你

你也怨不得別人

只得怨自己!」

所以我一直未拆。」 燕翩翩道: 「弟妹這句話十分籠統

在他夢中得悉一切! 爲鰥夫寡婦是天生的一對!妹直至前夜才 死小妹,事成之後,他便可娶姐姐了, 要娶小妹麽?因爲家父言微人輕,他好迫 折磨妹,又不讓妹下山;姐姐可知他爲何 此信時,料妹巳死去多時矣!多年來,至 今妹才知雲天愛的是你!他每日都借故來 白長泰唸道•「字喩翩翩姐。當姐看 因

卦形的玉珮!」

知那大戸姓什麽?」

小的問過的,那是温州城的首富,

知是不是你捏造出來的!」

司空凌雲怒道:「我是這種人麽!」

燕翩翩神色大爲緊張,又問:「你可

知下毒手的人,絕對不是我!」

連雲天道:「當時連某並無聽見,焉

秦大哥却道:『我不告訴你!』由此可

大戸的門口,次日一看,那孩子已不見了

小的還記得,那小孩身上還佩着一塊八

遍。

司空凌雲依言把當時的情况仔細述了

「當時我亦十分奇怪,便問其原因

皇甫拓道:「你先把經過說一遍!」

不服,那孩子病了,我那親戚又窮,不想 孩子上路。到了温州,也不知是不是水土

得出話來。

連雲天得意道:

「你解釋不了吧!

空凌雲的死結,聞言他不由一怔,那裏說

這件事正是近二十年來一直糾纏着司

他找大夫,小的便把孩子放在一家

賣給風家爲僕。那天老爺把那孩子交給小

那老家丁道:「小的叫風福,自小便 燕翩翩問:「你把孩子抱去那裏?

事你如何解釋?」

用這種手段對付我……」可是如此?這件

還親耳聽到他說:『二弟,你好狠,

竟

,小的正好請假去温州省親,於是帶了

孩子結果了!」

把孩子送給人家撫養,却對連雲天說巳把 說着指一指他身後的一個家丁,續道··「 伶俐,動了惻隱之心,便叫這家丁……」的遺子,本要結果他,可是見那孩子長得

,動了惻隱之心,便叫這家丁……」

皇天有眼!」

拉我墊背! 連雲天咬牙道・「賤人臨死時,還要 哼,死得好!死得好!」

大哥的親兄弟……」 有件秘密料姐姐還不知道,原來雲天是秦 白長泰怒瞪了他一眼,續唸下去。

八道! 連雲天身子猛地一震,喝道:「胡說

凌雲。妹甲寅年七月初二絕筆。」 看來殺死大哥的。可能……可能不是司空 成連雲天!雲天不時在夢中叫道:『大哥 ,不要叫我二弟,我早巳不是秦二子!

皇甫拓道:「你可認得她的字?」

白長泰哭道:「女兒,你命好苦!」 「雲天本名秦二子,後來不知怎樣變

「小女一向由晚輩教她讀書習字的

過去! 連雲天忽然抽出長劍,甩手向他拋射

我是你的同鄉秦強!

只見人羣中走出一中年漢子,

道:

連雲天喝道•「你是誰?滾出來!」

羣衆中有認識他的,都叫了起來: 長髯老者來,手中金刀一翻,把劍擊下 ,那叫秦強的中年漢子更是手足無措 千鈞一髮之際,只見人叢中飛出 這下變生肘腋,台上數人全都阻擋不 : 下一個

司空凌雲身子一旋,左掌劃了半個弧

金刀大俠是史凌風史老英雄-

同時抽身後退,急向余先知打眼色。,拍向連雲天的小腹,連雲天左臂一沉 司空凌雲怒道: 「你想殺人滅口

皇甫拓叫秦強上台。「你有話但說無

没這般容易!

是同鄉, ,與秦天南和秦二字,即是如今的連雲天,與秦天南和秦二字,即是如今的連雲天族。 名是秦山南!」

只聽秦強續道: 此言一出,台下羣豪全都屛氣而聽, 秀山區 彭承業霍地跪下

「娘親在上

司空凌雲嘆息道:「眞是陰差陽錯,恕孩兒不孝!」兩人抱頭痛哭起來。

又難怪司空某跟

做出的傻事,還暗罵她身在福中不知福!兒,尚一直以爲女兒懸樑是一時看不開,

上這門親事,只道是連雲天看上自己的女 白長泰。白長泰只是個普通拳師,能够攀 麽?只因爲娘還不敢十分肯定,所以不敢

還未拆,請白伯伯上台拆閱!」

她口中的白伯伯,便是連雲天的岳父

半個月,我去修葺花樹才發現。這封信我 子内,那封信夾在樹枝中,直至弟妹死後

麽?可惜你料不到弟妹把一封信抛進我園 來,喝道:「你迫死弟妹,以爲没人知道

當時我問長問短,你不是十分奇怪 那塊玉珮是你彌月時,你外婆送給

那天爲娘看見你腰帶上那塊玉珮,便巳懷

「我兒,你還懷疑什麽?實與你說了吧!

也如傻了一般,不知所措。燕翩翩哭道。

台上台下的人都怔住了,就連彭承業

仍是武林盟主,尚有權力判你死刑!」

「連雲天!」燕翩翩在悲喜中驚醒過

今日縱然連某有千般不是,但我至今

連雲天冷笑道:「這只是你的一面之

「我兒我兒,你還不叫娘!」

詞

燕翩翩淚如斷箏,摟住彭承業叫道:

他們三兄弟性格全然不同,老大耿直爽快是老二,他家還有一個老二,叫秦嶺南, 本份,而又孝順,也不學武,只在家內帮又狡猾凶殘,專門欺侮弱子,老三則十分 又富正義感,老二, 自小便十分頑劣,

「你只挑重要的

秦二子一去之後,竟一直都不囘家,他眞累了家内大小,迫不得巳才出此下策。但樣做,也許只是怕秦二子殺了人會因此連 理論,那知也吃他一頓毒打,晚輩只得報打死!當時秦家大人不在,晚輩只得跟他與秦二子因事發生衝突,竟被秦二子沼冠 的不把父母兄弟放在心上 親當着隣里面前宣稱與他脫離父子關係! 他嘆了 秦二子因事發生衝突,竟被秦二子活活 臨走之前,還跟他父親吵了一塲,他父,官府派人來時,秦二子已連夜逃跑了 是是 口氣,續道,「其實他父親這 。」秦強道:•「有 一次・舍弟

江湖去,後來因自知不行,便到風家莊當對我實在是打擊至大,爲了報仇,也投到對我實在是打擊至大,爲了報仇,也投到 一名管事, ,晚輩見他來找老爺,才知道他已貴爲 本想就此終一生,那知十多年

皇甫拓問道:-「這件事阮望山是否知

才把此事告訴他,老爺帶我跟同福來此了 家,在書房內大罵連雲天不是人……晚輩 敢告訴他?」秦強道: 不過他爲何又會變成連雲天, 時候老爺跟他關係密切,晚輩那 「直至上月老爺囘 晚輩便不

> 道情况?」 皇甫拓轉頭問道:「燕姑娘,你可

硬是不說出兇手的姓名?而且當時連雲天大哥害死了!若非如此,大哥臨死時爲何只有名利權慾,當他羽毛豐了,便定計把大哥對他仍有兄弟之情,但連雲天心目中 來知道 概秦二子改名换姓在江湖上混了幾年,後事咱們也可把來龍去脈猜個七七八八!大 突然出現,又何會如此巧合!」 求大哥讓他入門 燕翩翩搖搖頭 他大哥已投在七星劍派門下 ,却堅持不恢復原姓名。 空凌雲道・ 「這件 便央

幾時輪到他做掌門!」 阮望山道:「不錯, 若秦大俠未死

的視綫望去,就在此刻,連雲天倏地躍起

正着, 讓開一條路來!」 世,心情激動,更加猝不及防,被他抓個 衆人都虞不及此,而彭承業剛得知身 連雲天把彭承業高擧起,喝道:

十指箕張,望彭承業肩頭抓去。

放手跟我一門 司空凌雲喝道: 燕翩翩尖聲叫道: 「連雲天, 「快放下我兒! 你有種的

的, 即把手掌放在彭承業頭上 今日老子没暇! 你不要輕學妄動! 連雲天冷冷地道: 心頭大怒,可是他極其鍾愛彭 」目光瞥及皇甫拓 上,道・「老不死日光瞥及皇甫拓,立日光瞥及皇甫拓,立

承業

路來, 鳳聲面前,道:「咱們走吧, 尚有明日! 皇甫拓也不敢攔截連雲天,自然讓開一條 轉眼間,台上形勢數易,台下羣豪見 錯過今日

余先知道: 「出去之後再給你!」 「解藥呢?」

連雲天急道:「解藥就在連某身上

快走!」

然一齊出手, 余先知仗劍刺向其脅下 一個揮掌擊向連雲天後背,

骨之蛆般,仍刺向其脅下-過蕭鳳聲的手掌,但余先知那口長劍如附 天也猛吃一驚,急切間連忙閃身錯步,讓

長劍! 地鬆開五指,彭承業立即掉落地上!透出,在他左臂上一切,連雲天不由自主 無暇多思,空出一手,以袖纏住余先知的由於周圍都是人,閃避困難,連雲天

什麽顧忌!」 揚聲叫道:「司空慶雲

仇!」還有什麽顧忌?何况我們也要替大師兄報 蕭鳳聲則道。 「姓連的 你平日欺壓 今日咱們

,投風忌器之下 ,的確不敢妄動。

連雲天心頭略安,來至余先知及蕭

「老夫怎知你有没有解藥?

余先知向蕭鳳聲打了個眼色,兩人突

這個變化不但大出羣豪意料,連連雲

連雲天大怒。喝道:「你們都不要命 說時遲,那時快,蕭鳳聲左掌自後

余先知道: 「解藥在你身上 一,老夫還

同門,陰謀未曾敗露之前,咱們只好屈服 在你的淫威下,敢怒而不敢言, 你還不快來!

> 某今日雖失意,你要做掌門人也得拿點本宣,又何必說得如此堂皇冠冕,嘿嘿,連連雲天抽出長劍,急刺蕭鳳聲,冷笑 某今日雖失意, 宣

不過問一切,這還不足態疑住在廢園內的是大 満? 蕭鳳聲連接七劍, ,這還不足以說明我對你的不就知道了,却故意讓他進去,園內的是大師嫂,那天彭承業連接七劍,說道:「我很早就

,謀害大師兄,我欲取你之位而代,難道力,你道我被幪在鼓内?」
你一直覬覦掌門之職,暗中培植自己的勢 「嘿嘿, 你的脾性連某還會不知道?

不理不合♀」

,只也能爭得較多的攻勢而已,余先知樂的優缺點全了然於胸,是故一輪急攻之下雲天雖然技高一籌,奈何同門學藝,對方雲形雖然技高一籌,奈何同門學藝,對方

眨眼間,台上之人已全部圍了過來,得袖手旁觀,防範連雲天逃脫。 可空凌雲道:「連雲天, 一死戦! 你有種的便跟某

絕難逃出,便道。「好,連某便跟你一决即散開,圍成一道人牆,連雲天心知今日 雌雄,假如你輸了便如何? 彭承業連忙把緬鐵軟劍遞上 羣豪立

讓你離開一 「你若能自司空某劍下逃脫 今日便

聲 你給我退開!」 連雲天深深吸了一口 氣, 喝道:

蕭鳳聲久在其淫威下, 下意識中對他

有幾分畏懼,聞言竟乖乖地退了開去

取先機 過去,連雲天存心死中求活,想也不想,司空凌雲不再打話,軟劍一圈,斜削 長劍當胸刺出,這一劍正是攻其必救,爭

彈開 司空凌雲軟劍一落,立即把對方長劍 ,劍双急削而下, 切其手臂。

胸膛! 中途已然變招,身子一側 刺去,不料司空凌雲這招竟是虛招, 連雲天手臂一翻,長劍也望對方胸膛 ,劍尖也刺向其 劍至

撞開軟劍 連雲天長劍 ,長劍 一捲劈向對方小腹! 收,手腕一沉,以劍鍔

看得羣豪喘不過氣來。 兩人一上場便捨生忘死,招招狠辣

而出! **雲天左袖一捲,長劍如毒蛇出洞般,急刺** 激戰中, 但見司空凌雲一劍刺出,連

那 「手揮琵琶」 時快,司空凌雲軟劍巳割掉連雲天的袖 千鈞 一髮間,司空凌雲左掌忙使一招 把對方劍双彈開, 說時遲

管,

脫困而出!

之猛, 聲, 兵器同時跌落地上! 劍相撞,發出一道震人耳鼓的金鐵交鳴之 由於這一劍兩人同時運上全力,力道 連雲天猛吃一驚,長劍一轉而囘,兩 一時無兩,都齊覺五指發麻,手中

挾勁即出, 爭取先機。 司空凌雲冷笑一聲: 連雲天慓悍之至, 輕吸一口氣,左掌 「這有什麽稀奇

實 左掌也 兩人同時向後倒退 「蓬」的一聲過後,兩股掌風接 同時運勁迎上

因後發運勁不足,是以退了兩步之後,上連雲天只退兩步便已立定,司空凌雲 身仍然搖幌不定!

發,這一次力量更大,連雲天倒退三步腦海中靈光一閃,有了個主意,也運掌 司空凌雲却退了四步! 刹那間,連雲天右掌又至 司空凌雲 而

變化!」 點眞力,也得盡早把他收拾掉,免得再生 今日形勢險惡,宜速戰速决,我拚着多耗 的内功,到底不如咱們正宗内功的精純 「司空凌雲雖然天生異稟,但他們邪 連雲天心中不由燃起希望之火,忖道

力, 跨前幾步, 雙掌同時擊出 主意一定,深吸一口氣, 運上幾成眞

眞力。 看來只須再消耗他幾分內力,我便穩操勝 券矣!」由是决定,第四次發掌只用八成 雲退得更遠,連雲天心頭大喜,忖道: 不閃不避,也是雙掌齊出,這一次司空凌 司空凌雲喝道。「某家跟你拚了

的

内功爲何也能練得這般精純!」

天麽?」 硬拚,今日他已是籠中鳥,還怕他能飛上 余先知叫道: 「司空大俠,不要跟他

孟七郎暗暗搖頭。「這厮口風轉得好

只有皇甫拓臉上不露半分端倪! 燕翩翩與彭承業等人神情都極是緊張

十,待對方掌力將盡才猝然發掌一 意露出幾分驚悸之色,却把內力提至十成 當連雲天第四次發掌時,司空凌雲故

後, 震得羣衆心頭怦怦亂跳! 場上突然風生霹靂, 「蓬蓬」 兩聲過

· 」的一聲,跌坐地上,嘴角鮮血汨汨流雲天則有如斷綫之箏般,倒飛尋丈,一噗要大則有如斷綫之箏般,倒飛尋丈,一噗

空大俠必勝!」 能勝正,未曾决鬥之前 時响起一片喝采聲。 余先知振臂高呼: , 余某早巳知道司 「自古以來,邪不

天幾番欲站立起來,都不能如願,四周登 調息了一下,才慢慢向連雲天走去,連雲

再看司空凌雲,也是胸膛起伏不定

聲。 世盗名,武功膿包!」四周也响起一片叫 「司空大俠武功天下第一 連雲天欺

不冤!不過連某頗有不明之處,你們邪派 他知道受傷極重,命已不長。 然大笑起來,笑聲中,鮮血狂噴,衆人都連雲天臉如金紙,身子一抖之後,忽 「司空凌雲,連某敗在你手下 也算

功心法之人,必帶正氣,却不知人之正邪派内功的人,其行止必帶邪氣,練正宗內 學殊途同歸,最後還是一樣,內功與刀劍 之分?分別的只是方法門徑而已,天下武 在乎心,不在乎其技!」 也一樣,刀劍也分正邪乎?世人只知練邪 司馬凌雲哈哈笑道:「内功豈有正邪

小人一名!」 乎?人若無義,即使飽讀聖賢之書,也是 狸山樹成精之後,尚能修成正果,何况 孟七郎喟然道:「天下間假借正義之 皇甫拓捋鬚讚道。 「誠哉斯言也, 狐

名, 而行卑鄙之行以達到其不可告人之目

> 的的人 天爲最罷了!」 ,本就不少,不過近年來却以連雲

周圍的人,全都是些吹捧拍馬之輩,少有話可說,但使我毫無所忌者,也確是因爲語可說,但使我毫無所忌者,也確是因爲 風骨錚錚之士,能給予連某醍醐灌頂! 旁邊羣豪頗多臉現蓋澀之色,余先知

你爭什麽?你拿去吧,時辰快到,趕快服連雲天說道:「到了這時候,我還跟大聲道:」這里了 去。 大聲道:「連雲天,你還有一事未辦!

連雲天道:「坐下運功,以助藥力發不及待地揑開蠟壳,把藥丸吞下。 下 女 手 也 豆 骨 顱 气 , 巴 藥 丸 吞 下 。 悔 意 , 余 某 答 應 替 你 收 屍 便 是 ! 」 言 畢 余先知訕訕地道:「念在你還有 畢一急片

揮!

「連雲天,你惡行累累, 余先知 依言席地而坐,司空凌雲道。 實在死不足惜

交代一下後事!」轉頭面對蕭鳳聲。 「致無胆面對死神,你且給我三盞茶功夫 弟,本派以後便靠你了 你要自己了斷,還是由我代勞?」 連雲天微微一笑,道:「連雲天還不

心 , 重整門風!」 蕭鳳聲悻悻地道。 「這個無須你來關 希望你封山閉

余堡主,你覺得如何?」 連雲天側頭望了余先知 眼 , 道。

汗, 地如此霸道?」 顫聲問道: 「連雲天,你那顆解藥怎 人也轉頭望去,只見余先知滿頭大

「現在是不是腹痛如絞?」 連雲天見

怎能不霸道? 他點頭,立即大笑起來··「它是鶴頂紅

知聞言如遭雷殛地跳了起來, 戟指道: 那鶴頂紅是天下七大毒物之一, 你好歹毒! 余先

可得付出一點代價! 比我還差一點點,要想跟我爭武林盟主 連雲天笑道·「論人品你也好不了連 這件事我只是告訴你,論心機你

余先知道:「你本來没下毒?」 「當然没有!當時八大門派代表在座

連某會冒險在那時候下毒麽? 余先知臉色雪白。「快拿解藥來! 「假如毒未入心,連某會揭破眞相麽

?現在大羅神仙也救不了你! 你!」標前一步,長劍急刺而出! 余先知如豹子般跳起叫道: 「老夫先

比我先走一步,哈哈……」笑聲未畢, 先知才刺了一半,便七孔流血萎頓於地。 連雲天聲音微弱地道•「你……始終 連雲天不閃不避,任由劍刃穿身。余

巳氣絕

私司 空大俠又義薄雲天,光明磊落,大公無 咱們便推他當盟主吧!」 場内不知誰人喊道··「連雲天已死,

屁精也不無關係?」 瞥 言也有幾分道理,今日之下塲與這些人馬 此人的下場難道還不值得警惕?他臨死之 司空凌雲不禁有點飄飄然,目光無意中 及連雲天的屍體, 掌聲雷動,歡呼聲不絕於耳 心頭一震,忖道。

善忘了,一個時辰之前,還用最惡毒的話利,對什麽盟主可沒異趣,作心心不 根清靜,今後將退出江湖,與山林風月爲 攻擊在下,如今投過來的,又是最美麗的 詞,這武林盟主可不好做,在下爲求耳 當下 諸位還是另請高明吧!」 道:「諸位,我司空凌雲淡薄名

腦合議,集思廣益,豈不更妙?」 武林盟主之職,若有大事時,再由各派首 皇甫拓道:「依老夫之見,應該撤去

場上又响起一片歡呼聲,田家淵忙吩

子

家莊,相機營救司空凌雲。 趕來許昌途中與皇甫拓遇上, 間彭承業問起孟七郎,才知道他與朋友們

想向你借他一年,不知你意下如何?」 空老弟,你不必言謝,老夫與令徒有緣

點棘手,他義父膝下無子,又視他如己出 司空凌雲眉頭一皺,道:「這問題有

己有,待我見到彭老爺再跟他商量一個妥 善的辦法!」

不明,霍地跳了起來,抓住匕首,轉出土

黑,你怎會來這裏?」

毡帽拉得低低的,把臉龎完全遮住, 毡帽拉得低低的,把臉龎完全遮住,夏玉忽見路旁躺着一個漢子,雙臂枕頭,一頂

咐羣豪入大廳進食,司空凌雲,燕翩翩母 、皇甫拓及孟七郎等人則告辭離開

衆人到城内醉仙樓自據一角飲宴, 才聯袂入田

司空凌雲連聲稱謝,皇甫拓道:「司

也没問題,不過可得徵求他義父意見!」 也不知他幾生修來之福,莫說一年十年 司空凌雲忙道:「劣徒能得前輩青睞

見見你義父!」 燕翩翩道:「對啦,字兒,你帶我去

只怕……」 燕翩翩道:「小妹也不敢把字兒據爲

皇甫拓道。「老夫隱居在武夷山玉女

包,目光一及,忽然怔住了

了過來,在她身子輕輕磨擦,狀甚親熟。 己的坐騎!那黑驢見到她,歡嘶一聲,跑 只見土包前面立着一隻瘦驢,正是自 夏玉蓮忍不住輕輕拍了牠一下。「小

夏玉蓮伸腿跨了上去,黑驢慢慢走前, 那黑驢嗚地一叫,也不知是什麽意思

峯上,你們把事情辦好,便帶他來!」

名,將來成親之後,再送一子替彭家傳宗 彭繼祖已應允燕翩翩,讓秦振宇恢復姓 仲春時節,司空凌雲與燕翩翩帶着秦 (彭承業) 到玉女峯皇甫拓隱居之處

此結廬合修?」 感無聊,兩位旣然厭倦江湖生活,何不在 皇甫拓呵呵笑道:「老夫獨居數年甚

留下來吧!」 得離開你們,皇甫爺爺說得有理,你倆便 秦振字道: 「娘, 司空凌雲與燕翩翩都不由自主地用徵 師父,宇兒也捨不

們過去看看合不合意!」 紅,心底又泛起一陣甜蜜,一齊點點頭 上月便已在後面替你們建了一座竹屋,你 詢的目光望向對方,刹那兩人都是臉上 皇甫拓哈哈笑道・「老夫早巳料到

不說,便轉身走過去了..... 司空凌雲與燕翩翩更窘 連門面話也 (全文完)

蓮有點忐忑,撥着驢首,在他身旁繞過! 那青年忽然翻了一個身,以背對着她

道:「姑娘就算不感謝我救了你,也該

啦,請問貴姓大名!」 蝙蝠搦戰的那個臭小子,當下拉住驢子 把刀子還給我!」 跳落地上,雙手把刀奉上,道:「多謝你 夏玉蓮認得他的聲音,正是剛才向紅

帽自他頭上滑了下來,夏玉蓮輕啊一聲。 那漢子嘻嘻一笑,忽地坐了起來,毡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能斷,急得她一顆心幾乎跳出口腔。 堅靱,磨得她手腕發痛,雙脚發軟,還不 子,那繩子也不知是浸過什麽東西,十分 銳的石頭,再把手放了上去,用力磨着繩 便奔了過去,倒在地上,用脚夾起一塊尖 見路便跑,跑了幾步,見前面有坐土包,

當下自車前跳下

也不辨東西南北

去,只見紅蝙蝠又駕着馬車往來路奔去

本文承自七十五頁)

來。忽然叮的一聲,頭頂上跌下一柄匕首

夏玉蓮噓了一口氣,躺在地上喘起氣

那七首便落在她身邊,她猛吃一驚,抬

忙放下脚上的石頭,縮在土包後面探頭出

過了一陣,忽然聽見了馬嘶聲,她連

發痛,

,尤其是後背,更因爲長期彎起而隱隱

她喘了一陣子氣,想起這匕首來歷

繩子割斷之後,夏玉蓮才覺得全身乏

思,慢慢用脚挾起匕首,把繩子割斷。 起頭來,却不見有人。這時候也不容她多

文 9 「老大!本來我們可以毁去那個小子 他逼笑有着英雄末路的感覺。

力挽狂 瀾觀後浪

我赔上性命。使我……」 主!我總算交上你這個朋友,今日幾乎爲 尊子也長長地嘆出一口氣來。「觀

明被我們劍鋒所制,而且成爲束手待斃之 一尊子正欲所言,却被一陣蛛蛛怪笑 「老二!這小子真有點邪門,明

砸了。 眼,現在成了獨臂人,二劍客之名將從此 不待那人言盡,另一個聲音,也已響 「我們第一次斷去一指,倒還不大惹

祇要我們一息尚存,這斷臂之仇,總要去 。」此人說話,牙齒咬得亂响 「老二!如不洩氣,君子報仇三年,

心如止水訴前塵

當四人眼光相觸,幾乎同時驚叫失聲。 倏地風動,兩個身影,同時降落林中 一尊子望了翠蓮觀主一眼, 「老大……」二劍客竟語不成聲。 尚未開口

臂……

,終於又被他逸走,而我們反都失去了一

又遇上了那個自稱天下第一劍的小賊。」 塲封運。」他微微一頓又道··「二位可是 我們惟有集江湖羣雄之力。始可挽囘這一 一尊子也愴然地說道·「二位賢弟·

未乾。 因爲二劍客兄弟,都失去一臂,而且血漬 一念之差,遺終身之恨。」 一尊子和翠蓮觀主都露出茫然之色,

于胸,竟也無法傷他。難道這小子眞成了

一據二位賢弟所言,寳劍加之于頸,刺之

他望着二劍客的臉色,又緩緩說道。

不壞之金剛不成。……」雖然他是一句憤

怒之言,却巳言中。

一劍客聞言,反朗聲問道:

「難道那

南嶽二劍都同聲頷首道:「老大,我

徐旺也掃過一尊子那隻獨眼,悽然地

後在路上又遇到南嶽兩魔頭: 他英俊有爲也順情將他放走,夏振華離去 然夏振華將她苦心經營的陣圖破壞,但見 **魏谷主知道救他的人是自己的舊相識,雖** 自己仍逃不出女魔之手,幸被一麻衣幪面 人援救,才不致跌落了汚池而死,女魔亡 們逃走之法,然後自己也悄然離去,豈料 然他們爲害武林,但還有利用價值,敎他 陣圖,夏振華見兩魔亂竄,慌作一團,雖 出亡魂谷,亡魂谷主佈下亂九宮, 向亡魂谷主的愛徒黑衣少女偷襲,希望逃 見夏振華武功卓絕,將兩魔擊退,兩魔反 谷,還有兩個魔頭一 文提要: 尊子和翠蓮觀主,她 主將夏振華困在亡魂 前文書至亡魂 反八卦

小子又趕來向二位動手,否則。:

對手。:: 那小子所傷,祇是這位老賊也是我們共同 一尊子悽然地笑道:•「我們倒不是被

去。 「老人可是說的天痴老人那老鬼,尚未死 南嶽二劍臉色同時大變。同時問道:

他的掌下。……」他雖然描繪此人武功,人,但剛才我合翠蓮觀主之力,仍然傷在在此人之手,雖然此人武功,不若天痴老 不急待地,想明白此人身份 但究竟是誰,却未說出,翠蓮觀主也是迫 一尊子顫聲道:「我這隻左眼,就

谷主所設置『人屍毒液』中,他不僅未死 位賢弟!這厮我們親眼看見他墜落在亡魂

可能這小賊更有了奇遇。……」

笑之後,竟被其突走,自己也同時受傷。

一尊子聞言,也臉色大變,道:「二

無我之境,二劍客同時暴襲,就在幾聲朗

旋將夏振華在林中,運氣行功,入於

芒,冷笑道:「當年合江湖五惡之力, 天痴老人也經毀去。我們以後何必再太顧 張強更是等待不及,雙目閃出兩道厲

忘記,曾經我們圍攻受傷的,也爲江湖側 一尊子淡淡地笑道:「二位大概不會 顯然這厮,事情一過,又狂態畢露。 『巨無霸』罷。」

來。好半晌,空氣也似凝團一般。僅二劍客,連翠蓮觀主也怔駭得說不出話 「巨無霸」三字, 如焦雷貫頂,不

的脚力。……」 隻大紅色蒼鷹,那畜牲可能就是天痴老人 果我的老眼未曾看花,天痴老人這個老鬼 可 能也巳出山,不知二位曾否發現,一 **拿**子又長長地嘆出一口氣道··「如

「我現在才想起一樁事來,不知諸位可曾他沉思有頃,又輕輕一聲短喟,道: 意。」

着一尊子,不發一言。 三魔不知道他所指何事,都楞楞地望 「如果我料得不錯,那個自稱爲天下

一模一樣,面部輪廓,恰似飛花仙子的化所見,他的額頭和性格,與當年巨無霸, 怕他與巨無霸的關係,更不平常,據老夫 第一人的美少年,不僅是天痴老人的傳人 也與武林三傑,有着深厚關係。……」 一尊子故意一停後,又淡笑道:「恐 化

客, 巨無霸和飛花仙子的後裔不成。……」 「難道這個自稱天下第一劍的少年,真是 雖然他是自言自語,却引起南嶽二劍 他學首遙望着雲天 「嗤」地一聲笑出 喃喃地自語道:

鬼復出,我們的寳塔圖案,照樣有用,何 况十年後的我們,又豈是好欺侮。」南嶽 「老大! 你怎麽啦,就是天痴老人老

一劍客的徐旺,仍大言不慚地說着

再也不能顧全什麽江湖規矩。所謂先下手「以後對付那個自稱天下第一劍的小子,我們大好帮手……」他諂媚地一笑,道: 爲強。……」 二十年中,練成了驚世絕技 一十年中,練成了驚世絕技,我們十五人一十年中,練成了驚世絕技,我們十五人一張強也冷笑道:「就是巨無霸,在這一劍客的發田,有了……」

雪忿。…… 先下手爲強,始可以自救,也才可以報 諸魔都同聲道好 以自救,也才可以報仇好,說道…「我們唯有

後的準則。也因爲如此,江湖中立刻陷在這是四個魔頭的心聲,也成爲他們今 一片混亂中。

因他的意會神功,已進入另一境界,行動那個麻衣怪客。故將輕功施展至極限,尤且說夏振華離去之後,他一心想趕上 離弦,似淡烟縷縷,瞬即消失。 中,無風聲, 無異響,白影幌過, 似疾弩

疾如飛鳥般奔馳着。 夕陽西下, 天色又漸漸黑下來, 他

白茫茫一片。他直覺中這裏的氣氛十分不一派城樓之前,遠處山巒,更高插雲際,當黑幕籠罩着整個大地時,他停身在 平凡,行人有一種畏瑟之狀,且大部農家 ,多巳關門閉戸,燈火盡滅。

以數千計。香店、客棧、零食攤,都成爲因爲南嶽的吸引,成年累月,進香客就日因爲南嶽市,一般人都喩之爲海市蜃樓, 此間的特色。 他摸不透, 這是什麽現象,在他記憶

倏地,幾聲虎、 夏振華徘徊良久,始終找不出答案。 虎之風, 隱隱震蕩在空際

翻湧雲霧,亦被這虎、虎之風,不斷上

山勝色,亦黯然無光。……一被張徐二魔霸佔後,已是暗無天日

他望着那冉冉翻起的雲霧, 喃地

辨忽

巷,但條分即合。他躍奔其間,倒也毫無阻擾。惟山霧

夏振華憑着「天耳神通」,故對拚鬥長空傳來,顯然在這名山勝地,茂林修竹長空傳來,顯然在這名山勝地,茂林修竹 故對拚鬥

,有不少奇材異能之士,宇宙之内,仍隱分辨得出。當下暗忖道··「果然草澤之中力而發,若非是夏振華恁般高手,也難以因爲這破空銳嘯,是以一種純内家罡

中一動 暗忖道。 「南嶽自

[,還名

語道:-「二劍客,經已外出,且此番大受 語道:-「二劍客,經已外出,且此番大受 新身飄落,逕從那茂林深處穿落。當他 的脚尖在樹梢頭一點,人又條然彈起。似 離弦疾弩,似飛鳥投林,瞬息不見。 但這林木繁多,人行其間,不僅無法 令人發現,尤以夏振華恁般高手,身形飄 令人發現,尤以夏振華恁般高手,身形飄

雖然他是自語,顯然他對這拚鬪之人,十這句無頭無尾之言,不知從何說起,「原來他們已拚搏了不少時候。」 如在目中。但也不由暗忖道。感着「天耳神通」,故對拚

分注意。 ,顯然他對這拚鬪之人,十

襟氣度,更要爲武林效法 必須激勵奮發。不僅武功要臻入化境,胸 獨厚,但如何保有這天第一人劍之尊名,有不少高手。我雖然蒙恩師培育,又得天

十,一通而互通。 凡事都能按順序推理而出。所謂聞 他自玄關竅開 啓, 出。所謂聞一而知,任督二脈已通,,但他的心性相通

故條地坐了下來,立時就入於無物無武林奇葩,竟忽略了附近的一塲龍爭虎鬪武林奇葩,竟忽略了附近的一塲龍爭虎鬪

多少時間,星目已漸失色,因為東方已漸我的最高境界。不知道他是在綜理其心意,還是陷入沉思中,外人無法忖知其心意而欲振翅高翔的情形,定知他正在將全般功力,納於靜,歸於一。

若不是一聲慘呼,還不知道他是在綜理其武學
我的最高境界。不知道他是在綜理其武學

於其心意之間,他已從靜好 得全身 ,從有形而入無形。內功、氣功,皆納,他已從靜極而至極靜,從極動而至極一,他已從靜極而至極靜,從極動而至極一位在這裏又耗費了好幾個時辰,但覺

,却都一一承受了。 的奇遇,斷非尋常人所可夢想而獲得。他 也之所以爲天下第一劍者,這一連串

的慘呼之聲,餘音猶在耳際。雖然他的心地十分空明, 劃長空而逝

起,誤了 , 逕踏着林梢 · 文事。」此念電閃而逝,人巳飄然而心中倏地一驚,暗忖道: 「不好!我

竟從兩魔前身擠入 夏振華的朗朗英姿, 。這個尅星,眞如冤家路窄。也前身擠入。堪堪攔在兩魔與天痴華的朗朗英姿,如幻如魅一般,

的了斷。

受兩魔毒手,那時……」他不敢細想,因險!要是我再稍遲到片刻,我師傅定當遭

爲以下的後果, 將使他遺恨終天。

恨聲地喝道:「而今仍然惡性不改,反欲知自愛,痛改前非。」他微微一頓後,又下第一劍,一再饒你們不死,你們不僅不當下鋼子一咬,怒喝道:「賊魔,天 變本加厲。」

現寒濤、風塵,反手五指箕張,刹那間,手殺過人。』餘音嬝嬝,左手指風,掠地吱作响;「哼!賊魔!天下第一劍還未親 他說時,雙目有如烈焰,鋼牙咬得吱

彩雲飛洒,落花片片。

絕一時,無如遇上了天下第一劍這個一尊子和翠蓮觀主雖然享譽江湖,武

同時發出 當下一面凝氣,身軀倐地拔起,雙魔也 數掌。

雖然祇是一念之間,

顯然兩魔還別有用 心 ,就在夏振華上

太古失傳的『馭風傳音』,他似乎亦經練有進步,近來他似乎另有奇遇,因爲一種說道。「我已幾次遇上華兒,他的武功却他十分吃力地,略一沉凝後,又繼續 喘息之聲。 成。」聲音又條然止住 ,長空中飄來陣陣

,這不僅是人類的惡運,連這山野林間,連根拔起者,亦有肉綻皮開,土翻石裂。,林木亂成一片亂枝落葉,合抱大樹,有

當他趕到時,那裏祇剩下拚鬥的陳跡

手下 叔,武林三傑之傑出人物,

掌上凝勁未吐

痴老人聲威,

却不敢驟然發動。

這兩個魔頭雖然近在咫尺,但終因天

眞是人的名兒, 樹的影兒,

天痴老人

在爲逍遙客療傷。

又條地旋身,面含獰笑。拂塵抖得筆直

己奔行速度來測度對方,顯然這一批拚鬥跡雖在,拚鬥之人,皆已不見。因爲以自頭振華一時也楞住了,因爲拚鬥的陳

也爲之黯然失色。

之人,個個都是罕見的高手。

但也因此激起其好勝之心,

如果眞有

我以真元之氣,代你將真氣納入丹田。」震蕩在空際:「賢弟!你快閉住呼吸,待 此念陡轉,那朗朗之聲,早又飄起

慄之感。 的罡氣,隱隱傳到。令人聞之,有不寒而

珠。

少年俠士,全身爲之一顫,雙目也泛上淚失神之間,一陣低沉之聲傳入耳,使得這

尊榮,也就祇有拱手讓人了。就在他略一人,能高過自己,那末,這天下第一劍的

晌,又道::「老兒!瞧,咱們失之東隅,此人顯因過度興奮,幾致語不成聲,好半 「哼!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音極爲清晰,使他不能不信。

「老哥哥,我是不行了,好在華兒的

近日更爲精進。天下第一劍

學目

的天耳神通,

確能聽二十餘里,而且這聲

雖然他不大相信這是真的事實,但他

正是一尊子和翠蓮觀主,兩個當代第一流 夏振華心頭一懍,因爲這說話之聲

武林 武功,

將非他莫屬。

逍遙叔叔療傷,這兩個魔頭 山下之諸般設置, ,那還了得。」心中一急, 當下暗忖道。 身形驟然拔高三四丈,中一急,那還想到這衡 我師傅正在爲 若驟然暴襲

他身形乍起之時,喉頭不期然,發出

然變色。

好似千軍萬馬,同時奔到

「賊魔!敢爾。……」四野囘音不絕

蕩在空際,震得兩魔耳鳴心裂,

如長虹飛瀉

朗朗之聲,廻 老臉上驟

脈,蹬、蹬、蹬,連退 三四大步

竟震起一聲轟然巨響,兩魔全身皆被震

但芯也作怪,着兩魔功力,倏地相遇

V116

地飄來。

當他尚未撲到時,

那低沉之聲,又修

避免却非我們所能逆料,但以華兒機智

「老哥哥,武林中這一場大刦,能否

却足可應付這非常的變化……

無物之境。

翠蓮觀主和一尊子雙雙蓄勢

武林三傑之傑出人物,不知傷在何人夏振華心頭一緊,暗忖道··一逍遙叔

語落, 一陣喘息聲和着一種發自無形

> 對週遭景物,皆視同不見。 此際,確是運集全力,

因爲他已入於物我皆無之境,如果魔

野皆驚,林木搖幌。 兩聲喋喋怪笑,也同時暴起,震得四

魔遲疑之間,一股勁風驟然逼近。

兩魔日來雖然連連吃蹩,但究非等閒

傷,或走火入魔,落個終身殘廢。就在兩 頭們暴襲,雖不致命喪荒山,也將身受重

收之桑榆。」

的魔頭。

逍遙客身上的勁道,也驟然大增。

故一面借勢閃避,而劈向天痴老人和

却不欲放棄這萬一的機會。

後的感覺,且明知另有高人出現,但他們 湖中人畏懼。此際雖有螳螂捕蟬,黃雀在 可比,尤以一尊子在江湖中地位,極得江

消耗真力過度,略事歇息,自可痊癒。」

人也如飄一幌,霍然而起 夏振華聞言,兩顆盈盈熱淚,

,逕向那發

修地滴

「賢弟!你這傷勢,並無大碍,祇不過是

好半晌,才聽到一陣朗朗之聲傳來:

踏着樹梢,疾射而走。

己救助不及。果然他這先發制人,收到奇已救助不及。果然他這先發制人,收到奇

沉地,一隻手抵生逍遙子下過老人面色凝,靠在一株古樹下坐着,天痴老人面色凝佳效果,當他撲到時,見逍遙客臉色蒼白 手。他們似爲一聲怪嘯,躭延片刻,此際 隻手托住命門穴上。他自己更似入於無我沉地,一隻手抵住逍遙客天靈穴上,另一 ,正待出 夏振華的出現,確使得兩魔吃驚。是好像專找一尊子和翠蓮觀主兩魔的晦氣老人之間。這個尅星,眞如冤家路窄。 他們也想到惟有捨命一拚, 印一拚,才可作個根本,確使得兩魔吃驚。但

膺。也因為他對一尊子翠蓮觀主這兩個魔易發現的徵象。大概他此時,正是怒氣填上閃露着一股殺氣。這是在夏振華臉上不夏振華立時雙目含威,晶光畢露,臉 頭,一再容忍才幾乎又造成一件恨事

但要兩個魔頭乖乖就範 ,也斷非難事

V117 步趨身之際,雙魔身形暴矮,十數點寒星 飛射而出。 夏振華喝聲甫落, 倏地旋身, 一招

笑指天南」,掌風向那飛射寒光中掃去。 但聽得嗖嗖連聲,兩魔也悶哼一聲

生死對頭,還是天痴老人。 懼夏振華這個尅星,尤其一尊子心目中的 原來這兩個絕毒的魔頭, 雖然他們畏

是欲乘機向天痴老人下手。 夏振華趕到。他們明知難以拒敵,其實還 眼看着自己即將除去心腹大患,適被

毁去天痴老人和逍遙客這兩位武林至尊。 翠蓮觀主掌風與拂塵齊出,威力自是奇猛 故當夏振華邁步趨身之際,一尊子和 暗中却打出兩把鐵砂,企圖以暗器

却 傷對方身體。 敵,仍能以劈空掌力,震毁對方暗器,震 振華此時功力,又突飛猛進,不僅發招迎 練另一種歹毒暗器,雖然化去不少歲月, 自是威力倍增。不過,他們萬未料到夏 輕易地傳給一尊子。此時兩人同時出手 按這鐵砂本係翠蓮觀主,在青雲山所

知道面前這個煞星, 這實在是一件不堪想像之事, 己甚多, 但還未會到如此程度。 非平凡對手, 武功要 他們確

連連退後,雖然勉強壓下湧到的一口鮮血 ,未曾倒下 覺胸前 ,却是金星直冒, 一陣劇痛, 臉色蒼白。 **即哼一聲**,

夏振華這才看清,飄落在地的數十粒 閃閃發光 且發出惡臭,顯然是絕

夏振華立時血脈賁張,怒髮直豎。掃

易死去,未免太過便宜。」 下流,殺之誠不足惜,祇是使你們恁般輕 過兩魔一眼,始怒聲叱道。「賊魔!天下 第一劍雖然不願打落水狗,但以爾等卑鄙

臂失眼之味。 珠,一斷左臂,我今日也使你們再一嚐斷 臂,冷冷笑道··「賊魔!你們旣然一失眼 他掃了一尊子的獨目、翠蓮觀主的獨

推出 駭。那還顧得傷勢,猛提一口眞氣,同 調息,此時夏振華朗朗之聲,心頭不禁大 一掌。 兩魔自被夏振華掌力劈傷,正自運氣

打算就此逃走。 待掌風陡捲雙魔也不進反退,飄退丈

叱怒潮。語落,一縷勁風,直向兩魔捲到 走嗎!那有這般容易。」條地形成一股喝 ,硬生生將兩魔逼過身來。 冷冷喝聲同時響起, 飄散在林中,

朗之聲一落,冷哼之聲,慘呼之聲, 風如寒風拂柳,人影亂幌,似幻似魅,朗 夏振華十指箕張,身如敗絮落花,指 也同

分可怖 左肩,翠蓮觀主那隻左眼也垂在臉上。十 兩魔條地跌倒,一尊子臉色鐵青撫着

聲,林木也爲之搖幌。 下第一劍毀去你們。……」夏振華朗朗之 不妨就以此爲信物,去傳諭江湖,說我天 「哼!這就令你們作惡者戒 賊魔-

身而起。 一尊子和翠蓮觀主一言不發,同時縱

去,不知又要爲江湖中,頻添多少殺孽 「華兒! 你又縱虎歸山了, 他們這一

……」天痴老人感喟地說着。

劍。 因爲所培植的幼苗,不僅成長,繼承了衣 **缽,更成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下第** 但從他臉色中,流露出慈愛與欣慰,

激動,竟至語不成聲。 的孩子,撲入天痴老人的懷中,因爲過於 「師傅!……」夏振華竟如遠離慈母

句話來。 老眼中湧出兩行熱淚,好半晌,說不出 天痴老人慈愛地撫着夏振華的虎背

安心瞑目。」逍遙客也十分感動地說着 可已雄視武林。就是我們立時謝世,亦可 「老哥哥天巳黎明了,華兒的武功足 0

心,還是有感而發。 未復,但不知他對夏振華是產生了絕對信 天痴老人也長長地吐出 顯然這位武林怪傑,新傷初癒,精神 一口氣來:

的答覆 逍遙客調息,也爲逍遙客的話,作了簡短 顯地聽出這一語雙關的話,表面上是勸導 適之處。」他的話顯然有深意存在,很明 賢弟先運氣調息一番,看看身上可還有不

無比的愛撫中。 對這個亦師亦父的老人,領會了恩惠和親 勸得這個鐵胆俠士。一時祇沉醉在這 夏振華何嘗不明悉老人深意,祇是他

微納氣,就倏地坐了起來。 逍遙客雖然立即閤上雙目,但祇是微

胸中忿怒 棲鳥驚散。這個武林怪傑,似欲藉此一發 竟應聲而折。頓時響聲四起,枝葉紛飛, 逍遙扇猛地一揮,一株合抱大的柏樹

> 雖經我施辰罡氣逼毒,但還得有一段時間 你還是不老,你身上曾中賊人歹毒暗器 天痴老人也淡淡地笑道:「賢弟呀!

臉色微帶笑意,似乎跌在往事的記憶中 孤島三年中,所煉十數顆神丹 振華手中 有助于精力恢復。 好半晌,才又繼續說道:「那三年中 時竟在身上摸出 年中,所煉十數顆神丹。」他說時中,「華兒,這是那次我離開惡潭于精力恢復。」旋即將玉瓶交給夏色神丹。道:「賢弟暫且服下,或 倒出

煉成了這十七顆神丹。雖不能起死囘生,隱居五老搴下,化去整整一百日光陰,才隱居五老搴下,化去整整一百日光陰,才 過天山,採集百十種名藥,且在喜馬拉雅,我會以飛花代步,從黑山白水,而飛越 山的冰峯上,尋獲了三顆千年雪蓮。 _

時,就該給你,祇因你一時豪興大發,條。「本來這些都是在你尚未離開惡潭孤島 確能祛寒去毒,治療百病。 他撫着夏振華的肩頭,又慈愛地笑道

,老哥哥!華兒如果今日尚未離開,你還一陣朗朗之笑,打斷了天痴老人的話地離開。」 就更加猖狂了。 不會放心他獨自去闖蕩,那些魔崽子 地離開。」

他說得口洙四溢, 朗笑不竭, 又道

的武功,才謀氣度,不要說在你恁般年齡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下第一劍。尤其你下第一劍之譽,並非虛傳,你已經成爲前下第一劍之譽,並非虛傳,你已經成爲前下第一劍之譽,並非虛傳,你已經成爲前下第一劍之譽,亦進無法增長得恁般迅速

有你這般成就。」 無人比得上你,就是近百年來,也無人

齡童子一般。 覺火熱,因爲他躺在師傳的懷中。 夏振華心中雖然倍覺振奮,但臉上仍 誠如稚

立在天痴老人的身側 黑,那隻碩大無朋的蒼鷹,從天而降,昂 天痴老人也是臉含微笑,倐地林中

呼之聲。 似對幼主人致問候之忧,也是在作歡 當牠發覺夏振華之後,竟發出一聲長

有無改變。……」 又向天痴老人笑問道。 夏振華撫着牠紅色羽毛 「師傳! ,頻加慰藉 ·飛花脚程

際,

都泛出迴音

振華手中。 是在飛花項下,提出 天痴老人一時也不悉他話中之意,祇 一個小衣包,交給夏

一華兒, 這裏面有衣服什物,都是你

雖然他感激得熱淚盈眶,甚至連一句話都 他是天下第一劍,何况英雄有淚不輕彈, 所需之物。」天痴老人慈愛地吩咐着。 夏振華星目微熱, 但他忍住了,因爲

聲「咦」出 他祇是點頭示意。這時逍遙客倏地一

哽咽得難以吐出

哥, 何事驚奇。」、天痴老人笑問着。 知足翁呢?」 天痴老人和夏振華微微一愕。 一老哥 「賢弟

心頭微懷的幾乎驚叫失聲。 夏振華因爲尚不知知足翁亦在此間

道 的行止 天痴老人也愕住了好半晌,才低低說 「我當時祇顧替你療傷,故知足老弟

> 亦不致被人所乘。…… 劍術造詣,更見功夫,即是躡魔踪而去, 人又淡淡笑道:「知足翁老成持重, 夏振華聞言, 身形霍然暴起。天痴老 年來

乎立時爆發。逍遙扇一揮,身形乍起, 問,聽天痴老人一說,火爆爆的脾氣, 一聲冷笑,也飄落林中。 逍遙客因爲此番被賊人所乘,正自氣 但幾

熱,一 不覺一 夏振華也是一聲叔叔叫出,林中、 任是逍遙客,這個一代怪傑,心頭也 陣朗朗之笑,震得四野迴音歷歷。 緊,但當他囘過身來,不僅臉上一 空

翁, , 巳如霜雪一般。 他依然是紅光滿面,祇是頭上的白髮 原來此人,正是武林三傑之一的知足

話來。 他撫着夏振華的肩頭,好半晌說不出

笑問着。 「賢弟,你追到了那裏?」天痴老人

「老哥哥!江湖五惡,人稱一體,我們也知足翁沉思有頃,竟微微一聲短喟,道: 深知他們面和心不和。: 着真才實學,也難有獨到之處。…… 「這些魔崽子,雖然鬼計多端,但憑 我們也

> 能奈我等何?……」 傑足以無敵于天下,

但江湖五惡中人

怎

辣的鬼謀下,幾乎無以立足。......」 大門派,江湖五惡門人,都曾在他心黑手 中 淡淡地一笑說道: 「那個曾經鬧得江湖之 ,此人善惡不分,一雙血腥之手,武林各 ,一片血雨腥風的千毒上人,誰都知道 他說時,又撫了一下夏振華的肩頭,

來,又繼續說道:我今日竟無意中 他望着初昇朝陽,深深地吐出 , 口探氣

> 係······ 一 對江湖中人的許多性命,却有着切身的出一項神秘的事,雖無關乎武林宏旨, 人的許多性命,却有着切身的關

咋舌,連天痴老人,也深覺愕然 ,不僅夏振華瞪目

客早巳忍耐不住,暴聲叫道。「你快點說 ,恁般婆婆媽媽,怕不將人急死了 一陣陣朗朗之笑,震蕩在空際,逍遙

遙客的朗笑已經響起:「你是怎麽啦,他說得十分激動,但却意猶末盡, 伐,弄得鬼哭神嚎,天怒人怨。……」 也都會迎刃而解了,更何必藉刀劍 先能預早防範,並因勢利導,雖有過節 變的原則, 後本末,而武林恩怨的形成,也有一項不知足翁也淡淡地笑道。「凡事皆有先 那就不平而鳴的後果,但若事 ,藉殺 老逍

。就以你的武功才謀,雖不敢說,武林三 逍遙兄,我並非有感而發, 過高插在雲際的南嶽一眼, 扯些無聊的閒話。」 ·新王雲祭內南嶽一眼,繼續說道··「知足翁面色一整雙目精光陡現,又掃 亦非無病呻吟

物 且被圍鬥受傷。……」 , 豈能在這南嶽偏峯之下, 豈能在這南嶽偏峯之下,竟被困住甚4:「你這枘逍遙扇,敗過多少成名人他瞪着逍遙客的逍遙扇,無限感喟地 知足翁鋼牙一咬,恨聲不絕, 道:

風。 若不是我與老哥哥及時趕到 ,天痴老人幾番欲言又止的但終未問出。他說了一大堆,仍然未道出其中始末 林之恨,更將爲江湖中 造成 · 不僅將遺武

> 足翁所論,竟脫口問道。「叔叔,你莫非夏振華對這些魔頭,知之甚熟,聽知 欲圖製造另一次大混亂?」 發覺千毒上人和南嶽二劍客,另有勾結,

事實 談話中,前後參詳,故證實這一件可能的 這朶武林奇葩心思慧點,他從知足翁

與二劍客, 事情雖然如 雖然如此,但不知你如何就料定老魔知足翁祇是朗朗地一笑道:「華兒, 相與爲謀。

源源本本說出 如何與千毒 又將武當、崆峒各派聯手拚鬥的一幕 .與千毒上人相遇,如何除去他的爪牙.夏振華也淡淡地一笑,旋將自己初次.

幸天痴老人等人,都未曾注意 都一閃幌腦際,不由得臉上微熱。所但當他說到泰山絕頂,絕塵岩諸般往他更將自己如何惡鬥一尊子與西嶽四

毁去左目之事說出。 以及一尊了剖鬚,又復被那麻衣蒙面客 夏振華將一尊子如何與翠蓮觀主連手

過,南嶽二劍客兩個賊魔,雖然鎩羽而去……」 他微微一頓後,又朗聲說道:「不我親眼所見,親耳所聞,尚還詳細,不過 之掩護,以及二劍客的爪牙,作爲棲息之五惡的個中矛盾和恩怨,更要利用這南嶽 點,胆識過人,就憑你這一種推斷, 達到其雄視武林的願望……」不待他說完所,同時再掀開一塲空前未有的浩刦,以 故此華兒斷定千 ·,胆識過人,就憑你這一種推斷,還比知足翁早已朗朗地笑道:「華兒心思慧 夏振華微微一頓,雙目暴閃光,道。 知足翁面露笑意, 毒上人,不僅欲利用江湖 但他仍靜心地聽着

V118

陰謀……」 但不僅不氣餒、不灰心,顯然他們別有

叔叔,但不知這三個賊魔,此番竟奔向何 夏振華不待其言盡,又揚聲問道。.「 是否還有別人?」

住,不料三魔十分詭詐,我在那羣山中, 幾乎為他們所迷。……」 追到湘贛交界之處,且深信可以將三魔截 知足翁這才面色一整道••「本來我已

他說時,滿面的紅光,倏地塗上一層

蒙面麻衣之人,我還被困在羣山中, 定要活活累死。.....」 好半晌才繼續說道: 「要不是遇上那 說不

陡展,不待知足翁說完,又搶着問:「叔 夏振華聽他說到蒙面麻衣之人,精神 叔!那蒙面 麻衣客呢?」

, 時 也瞬即杳然 知足翁也十分遺憾地淡笑道: ·分煩燥,待出困之後,那人踪跡 翁也十分遺憾地淡笑道:「我那

後江湖中之事,必然加多…… 聲,說道:『天下第一劍,當在南嶽,今 身形雖杳, 我却未曾聽完,却爲另一樁拚鬥之聲所 一凝思後,又說道。 但空際仍隱隱傳來一陣清晰之 「不過, 」後面的話 他

中心 故那個亡魂谷主,將成爲今後正邪拚鬥的 地吐出一口氣來,緩緩地睜開神目,道: 「這人曾與他見過, 天痴人老一直未曾開口 將來關係武林命運 此時才長長

兒功力,已成就非凡,天下武林,將莫之 他望着夏振華好半晌,才問道。「華

> 第一件大事……」 敵 ,祇是羣魔亂舞,如何迅速敉平,確是

哥,華兒仁心義胆,已集天地靈秀于一身 掃蕩羣魔,澄清寰宇,他已早有成竹在 逍遙客早已朗聲笑出,說道:「老哥

手傷人。固然天下第一劍要拯人于 過淳厚,尤其受老哥哥氣質影響,不願出 華兒今後應該注意。」 體貼天心,但殺惡人,就是善念的原則 逍遙客又面色一整,道:「祇是華兒太 他一揮逍遙扇,一聲巨響, 跟着響起 極,並

是智的競賽… 妖氛漫天,千萬蒼生, 劍管天下 他故意一停後又道:「這朗朗宇宙, 逍遙客的聲音又倏地提高, 人事,固然這是力的鬥爭, 陡遭殺戮, (手) 也

尤其當斷不斷,必眙後患的惡果。天下第天地靈秀于一身,大智慧啓,大思慮明, 一劍尤當注意,..... · 華兒巳集

間的事。 惡魔,如果他存心傷人,祇是舉手投足之 犯了逍遙客所說的毛病, 夏振華心頭微覺懷駭,因爲他自己正 因爲他曾遇許多

胸脯微挺,竟爾一聲長嘯。 這意念電閃而逝,登時雙目晶光暴露

淚身世,都得你力圖振作,競競業業,努 也對你期望甚殷。你自己所承担的 武林三傑如此,就是那位麻衣蒙面怪客, 力以赴。: 「華兒,你對武林的責任重,不僅老夫和 天痴老人撫着他的頭,慈愛地笑道: 一篇血

夏振華聽到了自己身世 ,一時竟無法

遐思。問出,祇是楞楞地遙望着雲天,發出陣陣

: 「華兒,這場武林浩刦,或可因你的出

蒙面之人,對你行道江湖,或有助益。此 他微微一頓後、又朗聲說:「那麻衣

人武功高不可測。……」 夏振華正欲將自己得麻衣蒙面人之助

!事理天定,非人力可以挽囘。……」 遠處,竟傳來一陣談話之聲。「姑娘

。 淡淡地笑說道:「師傅!叔叔!就是此

慈愛下 那麻衣蒙面怪客,雖然他温馨在天痴老人原來夏振華巳聽出那說話之人,正是 ,終於倏地離去。

尤要高出一籌。 聲,因爲他的天耳神通,較之天痴老人 他並未顧到三人,尚未聽清那談話之

, 他才察覺。 ,直待夏振華的朗朗清音, 飄落在空際

此人關係武林宏旨,徒兒也不能白白受惠

這正是他「萬風傳音」之法,較之一

天痴老人又撫着他的肩頭慈愛地笑道

,巳將金剛不壞身法煉成說出……

夏振華凝神諦聽,倏地雙目陡現晶光

天痴老人、知足翁、 逍遙客三人正 自

落在空際 遠處又忽傳來一震冷冷暴喝之聲,震白影一幌,瞬即失去。

夏振華幌身而起時,天痴老人尚未覺

師傅!我要去追那麻衣蒙面怪客,

傳聲。 這是一種純氣功的馳寓,可以奪氣,可以 般傳音入密及千里傳音,又要高出多少,

是眞眞實實的,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 **「華兒的成就,已超過我的想像,他已 聲音悲壯激烈 天痴老人微微一愕後,始縱聲大笑道 ,老眼中湧出兩顆豆大

淚珠。是喜悦之淚,因爲一枝幼苗,已經 獲得了眞正的繼承者,甚且將更加發揚光 成長而壯大。 。不管他的武功付有傳人,「五絕奇書」 是他心血的結晶,也是他生命的寄托

大。 有他們自己,才能體會出這至大至高的聖和知足翁,也是面帶微笑,眼含淚珠。祇 和知足翁,也是面帶微笑,眼含淚珠。祗他無法以言語來表達。站在一側的逍遙客 得了滿足和慰藉。故此時狂笑後的淚珠, 不止他個人如此 ,就是武林三傑也獲

他們眼神中, 聲朗笑之後,都先後離去 三個絕代高人不必用言語來形容, 攀止間 ,都取得默契,故在必用言語來形容,從

花背上,駕長風而去了 人,他乘坐在那隻碩大無朋的蒼鷹— 一朶紅雲,載走了 人無朋的蒼鷹——飛

爲一塲無法避免的血雨腥風,將由他親手的命運,却盡了挽狂瀾于旣倒的責任。因 所培育的天下第一劍 没有人知道他去的地方,但他 來挽救這一場空前 對武林

華,會盡他的責任 他深信那個敦厚、 而義薄雲天的夏振

來爲愛徒親自料理。 爲他要親眼看見愛徒來力搏五惡的連手, 奪囘五絕奇書,尤其還有許多事,他仍得 竟爾飛去,當然他不會遽爾離棄塵世,因 故此,這個絕代老人,如神龍一現,

武林人的大事。 振華面前的,也不僅是他個人的事,將爲 這不僅是武林恩怨問題。因爲擺在夏

然振翅而去,仍然會關心着武林大事。 潔的少年俠士所能應付的。故天痴老人雖 三傑,雖然看見他愛徒成長,甚且將無敵 將是夏振華一生的坎坷,天痴老人和武林 祇是這一堆剪不斷,理還亂的瑣事, ,江湖中的險詐陰險,却不是一個純

要不是那些殘枝敗薬點綴此間的拚鬥陳跡 至將遺武林大恨。但現在却是恁般寧靜, 這南嶽山麓,曾經有過一場龍爭虎鬥,甚 再無任何跡象可尋。 靜!成了此間的特色,誰也不曾想到

近乎隱俠一流人物。 談話中,聽出許多有關那位怪客的行踪, 麻衣蒙面怪客,發生許多疑點,更從師傅 且說夏振華離去之後,他不僅對那位

也將設法圖報,何况自己還未曾與人謀面 己一次于危難中,更協助自己迅速練不壞 金剛之身。就憑這一天高地厚之恩,自己 連他的眞面目,也未曾見過。 尤其自己與他陌路相逢,不僅救過自

放鬆千載難逢的機會,他愈奔愈快,意會

此際既然發覺那麻衣蒙面怪俠,那肯

流水一般飄逝。天色巳黑下來,他並未追 神功,祇是心隨念動之間 但覺得樹影倒退,山巒和田野,都如

現。上,甚至連一些可疑的跡象,也竟未曾發

度? 不由得自問着,忖道:「難道我奔錯了方 向?還是那人的輕功,竟高得如此不可測 當然這件事,使他發生了甚多困擾,

異,或者他中途停下了、才無法追尋。此 里。任是那人武功高強,人總是血肉之軀 念有如電閃而逝,故奔馳速度,倏地一緩 許有人在這方面高過自己,故他必須尋得 此人。這朶武林奇葩心思慧點,反應奇速 中,武功竟有人高過自己,要他如何肯服 ,對四周景物,也一目瞭然。 ,故他斷定自己與那麻衣蒙面客,方向各 ,因爲在這段奔馳中,少說點也是好幾百 。就以天下第一劍之稱譽而論,也决不容 不過,這朶武林奇葩天性好強,宇宙

連天,雲霧中,幾點黑影 涯無盡。遠山,高插雲峯,有天連水,水 一抹江流,滾滾浪濤,遠遠望去,無

處, 但他對這滾滾江流,遠山雲插,却發 夏振華一時也楞住了,他不悉此爲何

些隱士高人,連姓名也没有。 然而到那裏去尋找那麻衣怪客,何况這 不自主地停下身來,他似欲一探究竟

中, 但這裏却蒙受無窮災害。如果我竟一走了 道。「我來到三湘地面,雖然不到半月 也深深地陷在這中間。忽然,他喃喃自語 係,他在短短時間中,不僅體會了,而且 俠士,也頻生感觸,因爲在這人生的旅途 所謂恩和怨,施與受,這兩者中的關 夏振華終於發出一聲短喟,這位少年

> 道:「三湘爲南嶽二劍客重地,此際又因 地的大事發生。……」 藏龍臥虎的三湘地面,將更有一番驚天動 和武林三傑,亦巳南下三湘,說不定在這 暫留此間,調查一下羣魔虛實。何况師傅 千毒上人插足其間,這中間豈無其他變化 微微一頓後,又擧頭望着明月,緩緩地說 還不知道,要弄出些什麽花樣。……」他 之,不僅良心上有所不安,這些魔崽子 好在他們嵩山之會,業已延期,我不妨

沿着江流,溯江而上 雖然他是自語,無疑却作了决定,即

他的心地,却分外空明。 江而上,秋風吹來,巳帶着幾分凉意, 他本來没有目的,也就放緩脚程,沿 但

來,因爲林中,不停有說話之聲,有嘆惜 ,在這秋夜中,也就倍覺凄凉 終于在一片黑壓壓的森林邊,停了下

際却不能不停下身來。 夏振華本欲進入林中,小作休息,此

藏的秘密,尤其有關江湖武林中的另一件 留。我當然在你離去之前,要將這一件隱 你伐毛洗髓,祇是你的根基較淺,眞元難 ,還未全好,雖然你經巨無霸老前輩,爲聲音:「萍兒,這事說來話長,你的身體 是武林中第一流好手,茫茫宇宙,任你去 就可以運氣調息……」她微微一頓後,又 以恢復,我們這一路行程,你又強自支持 跳動,這時林中正隱隱傳出一陣慈母般的 你的武功已不再是亡魂谷中的小丫頭,將 繼續嘆出一口氣來,說道:「從此以後, 。現在我再爲你作一番舒筋活脈工作,你 當他凝神諦聽,心頭又不禁一連劇烈

> 大事,趁此機會,轉告於你。……」 另一個聲音,倏地響起:「師傅!我

不要離開你。」 一雙孩子 我不能那末自私,更不能

虎相鬥,必有一傷的道理。。.....」 『迎風曲』雖不能奈你何,但要知道,兩大紅衣裙的少女,應盡量避免衝突。她那 事,不過以後你遇見一個手持銀笛,身着 的王子嗎?……」她似陷入沉思中,終於 自誤誤人,你心目中不是塑造了一個夢中 一聲短喟。「孩子!這件事,我當力盡人

她又嘆出一口氣來,繼續說道:「孩 你還年青,以後自會明白。……」

骨之響,亦已傳出 爲有人暗中暴襲。正微微蓄勢,而一陣筋 說完,突聽得一聲悶哼,夏振華猶以

十年的亡魂谷。……」 但不知這女魔,何故也離開了她經營了數 氣量狹窄的亡魂谷主,不由得暗忖道: 夏振華這才知道,是那個面目醜陋

陣喘息之聲。 此念電閃而逝,亡魂谷主竟也傳出

深似海,怪不得她會說過:「名雖師徒, 脈之法,也不由得暗中點頭贊許,所謂恩 想是她以真元之氣,代愛徒行舒筋活

生出幾分好感,也從她身上,體會出幾分更振華對這個面目可憎的女魔,頓時

兩人都似在運氣調息,夏振華一時倒也不神速,現在快運氣調息一番……」說完, 聲微笑道:「萍兒!你的功力,果然進步 就在他微一沉思間,林中忽然發出一

急於離去了,他竟暗中作了維護之人。

本是謎一般的人物,此番復出,更值得重 ,尤其她口中所說的巨無霸,究竟是何 因爲在他的意念中,這個亡魂谷主, 還有什麽武林秘密

神秘的亡魂谷主,倒是想聽一下,究竟所 但談到有關武林宏旨的問題,尤其對這個 夏振華雖然是一位光明磊落的君子

似出谷新篇,悦耳之極。 **倏地**,一陣幽幽清晉,傳入耳際,有

的黑衣少女,亡魂谷主的愛徒,那個冷若 爲這說話之人,正是那日在亡魂谷所遇見 個人,也似要振翅高飛一般。」 夏振華眞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

得這般快。……」 當下不由暗忖道。「一個人難道會變

遇的機緣,巨無霸一代人傑,祇因個性太出一聲感嘆。道。「孩子!這是妳百世難 不知他又練成何種絕超武功。但能以其數 ,但他終算是一條漢子,但這二十年,但 樹敵太多,才爲江湖五惡,合力圍擊 這一意念陡轉,那沉重的聲音,竟發

眞元之氣,衝開了你的生死玄關。……」 氣流,大概就是巨無霸所投輸于你的一股 却被那幽

幽清音驚呼道:「師傅!難道我的生死玄

關開啓了不成。」

手之上,剛才我爲你舒筋活脈時,就已覺 此以後,你的武功,將超過武林中一般高 「孩子 !不僅你的生死玄關開啓,自

是她平日就是如此,故那少女無法辨明。 過度,竟未察覺亡魂谷主的驟然變化,還 那幽幽清音,似爲自己特殊奇遇驚喜 「師傅,那巨無霸老前輩, 現在何處

不清的血恨之淚嗎? 心?」那幽幽清音,連聲不竭地詢問着。 「咦!師傅!你流淚了, 何事使妳傷

你不是說他對武林江湖中,

還有一篇洗

看來,仍然有一種母性的光輝。……」 情理,因爲在她的身上,從她對黑衣少女 有一頁傷心史,否則她不會變得如此不近 心頭微微一懍,暗忖道:「這女魔大概也 一聲長長的嘆息震蕩在空際,夏振華

備。:: 多待半日,我不妨將一頁武林恩怨,宣洩 出來,將來如果有事,事先也好有一 ••「孩子!這林中枝繁葉茂,我們就在此 亡魂谷主的沉重之聲,又倐地傳出來 個準

一口氣來。 說完,竟入於沉思中, 並長長地嘆出

番轟轟烈烈的大事。……」 燒着。滿腔熱情,似欲爲宇宙社會,是二十七歲,正如你一般靑春之火, 「那還是三十年前的事,我那時,已 做正燃

事如烟,轉眼就是三十年,韶光不再,誰 她說時似跌入少女的囘憶中,因爲往

衣少女亦未插言, 祇是凝神諦聽着。 器

,都是武林江湖中百難選一的高手。 夏振華不敢過於接近 可以聽出十數里的地面。 一定會被發現。好在他藉「天耳神武林江湖中百難選一的高手。太過 。因爲這兩個人

上,微微納氣,聽着兩人談話。停身在一株古松之上。他盤膝坐在樹叉之 通下,仍可辨其落葉之聲,故一直森林雖然寬逾數十畝,在夏振華的

亡魂谷主沉思有頃,聲音也變得柔和

我對人無任何成見,祇是覺得不平之事附近,遇上了一件極爲不平之事,那時 就必須由自己出面似的 ,我從關外歸來,在濟南府

俠士,那人年約二十五 力戰七八人,毫無懼色。且愈戰愈勇,奇 「有七八個彪形漢子,圍住一個少年 、六,一柄長劍

旣不忍離去,又恨那些人欲以多爲勝。 「我當時實在被他那奕奕風神所吸引

長衫,身形旋轉間,還帶出絲絲銳嘯,和衫,劍光飛洒,人影縱橫。尤其他那飄飄 有如走馬燈般, 團團亂轉 着那冷森森劍氣,逼得圍攻的八個大漢, 「但那個少年俠士・一柄劍 ,一襲長

然初一上來,摸不清對方詭譎奇異的劍招 尤其他那身形倐起乍落,時隱時現,有 「不過那八個大漢,也並非弱者,雖

滯起來, 漸漸地,少年俠士的劍招,忽然遲 不僅再聽不出衣袂所帶起的銳嘯

,那知耀眼劍虹,亦漸失去光彩。

個身影,亦似凝混爲一,但劍光飛洒,掌「八個大漢的攻勢,也突然加速,八 影繽紛,直將那少年俠士,裹在一片劍光 八個大漢的攻勢,也突然加速,

直豎,鋼牙緊咬。 魂谷主所言,也不禁氣衝牛斗,怒髮根根 連手羣門,以多爲勝的傢伙。故此聽見亡 夏振華生性嫉惡如仇,尤其痛恨那些

「什麽人?」黑影一幌,掌風也同時

在欲窺探別人秘密,正自微微一愕,黑衣 , 亡魂杖挾凌厲勁風, 自一側劈到。 少女巳凌空擊到。亡魂谷主也在同一時間 夏振華因爲一時忘形, 忽略自己,

都會於驟然之間同時併發。 氣,所發出反震和自衞的無形地極之氣, 他此時的武功反應之速,尤其他身上的罡 黑衣少女的武功雖然被那麻衣怪客伐

夏振華雖然意料不到有此暴襲,但以

天下第一劍相比,實在要差上一段距離。 毛洗髓之後,内力倍增,但較之夏振華這 亡魂谷主本來他以一招挾泰山而投北

清眞實面目,她的亡魂杖,却是無堅不摧 祇是一閃之間,就移開丈許。 海的絕技,自一側攻到。但夏振華的身影 亡魂谷主眼目何等銳利,但却未曾看

這一杖走空,連她的身體,也被帶動數 心中不由微懷,硬生生將劈出的杖勢

一聲朗朗之笑,震落在空際 ,亡魂谷

主聞聲,注目望去,臉上條然閃過一層笑

好似同一動作,而且祇是白影一幌之間 他說話,行動,黑衣少女被置於樹梢頭 她並未看清黑衣少女爲何受制,尤其

徒,並未出手相救,也未出聲詢問。 「老前輩,請別誤會,令徒的玄關之

此際,她望了一眼高懸在樹梢頭的愛

助老前輩一番。」 **竅並未開啓,我不過藉這個小小玩笑,** 這朗朗清音,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活生生的事實,又不能不令人不信。

分敬佩……」亡魂谷主微微一頓後, 說道:「老身一生從未服過別人,但敬佩……」亡魂谷主微微一頓後,又「小英雄天生神武,智慧超羣,老身

有限,恩師雖以天下第一劍勉強相助,但 在小英雄面前,老身是口服心服了 繼續說道:「老身一生從来服過別人, 「老前輩過獎,在下年幼無知,所學 °

還不斷增漲之中,但不知令師何人,有如「小英雄巳集天地靈秀于一身,而且 突問着,且言詞間,流露着無限欣悦和羨 此福氣……」亡魂谷主不待夏振華言盡 在下資質恩魯,未得恩師傳授萬一……」

就。 慕。 之,且又蒙武林三傑--,知足翁三位前輩協助,故在下 「敝師上天下痴,人皆以天痴老人呼 ,故在下小小有成一追風叟,逍遙客

、聖潔的表情。 夏振華幽幽地說着,且泛着一片眞純

而且武功竟有了傳人,怪不得能稱天下第 …天痴老人……天痴老人還未死去。… 一劍。…… 一聲驚呼震蕩在空際。 「天痴老人…

夏振華初時也不由 一驚,但當他發冒

出你身上那股強烈氣流。 她末了的話,說得十分緩慢,好像費

烈無比的氣流,從泥丸冉冉上昇,連我這 「師傅,我的百穴巳通,而且一股强

冰霜的美人兒。

強, 總算是你的造化……。」 十年修爲,融會於眞力,爲你伐毛洗髓,

好半晌才繼續說道:「妳說一股強烈

意,

「萍兒!過來。」

衣少女的攻擊。 顯然她一發覺是夏振華後,忙喝止黑

過,適聞賢師徒談到巨無霸種種,因一時一揖說道:「谷主別來可好,在下偶然路 好奇,乃停足而頃聽,不恭之處,尚望原 夏振華也於同時,飄身着地,並深深

的機會。 武林大局,這個少年俠士豈肯放過這萬一 這一代怪傑的神秘傳奇,尤其關係着整個 罪這亡魂谷主,因爲他旣巳聽出,巨無霸 他的話說得謙和之極,顯然他不願得

掌下。一種好勝之念,一股少女的自尊心 激動,但在亡魂谷她曾幾度敗在這俏冤家 女當她乍一發現這俏冤家,也不免有一番 尤其此際,她已經知道,自己功力倍增 ,但眼角間,却閃出兩顆淚珠,黑衣少 亡魂谷主嘴角抽動一下,幾番欲言又

意亡魂谷主的反應。 誰是強者的念頭,却油然而生,她更未注 雖然聽見俏冤家温文地發話,那一種

天下第一劍』這名號來嚇唬人,我們得鬥 何我們的秘密,你以爲了不起,尤其以『 當下她冷冷地喝道:「既然你敢來窺 ,看看到底是誰行誰不行。

語發人到,漫天掌影,竟自四面八方

無霸的秘密,不僅未會還手,也不會閃避 他身上無形罡氣,也未發出反彈之力。 夏振華雖然心中有氣,但他想探尋巨

> 了一聲,連連後退,因爲以她目下武功 這凌厲的一擊般。不過黑衣少女却「咦」 掌力,予以化解。表面看去,他似欲承受

舉手投足都可裂石開碑,何况全力撲擊。

雙掌業經蓄勢。 她發現掌上並無任何異象時,身形微愰, 也隱隱作痛。乍驚之下,故慌忙退後,當 之力,竟似撲在一堆敗絮之上,而且雙臂 不僅未能傷及對方分毫,而自己兩掌

掌連番劈出。 出分外慈祥。黑衣少女好似故作不聞,玉 」亡魂谷主一掃那冷漠之態,聲音中也顯 你怎麽啦,還不與我停手。

的本能,這聲音,他從未曾聽過。 中,似有一種無形吸力,也好似有種母性 夏振華雖然氣憤,但亡魂谷主的語音

讓過黑衣少女全力撲擊。 主一眼,竟倐然放了下來,微微側身,又 本來雙臂業經蓄勢,當他掃過亡魄谷

爭勝之念也就更爲急迫。 黑衣少女數度撲空,心中更是大忿

無其事一般,且嘴角間微含笑意,望着這 亡魂谷主起初還一直喝阻,此際反若

能擊敗他,這個天下第一劍的稱號,她就 勝之心,尤其面對這個俏寃家,如果自己 黑衣少女一種發自少女的本能一 好

都環繞在脚前,任由自己主宰一般,故 她的心中一喜,眞好像武林天下高人

中又一陣怦怦然。掌力也就更爲排山倒海 面上頓時泛着微笑。 但當她一接觸到夏振華的目光時,

影繽紛,呼呼之聲,不絕于耳。 一般劈出。故刹那間,祇見人影縱横,掌

忿怒,暗忖道:•「你這丫頭,也太不知天 以爲天下第一劍,是浪得虛名了。」 高地厚了 夏振華連番退讓,此際也不禁激起其 此念有如電閃而逝,故條地一聲長嘯 ,我若再不給你一點教訓,眞還

竟被高學起來。 黑衣少女萬未料到自己的掌力,不僅

右手激起,探臂行龍,黑衣少女的嬌軀

更感微麻。 無功,且全身皆失去平衡之力,尤其雙臂

他劈死,但雙臂又偏偏不聽話起來,甚至 此際眞是又蓋又慚,巴不得一掌就將

染得深透 着雙目,但俊秀的臉上,却如胭脂一般, 全身的功力,也都在逐漸分散,消失。 兩顆豆大淚珠,湧流雙頰,旋即緊閉

還有要事,要請教谷主。姑娘的武功,近 來突飛猛進,眞爲可賀。現在請你多歇上 一 同 … … 夏振華朗笑之聲,也蕩起在空際,「我 亡魂谷主,雖也一驚,却未出手相救

幌之間,亡魂谷主正欲喝出,而夏振華却 這朗朗餘音,隨着他的白色身影,一

步。

功,顯然在這短短數日中,又有驚人的進是一件不堪想像的事,面前這個少年的武是一件不堪想像的事,面前這個少年的武 但芯也作怪,全身各大要穴,並未制住。 雖然她全身頓覺一輕,但功力却似全失, 黑衣少女,正被放在那株大樹梢頭

V122

亡魂谷主,竟是自言自語起來。

些叮囑過的千言萬語,也嚮在耳邊。「孩一一個慈愛老人的面目,幌過腦際,那 古人、後無來者的天下第一劍。……」 中揚正義, 從此以後,蕩羣魔,靖寰宇,爲武林 爲江湖中除大害, 作一個前無

的武功很高,原來是天痴老人的徒弟。 于他聽見了一聲低喚,「師傅!怪不得他 ,此際也陷入一種無法理解的思潮中, 那個黑衣少女竟自行運氣,衝開了部 這個幼失雙親,身世雕奇的少年俠士 終

而復漲, 份穴道 夏振華心中一動,右臂微抬。五指伸 數道勁風,疾射而出。 故此向亡魂谷主說出。

華劈到 驚叫失聲,亡魂杖凌厲無儔地,向着夏振 任是亡魂谷主如何深沉 ,此時也不禁

黑衣少女的身體,早也因爲夏振華彈出的 幾縷勁風離開樹梢三數丈高,倐起乍落。 一點白影,竟似衝天之鶴,飛射而出 聲清叱: 「請別誤會!」餘音樓樓

的刹那間,完全解開 黑衣少女的穴道,則在昇而降,又復昇起 這幾個動作,都在同一時間發出,但

杖勢, 此時見愛徒無恙着地,心中一喜, 本來亡魂谷主一杖走空, 一聲清叱, 硬收了囘來。 飄身落在亡魂谷主身邊。 正自氣衝牛斗 劈出的

絕世武功 無意間得以衝開,如果再加精進 「姑娘玄關之竅,藉着你眞氣流動之間 夏振華也同時看着,笑向黑衣少女道 不出一年,即可通達,那時姑娘挾 ,足可睨視武林了 ,任督

> 仍不服氣道:「不管如何,我們總得鬥鬥夏振華一說,兩朶紅雲立時飛上雙頰,但 少女特有的嬌羞。 · 華一說,兩朶紅雲立時飛上雙頰,但黑衣少女本來還一肚子悶氣,此時聽 」說完,啜着小嘴,顯出了玩皮和

第一劍……」 爲己用。現在,你竟然輕易完成了別人窮 前輩,爲你伐毛洗髓,但爲師仍不能使你功,多虧天下第一劍協助,雖然巨無霸老 十年精力也無法達的目標,還不謝過天下 的武功精進,更無法將那股眞力, 多虧天下第一劍協助,雖然巨無霸老「萍兒!你就是恁般不聽話,你的武 使你納

祇是遙揮玉掌,對準一棵古樹劈去。 黑衣少女微微一愕之後,並未言謝

應聲而折。 但聽得一聲震天價嚮,那株合抱古松

也發出一連串點不清的囈語。撲通一聲,此地步。終於兩顆淚珠,湧上雙頰,口中難以相信的她自己的武功,竟然增長到如 竟跪在夏振華面前,磕了一個嚮頭。 黑衣少女一時也楞住了,因爲她實在

必如此,在下祇是擧手之勞。」 如此,忙横移一大步,淡笑道••「姑娘何 夏振華未料到這個倔強的姑娘,竟會

,又道:「我的武功增長後,使我能替我,使我的武功得以增長。」她微微一頓後,道:「天下第一劍,你雖然帮了我的忙無衣少女站起身來,掃了夏振華一眼 總得鬥鬥 表示謝意。但我並不佩服你的本事,我們父母,洗雪血海深仇,故此我向你磕頭,

在夏振華面前的挫敗。念念不忘地要找時這個倔強的姑娘,始終不曾忘記,她

間好打

歹 瑰谷主喝道:「丫頭!你就是如此不知好夏振華淡淡一笑,正欲所言,却被亡 夏振華望着她們,不禁黯然地一笑。 」說時,竟將黑衣少女摟入懷中。

性的光輝,這是他一生中未曾領略到的。因為她在亡魂谷主身上,發現了一種純母

? 黑衣少女稚氣地問着。 「師傅・ 他爲什麼要稱爲天下第一劍

亡魂谷主不由失聲朗笑起來 夏振華掃過他們一眼, 却未說出 。但

變得 任是黑衣少女再過嬌傲倔强,此時也天下第一而何?」亡魂谷主一口氣說出。 一,就以他這絕世英才,朗朗風儀,第一。不止如此,資質才謀,更是天 下第一而何?」亡魂谷主一口氣說出。,就以他這絕世英才,朗朗風儀,更非一。不止如此,資質才謀,更是天下第一。不止如此,資質才謀,更是天下第一点的武功,要天下 啞口無聲了

請, 淡地一笑道: 「老前輩!在下有一不情之,臉上不由微熱。欲用話題支開,當下淡,臉上不由微熱。欲用話題支開,當下淡 未知老前輩能否見諒。

道:「小英雄有話,老身力能所及,無不相求自己。好半晌,始吐出一口氣來,說不清面前這個美少年究竟有什麽大事,來亡魂谷主遲疑有頃,因爲她一時也摸 應允。 亡魂谷主遲疑有頃,因爲她一

漢所圍攻的少年俠士,是否即巨輩適才無意中聽到賢師徒所言, 夏振華臉色微紅, ,是否即巨無霸老前師徒所言,那八個大

正是巨無霸 亡魂谷主微微一楞後,終于嘆出 「天下第 她說完 虧你猜想出 ·雙目不停地在夏 虧你猜想出,那人 後,終于嘆出一口

> 的影子。以供她人生的記憶 振華臉上流轉,好像要從他身上尋些失落

顆豆大的淚珠。 麼事,不妨將這一項武林恩怨, 想我就記憶所及,總會解答你心中許多 「孩子! 因爲閃在她眼眶中的 你坐過來些,現在也没有什 隨便談談 ,是兩

經歷 亡魂谷主流淚,自不難忖知其心情上變化 尤其這中間,一定有一頁不平凡事實和

人爲事的,人稱之爲女魔王的半生艷史。居于亡魂谷中,以亡魂谷谷主爲名,以殺字的事實,更樂聞這位外表冷酷無情,隱 他不僅 他就默默地坐了下來,亡魂谷主 欲探尋巨無霸當年一 頁驚震實

當下

攪其思潮, 望了夏振華一眼,又輕輕一聲短喟。學首 遙望着雲天,似是跌入往事的回憶。 夏振華體會得她此時的心情,故未打 祇是靜靜地坐在一側,但那黑

却未開口 際。夏振華和黑衣少女,都微微一懍。 衣少女顯然已經不耐煩起來。 則在變化。又是一聲長嘆,震蕩在空開口,仍然在沉思中,不過面部的表 夏振華望了黑衣少女, 但亡魂谷主

••「就是因爲如此,才有這一連串的不幸透了……。」她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我這人愈老感情愈不容易控制。眞糟 「就是因爲如此,才有這一了……。」她微微一頓後, 亡魂谷主一抹臉上淚痕,淡淡地笑道 ,甚至成了畢生 一的恨事

待她説出。終於她又堕到她以下要說的是什麼 人都不願打斷 文嘆出一口長氣,才繼行麽。故祇是靜靜地等 她的話 頭,也除猜想

續說着

個高手 <mark>塲災禍,甚至使得他以後數十年,</mark> 受了傷。 自己也隱去了本來面目…… 離顯沛之中,結局還是落個家破人亡,他 來,而且永遠再無法與人拚鬥,另一半都 「那一次少年俠士雖然受傷,但那八 也就是因爲如此,才遭致了另一 也並未討得好處,他們一半躺下 都在流

髮指的事跡 夏振華和黑衣少女的心,也跟着怦怦跳動 好半晌,她又說到那樁悱惻纏綿, 亡魂谷主將整個空氣也凝固了似的 令人

終身的恨事。 事,才使得我鑄成了無比的大錯,且成爲 及那些男女授受不親的限制。更因爲這件 女的界限,甚至我們陌不相識的藩籬,以 知道是一種什麽力量,終於摒除了當初男 「我雖然還不認識那少年俠士 ,也不

往事, 終未曾開口,祇是凝神諦聽,也因爲這段她沉思有頃,才繼續說着,夏振華始 頻生無限感慨

填想一走了之,但不知道一種什麽力量, 的衣衫盡濕,血和水,混在一起。我的眼 偏偏就在此際,降下一陣傾盆大雨,我們 上,成了紫色斑斑的花紋。但天不作美, 上,成了紫色斑斑的花紋。但天不作美, 背着他那受傷的身體,越過一片片田疇,必用言語來表達,也不必要別人引見。我必用言語來表達,也不必要別人引見。我們不雖然我們還陌不相識,我却從他那眼神中 異性的吸引下,我實在爲這個男人心醉 「那時我我背負着一個男人,在 種

逼得我非管不可

馳和風雨之後,人巳昏了過去,我一面替了暴風雨的侵襲。不過他却因爲這一陣奔 心去分辨它。終於我們臣上去了一個流出來殷紅的血,我實在無法分辨。也無 始以本身眞氣,助他運氣行功。 他脱去濕衣,又爲他敷上止血藥物 了下來,我又尋找着一個石洞,暫時避過 汗水、淚水、 ,才開

功力不足,對他的助益,依然不小!

厥之狀祇是神經上一時的反應,雖然我的 根基上本就不如他,尤其我們女人家,先「但我却忽略了一件大事,我的武功 天上的限制。好在他經外敷藥物之助,昏

靜如止水,也經不起那陣激動 穴 。一陣朗朗清音傳入耳際,任是我如何 「我那時正在專心一意地爲之推宮過

安心…… 「我不得不停止下來,淡淡地笑道: 「『姑娘!真是的苦了妳,教我何以

「快不要說話, 「『姑娘!我身上還有兩顆「雪蓮」 我這就好了。 <u>__</u>

終身殘廢。……』 微微發抖,眞氣亦已無法凝聚,但我並不 拒 。我那時也知道得十分清楚,全身都在 心中,也有一種無形力量,令人無法竣 我的傷勢,十分嚴重,姑娘爲我巳消耗 「他的話一字一句 , 有如一柄利双軋 ,我們都將落個

的, 『雪蓮』。也不管我的反應,硬塞入 自己十分費力地,從懷中摸出兩個紫色 「他也好似猜中了我的心情心事一般

承認自己功力不繼。

V124

,又變成了一道清流,逕入全身各大要穴有如跌在一爐烈火中。好半晌,那股狂熱覺得一股熱流,直向四肢滲透。人也立時們,那雪蓮誠千年妙品,入口生香,但 中 有 「 那雪蓮誠千年妙品,入口生香,顆在我口中,自己也服下一顆。 欲飛,似欲飛上雲天一般。 的全身上下,都在劇烈跳動, 覺得一股熱流,直向四肢滲透 全身上下,都在劇烈跳動,人也冉冉的,當我再凝氣調息時幾乎嚇了一跳。我

霸有生以來,第一次受惠於人。……』 我十分感激妳對我的協助。這將是我巨無 「那縷縷清晉,又巳响起:『姑娘!

,這個少年俠士也因感而落淚了。 眞是英雄有淚不輕彈, 祇因未到傷心處 「他說時虎目中,不覺湧出兩顆淚來

處帶來一個女孩,說是他的前妻所生。 生超友情關係,再過一段時期當我發覺有 好感。在這一段日子裏,不知不覺與他發 身孕,生下第一個女孩時,他竟從另 「就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對他發生了

我不少絕技,我本來是一尊子的妻子 巨無霸治傷時,他除贈我雪蓮外,還傳了 切都掌握在他的命運之下,好在我那次爲 「當時我幾乎昏了過去,因爲我的

來 學之中, 大有不堪回首之概 我在絶塵筝下 A在絶塵峯下,暢叙舊情,往事如烟-,但寃家路窄,互無霸竟闖上泰山. 我那時心恢意冷之餘,才曆心於武

原來是一尊子怒目圓睜地站在身側 突然 一聲大吼,將我們喚回現實

才保全他的狗命,我也因爲胸懷磊落 巨無霸久欲除去此人, 祇是有我在

了誰知這個狼心狗肺的東西, 没有對不起人的事,也就十分坦然 竟一

> 成仇。」她微微一頓之後咬牙切齒地恨道之下將我的孩子丢下絕塵峯,我們從翻臉 算做一個脫離塵俗無憂無慮的人物…… 「我這才離開泰山隱居在亡魂谷内。打

那一帮東西,竟復羣相聯手尋仇 子竟聯合了江湖五惡,聲言向巨無霸報奪 妻之恨。那些東西,更是不明是非,他們 「誰知道造化弄人,賊子狠心。一尊

恨聲地說出 亡魂谷主說時,怒髮直豎,好半晌才

在。雖然二劍"四毒、五奇都有損傷。他武林的大刦,但惡之魁,禍之首却依然健無霸受傷,飛花仙子也激動了胎氣,而香無霸受傷,飛花仙子也激動了胎氣,而香無霸受傷,飛花仙子也激動了胎氣,而香寒,巨無霸陪伴愛妻南下三湘,他們在武 們繼起之人,倒也天衣無縫。 「當時飛花仙子, 身孕甚重,將快臨

剩下拚鬥的陳跡在。巨無霸和飛花仙子的「 我那時聞訍較遲,待我趕去時,祇 也有人說他們重傷逃走,江湖中各種傳說 影兒,却不復見。有人說他們都已遭難, 「我在心灰意冷之餘再返亡魂谷, 「我那時聞訊較遲,待我趕去時, 不一而定。 準

如果我不帶她出來,說不定早爲仇人或虎 說時,手指着黑衣少女,慈愛地笑道: 備修習幾種上乘武功好替老友報仇雪恨 「也在那次,遇上了這個丫頭。 她 -

聲, 得怒髮根根直豎,雙目晶光暴射,大喝 一掌向身側兩棵合抱古松劈去。 她未曾說出真正原因,但夏振華已氣

(未完・九)

但小喬又怎樣呢?這使關雪羽進退兩難......小喬在廟裏住了不少日子,而出雲和尚

她在廟裏唸佛唸經不知幾千遍,越唸越心煩,不久,

不由暗中落淚,使老和尚大感納悶…… 藥,叫小和尚煎好,捧來給小喬服用,

小喬

陡然尋短見

爲她抓了

前文書至冰兒與關雪羽閒談間,道出鳳七先生可能有意要選

雙目旣失 明

老衲當出盡全力,以使姑娘身上所中毒性 二人或能有此能耐……偏偏這兩個人與老 去,這對妳會有好處的。」 說來誠是令人大爲嘆息,不過無論如何, 之毒,只是却獨獨對此一門,未能稱心, 衲都有過節……老衲本身,雖亦擅解百家 能解此毒者,除却長白門自身之外,僅一 ,暫緩發作 白門之獨家秘製,據我所知,當今天下 素擴散……」輕輕一嘆之後,他才繼續道 :「不瞞姑娘說,妳身上所中毒素,乃長 味靈藥,取其清新, 出雲和尚道:「此藥爲老衲採本山 來吧,先把這碗藥汁喝下 功能阻止姑娘身上 毒

吃了一驚。

老和尚

啊

一」了一聲,不啻大大

有

似幽靈一般,快到不容交睫

的那扇軒窓裏飄身而入,其輕靈巧快簡直 鶯出谷,話聲方頓,一條人影已自敞開着

個人的嘴裹傳出來,聲音清脆,一如新

這句話並非出自麥小喬之口,而是另「因爲她的毒性早已發作了。」

以爲……已經太遲了……」 「是麽?」麥小喬笑得凄凉的:「我

原是認得的

話聲出口,却已經看清了

來人,敢情

一身紫色長衣,小蠻腰細細地來人是個長身玉立的姑娘,高

一掬, 佻的

個

,清秀爽朗,端的是一頭長髮甩向前肩,其

更出落得端的是一

1_

聲,巳飄出四尺開外

「什麽人?

却絲毫無碍於他快速的身法挪動,「呼!

他雖然手上端看那碗熱騰騰的藥汁

情不自 禁的又自汨汨流出了眼淚。

麥小喬搖搖頭,冷冷地道:「已經太

老和尚愕了一下:「爲什……麽?」

老和尚輕輕喧了一聲佛號:「阿彌陀 當她凝視向老和尚時,那雙大眼睛裏 姑娘還是飲下去的好!」 上結着紫色的綢花,其紮得異常的結實,一部紫色長衣, 那般俠女子風範。 副美人胚子,襯着隨身的配劍,

「不錯!」鳳姑娘輕啓笑靨的道:• 是妳?鳳姑娘—

流淚眼睛裏所呈現的目神,竟然是那般呆 鳳姑娘所猜測的不是真的 然而 ,在麥小喬仰起的面頰,那一雙

「阿彌陀佛 」老和尚的一聲佛號

裹 整個身子都爲之抖顫了 「鳳姑娘……」他轉向鳳姑娘道: 起來。

爲太遲,現在我來了,一切總不至於太糟 「老和尚不用着急,這件事也許還不

一眼:「却要看她是不是肯合作了。」 她眼角輕企, 向着呆滯的麥姑娘看了

麥小喬搖了搖一下頭道:「不必爲我

壓向枕畔, 說到「死」字時,她的一隻手,

頻貶道: 無一 「大姑娘……妳可不能……」 一量一 一佛— 一」老和尚銀眉

鳳姑娘冷冷的道: 「她死不了的,妳

腕上扣去。 麥小喬身邊,陡然間探手,待向小喬右手 一面說, 鳳姑娘輕移蓮步緩緩走到了

一口寒光四射的長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逸飛 蕭可 對她的要求落髮剃度遲遲不答應, 若天壤,心想正不知如何是好,因爲鳳姑娘對他有情有恩,鳳七先生有此想法也不足爲一下,了人才可以,關雪羽爲女婿,關雪羽也覺得鳳七先生對他的態度比以前顯然判 人也消瘦,出雲和尚看出她病了, 前文提要: 方面想起自己處境,加上身上劇毒未解,

的 老和尚記性眞不錯,我想你是不會忘了我

榻上的麥小喬忽地坐了起來 -鳳姐姐……」

後者本能的向後縮了 鳳姑娘身子一閃,已來到了小喬當前 一縮

身處襲去。 呼!」地發出了一股袖風,直向鳳姑娘立 驀地吃了一驚。右手輕啓,寬大的袖面 出雲和尚只以為她意圖要加害小喬

善地,

可

容不得你擅目闖入呢!」

那裏來?嘿嘿……

却須知道,這裏是佛門

老和

只是却要容老衲先行探過再行定奪!」 「姑娘果然肯援手救助,老衲感激不盡

「阿彌陀佛!」老和尚雙手合十的道

尚醫術高超,爲防鳳姑娘於醫治麥小

喬中途下手陷害,是以才會有此一

說。

鳳姑娘顯然胸有成竹,微微一笑,退

左肩猝沉,快速的劈出了一掌。鳳姑娘早巳防到了對方老和尚有此

陣劇烈的震撼。 雙方內力接觸之下,整個禪房起了

觸之下, 出的却是沉實的掌力,是以,兩股力道接於他所施展的只是一股袖風,鳳姑娘所發 老和尚功力自然高過鳳姑娘,只是由 竟然不分軒輊,却帶給了所處身

的禪房極大的震撼,十分驚人。 老和尚 一股袖風,没有把來人擊退,

聲 他絕不能容忍對麥小喬有所傷害, 這才知道對方姑娘敢情不是好相與,但是 「大胆!」 輕叱一

第二次待得抬手,發出掌力

鳳姑娘冷笑一聲:「別急!

緩的

垂下頭來

聲音裏含着輕微的顫抖

一面說,緩

「她的眼睛瞎了。」

鳳姑娘輕輕哼了一聲,這才冷笑道:

便起發難 有神的直 老和尚巳將發出的掌力,忽地收住 向對方逼視着,只待稍 雙細長的眼睛,湛湛 有不對

也有不怒自威之一面 他雖是佛門中人 ,慈眉善目,只是却

道自己不是他的敵手,事實上她來這裏

鳳姑娘當然知道老和尚的厲害,也知

樣子,不禁有氣。 也不是來和誰打架來的,看見老和尚這個

喧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 實有些失之孟浪, 出雲和尚聽她這麽說,想到了自己確 「老師父你這是幹嘛呀, 幹什麽一見面就欺侮人呀!」 長眉頻眨, 我可不是來 姑娘這是從 由不住又自

輕重緩急。」話聲微停,一雙眸子向着榻 倒確是我的理屈了,可是事情可也得分個 笑了一聲道·「說到不請自來,這一點 鳳姑娘接退一 步,兩隻手往胸前一抱

後一步。

老和

隨即上前,

探出

一手,待向麥

不 道:「大師父, 該來? 我可 的麥小喬瞟了一眼,冷冷的看向老和尚 是來帮你救人來的 救人一命, 你難道認爲我 勝造七級浮屠

一不!

一時間,熱淚滾滾淌出,她隨即垂下

小喬腕間把去,小喬倏地向後一收,道:

當眞? 老和尚聆聽之下 無 量一 佛 ,神色 姑娘此話可是 益見緩和

歴要這歴說?莫非……」

只是太晚了,來不及了……」

「我從不說謊。」說着,她已輕移蓮

和尚難道真的看不出來麽?」

一旁的鳳姑娘輕輕嘆了一聲道:「老

兩位姑娘一人一句,真把老和尚弄糊

步 姗姗走向小喬。

妳用不着救我……我很好 麥 小喬冷笑一聲道:「我没有事……

塗了

她 鳳姑娘那犀利的 「真的很好? 眼光, 緊緊地逼迫看

方的目光 麥小喬却有意的偏開了頭,避開了對

竟然已到了如此嚴重地步。

老和尚竟然還存看萬一的僥倖,

希望

妳抬起頭來!

萬萬不會發作得如此快速,

却没有料到

昧於自信

霍地爲之一震:「啊!」

真好比晴空裏响了一聲焦雷, 老和尚

憑他閱歷,原該早就看出,偏偏竟是

,總以爲在自己呵護之下,毒性

鳳姑娘輕輕哼了一聲,看向出雲和尚

以斷定 滯 已無須麥姑娘自己承認 這雙美麗的眼睛 9 , 眞的巳經瞎 老和尚便可

只是……

頭,飲泣道:「大師父,謝謝你的好心 老和尚一驚道:「怎麽……姑娘爲什 費事,我已經說過了, 我想死!」

舉動不禁使得老和尚又自吃了一驚。 的手不偏不倚的就壓在了劍把子上,這個 那裏就擱着她的一口長劍,她 忽然

放心!

有此一手,她的動作比鳳姑娘更快。 麥小喬却像是早已料到對方會

「嗆啷!」 鳳姑娘的手方自探出了一半,只聽得

V126

劍, 這一手大是出乎鳳姑娘意外,向後退 巳自劍鞘裹攀了出來。

不了許多, 却只見麥小喬橫劍在手,圓睜雙眼道 我就死給你們看。」 ,我可就管

聲 一」老和尚長長吁嘆一

但是在面對着眼前這一霎,却也有些 他雖然佛法高深,素知進退,

過去未

不知所措 早巳是萬念俱灰,一想到雙眼巳瞎,即使 那隻持劍的手微微發着顫抖,她此刻毋寧 連連誦看:「因何自棄,因何自棄? 麥小喬這一霎臉色蒼白,表情呆滯 「姑娘,妳這就不對了 ,」嘆息一聲

刻内心的凄楚與獨豫。 是能活下去,又有什麽意思? 閃爍的劍,顫動的手,顯示着她此一

易也 艱難惟一死」,說到這個「死」字,易是 她已有横劍一死的念頭,只是「自古 ,難也難極了

况乎是用自己的手來結果自己的性命,又 該是何等的不易?難!難!難! 了萬不得已的境地,總是不願伏血劍下 總還有那麽一丁點兒的不甘心,非到 的心神交戰,麥小喬終於緩緩

手,今天,她也同樣的無能眼見她毒發身

學劍殺了她,但事到臨頭,她却是下不了

地放下了手上的長劍。她心情沉重,下一 鳳姑娘冷笑了一聲·「我想妳還不至 ,誰也摸不準兒。

於優到要尋死吧,好死不如賴活着,就算 個瞎子,也比死了强。

「就算你是一個瞎子,」這句話說得

裏那般滋味…… 好輕鬆,聽起來可真好比一把尖刀插進心

地上,整個身子藍也可愛!」一聲跌在過去,手上一口長劍「啷嗆!」一聲跌在 麥小喬原巳難堪,幾不欲生,聆聽之

老和尚無疑爲之吃了一驚。 量一 佛 1

了她的傷勢歷?」 又何必雪上加霜,這麽一來,豈不更加重 娘,似有所憾的道。「她已深爲毒苦,妳 他轉向鳳姑

置在几上,這才轉向出雲和尚。 落在地上的那口長劍拾起,插囘鞘內 鳳姑娘一聲不哼的趨前 9 海 門 鞘 内 , 放

及了。 陀佛, 老和尚又自喧了一聲佛號道:「阿彌 姑娘快施妙手吧,遲了祇怕就來不

的 之後, 麥小喬的 ,已然大大傷了她的感情,她真恨不能 那日她自從與麥小喬在石林一場激戰 鳳姑娘輕聲一嘆,似有些無可奈何 的強自插手,硬管閒事,不可否認雙方無疑已是反臉爲仇,老實說,

候 的 慈 死 延片刻,也使她有罪惡之感。 ,此時此刻,不要說轉身一走,就是拖有了一個結果,偏偏自己却來的正是時 或是乾脆晚到片刻,事情便會自然而然 0 毒惡與良善,其實她祇需要轉身一走 一霎那的心神交戰, 驅走了自私與仁

「老師父,帮個忙吧!

倘若麥小喬有個三長兩短, 根本上就具有「不忍人之心」。 便自無顏面對故人,更何况他居心仁慈, 痛心極了,當日關雪羽把麥小喬託附自己 一切安危自然便由老和尚承担了下

第一神醫之稱,為為「七指雪山」。 爲「七指雪山」金鳳堂鳳七先生早有天下談到醫術一道,却不敢稱先論強,那是因 一方面,自己便實在稱不得強了。 尤其擅解百家之毒, 在這

,老和尚銀眉頻眨,便目又喧起佛來了 鳳姑娘是時已把小喬安置得仰面睡好 七七 0

的 是見者幾稀。這一次鳳姑娘是存心救命來 確是享有極高盛譽,只道是藥效通神, 9 却

顯然藥性已通。 之間 「是七寶解毒丸麽?這就好了……」說話 ,已聽見小喬腹內咕嚕嚕直是作响 「阿彌陀佛!」出雲老和尚吶吶道:

「這就好了,這就好了

灌注入内 抵在小喬側肋之間,將一股純陽眞氣徐徐 爲使小喬快些醒轉,他乾脆探出 老和尚一連說了好幾聲「這就好了」 二手

已做了, 便直在一旁靜觀。

只是短短的一段時間,小喬的臉色已

出雲和尚應了一聲,趨前一步,他雖然 老和尚第一個 來,

他雖然武功較鳳姑娘高出許多, 「姑娘只管交待就是。」說了這句話 但是

寶解毒丸」,放進到小喬唇內。,一面由身畔取出了此次專為準備的 放進到小喬唇內

才帶來了這味靈藥。 那七寶解毒丸,一味奇藥,在武林中

鳳姑娘原本也打算這麽做,見和尚旣

由蒼白漸漸變得有了血色。

成 善哉,善哉! 老和尚簡直喜形於色,只以爲大功 「阿彌陀佛」

伯 歸了竅,她的一雙眼睛…… . 「大師父你且別高興過早,只怕……只鳳姑娘却並没有他那麽樂觀,苦笑道 鳳姑娘冷冷一笑道:「怕只怕,毒性 出雲和尚道:「怎麽?」 她所以話聲中斷,是因爲忽然發覺到

眼 麥小喬終於醒轉過來,緊接着她睜開了雙麥小喬有了動靜,在長長吁了一聲之後,

得怎麽樣?眼睛可看見了?」 老和尚憂喜參半的道:「姑娘,妳覺

出來。 慘出現在她臉上,汨汨的淚水,又自由夢境之中,才又囘到了現實——— 麥小喬聆聽之下,微微愕了愕,似乎 -一抹凄 淌了

老和尚急了 答案已很明顯,她仍然無能視物!

來!我助妳一臂之力!」 一這 他隨即向前塌下身子:

按在了麥小喬脅下,緊隨着他的抖動手掌 ,已把無比內元功力,向對方驅體之內緩 話聲微頓,老和尚的一隻巨掌, 巳經

緩輸入。 即見她身上陡地起了一陣子戰慄, 這股充沛力道 ,猝然與麥小喬接觸之

出雲和尚由於担心小喬的雙目失明

散起。 他内力運施之下,麥小喬頓時百脈暢通 却有淡淡的一片粉色輕烟,自她身上冉冉 深湛,數十年面壁潛修,非同凡响,就在 用以驅除殘留在對方體內的餘毒。他功力 情急之下,不惜施展出本身的純陽眞力,

爲大功告成,這才把加附在小喬身上的那 老和尚輕輕喧了一聲「無量佛」, 间來。 認

起出,可就難了。 ,我剛才已經說過,毒已入竅,想要却不意鳳姑娘在旁微嘆一聲道:「太

出雲和尚轉向麥小喬臉上注視片刻,

不禁大爲失望,喟嘆一聲,嗒然無語 倒是麥小喬出乎意外的表現得很是鎭 0

是我命該如此。」輕輕嘆了一聲,她面現 定。 「老師父,鳳姐,多謝你們了,這都

是?」 專心一意的服侍菩薩了,老師父,你說可 麽一來,我什麽也都看不見了,正好可 傷感的說道:「這也許是上天註定的,這 以

姑娘診視之後再設法吧!」 也許還没有壞到這個地步,且容這位鳳 麥小喬搖搖頭, 面色凄然的道:「姑娘不必灰心, 出雲和尚高高的喧了一 苦笑了一 聲「阿彌陀佛 下,才轉向 事

還有救歴? 旁的鳳姑娘道:「姐姐,妳看我的眼睛 鳳姑娘一聲不吭的伸出手,拿住了她

V128

的脈門

雖不若其父之妙手通神,

但家學淵源

却

「金鳳堂」

的醫術天下知名,鳳姑娘

也具有相當造詣

我看, 鳳姑娘嘆了一聲道:「很難說……以 老和尚輕喧一聲佛號道:「如何?」 片刻沉默之後,鳳姑娘鬆開了手 毒質像是巳進入目瞳。」

有救 0 老和尚道:「只要没深入穴竅,總是

不可救治地步。 「鳳姑娘所見不差…… 鳳姑娘所見不差……事情還不至於糟到仔細的「切」了一陣子脈,點點頭道:他隨即探出手來,把住了小喬的脈道

姑娘到外面說話。 一面說,引手向外指了一指 ,暗示鳳

勢所逼,存心出家,皈依佛門,下場已够 們雙方談不上什麽深仇大怨,麥小喬爲情 令人痛心。 凄凉,更何况遭到眼前這步田地,實在是 懷有相當敵意,只是在她目睹一切之後, 顆心情不自禁的早已爲之軟化,畢竟她 鳳姑娘在未來之前,心裏是對麥小喬

她頗有感傷的打量着麥小喬道:「只要有 一綫希望, 「妳放心,我暫時不會離開這裏,」 我亦當盡力……」

遞與麥小喬道:「把這個吃下去。」 小 小藥瓶, 由其中倒出了兩顆紅色藥丸,她由身上取出了另一個精緻的

麽事,大師父你都清楚,你老人家大可放 這大概就是貴門的『天王解毒丹』了? 今天才下手了。」 心,我如果有加害她的心意,也不會等到 鳳姑娘微微一笑道·「看來我家的什 出雲和尚探過頭來看了看點頭道:「

「阿彌陀佛,鳳姑娘說那裏話,老衲

放心了。 ,不得不謹愼用藥,旣然如此,老衲也就豈會多這個心?只是麥小喬姑娘如今情勢

上道:「姑娘快服下去吧。 一面說,隨將手中丹藥交向麥小喬手

有幾句話要請敎鳳姑娘,可好?」 向出雲和尚道:「老師父請稍避片刻, 麥小喬接過藥來,並不立刻服下 我却

施得!」隨即向外步出。 老和尚打了個佛訊,連道:「施得,

骨 「我知道妳要問我些什麽? 爲什麽現在又來救我? 鳳姑娘自己在一張椅上坐了下來道: 麥小喬幽幽一嘆道:「妳原是恨我入知道妳要問我些什麽?妳就說吧!」

鳳姑娘怔了一怔,把頭轉向一邊

不可的時候,又給我一綫生機,妳可知道了算了,妳却又偏偏出現,在我認爲非死不如妳!其實我此刻萬念俱灰,恨不得死不如妳!其實我此刻萬念俱灰,恨不得死 ,妳這麽做,雖然救了我, 我這麽說了,妳仍願救我麽?」 我並不感激妳

是爲了要妳感激?」 麥小喬道:「一個人作一件事,總是

鳳姑娘一笑說。「妳以爲我這麽做,

有目的的,妳這麽做又爲了什麽?」 鳳姑娘冷冷的道:「我只是不願意妳

死!這就是我來這裏的目的!」 麥小喬搖搖頭,痴痴的道:「如果瞎

和死,只要我選擇其一的話,我情願死!

就不必吃這個藥了 果妳不能治好我的眼睛,我情願死…… 她微微地又自發出了一聲嘆息:「如

> 掉以輕心。 但是,她却是那麽認真,使得鳳姑娘不敢 她說這些話時,心情顯然傷感極了

像! 「妳實在很任性,這一點倒是跟我很

「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着吧! 「我的意思是, 妳還是好好地給我活

「我可没有這麽說!」 「那是說,妳能治好我的眼睛了?」

望:「那妳……妳是說我的眼睛没有希望「那……」麥小喬臉上閃起了無限失 ?....?

「我可没有這麽說!」

只可惜小喬雙目失明,不能領會,要不然 他必定會大吃一驚。 鳳姑娘凌銳的一雙眼睛, 盯視着她

以妳也就不必急着死了!」 治好妳的眼睛,可不見得別人就不能,所 接着鳳姑娘冷冷的道:「我雖然不能

還有誰能醫治得了?」 山金鳳堂都图治不好的毒傷, 麥小喬冷漠的笑着:「如果說七指雪 這個天底下

隻老金鷄本人,如果他大發慈悲,妳就得 「那可不一定。譬仿說,傷害妳的那

「妳在說笑話了

是順理成章了,妳說是不是?」 能的,但是一旦發生之後,就又會被認爲 它没有發生以前,常常都會被認爲是不可「我說的是真的,世界上任何事,在 「我說的是真的,世界上任何事,

討人生的眞諦與哲理了 兩個姑娘妳一句我一句, 倒像是在探

麥小喬忽然莞爾的笑了

少還有那麽一丁 娘眼裏,便不禁有些惺惺相惜,而且,多 的惹人憐愛,看在同樣是「美人」的鳳姑 與寂寞,更有那種凄凉的冰寒氣質, 她的確很美,尤其是佔染了幾許憔悴 點兒的妒意。

是我的心忽然竟會變得軟了…… 我要妳死,妳便無論如何也是活不了, 妳可知如今妳這條小命可全在我手心裏, 果然是個迷人的姑娘……唉! 「怪不得關雪羽會對她如此關懷,她 麥小喬呀

心裏的那一雙小小藥丸上。 她的眼神兒不自禁的落在了麥小喬手

之間作梗爲患了。 去可就一了百了,再也不能在自己與雪羽 「她怎麽還不吃下去呢?」 吃下

生一世復明無望, 要麥小喬吞下去之後,就是神仙也無法發 自私的傑作,居然巧妙的瞞過了老和尚的 一雙慧眼,其實,又豈止是老和尚呢?只 那是她臨行之前精細盤算後;狠心復 那麽結果必然將是:小喬的眼睛 而且勢將要在牀上癱瘓

己,一切的出發點便只有彼此雙方, 愛」的意識裏,便只能看見所愛的人與自 第三者的死活便爲之次要了,多可怕的心 她不擇手段,竟而出此下策,在狹意的「 個她心目中至愛的人!爲了得到這個人, ,那是愛!一切都是爲了要得到關雪羽那 多麽狠心、毒辣、卑鄙的行徑!然而

方的面部表情,體會面前這個人的 麥小喬由於雙目失明,已無能透過對 一切微

勇氣,選擇了面對現實這條路,勇敢的 在短暫一 刻心神交戰裏, 她終於鼓起

溜溜地直打着轉兒, 兩粒神秘的紅色藥丸 終於她輕嘆一聲, ,在她掌心裏滴

學起這隻手, 待將藥丸放進嘴裏

下子抓住了她的手腕子 忽然,鳳姑娘的一隻手, 一慢着: 疾出如電

麥小喬驚得一驚

美眸裏, 鳳姑娘簡直難以掩飾她臉上的尷尬 「這個藥…… 流動着炫然欲出的淚水 那顆心跳動得那麽厲害 也許對妳不太適合…」 1,閃爍的

對妳比較適合一些: 把那兩顆藥丸取了囘來:「也許換這一種 說了這句話,她即由麥小喬手心裏

變化,莫明其妙的竟自逃過了一步這比死 麥小喬自然不知道對方這一霎的心理 怖的殺刦

已接觸到鳳姑娘第二次改換了來的藥粒 似歉疚的聲音 在她茫然無從的意識裏,手心裏顯然 去吧!」 傳過來鳳姑娘略

人的思想變化可 眞是瞬息萬變,善耶

正因爲有了 往往只在乎片刻一念之間 一霎間的 「惡」

面對眼前的麥小喬。 交戰之後,鳳姑娘幾乎是以贖罪的心情來 「善」便更爲珍貴,在一番心神

解毒丹」吞下之後,下意識裏,才爲之眞 當她眼看着麥小喬把兩粒真的「天王

的鬆了一口氣。

「這藥很靈麽?」

「但是怎麽樣?」

是我爹的客人,暫時住在我家!

「是。」鳳姑娘冷冷的說:「他現在

「噢……我知道了……」

「不瞞妳說,」鳳姑娘道:

不能治好妳的眼睛……」 麥小喬的臉色更見蒼白。

不敢想…… 子將怎麽過下去?……我真的不敢想… 笑着道: 一個失去眼睛的人,未來的日 甚久之後,她長長的吁了一口氣,苦

過一些……」 「妳最好不要想下去……這樣將會好

低下頭,晶瑩的淚水,點點滴滴落向塵 一霎間,麥小喬臉上已自沾滿了熱淚

「鳳姐!」她忽然抬起了頭:「有

句話我要問妳。」 鳳姑娘點點頭道:「請問。」

定下心來:「關大哥他……他可好?」 鳳姑娘怔了一下,點點頭…「他…

妳可知他的近况?」

他現在在那裏? 妳一定要知道?」

姑娘說:「他現在在七指雪山作客。 麥小喬呆了一下,痴痴的笑了笑。「

鳳姑娘點點頭。「很靈,但是……

一只怕並

「妳說得好容易……」

一唉…… 」麥小喬猶疑了片刻,終於

知道一點!」

我……很想知道一下 好吧,那我也就無妨告訴妳!」

麥小鄭說了一聲「謝謝」,隨又道:

山……?

七指雪山?妳是說……就是妳住的七指雪

頭,正要說出心裏所思,只聽見室外傳過 問這些?」 鳳姑娘挑了一下眉頭:「妳爲什麽要 「我……」麥小喬苦笑着,搖了一下

進來了麽?」 來老和尚的一聲:「阿彌陀佛,老衲可以 緊接着房門輕啓,出雲和尚已邁步而 麥小喬點點頭道:「大師父請便。」

王解毒丹,七天之内,可以將身上餘毒全 數清除乾淨,大師父這兩天請多多操心 鳳姑娘道:「她巳服下了金鳳堂的天

就放心的去了。」 留意一下她的發展,看來一切良好,我也

鳳姑娘道:「請恕失陪-出雲和尚單手打了一個問訊道:「無 說完,她向着一旁的麥小喬瞟了一眼 佛 姑娘這就要走麽?」

點點頭道:「妳是聰明人,總不會做出

妳的眼睛並非已經絕望,爲人爲己, 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燒,再說, 糊塗事來吧……」 ……妳總不能就真的去尋死吧!」 忽然她輕輕嘆了一聲,接下去冷冷的 哼哼

會再存這個念頭,鳳姐姐……謝謝妳!」 麥小喬搖搖頭說。「妳放心,我絕不

步出。 鳳姑娘說了聲。「好-」隨即轉身 (未完)

每本港幣六元 每本港幣七元

環球出版社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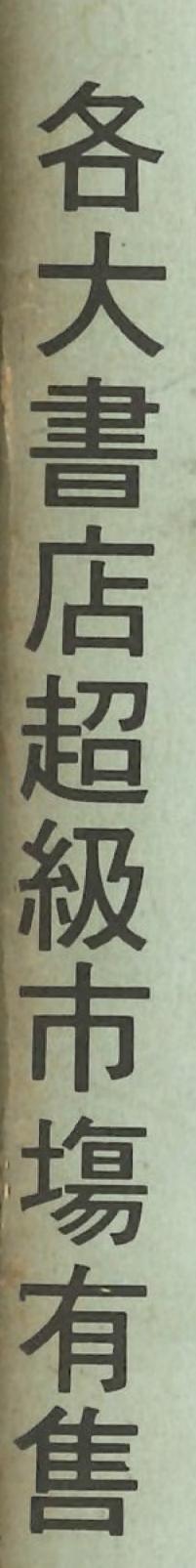
兒男血鐵 血染覇王樓

每本港幣七元

每本港幣七元

是球儿鼠蟲名家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武俠小說

慕容美

全套上下集 H.K.\$12.00

環球出版社發行

